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启示录的优势和必要性（第二卷）》

原著：约翰-利兰

原著出版日期：1818年

基督教启示录的优势和必要性：从古代异教徒的宗教状况看基督教启示录的优势和必要性：特别是关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道德义务的准则：以及未来的奖赏和惩罚。

后附关于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的初步论述。

共两卷，第二卷

约翰-利兰

假定人们对宗教主要原则的认识最初源于神的启示，并不否认这些原则确实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并得到纯粹而无偏见的理性的确认。这些都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能让人更广泛地看到上帝在对人类的安排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仁慈，以及为引导人们了解宗教和道德而采取的各种方法。上卷和本卷都充分说明，这与摩西的记载最为吻合。在异教徒的民族中，关于宗教的一些主要原则有非常古老的传统，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统已经被大大地贬低和败坏了，这一点从异教徒作家自己给我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但是，我还遇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值得我们特别加以考虑。那就是，像我这样描述异教世界的状况，可能会对自然宗教本身不利，可能会削弱作为所有宗教和道德基础的那些原则。

如果自然宗教指的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宗教，而且可以证明它符合人类理性的最佳和最健全的原则，那么这部著作中就没有任何内容会给它带来真正的偏见。虽然我远远不认为福音书只是自然法则的再版，但这一点可以肯定，这也是我在这部著作中努力要说明的，即基督教启示录（圣经）的一个极好的目的就是要证实和确立自然法则，将其置于最适当的光照之下，并将其从长期以来堆砌在它身上的惊人的垃圾中清除出去。

自然宗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我所提到的意义上讲，没有任何地方的自然宗教，能像基督教宗教那样得到充分的理解、清晰的解释和有力的宣扬。

但是，如果自然宗教被理解为仅仅站在无助的理性力量的基础上，完全独立于神的启示的宗教，并且被那些在异教世界中以理性和宗教为最高伪装的人所实际传授和信奉的宗教，我承认我在这部著作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它的弱点和缺陷。由于对古代哲学家，尤其是那些在希腊和罗马等著名国家兴盛一时的哲学家的崇高敬仰，激发了许多人对圣经的蔑视，使他们对基督的福音

产生了卑鄙和低估的想法，因此，我不得不认为，说明那些被吹嘘为异教世界之光的人是多么不适合成为人类的向导，他们远远比不上基督教的第一批教师和出版者，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卑微的文盲，但这是对宗教的真正贡献。

《圣经》对异教徒世界的黑暗和堕落做出了最惊人的描述。古代为基督教辩护的人对异教国家的状况也有同样的描述。他们揭露了他们严重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他们的宗教和崇拜的不洁和可憎，他们道德的堕落和涣散，以及他们最好的哲学作家的不确定性和矛盾，进而论证了基督教启示的巨大作用和必要性，以及它对人类的益处。无论谁想公正而全面地了解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特权，都绝不能忽视这一点。

本书中的任何论述都无意贬低和诋毁人类的理性，就好像它对宗教毫无用处，只会把人引入歧途。我完全相信，理性经过适当的锻炼和改进，对宗教和道德是非常有益的：基督教宗教的主要原则，如果以适当的方式摆在人们面前，在摆脱了邪恶和罪恶的偏见之后，就会被正确的理性所认可。正是因为有了理性，我们才能够辨别虚假的启示，辨别真实的证据，辨别其中闪耀的智慧与良善、纯洁与真理的光辉品格。但我承认，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仅仅任由理性自生自灭，我远不能想象人们可能会对理性有如此高的评价。

从不可否认的事实和经验中得出的论据让我完全相信，当理性自负于自己的能力和力量而膨胀起来，忽视或蔑视适当的帮助，或大胆地闯入对它来说过于高深的事物，或被腐朽的习俗和纯粹的人的权威、恶毒的偏见、激情和肉体的利益引向一边时，它往往容易对事物做出非常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在神圣的事情上。

我也不认为，揭露那些最自命不凡的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对理性的贬低，或者由此得出理性是虚妄的，没有确定的基础可以依靠。

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一些自称用理性管理自己的人，对上帝、上帝的完美、属性和旨意抱有非常错误的观念，这决不意味着——对神性和完美的证明，或对上帝管理旨意的证明，不是建立在可靠和坚实的基础之上，也决不意味着——当这些证明的力量清楚地摆在理性面前时，理性不能辨别这些证明的力量。

同样，在道德方面，如果仅仅因为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一些看似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就得出——任何道德原则都没有确定性的结论，那也是错误的。

或者说，我们不能认为——恶毒的行为或情感并没有什么卑鄙或畸形之处，——仅仅因为——在一些国家和时代，在一些自诩智慧超群的人看来，它们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要么根本没有过错，要么过错很轻。

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涉及异教世界道德状况的部分，我不得不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在那些被认为是异教国家中最博学、最有礼貌的人中间，甚至在许多哲学家自己中间经常发生；但几乎不能不提到，否则就会冒犯善良的心灵。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话题，以至于我不止一次地想把它一笔带过，或者只是泛泛地略微提及。但决定我坚持要进行全面论证的原因是，否则这一指控可能会被认为是毫无根据的诽谤。不仅有一些真正的基督教朋友试图为他们洗脱罪名，还有一些性格不同的人也借机指责使徒保罗，说他对外邦世界的状况作了不公正和可憎的描述，超出了事实和真相所能证明的范围。我所提出的证据来自古代异教徒作家本身，而不是来自任何基督教作家，除非他们（基督教作家）得到前者（异教徒作家）的支持。我也不认为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有些好人可能会担心，这可能会减少人们对恶行的恐惧，而恶行理应被认为是最可恶和最可憎的。唯一可以合理得出的推论是，腐朽习俗的偏见、恶毒的欲望和激情，很容易压倒人的道德情感，往往会扼杀良知的提醒，甚至贿赂理智，使其对一些做法作出过于有利的判断。

这也说明，神的启示和以最严厉的力量强制执行的神的明文律法，在道德方面可能大有用武之地，甚至可以约束人们不做那些在理智和天性看来是最明显的邪恶和卑劣之事。尽管许多以基督徒自

居的人普遍堕落，有些人还不遗余力地夸大这些堕落，但在他们中间，最可恶的恶行远不像在那些被视为最高雅的异教国家中那样普遍。毋庸置疑，由于福音诫命的纯洁性和力量的威力，大量相信福音的人已经、并正在远离恶习，否则他们会对这些恶习放纵无度。任何真心信仰基督教的人都不会允许自己的恶行，否则他们就会违背最清晰的光明，违背最有力的约定。因此，我不明白，那些主张取消或削弱福音所提出的动机和力量措施的人，怎么能算是道德纯洁的真正朋友呢？福音所提出的动机和力量措施，只要人们真正相信，就能以最光辉的希望和前景激励好人采取圣洁和良善的做法，并以上帝正义报复的最惊人的谴责阻止恶人走上邪恶的道路。

当我们考虑到异教世界中最有能力的人在宗教和道德的几个重要问题上，以及在未来国度的报应问题上的奇怪波动时，我们肯定会非常感激我们手中有一本成文的、有充分证据的《启示录》，我们可以求助于它，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判断，也可以规范我们的做法。上帝以他伟大的智慧和仁慈，用丰富多样的证据确立了启示录（圣经）的神圣权威，这些证据在各方面都与事情的重要性相适应，足以吸引人的注意力，尽管不能强迫人同意（因为神没有剥夺人的自由）。基督教并不惧怕光明，也不惧怕自由公正的审查和调查。它总是受到那些以真诚的心，以其重大意义所应有的严肃性和关注度来审视它的人的最好欢迎。因此，让我们尽可能摒弃恶毒的偏见，思考基督教的本

质和优越性，思考其教义的灵性和天国性，思考基督教为我们发现的那些我们最想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关于神的智慧和恩典对我们的救赎和拯救的奇妙方法，——其道德的卓越性和法律的纯洁性毋庸置疑，强制（要求）人们实践这些道德和法律的动机的力量，以及整个宗教在促进上帝的荣耀和世界正义、虔诚和美德事业方面令人钦佩的趋势：——因此，让我们对伟大的宗教创始人圣洁无暇的一生、完美崇高的品格，以及以他的名义向世人传播宗教的门徒的品格进行适当的反思：他们似乎都是非常正直和纯朴的人，不可能进行巧妙的欺骗，也不可能是他们所传授的宗教计划的发明者（即，基督使徒们所传扬的事情，并非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意），而这个计划在很多情况下都与他们自己最强烈的偏见背道而驰；在他们的整个脾气和行为中，在他们所宣扬的教义中，或者在他们传播教义的方式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带有世俗政策（功利主义）的观点，或者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偏见和恶毒的激情，满足他们的野心和感性。——但是，让我们特别考虑一下上天对《圣经》的神圣使命所给予的杰出证明。

基督教的首创者和传播者，通过一系列最奇妙的作品，明确证实了他们所传授的宗教，这些作品显然超越了一切人类的能力或技巧，并带有神的干预的明显迹象：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已被我们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得到所有的证据，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这些证据与过去时代所做的任何事实一样重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清晰明确的预言中找到证据，这些预言

涉及到人类智慧所无法预见的事件，其中一些预言无可否认是在其实现之前的许多年就已经发出并付诸文字，但却在适当的时候准时应验了。所有这些即使分开来看，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但当〝把它们联系起来，和谐地放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连串的证据，对于一个诚实而不带偏见、真诚热爱真理的人来说，这些证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基督教的拥护者们经常清晰有力地论证这些论点；只要这些证据依然牢固，原始的事实得到充分的支持，基督教的真理和神圣的权威就会建立在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不应因许多的名义上的信仰者和教师的不良行为（即那些虚伪的基督徒），或因圣经中某些难以理解的段落，或因难以理解涉及非常崇高和神秘性质事物的某些教义而产生偏见，——丝毫动摇我们对真正的原始基督教的信仰。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制定了一条规则，其正确性从未受到质疑，即我们不应该对所有事情都期待同样的证据，而应该在每件事情上满足于主题性质所能承受的证明。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坚持数学证明是荒谬的；然而，（宗教和道德问题上的）证据可能是足以产生确定性的，尽管是另一种确定性，——它可能会使我们的思想非常满意，并使我们有理由对它表示赞同，——尽管有人可能会对它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真理是完全不受这些反对意见影响的。

我希望每一位真诚愿意认识真理并追随真理的读者，都能与我一起向热爱真理和圣洁的上帝恳切祈求，求祂眷顾我们，使我们的

心灵摆脱恶毒的偏见、驱散无知和谬误的乌云，使我们能在爱真理中接受真理，能在真理令人信服的光芒中看到真理，能感受到真理改变人的力量，并能在圣洁和良善的生活中结出与真理相称的果实，以荣耀上帝，并使我们自己得到永恒的救赎。

==========

==========

==========

==========

==========

==========

==========

==========

==========

==========

==========

==========

==========

==========

==========

目 录

第二卷。

第 I 章.

从人的本性来看，他是一个道德主体，旨在由律法管理。因此，上帝给了他一条法律，作为他的职责规则。那些声称这一法则是自然形成的人的计划，违背事实和经验。

第 II 章.

人类从古至今就知道道德义务的主要内容。在先祖时代，它一直被人们所熟知和认可。当人从对上帝的正确认识中堕落时，他们也在重要的方面堕落了。

第 III 章.

对异教世界道德状况的特别调查。一个完整的道德准则在其合理的范围内包含了与以下方面有关的义务——对上帝、邻居和我们自己。

第 IV 章.

异教国家民法和习俗的更多实例。

第 V 章.

关于古代异教徒哲学家传授的道德。其中一些人在道德方面说得很好，他们的著作可能在许多方面都大有裨益。但它们无法提供一个完美的规则，有足够的确定性、明确性和权威性的道德。没有哲学家或哲学家的教派，可以被绝对信赖为在道德问题上的正确指导。完整的道德体系也不是从他们所有人的著作中摘录的。

第 VI 章.

许多哲学家的第一条道德原则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他们否认事物之间存在任何道德差异。伊壁鸠鲁的道德体系。他的自命不凡；他的原则前后矛盾，如果从其真正的后果来看，它们确实是对一切美德的破坏。

第 VII 章.

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异教徒道德哲学者的情感；他们普遍认为，法律就是正确的理性。但是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仅凭理性是无法对人们产生约束力的。最聪明的异教徒教导说，法律的本源来自上帝。至于这条法律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他们有时会把它说成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是他们把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归结为心灵和理性，来自智者的学说和指示，或者换句话说，来自哲学

家。这种道德规则的不确定性可见一斑。他们在一般美德方面高谈阔论，但在与以下方面有关的重大问题上却存在分歧。

第 VIII 章.

关于社会责任，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强调复仇、以及反对宽恕伤害。但他们尤其缺乏的是道德义务中与控制感官欲望与激情有关的部分。许多哲学家以他们的原则和观点支持他们的欲望和恶习是最不正常的。在这方面，柏拉图是罪魁祸首，犬儒学派和吠陀学派也是如此。斯多葛派一般允许简单的私通。我们的现代自然神主义论者，在感官放纵方面，他们的原则非常松散。

第 IX 章.

斯多葛派是异教世界最杰出的道德导师，为古往今来的许多人所推崇和赞美。斯多葛派关于对神虔诚的格言和戒律。他们的体系中，对上帝作为惩罚者的敬畏往往会消失或大大削弱。它还倾向于将人提升到自给自足和独立自主的状态、不符合对至高无上存在者的应有敬畏。斯多葛派一些主要人物的骄傲自大。

第 X 章.

斯多葛学派就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提出了很好的戒律。然而，他们

的冷漠学说却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人道和慈善精神的立场。他们说了很多关于原谅伤害和忍耐的好话。但在某些方面，他们却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将其置于错误的基础之上，或以不正当的动机加以实施。特别是关于两位杰出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和马库斯-安东尼。

第 XI 章.

斯多葛派关于自治的戒律。他们在调节和控制欲望和激情方面的高强度工作；然而过于放纵肉体血气，没有适当地重新审视自己对纯洁和贞洁的关注。他们的自杀学说倡导者，都是异教徒中最杰出的智者。

自然宗教的骗子们，在这方面都有缺陷。谬误和有害的教导，说明了这一学说的后果。

第 XII 章.

斯多葛派宣称要引导人们在今生获得完美的幸福，抽象地说，关注于对未来状态的一切考虑。他们的绝对充足计划，导致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漠不关心。

有时，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不太有说服力的让步。他们的哲学在

其严谨性上无法还原为实践。

他们对人民和自己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并不能让人清楚地了解他们如此推崇的美德的本质。

许多斯多葛派以及其他哲学家的关于真相和谎言的松散学说。

第 XIII 章.

各国都陷入了令人痛心的腐败状态，在许多方面；在我们的救世主显现之时，他们的道德受到严重破坏。让他们从凄惨和有罪的状态转变为圣洁和幸福，是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之一。福音的开端是，当本将灭亡的罪人返回时，他们将得到免费的赦免和救赎。

世人通过信仰、悔改和新的顺服归向上帝：同时（上帝）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福音的道德计划超越了过去的一切。

福音中关于我们对上帝、邻居和自己应尽职责的诫命。这些诫命由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重要的动机所驱动。福音的趋势是促进全人教育的实践。

这也是证明基督教启示录神性的论据。

==========

==========

==========

==========

==========

==========

==========

==========

==========

==========

==========

==========

==========

==========

==========

第 III 部分.

第 I 章.

未来状态学说的重要性。它符合正确的理性。

关于未来状态的自然和道德论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人们仅仅依靠自己无助的理智，那么他们很容易在巨大的疑惑和困难中挣扎。

从上帝那里获得有关它（未来状态）的信息将大有裨益。

第 II 章.

一些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观念在以下人群中得到了传播。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这些观念就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这原本不是人类理性和哲学的结果、它也不仅仅是立法者出于政治目的而发明的：而是他们从最古老的传统中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可能是神的启示所传达给人类始祖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

第 III 章.

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古老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模糊不清、破败不堪。

许多哲学家都否认这一观点（灵魂不朽与未来状态），并将其视为庸俗的错误。其他哲学家认为它是完全不确定的，没有坚实的基础来支持它。

哲学家们对它的各种相互矛盾的看法。

人类灵魂的本质。许多近世派教徒否认灵魂的存在；这似乎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观点。

斯多葛学派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固定或一致的方案；《道德经》也没有。中国著名哲学家孔子不承认，也不否认。

第 IV 章.

关于自称相信并传授灵魂不朽的哲学家们。毕达哥拉斯被普遍认为是其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他在这方面的学说与《圣经》中的 ″人 ″的状态并不相符。

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并为此进行了论证。在这一点上，柏拉图紧随其后。

西塞罗关于灵魂不朽的学说。普鲁塔克的作品。

第 V 章.

那些主张灵魂不朽的古代哲学家、将其置于错误的基础之上，并在其中掺杂了削弱它的东西的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断言，灵魂是不朽的，因为它是一个神性的概念。他们普遍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先天的。并以此作为证明灵魂不朽的主要依据。他们的灵魂转世的学说是对真正文献的极大破坏。

第 VI 章.

那些似乎最竭力主张长生不老的人；在古人中间，"灵魂和未来的状态 "并不意味着任何确定性的问题。他们在劝诫美德时很少强调未来状态的回报。他们无法确定未来状态（即人死以后的状态）；这使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满足国家的需要。因此，他们坚持在没有未来的情况下，依靠美德的自足来获得完全的幸福。他们断言，短暂的幸福与永恒的幸福一样好。

第 VII 章.

未来的奖赏必然意味着未来的惩罚。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可能会造成有害后果。哲学家和立法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未来惩罚的学说。然而，他们普遍拒绝并反对它，把它视为虚妄和迷信的恐怖。人们普遍持有的格言是，哲学家们也认为，神灵从不发怒，也不会伤害人。

第 VIII 章.

广大人民，尤其是希腊和其他较政治化的国家的人民，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罗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对未来国度（天国）的信仰中衰落了。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救世主来临时的异教徒世界。

根据苏格拉底和波利比乌斯的证词，希腊人也是如此。

对于罗马人来说，未来的惩罚被置之不理；他们从祖先的宗教信仰中走了出来。

第 IX 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生命和不朽带入了最清晰、最开放的世界（天国）。

福音带来的光明。他既为那永恒的幸福提供了最充分的保证，又为那永恒的幸福提供了最充分的途径。

在未来状态中为好人准备的品质，并使其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对这种幸福的本质和伟大的探索。福音书还明文规定了罪应受到的惩罚。

在未来的状态中，恶人将受到惩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部分福音启示录的内容。结论，以及一些一般性的对整体的思考。

==========

==========

==========

==========

==========

==========

==========

==========

==========

==========

==========

==========

==========

==========

基督教的启示

第 I 章.

从人的天性来看，他（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要受法律约束的。因此，上帝给了他一条法则，作为他职责的准则。有些人声称，无需教导，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知道这一法则，他们的计划与事实和经验相悖。然而，人们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来了解这一法则和他们应尽的义务；即，通过植入人心的道德感；通过从事物的性质和关系来判断的理性原则；通过教育和人类的教导：除此之外，上帝还通过非凡的神启方式，显明了他关于我们义务的旨意。

关于对神的认识和崇拜，考虑到古代异教徒各民族的状况，他们对上帝的无知令人吃惊；充斥着偶像崇拜和多神。

我现在开始讨论下一个问题。

我提出的建议是，考虑古代异教徒世界在道德义务规则方面的状况。

对于人类来说，明确地指示道德义务的合理范围，并由足够的权威、适当的论据和动机来强制他们履行道德义务，这一点对于深思熟虑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认为，对于自然理性来说，这一点是如此明显和显而易见，以至于不需要神的启示来教导人们的责任，或强制他们履行道德义务。如果我们抽象地、以推测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似乎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象。但最可靠的判断方法是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因为如果事实表明，异教世界中最有知识、最文明的国家，以及其中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人，在道德义务的几个重要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陷入了危险的错误；而且他们在提出最适当、最有效的动机来强制人们实践道德义务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就有力地证明，在人类的状况下，如果仅仅由人类自己来决定，——人类的理性在这方面是软弱无力的：上帝的明示启示，既能指导我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正当范围，又能以最有力的动机强制我们履行，这对我们将是最大的益处。

为了给我们对这一主题进行适当的思考铺平道路，首先，我们应该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以及人认识自己责任的几种方式，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看法。

人是道德的主体，是道德管理的适当对象，这一点与人是有理性的生物，或人有美德和罪恶、赞美和褒扬的能力一样明显。

无论有些人如何猜测，道德或自由的力量，尽管可能难以确定其确切的形而上学概念，也难以回答狡猾和怀疑的人可能对其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但却是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的。人的自我赞美和自我谴责的反思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上帝不仅给了人一个身体、动物的力量和本能，以适应动物和敏感生命的使用和享受，而且还使他能够辨别事物的道德差异，给了他一种善恶、是非的意识，一种自我决定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从而使他能够为自己选择和行动，并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很少有人不能体会到内心的自我赞许或否定，这种赞许或否定是由内心有意识的原则运作而产生的，就像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或与之相反一样。上帝让他们成为这样的生物，即有理性和道德性质的人，能够意识到道德义务，这就证明，他是想用道德性的人所适合的方式来管理他们，即给他们法律（道德法则）作为他们义务的准则。如果上帝给了人律法，那么他的旨意一定是让这些律法得到遵守；作为一个明智而公正的道德管理者（上帝），他会按照他给他们的律法来对待他们，并根据他们遵守或不遵守这些律法来奖赏或惩罚他们。

但是，既然任何法律都不是强制性的，除非它被颁布、并以某种

方式公布给那些受它支配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如果上帝给了人类一条他们必须遵守的法律，那么，他并没有让他们对这条法律一无所知，而是让他们明晓了这条法律；——如果不是他们自己有错，他们就可以知道上帝要求他们履行的职责是什么。

有些人甚至断言，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全部（道德）责任有一种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是通过一种亲密的有意识的感知和一种内在的普世之光实现的，与一切外在的教导无关。为此，他们引用了卢康的一段话:“ne vocibus ullis Numen eget, dixitque semel nascentibus auctor Quicquid scire licet″。就好像上帝从所有人一出生就告诉了他们关于其职责的全部必要知识，这样他们就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声音或口头教导了。这似乎是赫伯特勋爵的计划，也是廷德尔博士在其名著《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中的计划。博林布鲁克勋爵也经常表达同样的观点。他说，″自然启示（他称之为自然启示）产生了一系列从最初原理到最后结论的直观知识″。在这里，他假定自然法则的第一原理以及从这些原理中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每个人凭直觉、不折不扣地知道的。因此，他宣称，″对亚当的所有子孙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启示。″他还肯定地说，″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与最卑微的理解力相称″。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自然法则的法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能够读懂普通文字的人会弄错″。根据这一方案，根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外

部启示。这也同样证明，哲学家、道德家和立法者在道德问题上指导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完全没有必要和多余的。我已经提出了一些看法来说明这个方案的荒谬性：——下面的论文将对它进行最充分的驳斥；通过这些驳斥，我们可以看到，在道德责任的重要事例中，人类总是多么容易误解自然法则。这的确与历代的经验和观察大相径庭，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有理智的人怎么会坚持这样的观点呢？还有一些性格不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表达得很不准确，也很不理智。

但是，尽管这种关于自然法则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清晰性、不依赖于任何进一步的教导的声称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最明显的事实和经验；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天意的过程和秩序中，（自然法则）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引导人们了解他们所应尽的责任。

1. 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如果得到适当的培养和改善，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对引导人们形成道德义务的观念和实践大有裨益。我知道这一点曾引起争议，在此我就不多说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事情，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是必须承认的。不管是谁，只要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就会很容易想到，有一些道德情感，有别于单纯的理智，使他倾向于某些行为方式；人的心灵是这样构成的，对情感和行为中的道德美或畸形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当人性处于正确的状态时，这种感觉会使他对某些行为感到高兴和自满，认为它们是正确的、

合适的、美丽的、可爱的，而对相反的行为则感到厌恶和不赞成。即使在最堕落的状态下，在人的心灵中也会发现一些这样的痕迹，而且这些痕迹很难被彻底抹去。就像有一些不同于理性的自然本能，它们倾向于保护和方便动物和生命体一样，似乎也有一些道德上的本能，或者说是倾向和喜好，如果得到适当的调节和改善，它们对于引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会有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社会性和善良的情感，它们是人类心灵的天性，因此被称为 ″人性″，它们表明人类生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由他们的创造者设计的，是为了互助和仁慈。

但是，为了防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错误，有几件事情需要注意。其一，这种道德感并非在所有人身上都具有同样的强度和力量。它在一些高尚和慷慨的人身上最为明显和突出，在这些人身上，正义、仁慈、感恩等自然倾向显著地显现出来，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而在其他人身上，它却非常微弱，几乎不被察觉，或者被恶习、堕落的情感和肉欲所压倒。必须承认，一方面，道德感能够通过理性和反思得到改善和加强；另一方面，道德感也可能被极大地扭曲和泯灭。

邪恶的习俗、无度的欲望、自私的利益、对事物错误的判断以及邪恶的榜样都在褒贬着它。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人性状态下，道德感被大大削弱了，以至于它无法单独成为道德的充分指导，而是亟需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有些人对这种道德感的范

围和效力的看法超出了理性和经验的范围。彬彬有礼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在指出道德行为和道德人物都有一种自然美之后，又补充说：″道德行为一经观察，人类的情感和热情一经辨别（它们大多一经感受就会被辨别出来），就会被一双直视内心的眼睛区别开来，看到美丽的、有形的、可亲的、令人钦佩的，而不是畸形的、肮脏的、可憎的、卑鄙的″。这句话表达得很优雅：但我认为，任何一个公正地审视人类本性的人，都必须承认，内视之眼，也就是心灵之眼，现在已经大不如前，模糊不清，有许多东西阻碍了它的公正辨别。古往今来的经验表明，人们普遍容易将偶像崇拜和迷信（在这位崇高的作者看来，没有什么比偶像崇拜和迷信更可憎、更可鄙了）误认为是世界上最可亲的东西，即真正的宗教和虔诚。即使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以及人对自己的情感和热情的管理，他们也常常错误地认为，除了肮脏、畸形、可憎和卑鄙的人之外，还有美丽、可亲和令人钦佩的人。暴露弱小无助的儿童的习俗在最文明的国家中非常普遍，人们应该认为这种习俗违背了最亲密的人道情感；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人道的，而是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谨慎而正当的做法。美洲野蛮人的各个部落--有些人声称他们遵循真正的自然规律--对他们的敌人或他们认为伤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最残酷的报复，他们却丝毫不感到悔恨，反而把这些报复当作最高尚的行为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们自己也为这些报复行为而喝彩，别人也为他们喝彩。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在本文中将有机会提到其中一些。因此，有些人认为，没有人可以违反自然法则而

不谴责自己，这并不是一条可以依赖的规则。人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时所感到的愉悦或懊悔，在人类目前的状态下，远不能作为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善是恶的可靠标志和标准。诚然，心灵会自然而然地赞同它认为正确、合适和值得称赞的行为，反对和谴责它认为卑劣和错误的行为；但在许多情况下，它需要引导和指导，才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当它获得了充分的信息时，它才有资格在适当的地方赞同和谴责。由此看来，所谓的道德感并不是为了成为道德上的充分指导；也不是仅仅认为道德感本身适合对道德行为进行最高指导。它从来都不是为了排除教导的必要性，而是作为我们理性的助手，使我们的思想更容易倾向于其职责，并在其中产生满足情绪；使我们对邪恶和卑劣的东西产生厌恶和憎恨，并约束我们不要去做。

这让我想到，第二，人有一种理性原则，它的目的是支配人的倾向和情感，引导人的道德情操和行为。人有一种理解力，能够探究事物的性质和关系，并思考这些关系需要什么。凡是从事物的本质和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适合和正确于有理智的生物去做的事，我们就可以公正地得出结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他创造了事物的本质和它们应该履行的那些关系；当它一旦被视为上帝的旨意，即来自至高无上的普世之主和道德管理者，那么它就不仅仅被视为本身是适合和合理的，而且被视为最严格和最恰当意义上的神圣法则。

这种通过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关系来发现我们的职责的方法，如果执行得当，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上帝、他的光荣属性和完美、以及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形成公正而有价值的观念：我们必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本性和结构，以及我们与同类的关系；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和比较所有这些，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性和义务；然后收集我们对上帝、邻居和自己的责任。有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是正确认识上帝要求我们履行的责任的最可靠的方法，而且对全人类都是简单易行的。博林布鲁克勋爵经常说，好像每个人都能用这种方法为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宗教和道德体系，而没有丝毫困难。他说，"我们以这种方式了解上帝的旨意，比我们以任何其他方式了解上帝的旨意都更有把握"。而且，"它不容置疑"。而且，"通过运用我们的理性，从我们的生理和道德天性中收集上帝的旨意，通过经常认真地思考从这些旨意中可以明显而必然地推导出的规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关于这些规律的特殊知识，而且可以获得关于上帝在这个系统中乐于行使其最高权力的方式的一般知识，简而言之，是一种习惯性知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求"。——我很乐意承认，这种对事物关系和构成的探究，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对于了解自然法则，对于说明道德义务的主要原则是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的，是正确的理性在适当的解释和适当的光照下所认可的，可能大有裨益。但这肯定不是大多数人认识自己责任的普通方法。很少有人有闲暇、有能力或有倾向去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原因，并从中得出关于上帝旨意的正确结论。现在提到的这位聪明而高尚的作者似乎主

要强调的一点，即运用我们的理性从我们的生理和道德本性中收集上帝的旨意，远非他所说的那么容易。从身体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对人的体质的认识包括对人的身体和灵魂的认识，对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认识，以及对两者结合的认识，由此而产生的与整个复合体的福利有关的责任。

通过比较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天性的适当秩序与和谐在哪里，我们的肉欲和激情的正当界限是什么，它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约束。难道说，每个人如果只靠自己，就能在没有帮助或指导的情况下，考虑和比较所有这些，并从中推导出一套完整的行为准则吗？一位著名作家提出的足以指导人类的规则是："他们应当如此调节自己的食欲（肉欲），以利于理智的发挥、身体的健康和感官的愉悦，因为他们的幸福就在于此"。但是，如果这就是任何人在这件事上所遵循的全部法则，那么恐怕他的食欲（肉欲）和激情的偏向，以及感官的愉悦，一般都会让他的理性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私利）的判断。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在上文引述的一段话中假定，所有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自己的生理和道德本性中收集上帝的旨意，他对人类系统作了这样的描述："人有两个决定原则，一个是被表面的善所激发的情感和激情，另一个是迟钝的、无法被激发的理智。理智必须通过意志才能发挥作用：当意志已经被情感和激情所决定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此，当它发生时，这两种原则之间通常会发生某种组合：如果情感和激情绝对地支配

人，它们就会从理智那里得到比它们应得的更多的放纵，或者比她完全摆脱它们的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放纵″。他明确指出，″食欲（肉欲）、激情和直接的快乐对象，对我们的决定作用永远大于理性″。这种说法确实过于笼统。食欲、激情和直接的享乐对象对我们的决定作用永远大于理性，这并不是事实。在许多优秀的人身上，理性比激情或当前的感官享乐更能决定他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目前的状态下，情况一般都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在每个人的体质所必然产生的偶然性中，胜算将在食欲（肉欲）一边″。

因此，把每个人都设定为自己的立法者，好像他适合在没有任何进一步指示的情况下，由他自己来形成一套法律和义务体系，这是一个浪漫的计划，会带来普遍的混乱和放荡，颠覆一切良好的秩序和道德。至于我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从本著作前半部分的论述中可以充分看出，如果不加教导，任由人类自己对这些义务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是多么没有资格。

至于我们的责任中与管理自己的食欲和激情有关的部分，我们不难承认，大部分人都会放纵自己的食欲和激情，只要他们自己认为合理就可以了。

如果每个人都以他认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最有利于自己（所谓的）幸福的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责任（这是那些以法律和宗教为最高借

口的人所制定的规则），那么，人最容易自欺欺人和做出错误判断的，莫过于与自身幸福相关的事情。

即使是道德中与我们对人类的责任有关的部分，其中包括行使正义、忠诚、仁慈、慈善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职务，虽然在人类的思想中似乎有很强的痕迹，而且这是正确的理性必须认可的，因为它符合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但我相信，让每个人在与其他人打交道和交易时，仅仅由他自己来确定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的尺度，是不太妥当的。他往往容易用错误的权衡和尺度来判断，而且极有可能被他的激情、自私的情感和利益所左右，而这些情感和利益恐怕会经常贿赂他的理智，使他对事物做出错误和片面的判断。

如果每个人都完全听凭自己的指挥，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指导，那么按照这个计划，任何人类政府都不可能是安全的。所有国家和联邦颁布的法律，以及所有时代最有智慧的人撰写的道德书籍，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人需要指导和帮助，以便正确地形成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还是一个婴儿：我们从父母和周围的人那里获得对事物的最初看法和最初的基本知识：在我们幼年时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往往会给我们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并对我们以后的行为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此，父母的主要职责之一就

是努力培养子女的良好品德。因此，我们发现，在犹太律法中，上帝有明确的命令，而且最高权威也经常敦促父母，要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的子女学习上帝赐予他们的法规和诫命，以及其中所要求的义务。亚伯拉罕曾吩咐他的儿女"要谨守耶和华的道，行公义和审判"，这是对这位杰出人物的赞美。古往今来最有智慧的人都意识到良好教育的巨大好处，人不能只听从粗鲁、不守纪律、不受教导的天性的支配。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人的是非观念、应受谴责和应受赞扬的观念，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教育和习俗、传统和教导。几乎每个地方的庸俗人都会采用他们各自国家流行的宗教和道德观。伟大的政治家和道德家普芬道夫（Puffendorf）对自然法则和人类法则的了解非常深刻，他认为"儿童和无知的人们在判断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错误时所具有的便利性，归功于他们的习惯。他们从摇篮里，或者从他们第一次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时，就无意识地染上了这种习惯；他们观察到善被认可，恶被否定，一个人受到赞扬，另一个人受到惩罚；而且，正是由于自然法的主要格言在普通生活事件中的普通实践，很少有人怀疑这些事情是否可以不是这样的"。

巴贝拉克先生在他的注释中指出，"自然法的箴言与正确的理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比例关系；因此，最简单的人从向他们提出这些箴言的那一刻起就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们也会注意和研究这些箴言；"又说，"也许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发现它们，也不可能总是理解它们的理由，或清楚地解释他们对

它们的看法；虽然任何到了慎重年龄的人都不能以无知为由为自己开脱，但教育、教导和榜样是这些观念进入人们头脑的普通渠道，这是事实：如果没有这些，大部分人要么会几乎完全熄灭这些自然之光，要么就永远不会对它们给予丝毫关注。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野蛮人中间，甚至在最文明的国家里，有许多事情都足以证明这个令人忧郁和痛心的事实。由此（他说），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教导他人履行自己的义务，建立、加强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传播如此有用的知识"。

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圣经》的作者希望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相互帮助。但是，父母、一家之主、立法者和行政长官、宗教牧师以及那些声称要在道德科学方面指导人们的人，都有责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这样做。毫无疑问，这些正确的指导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应该为此感激不尽。但经验表明，不能绝对依赖单纯的人的教导：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例中，人们常常被那些本应更好地教导他们的人引入错误的道德观念。

因此，我想进一步指出，除了前面提到的人们认识道德义务的途径之外，人们还非常需要神的启示，以便在他们面前展示其义务的公正范围，并以最高权威强制他们履行义务。不可否认，如果上帝认为合适，他可以通过非同寻常的启示的方式，向人类揭示他的旨意；显然，如果他愿意这样做，那么，以充分的证据证实，

并以他的名义用简单明了的诫命规定我们责任的具体内容的神圣启示，将大有用武之地，其分量和力量将远远超过单纯的人类法律，或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推理。

上帝在对待人类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他的仁慈和对人类的关怀的有力证明，目的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履行自己的职责。

===
===
===
===
===
===
===
===
===
===
===
===
===
===
======

第 II 章.

人类从一开始就知道道德义务的主要内容，在祖先时代也一直知道并承认这些内容。当人们从对上帝的正确认识中堕落时，在许多重要的情况下，他们也从对道德义务的正确认识中堕落。赐予以色列人的律法旨在教导和引导他们道德，以及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敬拜。为了在异教徒中保留道德意识和道德知识，天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异教徒）并没有正确地利用（天意）提供给他们的帮助。

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已经说明，由于第一个人（亚当）是在成人状态下形成的，并被安置在一个为他的接待和娱乐而准备就绪并提供充足供给的世界中，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上帝向他传达了宗教知识的主要基本条款，特别是关于神的存在和完美以及世界的创造，以便他能够立即服务于他的造物主，并实现他存在的伟大目的。当他知道有一位无限完美的上帝，他的创造者和至高无上的主宰存在时，最先和最自然的询问之一肯定是上帝要他做什么，以及要求他履行什么职责，以获得上帝的恩宠和认可。因为我们不能合理地认为，他是被绝对地留给了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没有任何更高的指示或法律来管理他。（除了上帝以外）他（亚当）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给他建议：他没有父母或祖先，使其得到知识和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上帝没有给亚当以道德教导），他（亚当）只能为自己制定一个责任规则，并通过对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深入探讨来找出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一位睿智而善良的上帝希望他受法律的约束，于是他给了他一条法律，让他受法律的约束，并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他，要求他履行义务。从摩西对人类原始状态的简短描述（圣经创世纪）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原始状态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的。从摩西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在形成之初，并不是仅仅通过普通的方式来获得思想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方式过于乏味和缓慢），而是立即获得了当时所需的知识。他（亚当）立即获得了语言天赋，这必然意味着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储备；他给低等动物取名字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动物的名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带到他面前的。同样的语言天赋也被传授给了为他准备的妻子（夏娃）；他们俩多次被允许与造物主近距离交流，并立即获得了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事物的概念。上帝喜悦地让他们了解他赋予他们对这个低等世界中各种生物的统治权：他们得到了神的恩赐和指示，知道了他们应该吃什么食物；他们得到了指示，知道了他们将成为众多后代的父母，知道了他们将使地球得到补充。赐予他们的婚姻制度和律法表明，他们已经熟悉了夫妻关系的义务；作为父母，他们对自己所生子女应尽的义务，以及子女对父母和彼此应尽的义务，几乎都与此有关。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人们对

安息日的宗教纪念，通过崇拜伟大的造物主和宇宙之主，颂扬他在创造世界时所闪耀的光辉，来引导他们（亚当夏娃）以正确的方式使安息日成为神圣的日子。他们不可吃禁果的诫命和禁令，包含了道德律法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它旨在教导他们，他们并不是这个低等世界的绝对主宰，而是在一位更高的主的统治之下，他们应该对他完全臣服，毫无保留地服从，对他至高无上的智慧和良善心悦诚服：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食欲（肉欲）和倾向（喜好），不能把自己的最高幸福寄托在〞满足食欲（肉欲）和倾向（喜好）〞上；他们不仅要控制自己的食欲（肉欲），还要防止野心膨胀，把自己的求知欲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要以无端的好奇心去窥探上帝认为应该向他们隐瞒的事情。总之，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始祖是在适当的范围内，根据他们所处的状态和环境，获得了上帝的知识，以及上帝传达给他们的主要职责。

在我们的始祖堕落和悖逆之后，新的责任应运而生，以适应他们境况的改变。他们现在要视上帝为他们被冒犯的君主和主：他们看见了上帝对罪恶的公正和不悦，也看见了上帝对悔改的罪人的宽容和赦免的怜悯；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他们可能会沉沦在那些绝望的恐惧中，而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很容易激发这种恐惧。对上帝的悔改，对上帝因他们的不顺服而对他们施加的惩罚的公义的顺服，对上帝怜悯的希望，对上帝恩赐给他们的应许的依赖，对将来得罪上帝的恐惧，对通过新的和尽职的顺服来使自己得到

上帝的认可的渴望；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是他们应该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需要神的指引，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神向他们表明了他对他们未来行为的旨意，以及对堕落生灵所要求的宗教信仰。摩西所记载的早期世界的历史的相关记述很短，但在该隐和亚伯的记载中，却清楚地表明，在早期的时代，神与人之间有交往，神并没有让他们一无所知、不了解他的旨意，而是，神已经给了他们一条关于外在地敬拜神的律法，特别是关于献祭的律法。因此，他们都把献祭作为一种宗教行为来遵守；但亚伯是一个更好的人，他比该隐更虔诚。他很清楚这是上帝所要求并会接受的仪式。从最古老的时代起，它就在所有民族中如此普遍地传播开来，如果不把它假定为从最初的时代就传给全人类的宗教的一部分，就很难解释得通。对该隐所说的话和对他所下的咒诅，指向的是一条必须互爱互仁的神圣律法，而对他的兄弟施暴则明显违反了这条律法。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旧时代，有一些公义的传道者，他们向人们宣讲上帝的旨意和律法，并以上帝的名义和权柄敦促人们遵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 5 节称诺亚为传道者，以诺和其他几位传道者可能也是如此。可以补充的是，如果上帝没有向人们明确表明他的旨意，没有以他自己的神权向他们颁布约束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罪行就不会如此严重，以至于给他们带来如此可怕的毁灭和谴责。但是，他们却妄自尊大地犯了罪：他们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和食欲，犯下了各种暴力、强暴和邪恶的罪行，最明显地违背了神圣的律法。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无神论的状态，忽视和蔑视一切宗教，因此被理所当然地称为"不敬

虔的世人″，彼后二 5。圣犹大提到的以诺的预言，似乎特别指责他们在言行上最大胆的亵渎和对宗教的公然蔑视，为此，神圣的审判对他们进行了谴责。

诺亚和他的家人在那场大灾难（大洪水）中幸存下来，他们无疑非常熟悉那些神圣的律法，旧世界的罪人因为触犯了这些律法而受到了如此严厉的惩罚；我们可以肯定，像他这样品格高尚的人一定会注意将这些律法传授给他的子孙后代：神圣的正义和对邪恶和忤逆者不悦的可怕证明，使这位正义的传道者向他们传达的指示和训诫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从摩西的简短提示（创世纪）中可以看出，上帝在洪水之后再次向这位人类的第二个父亲（在亚当这个第一个父亲之后）表明了自己的旨意，并颁布了旨在强制全人类遵守的律法和禁令。考虑到犹太人的狭隘观念、对外邦人的强烈偏见和蔑视，他们的这一传统（旧约圣经）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表明，这是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古老传统，上帝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完全抛弃外邦人，没有向他们表明他在宗教和道德义务方面的旨意：而是给了他们道德律；若他们遵守律法，就能得到上帝的眷顾和接纳。后来公布给以色列人民的道德律，其摘要载于十诫中，其实早在族长时代就已为人所知。这些神圣的命令被认为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并由神圣的权威强制执行，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创世记第十八章第 19 节这段引人注目的经文中提到了这些命令。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认识他，他必吩咐他的子孙和他以后的家

室，遵守耶和华的道，行公义和审判″。毫无疑问，这位伟大的始祖做了上帝知道并宣布他要做的事：从他开始，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国家。约伯生活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约伯的古书，就会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一条道德戒律是后来公布给以色列人民的，而不是可以在《约伯记》中找到的。他（约伯）和他的朋友们的论述，被认为是从最古老的时代传下来的。

大洪水之后，散居各地的部族首领们很可能将宗教和法律的一些主要原则带到了他们各自定居的地方：这些原则从他们那里传给了他们的后代。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第三部法律书的开头所指出的，在早期，人们习惯于遵循他们的父母和祖先，以及他们中最古老的人的法律和习俗。如果考虑到最重要的道德格言在最早的时代并不是以推理的方式（如后来在学术和哲学时代的道德家们所做的那样），而是以权威的方式（如源自古人的原则，并被视为神圣的原则）发表的，这一点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在异教徒中普遍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最初的律法来自上帝，它的强制力来自神圣的权威。为此，博学的塞尔登从诗人、哲学家和其他著名的异教徒作家那里收集了许多证据。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观念，很可能不仅是因为他们相信有神的旨意，而且还因为他们有神在最古老的时代给先民颁布法律的传统记载。这种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如此强烈，以至于最古老的立法者为了使他们的法律具有适当的份量和权威，发现有必要说服他们，这些法律不是他

们自己制定的，而是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很有可能，他们将古代传统流传下来的一些道德法律的主要内容纳入了各自国家和民间社会的法律，尤其是在这些法律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公益的方面。洪水过后，人们首先在东方国家定居，在那里最初形成了公民政体：他们靠近古代传统的源头，那里保存着古代传统的最大遗存。

【东方圣贤以其优秀的道德格言而闻名，这些格言源自最古老的传统。波斯人、巴比伦人、巴克特里亚人、印度人、埃及人中的古代智者都是如此。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道德家孔子并不自称是他所宣讲的道德箴言的作者，而是说这些箴言是从上古更伟大的智者那里得来的。】

【希腊、意大利和西部地区的法律主要源自这些地区。】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天意的作用下，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责任。上帝从一开始就给人类制定了法律，并向人类的始祖和祖先明确表明了他的意愿，即要求他们履行的主要责任。他们受上帝的权威和各种义务的约束，必须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后代。这一点更容易做到，因为它们符合人类内心最美好的道德情感，也符合理性的要求，如果适当地行使理性，就会发现它们符合事物的性质和关系。此外，观察和经验也证实了它们的良好趋势。因此，在各个时代和国家，大部分人

类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善恶观念，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良知的赞同和反对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最初由神的启示所赐予的律法和诫命（其遗迹在外邦人中延续了很长时间），植入人心的道德感，以及〝善〞和〝恶〞的观念，都是人类道德观的基础。

在异教徒的世界里，自然的理性和良知从未完全泯灭，再加上民法的规定，在许多情况下，民法都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指导；我说，综合所有这些，必须承认，异教徒并非没有适当的帮助，如果这些帮助得到适当的改善，对于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践行道德义务可能大有裨益。

在他们中间，有慷慨、忍耐、坚毅、平和、热爱正义、仁慈、感恩以及其他美德的典范。在希腊和罗马，在他们最好的时代，似乎有一些世袭的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于他们的祖先，并通过教育和习俗得到了珍视和确认，即什么是美德、荣誉和值得称赞的，什么是相反的；这些观念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和其他异教徒的道德观念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而且掺杂了腐败的成分。

正如一位热衷于为异教徒的道德辩护的博学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对唯一真神的正确认识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偶像崇拜不仅在对神的崇拜和所有与至高无上的存在者直接相关的那部分义务中引入了巨大的堕落，而且还在他们其他方面的道德行为中引入了堕

落。特别是，当对英雄神灵的崇拜被引入异教徒的世界的时候。

在上述所有这些人中，他们所享有的远不如我们，因为我们享有基督教启示的益处。使徒在谈到福音出版时的外邦人时，指出他们甚至在道德观念上也败坏得令人吃惊。他说他们的总体特征是"因心中愚昧无知，悟性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然后，他继续说明了他们中那些"被教导了耶稣里的真理"的人所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弗所书第四章 17-21 节。

对这些神灵（偶像众神）的崇拜自然会腐蚀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情感，使他们在实践中变得非常放荡不羁。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民法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对他们的道德有帮助，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把他们引入歧途。甚至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也经常提出一些与道德的真理和纯洁不符的观念，本论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此给出充分的证明。

当偶像崇拜和多神教开始在各国普遍蔓延时，上帝喜悦地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政体；其基本原则是认识和崇拜唯一的真神，并且只崇拜他，反对一切偶像崇拜。他还为他们制定了一部神圣而卓越的法典，以简单明了的诫命包含了上帝要求人们履行的主要义务。全人类必须遵守的道德律法被概括为十诫，由上帝亲自在西奈山以最惊人的方式庄严地颁布，并写在两块石板上，成为该民族（以色列民）的永久律

法。他们不能只靠自己的理性来制定道德义务体系。即使是那些在人类常识中看来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如孝敬父母、禁止杀人、偷盗和奸淫等戒律，也是由上帝亲自颁布的明文律法约束他们，并由他本人的神权强制执行。他嘱咐他们要刻苦勤奋地将这些律法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并教导他们如何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义务。

很有可能，他们的律法的名声，以及执行这些律法的神权的光荣证明，在列国中广为流传。摩西在谈到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律例和审判时说："所以你们要知道，并且要遵行；因为在列国看来，这就是你们的智慧和通达，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就会说，这大国果然是智慧通达的民族。"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似乎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还说："有哪一个大国的律例和审判，像我今日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律法这样公义呢？"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摩西作为立法者在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律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其他立法者的范本，他们可能会借鉴摩西的一些诫命和制度。尤西比乌斯引用的阿尔塔帕努斯（Artapanus）在高度赞扬摩西的智慧和他的律法时，可能道出了许多其他异教徒的心声，他说摩西传达了许多对人类非常有用的东西，埃及人自己也从他那里借鉴了许多制度。许多有识之士发现，雅典和其他国家颁布的一些法律与摩西的法律非常相似，摩西在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立法者公布他们的法律之前就公布了他的法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摩西律法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写成文字的律法。

虽然摩西以上帝的名义颁布的律法在许多情况下都有利于在各民族中保持道德责任感和知识，但由于这些律法是以特殊的方式传达给一个特定的民族（以色列民）的，而这个民族为了明智的目的，通过一些特殊的习俗与其他民族保持分离，因此这些律法并不适合普遍使用【旧约圣经是对于新约圣经的预表】。因此，上帝在他无限的智慧看来最合适的时候，出于对人类悲惨状况的怜悯，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忍耐和宽容之后，高兴地对他的旨意做出了新的启示，并命令将其公布给所有民族，在其中，他们的责任被公正地摆在他们面前，由上帝自己的明确权威以及最适合影响思想的论据和动机来强制执行。这本启示录和神圣律法体系是由最杰出的使者（耶稣基督）--化身为人的上帝之子--带给我们的。他（基督）的神圣使命得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他还以自己神圣的生活和实践向我们展示了神圣律法的纯洁性和卓越性，并提供了最仁慈的援助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世人何等需要这样的启示，因此我们又该何等感谢如此巨大的祝福，这就是我现在要明确说明的。

==========

==========

==========

==========

==========

==========

==========

==========

==========

==========

==========

==========

==========

==========

第 III 章.

对异教世界道德状况的特别调查。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在其合理的范围内，包含了与上帝、我们的邻居和我们自己有关的责任。如果异教徒中有这样的规则，那么它要么会出现在他们的宗教戒律中，要么会出现在他们的民法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的规定中，要么会出现在他们的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学说和指示中。我们建议对这些方面逐一进行研究。至于在他们中间被当作宗教的东西，道德并不属于宗教的一部分，教导人们美德也不是他们祭司的职责。至于民法和宪法，假设它们从来都不（完全地）适合民治，那么它们也不适合成为道德的适当准则。最好的民法和宪法在某些方面也有很大缺陷。在最文明的国家，特别是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中，有各种民法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与道德规则相悖的例子。

从道德义务的合理范围来看，它通常被合理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种是我们对上帝应尽的虔诚义务，包括对上帝的宗教崇拜和敬仰、爱戴和敬畏、信任和信赖、毫无保留的服从、顺从和顺服，这是他的理智的受造物对他应尽的义务。第二种是关于我们对邻居或人类的责任，包括行使正义、慈善、怜悯、仁慈、对同类的忠诚，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职务和美德。第三种与我们自身的关系更为密切，包括自我管理的所有职责，将我们的食欲（肉欲）和激情置于适当的规范之下，保持身体和灵魂的纯洁，以及一切有助于正确调控我们自己的脾气，并使我们的本性达到真正的正直和完美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充分的勇气与品格。

（异教徒世界的）道德义务的规则，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性、明确性和确定性，也没有延伸到上述所有这些方面。

让我们考察一下异教徒世界的道德状况：经过公正的调查，我们会发现，虽然道德法则中与公民义务和社会美德有关的部分，在社会和平与秩序所需的范围内，大部分都得到了保留；但至于义务的其他分支，即与我们对上帝负有的更直接的义务有关的部分，以及与自治和纯洁有关的部分，则由于人类的堕落而被大大扭曲和贬低了。如果说在异教徒中间有一条完整而固定的道德义务规则，那么它要么存在于他们的宗教戒律和祭司的教诲中，要么存在于民法的规定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中，要么存在于具有法律

效力的习俗中，要么最后存在于他们的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学说和格言中。

关于第一点，无需多言。如果宗教是正确的，并以其最全面的概念来考虑，那么它就会把整个道德义务作为其必然的组成部分，并在其公正的范围内加以规定，并以最高的权威（即上帝本人的权威）和最重要的动机来强制执行。但在这一点上，异教徒的宗教很不完善。实际上，宗教的一些普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异教徒的民族中，而且从未完全消失，这些原则涉及神的存在和属性，以及天意对人类行为和事务的监察，赏善罚恶。（异教徒世界的）这些观念虽然晦涩难懂，掺杂了许多腐朽的东西，但在抑制罪恶和邪恶、鼓励美德、保持风貌方面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最聪明、最有才能的立法者实际上也利用宗教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异教徒的宗教，由他们的法律所确立，由他们的祭司所管理，既没有传授任何必须信奉的教义，也没有提出规范和指导实践的法典或道德义务规则。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崇拜神灵（偶像众神）时要遵守的公开仪式和典礼。"祭司们（正如洛克先生所观察到的）并不以教导人们美德为己任"。根据瓦罗（Varro）的说法，他们（祭司）的职责是指导人们崇拜什么神，向不同的神献祭，并指导他们以何种方式遵守指定的仪式。诚然，西塞罗在他的《Oratio pro domo sua ad Pontifices》一书中称他们（祭司们）对公民的礼仪进行全面检查：但他们并不是作为宗教祭司，而是

作为国家的大臣这样做的。因为在罗马政府中，同一批人同时担任这两种职务（祭司职务与政府职务），而神职人员的模式是为了适应联邦的民事和政治观点。普芬多夫男爵公正地指出："罗马人所谓的宗教，主要是指在罗马社会中，神职人员的职责是为罗马社会的公民和政治服务。"

【出于同样的目的，拉坦提乌斯（Lactantius）指出，那些教导人们敬拜神灵（偶像众神）的人，对于如何规范人们的举止和生活行为没有给出任何指示。"Nihil ibi disseritur, quod proficiat ad mores excolendos, vitamque formandam"。在异教徒中，哲学[或道德学说]和神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彼此分离。"Philosophia et religio deorum disjuncta sunta, longeque discreta。Divin.lib. iv.3.另见 Augustin.Dei, lib.4.6. et 7.】

他（普芬多夫男爵）还说，"在罗马人中，没有特定的宗教教义或条款，来使得人们可以从这些教义或条款中了解神的存在和旨意，或者他们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实践和行为，以取悦于神"。那些勤于遵守神圣的传统仪式并按照法律崇拜神灵（偶像众神）的人，被视为履行了宗教义务。但是，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对他们的道德没有更多的考虑。如果公众在任何时候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人们认为有必要安抚神灵（偶像众神）并消除他们的不满，祭司们从来没有规定忏悔和改过自新是宗教为此目的指定的手段之

一：而是，他们（祭司）在这种场合会求助于一些古怪而琐碎的仪式；比如命令在门上钉上钉子，或类似性质的东西。异教徒的宗教和对神灵（众神）的崇拜远远没有给人们带来正确的道德观念，也没有促使他们践行道德，——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崇拜神灵（众神）时使用的仪式都具有不道德的性质，非但不能促进人们践行美德，反而有助长罪恶和放荡的倾向。这一点从上一卷第七章中列举的事例中可以充分看出。除了上述事例之外，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有学问的作家指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责了所有淫秽和下流的图像和画像，包括那些被宗教神圣化的神像〞。

由此看来，如果要在异教徒中找到完整的道德准则，我们就不能从他们的宗教中去寻找，而应该从民法、宪法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中去寻找，或者从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学说和诫命中去寻找。

许多人在谈到异教国家现行的民法和宪法时都赞叹不已，似乎它们足以指导和规范他们的道德行为。一些最杰出的古代哲学家似乎把一个好人的全部责任都归结为服从本国的法律。苏格拉底将遵守共和国法律的人定义为正义的人，而违反法律的人则是不正义的人。色诺芬据此指出，这位哲学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主张严格遵守法律，不可侵犯，并劝诫所有人都这样做。还有许多段落可以证明，他和柏拉图以及一般的哲学家都主张公民有义务将本国的法律作为他们在宗教和民事方面的行为准则。

一些现代作家也以同样的口吻论述，并着重强调了人类的法律和政府，认为它们为确保和改善道德状况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和最有效的手段。

不可否认，在异教国家中，有许多优秀的法律和宪法，它们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但要证明任何社会的民法都是衡量道德义务的不完善标准，这并不难。一个人可以遵守这些法律，但却远非真正的良善；他可以不受这些法律的惩罚，但却可能是一个恶毒的坏人。事实上，这些法律的正确目的也不是使人真正内在地良善，而是约束他们的外在行为，以维持公共秩序。它们提出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的世俗福利和繁荣。心灵是美德和罪恶的适当所在，不在民法和人类政府的认知范围之内。这些（民事政治性的）法律的制裁，或最优秀的人类立法者所能制定的任何奖惩措施，都不可能用来强制执行（人心灵的）整个道德义务。它们（民事法律）无法触及（人心灵）内在的脾气，或灵魂的秘密情感和倾向，以及意志的意图；——而人类行为的道德性，或它们在上帝眼中的善恶，主要取决于此。

【这也是 De l'Esprit 一书作者的计划，他将国家法律作为美德和义务的唯一准则和衡量标准，并将他所谓的良好立法作为促进美德和义务的唯一手段。】

塞内加说得好，"只用（民事）法律来衡量一个人的善恶，是一种

狭隘的纯真观念。义务或斡旋的规则比法律权利的规则要大得多。有多少虔诚、人道、宽厚、正义、忠诚所要求的东西，却不在公共法规的范围之内？-何谓'天真无邪'？Quanto latius officiorum patet quam juris regula? ....虔诚、人道、自由、公正、信仰，这些难道不都是公共生活之外的一切吗？"

【学识渊博的格洛斯特主教在他的《摩西的神圣使命》（Divine Legation of Moses）一书第一卷第 2 节中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 p. 13, et seq. 他在书中指出，单单考虑公民社会的法律，不足以预防或治疗道德失范；这些法律除了约束人们的公开违法行为之外，再无其他功效；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法律的影响力也无法扩大到如此程度；尤其是在违规行为是由于感官激情的暴力所致的情况下：这些法律还忽略了所谓的不完全义务，如感恩、好客、慈善等，尽管这些义务在道德品质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是，让我们更具体地探究一下那些被誉为最文明、治安最好的国家中最著名的民法和制度。

古埃及人因其法律的智慧而备受推崇，他们的法律被认为非常适合维护公共秩序：但这些法律远远没有提供足够的美德准则，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很大缺陷。波菲利（Porphyry）有一段话，被认为是对埃及道德的有益启示。他告诉我们，当他们（埃及人）对

任何贵族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他们通常会取出腹部，将其放入一个箱子中；然后将箱子举向太阳，一名防腐者以死者的名义发表演说或演讲，其中包含死者对自己的申辩，以及他祈求被永恒之神接纳的理由。"太阳神啊，以及所有赐予人类生命的神灵啊，接受我吧，让我加入永恒之神的行列吧：因为我活在世上的时候，虔诚地向他们祈祷。

我的父母给我看的那些神灵：那些创造了我身体的神灵，我总是尊敬的：我没有杀过任何人，也没有骗取过任何寄托在我身上的东西；我也没有犯过任何其他十恶不赦或不可饶恕的恶行；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我吃了或喝了任何我不能合法吃喝的东西，那也不是我自己犯的罪，而是这些东西犯的罪；" 他指着装有他的腹部和内脏的箱子，然后把箱子扔进了河里：之后，身体的其他部分被防腐处理，保持纯净。波菲利为此引用了欧凡图斯（Euphantus）的话，他将这段埃及语的祷文或演说翻译了出来。这（段话）似乎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指出一个人品德生活和性格中最突出的部分，这些部分往往会使一个人得到神的眷顾。但需要注意的是，太阳在这里被称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还有其他神灵，他们被代表为生命的创造者和给予者；这里提到的证明一个人虔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曾崇拜过他父母给他看的神灵。众所周知，埃及人所崇拜的神（偶像众神）是什么样的。因此，他们在道德的基本原则，即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方面是错误的。晚近一位博学多才的作者指出，虽然埃及人有一些非常好的制度，但在他们的政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端

和本质上的缺陷，这些都是他们的法律和国家基本原则所允许的。在他们许多公开的宗教仪式和典礼中，都存在着极大的猥亵和不洁。他们允许兄弟姐妹互相结婚。这是 Diodorus Siculus 在 lib. i. cap. 9 中提到的他们的法律。第 69 页。Amst.和 Aulus Gellius，lib.ii.cap.20。该书以方便公民追回被盗物品为幌子，实际上是在鼓励和纵容偷窃行为：它不仅保证小偷可以逍遥法外，而且在他们归还被盗物品后，还给予他们四分之一价值为奖金。同一作者指出，埃及人因缺乏信仰和诚实而受到普遍谴责，他从许多证据中证明了这一点。Sextus Empiricus 告诉我们，在许多埃及人中，妇女卖淫被认为是一件光荣或荣耀的事。

众所周知，希腊人是古代最博学、最文明的民族之一。在那里，最著名的哲学家和道德家都开设了自己的学校，学习和艺术在他们中间蓬勃发展。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智慧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远不如他们，并给他们（外族人）冠以野蛮人的共同称号。因此，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法律和宪法是否比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宪法更有利于道德的改善。他们中一些最聪明的人和立法者来到埃及和东方其他地区，观察他们（埃及人和东方人）的法律，并将他们最赞同的法律移植到他们自己的法律中。前面已经暗示过，学识渊博的人已经观察到古代阿提卡人的法律，以及摩西的律法等在一些显著的例子中有着近似的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断，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源于神的旨意，比古希腊诸国的任何律法都更加古老，在许多方面对其他国家都大有裨益。毫无

疑问，希腊的几个共和国都有优秀的法律和宪法：但如果将其中最好的法律和宪法挑选出来，编成一部法典，它们也远不能展示完整的道德准则。与其他国家的法律一样，这些法律在道德义务中与我们对唯一真神的侍奉和敬仰有关的部分，从根本上说都是错误的；在一些方面，这些法律也过于放纵感官的激情，使道德的一些重要观点让位于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

古往今来，人们都对莱库尔格斯的法律赞不绝口。普鲁塔克指出，神谕宣布这位法律制定者是上帝的宠儿，他（法律制定者）是神而不是人：他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个完美的智者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概念和虚构的东西，他为世界带来了一个哲学家的国度。他对拉塞多蒙的制度表示高度钦佩，认为这些制度非常适合培养人的美德，维护和促进公民之间的互爱。

诚然，在斯宾塞博士之后，勒克莱尔先生在他所加的注释中声称，雅典人和希伯来人都从埃及人那里获得了格劳秀斯所说的法律。但是，除了摩西时代以后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可以证明埃及人有这样的法律。

他（勒克莱尔先生）认为，与其他所有古希腊国家的法律相比，这些法律更有价值，并指出，柏拉图、第欧根尼、芝诺等所有对政治颇有建树的人，都以莱库尔格斯为榜样；亚里士多德本人也高度赞扬他，认为他比斯巴达人更值得尊敬，而斯巴达人把他当

作神来祭祀。许多现代人，包括著名的孟德斯鸠先生都自称是莱库尔格斯法律的忠实崇拜者。他（孟德斯鸠）指出，他用看似与美德背道而驰的手段来弘扬美德。但我认为，他（莱库尔格斯）的一些法律和制度不能完全适用于这一观点；这些法律和制度非但没有促进美德的践行，反而在一些重要的事例中抵消了美德。柏拉图的一些崇拜者承认，他的法律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军事联邦，凡是被认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事情都被视为正义的。柏拉图在他的第一部法律书中指出，这些法律与其说是公正的，不如说是为了让人们变得勇敢。亚里士多德也有同样的看法。普鲁塔克（Plutarch）也说，有人指责莱库尔格斯（Lycurgus）的法律在培养优秀士兵方面做得很好，但在民事正义和诚实方面却很有缺陷。从多位作者的证词以及一些显著的事实来看，他们认为国家的利益需要牺牲正直和其他一切考虑因素，并判定一切可能为他们带来（功利主义）好处的方法都是合法的。说谎与背信弃义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损失。希罗多德-贝斯说，熟悉这个民族天才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通常与他们的言辞相反，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依靠（相信）他们。虽然他们无疑是非常勇敢的，但他们更看重通过欺骗和诡计获得的胜利，而不是通过公开的英勇获得的胜利。他们对雅典和底比斯，以及所有他们认为有兴趣压迫的人，表现得多么傲慢、残忍和背信弃义！

他们（斯巴达人）的许多法律和习俗都与人性背道而驰。他们的纪律严明，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会扼杀人内心深处天生的温柔和

仁慈、怜悯和同情。我在本著作的前半部分第七章中提到了他们在戴安娜-奥蒂亚祭坛上鞭打男孩的习俗，甚至鞭打至死。此外，每年的某些日子，他们的年轻人和男孩们都会以最愤怒和最凶猛的方式相遇和搏斗；西塞罗说他本人就是见证人。但是，没有什么比他们对奴隶（他们称之为helotes）的残忍更甚了，这些奴隶为他们耕种土地，从事他们所有的工作和生产。这些奴隶无论受到什么侮辱和伤害，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不仅被视为某个主人的奴隶，而且被视为公众的奴隶，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伤害他们而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在一般行为上粗暴无礼地对待他们，而且他们的政策之一就是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多次冷血地屠杀他们。几位作者记述，他们埋伏在灌木丛中和岩石缝隙里，从那里向helotes人（奴隶）冲去，见一个杀一个；有时他们在空旷的白天袭击helotes人，杀死他们中最强壮的人，当他们正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奴隶人数过多或势力过大，从而危及国家。但正如孟德斯鸠先生非常恰当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奴隶造反的）危险只是由于他们（斯巴达人）对奴隶的残忍和不公正待遇造成的；而相比之下（相对于斯巴达人而言），在雅典人中，他们对待奴隶非常温和，没有任何事例证明他们（奴隶）会给公众带来麻烦或危险。普鲁塔克不愿意相信这种不人道的习俗是由莱库尔格斯制定的，尽管他并不否认这种习俗在拉塞多蒙人中使用过。但亚里士多德却说，这就是莱库尔格斯的制度。无论谁适当地考虑了他（莱库尔格斯）的几部法律的精神，都不会认为他不能这样做。正如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出于同样

残酷的政策，他们摧毁了两千名helotes人（奴隶），——尽管他们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武装了这些人（奴隶），他们（奴隶）在战争中勇敢而忠诚地为他们服务。

莱库尔格斯法律的另一个非人道例子是这样的。法律规定，父亲必须把孩子带到一个指定的地方，由他所属部落的一个委员会进行检查。他们的任务是仔细查看婴儿，如果发现婴儿畸形，体质不好，他们就会把婴儿扔进塔伊盖图斯山附近的一个深洞里，因为他们认为把婴儿养大既不利于孩子本身，也不利于公众。

普鲁塔克（Plutarch）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对此加以指责。他在总结莱库尔格斯的生平时笼统地指出，在这位立法者的任何制度中，他都看不出有任何不公正或不公平之处。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这种体质，斯巴达的男孩们就是通过这种体质被训练成灵巧的小偷。他们必须偷窃食物，否则就没有食物；这就要求他们看准机会，抓住一切可以得手的东西。他们必须灵巧、积极地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如果他们在偷窃过程中被抓住，就会遭到最残酷的鞭打；不是因为偷窃，正如塞克斯图斯-恩比里克斯（Sextus Empiricus）所说，而是因为被抓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磨练他们的创造力，锻炼他们的敏捷和勇气。有些作者，其中包括著名的罗林先生，在他的《古代史》中认为，这不能被称为偷窃，因为这是国家允许的。但是，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

通过这种方法，年轻人很早就学会了强暴的技巧，并被教导认为侵犯他人的财产并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并为此目的而想出各种办法。

尽管莱库尔古斯的法律非常严厉，但他的一些制度似乎与谦逊和正派不太相符。他有男女共浴的浴室。他还下令，年轻的少女和年轻的男子一样，都要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庄严的节日和祭祀活动中，她们也要赤身裸体地与他们一起跳舞。

【杰出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建立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的模式时，在这一例和其他例子中提出了莱库尔古斯的法律作为他的模式，我将有机会论述这一点。】

莱库尔格斯允许丈夫将妻子的使用权传给英俊的、有资格的男人，以便为国家生下健康、强壮的孩子。学识渊博、严肃认真的哲学家普鲁塔克在他的《莱库格斯传》中竭力为这些制度辩护，这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因此，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立法者，都没有对谦虚和纯洁的规则表现出任何重视。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异教徒中最伟大的人，如果在道德问题上任凭自己的判断，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观念，即使在人们认为自然和理性可能会给他们更好的指导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此，我们不妨提一下著名政治作家孟德斯鸠先生的观点。

他指出，所有国家都一致认为妇女淫荡是一件值得蔑视的事情：他认为，″妇女天生就有一种谦虚的态度，作为对淫荡堕落的一种防御和保护：因此，淫荡并不符合自然法则：它违反了自然法则；相反，谦虚和矜持才符合自然法则″。他还说，″在某些物理力量迫使人们违反两性的自然法则和智慧生物的自然法则的情况下，地方官就有责任制定民法，以克服堕落的性质，重建原始的自然法则（即贞洁）″。按照这种推理方式，立法者应该受到指责，——若他像莱库尔格斯一样，其制定的宪法破坏贞洁的自然栅栏，而这种栅栏是用来防止淫荡的。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先生的判断无疑比其同胞的另一位作家--《精神》一书的作者--要高明得多，后者似乎认为立法的伟大艺术就在于给最放荡的品格松绑，并建议将淫荡放纵作为对功绩的奖赏和对最崇高行为的激励。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莱库尔格斯）牺牲了贞洁和婚床的神圣。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制度对他们的道德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斯巴达妇女是希腊最放荡不羁的。

关于拉塞多蒙人，关于他们的法律和习俗，我将以一位晚近的天才作家对他们的描述来结束：——他们是一个骄傲、专横、狡诈、背信弃义的民族，能够为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牺牲一切，而且不尊重文明。在写了一些类似的笔触之后，他总结道：″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礼仪和天才’，他们被所有亵渎性的古代作者所钦佩，并

被提议作为智慧和美德的典范。"

这种违背自然和人性的法律和习俗并非拉塞蒙独有，而是在希腊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都很普遍。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法律应当规定不得抚养或滋养任何虚弱或残缺的孩子；如果有人生育的孩子超过法律限制的数量，他建议在胎儿有知觉之前就杀婴。

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希腊人在道德方面的观念和实践都非常堕落，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因为在一些地方，最不自然的肮脏行为得到了他们公共法律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他们众所周知的习俗。

经常有人对他们（希腊人）提出这样的指控，说他们沉迷于对男孩不纯洁的爱。我远非说，希腊人以爱男孩而著称、这种爱男孩的行为普遍是犯罪和邪恶的。但是，这种最可恶、最不自然的恶习在他们中间非常普遍，而且在他们的一些城市和邦中，还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点是有明确证据的。Maximus Tyrius 就是其中的一位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第十篇论文的结尾，他把阿格西拉乌斯的这一行为誉为最英勇的行为，比他对波斯人取得的任何征服都要光荣，比列奥尼达为国捐躯的毅力更值得钦佩。如果斯巴达人对男孩的爱普遍像同一作者在论文中描述的那样纯洁无暇，那么没有什么比对阿格西劳斯的这种赞美更无礼、更荒唐的了。色诺芬（Xenophon）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证词是，斯

巴达人对男孩的爱是纯洁和值得称赞的，这也是莱库尔格斯（Lycurgus）的法律所规定的。但这两人的观点（由于其对于斯巴达人的推崇而）是有偏见的。

【伊壁鸠鲁在赞扬苏格拉底的非凡美德时，有一段话与此不谋而合。伊壁鸠鲁到苏格拉底那里去，看他（苏格拉底）躺在阿尔西比阿德斯身边，却轻视他（后者）的年轻和美貌。伊壁鸠鲁因此对苏格拉底非常钦佩。——如果不是这种可耻的恶习即使在雅典也极为普遍，苏格拉底的禁欲就不可能像伊壁鸠鲁在这里所说的那样，被当作一种值得最高钦佩的美德行为来颂扬。见 Epictetus's Dissert.4.】

众所周知，伟大的作家们【色诺芬（Xenophon）和普鲁塔克（Plutarch）】对拉塞多蒙人青睐有加，对他们的法律和习俗评价很高，并愿意为他们涂上最美丽的色彩。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普鲁塔克在这方面的观点与他自己并不一致。至于色诺芬，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为拉塞多蒙人辩护的同时，他把这种犯罪的爱情说成是希腊人中非常普遍的，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法律的许可："我知道（他说）有许多人不会相信这一点；"也就是说，斯巴达人对男孩的爱是'纯洁和良善'的；——"我对此也不感到奇怪，对男孩的非自然的爱已经变得如此普遍，在许多地方，它是由公共法律确定的"。色诺芬的这一证词对于其他希腊人来说非常重要，尽管他不承认拉塞多蒙人有这种行为。但与他同时代的柏

拉图在他的第八部法律书中指出，他在书中谴责的违背自然的男欢女爱，在拉塞多蒙人和克里特人中都是允许的；他的证词必须是非常有分量的。上面提到的这位优秀作家（色诺芬）绝不承认克里特人对男孩的爱是犯罪；他断言，男孩和他们的情人之间没有任何违背最严格的美德规则的事情发生：为此，他引用了马克西姆斯-提里乌斯和斯特拉波的话，后者告诉我们，克里特人自称，男孩之所以能得到他们的爱，与其说是他的外表美丽，不如说是他的品德、勇气和行为；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就是他们所声称的 ″美貌″。

我认为无论谁公正地研究斯特拉波关于它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在这里所说的爱不会被视为天真无邪。博学的巧妙的作者 De l'Origine des Loix 等人引用斯特拉波的这段话来说明，这表明了克里特法律鼓励非自然的情欲。

柏拉图指责克里特人，并暗示他们习惯于以朱庇特和甘尼为例为自己（的喜欢男色而）辩护。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为了防止他们的孩子太多，克里特人有一条法律、鼓励这种不自然的（男男之）爱。

从普鲁塔克的某些段落中可以看出，他愿意让人们认为希腊人对男孩的喜爱是一种纯洁而慷慨的感情，但在其他时候，他的承认却明显表明了相反的情况。在《佩罗皮达斯的生平》中，他告诉

我们，立法者鼓励爱男孩，以约束年轻人的举止，这种做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在底比斯人中。但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论文《De liberis educandis》中明确宣布，要避免在底比斯和埃利斯使用的这种男男之爱。他把底比斯和埃利斯合在一起，说明他所说的是一种非常罪恶的激情。因为我们有马克西姆斯-提里乌斯（Maximus Tyrius）的证词，他在那篇论文中竭力为一些古希腊邦国平反，指控埃利斯人通过法律鼓励他所说的放荡行为。从普鲁塔克的论文《Egarinès or Amatorius》中可以看出，这种令人憎恶的（同性恋）恶习在希腊人中大行其道，并得到了公开的支持和辩护。他的一位对话者在那里大肆论证并高度赞扬了这一行为。他认为拉塞多蒙人、波提亚人、克里特人和迦勒底人都沉迷于此。而他的另一位对话者，应该是表达了普鲁塔克自己的情感，用非常强烈的措辞谴责了它，并指出了它的有害影响。雅典尼乌斯告诉我们，在希腊的许多城市，这种行为不仅存在，而且还受到鼓励和提倡。在雅典，确实有法律禁止这种行为。普鲁塔克似乎认为斯巴达和雅典的男孩之爱是一种美德，值得效仿，尽管他谴责底比斯和伊利斯的男孩之爱。至于斯巴达，古代作家和普鲁塔克本人对它的描述似乎各不相同。但是，无论莱库尔格斯制定的宪法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太多理由认为，既然拉塞多蒙人普遍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是非常纯洁的。关于雅典人，普鲁塔克在谈到他们伟大的立法者梭伦时告诉我们，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无法抵御美少年的诱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抵抗爱情的力量。他说，他爱上了皮西特拉图，因

为他长得特别英俊；他颁布了一条法律，禁止男孩与奴隶发生性关系；正如普鲁塔克所言，他将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光荣而有声望的行为；这就好比他命令不配的人不要做的事，却邀请配得的人去做一样。在上文提到的《阿马托利乌斯》中，他介绍了他的对话者之一普罗托杰尼斯，根据梭伦的这一宪法来论证赞成这种做法。马克西穆斯-提里乌斯（Maximus Tyrius）不遗余力地为苏格拉底平反，他说，在这位哲学家蓬勃发展的时代，希腊其他地方，尤其是雅典，这种邪恶的激情达到了顶峰；所有地方都充满了不公正或邪恶的情人，以及被引诱和迷惑的男孩。因此，即使雅典有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似乎也很少受到重视。

除了上述证据之外，还可以加上西塞罗的证据，他认为这种习俗在希腊人中非常普遍：帮助引入和传播这种习俗的是年轻人在公共活动中赤身裸体的习惯。他还指出，他们的诗人、伟人，甚至博学之士和哲学家都有裸体的习惯。他们不仅实行，而且以此为荣。因此，他在其他地方将其描述为希腊的风俗，而不仅仅是某些城市的风俗，而是整个希腊的风俗。在谈到可能被认为有助于狄奥尼修斯幸福的事情时，他提到了他 "按照希腊的习俗拥有妍妇的事情--Habebat, more Græciæ, quosdam adolescentes amore conjunctos "。在拉坦提乌斯引用的一段话中，他提到希腊人在公共活动场所供奉爱神和丘比特的形象是一件大胆而危险的事情。

我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了，即使是在最博学、最文明的国家，——法律和习俗也不能作为道德问题的适当指导。希腊人因其哲学知识，尤其是道德知识，以及非凡的理性修养，而被视为最杰出的异教民族，并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的优越性自居；然而，他们的法律或普遍允许的习俗表明，在道德方面，他们的观念和习俗都已堕落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本以为自然之光会给他们足够的指引。我说，他们的观念和行为都变得非常堕落。然而，在一般希腊人看来，这种非自然的恶习在他们中间似乎根本没有过错，或者说过错很轻。他们中的许多哲学家和道德家，正如我以后有机会要说明的那样，把它（同性恋）说成是一件完全无所谓的事。古代一位博学的作家巴罗莱萨尼斯在尤西比乌斯从他那里摘录的一大段话中，在提到一些野蛮的民族沉迷于这种恶习，而另一些民族则对这种恶习深恶痛绝之后说，在希腊，即使是智者也不认为这种（同性恋）男欢女爱是可耻的。因此，圣保罗在控诉异教世界道德的惊人堕落时，非常公正地将其放在首位，因为它既是最严重的，又不仅在人们中间，而且在哲学家们自己中间非常普遍。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权威，没有神对这种罪行的愤怒和报复的最明确的谴责，也不可能压倒这种屡禁不止的习俗和榜样的力量，而这些习俗和榜样又得到那些自诩智慧和理性的人的格言和实践的支持。

==========

==
==
==
==
==
==
==
==
==
==
==
==
===

第 IV 章.

异教国家民法和习俗的更多实例。古代罗马人的法律十二表法虽然备受推崇，但远未体现出完整的道德准则。罗穆卢斯关于抛弃患病和畸形儿童的法律。这种习俗在罗马人中依然存在。他们残酷地对待奴隶。他们违背人性的角斗表演。他们和希腊人一样普遍存在非自然的欲望。对中国法律和习俗的观察。提到的其他违背良好道德的国家法律和习俗。

从希腊人到罗马人，罗马人的好政策和好政府一直备受推崇，他们被视为所有异教徒民族中最有德行的。必须承认，在罗马国最古老的时代，他们没有奢侈和庸俗容易产生的那些恶习。他们中有正直、正义、忠诚、刚毅、蔑视享乐和财富、热爱祖国的光辉典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粗鲁无知到了极点，沉浸在偶像崇拜和迷信之中，没有比这更粗暴和愚蠢的了。他们的美德粗糙而野蛮：他们把荣耀主要归于军事上的勇敢；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大多只是一种强烈的激情，想让国家成为其他一切的主宰。为此，他们让一切都让步；为了促进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他们常常冲破正义和公平的规则；他们嫉妒任何维护自身自由和独立的民族。此外，他们长期没有成文的法典。人民深受其害。

即使在被认为是共和国最贤明的时代，他们（罗马人）也对地方行政长官和大人物的不公正、傲慢无礼和专横压迫深恶痛绝，因此他们非常公正地坚持要制定一套成文的法律，将其作为长期的审判规则。因此，成文法得以实现。为了收集和编纂法律，共和政体挑选了一些人，这些人为此到希腊旅行；他们以极大的智慧选择了希腊各邦和其他国家最好的制度。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十二表法，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对它赞不绝口。西塞罗无疑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法官，他经常以最高的赞誉来谈论这些法律。特别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演说家》（De Oratore）中，以伟大的律师和演说家克拉苏（L. Crassus）的口吻来赞誉这些法律。他不仅认为《（罗马）民法》优于所有其他民法和宪法，尤其是优于希腊人

的民法和宪法，而且优于所有哲学家的著作。他毫不顾忌地宣称，尽管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对他不满，但他还是会坦然承认这是他的观点，"十二表法中的单行本无论是在权威的分量上，还是在由此产生的丰富效用上，都胜过所有哲学家的图书馆"。

但是，无论这些法律作为良好的民事宪法如何值得高度赞扬，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假装声称它们展示了完美的道德准则，或为人们的每项义务提供了明确而全面的指导。这些法律与其他异教国家的法律一样，显然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这些法律的主体旨在规范公民对公众和相互之间的行为，解决人们的私权问题，并成为规范民事政策、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判断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许多宪法无疑是优秀的，但与其他民法一样，对于调节人的内在气质和思想倾向并无多大作用。孟德斯鸠先生指出，他们的一些法律极端严厉，与古代罗马人的粗鲁和僵化相适应。多位作家都提到了有关债务人的法律，其不人道之处令人瞩目。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关禁闭六十天；之后，如果他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偿还债务，或者没有找到足够的担保，他将被判处砍头或被卖为奴隶。这似乎已经够严厉了，但法律还更进一步，允许债权人（如果有几个债权人）将债务人的尸体碎尸万段，然后分给他们。这条法律的野蛮程度，事实上，它的最后一部分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们听说它没有被执行过，而是被废止了。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塞斯（Dionysius Halicarnasseus）是古罗马制度的忠实崇拜者，他告诉我们，罗穆卢斯要求公民抚养他们所有的男孩子和最年长的女孩子。他们被允许杀婴，因此，除长子外，他们的所有女婴都可以被消灭。甚至对于他们的男婴，如果是畸形或怪胎，他（罗穆卢斯）也允许父母在把他们给五个最近的邻居看过之后，将他们抛弃。在西塞罗的第三部法律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据此得出结论，罗穆卢斯关于抛弃和销毁明显畸形的男婴的法律得到了十二表宪法的确认。一位学识渊博的作家注意到了特伦斯（Terence）一书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种抛弃和销毁儿童，尤其是女性儿童的不人道习俗并不少见，即使是在品行端正的父母中间也是如此。在指出 ″在所有道德画家中，特伦斯似乎是最准确地描绘人性的人 ″之后，他又补充道，″然而，他笔下那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在'Homo sum, humani nihil à me alienum puto'这一巧妙的笔触中显得如此栩栩如生，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命令他的妻子抛弃他刚出生的女儿，并对她大发雷霆，因为她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别人，而婴儿却因此逃过一劫。Si meum imperium exequi voluisses, interemptam oportuit.他（克雷梅斯）把那些还残存着这种自然本能的人描述为″qui neque jus, neque bonum atque æquum sciunt″。这就是罗马剧场上掌声雷动的感言。从塞内加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直到他那个时代，罗马人还经常消灭弱小和畸形的儿童。″Portentosos fœ tus extinguimus: liberos quoque, si debiles monstrosique éditi sunt, mergimus″。

在前文，拉塞多蒙人对奴隶的残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法律和习俗也好不到哪里去。主人把老弱病残的奴隶扔到泰伯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有些主人甚至将奴隶溺死在鱼塘里，让鱼吞食奴隶，使鱼的肉质更加细腻。罗马人普遍存在角斗表演的习俗，即使在他们以更高雅的艺术闻名于世，并被认为能为其他国家提供良好治理模式的时候；——这种习俗也违背了人道规则。罗马执政官、元老、骑士、祭司，以及几乎所有在国家中担任要职的人，还有皇帝，都会在伟人和富人的葬礼上，以及在许多其他场合展示角斗士的表演；总之，所有有心让人民感兴趣的人都会展示他们的表演，因为人民非常喜欢这种（角斗士）表演。不仅是男人，就连女人也对他们（角斗士）趋之若鹜；由于风俗习惯的盛行，她们早已没有了天生的怜悯和柔情，以至于看到角斗士自相残杀就觉得很开心，只希望他们倒下的时候动作轻柔，姿态优美。这些表演如此频繁，在这些场合被杀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利普修斯说，没有一场战争造成过如此惨烈的（角斗场上的）人类屠杀；就像这些享乐运动一样，它们（角斗表演）遍布整个罗马帝国的各个省份。

（同性恋）这种令人憎恶的非自然的恶行（如前所述）在希腊非常盛行，在罗马人中也很常见，尤其是在他们国家的后期。罗马诗人的许多诗句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对此，我想补充一位博学

的作者的观点：″西塞罗在介绍科塔时，没有任何不赞同的意思；科塔是一个第一流的天才人物，他对其他具有同样品质的罗马人坦率而熟悉地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行为）（这种比野兽更可怕的恶习）这些事情；并引用古代哲学家的权威来为其（同性恋行为）辩护″。塞内加在他的第 95 封书信中说，在他的时代，罗马人公开地、毫无羞耻地从事这种（同性恋）活动。他在书中提到了成群结队的男孩，他们以自己的肤色和民族来区分；人们非常注意训练他们从事这种可憎的工作。

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古代异教世界中最著名的民族，他们的法律和宪法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但却远没有表现出一种″贤明″的风范，这一点无需多言。

他们在一些重要的事例上失败了：有些风俗习惯最终在他们中间变得非常盛行，这些风俗习惯具有极不道德的性质和倾向，表明他们的行为已经堕落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在此，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中国人，他们的古老、帝国的广袤、法律和宪法的智慧与卓越，以及道德的高尚，都曾被大加颂扬。有一位著名作家，因主张自然法则和宗教的清晰性和充分性与启示录相对立（即认为，自然道德法则就已经足够、而不需要神的启

示录、圣经）而声名卓著；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 ″中国的异教徒（他这样称呼他们）在所有道德美德方面都优于基督徒″。他还从著名的莱布尼茨先生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日益堕落，似乎几乎有必要派一些中国传教士来教我们使用和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启示宗教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法律和宪法，就必须承认，这些法律和宪法确实能够很好地维护外部公共秩序和体面，并规范民事政体，但却完全不足以提供完整的道德规则，也不足以引导人们在公正的范围内践行真正的虔诚和美德。纳瓦雷特（F. Navarette）在中国生活多年，熟悉中国的语言、法律和书籍，他似乎对中国作了诚实而公正的描述。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像中国这样注重外在行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求有一个好的外表，取悦于所有人，而不冒犯任何人：毫无疑问，这个民族在外表的谦逊、严肃、善言、礼貌和文明方面胜过所有其他民族″。然而，他在书中多处对他们的描述，却让人对他们的道德观产生了更为全面清晰的看法。——他说，违背自然的罪在他们中间极为常见；在中国前朝皇帝时代，就有这种公开卖淫。他们不把醉酒视为犯罪。每个人都能娶很多妻子。许多普通人典当自己的妻子，有些人把妻子借给别人一个月，或多或少，视他们同意与否而定。在中国，有许多事情会使婚姻无效，其中一些非常微不足道；他们把自己的妻子拒之

门外，因为她们满口烟雾，或者因为她们的吵闹声吓到了狗。他引用了一本在中国人中很有权威的书，书中提到中国古代的贤人，他们被誉为比现代人更真诚、更有美德的人，古人不说一句话就解除了婚姻之结。同一本书中还规定，当妻子被抛弃时，丈夫可以另娶他人。纳瓦雷特（F. Navarette）还指出，中国人随心所欲地卖儿卖女，而且卖得很频繁。但更糟糕的是，许多中国人，无论贫富，一旦有了女儿，就会扼杀或杀死她们。那些心肠比较好的人，就把她们放在一个容器里，让她们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他举了一个自己知道的最震惊的例子。他还说，人们普遍认为，在他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基城范围内，每年大约有一万名女婴被杀害。他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帝国有多少人丧生？然而"，他说，"除了有学问的人之外，他们中的所有教派都认为杀死生物（动物）是一种罪过：他们以人道和怜悯为理由，认为夺取他们无法给予的（动物）生命是一件残忍的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说），他们对野兽仁慈，却杀害自己的女儿。"他还说，"在印度，他们为各种没有理性的动物设立了医院，但他们却任由人死而不帮助他们治病"。许多人都谈到了中国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仁慈，但从同一作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虽然他们外表光鲜，而且"善于掩饰他们对任何人长达数年的憎恨，但一旦有机会，他们（的仇恨）就会充分发泄出来。在法律诉讼中，经常会发生被告上吊自杀的情况，这只是为了毁掉原告并向原告复仇：因为当他被吊死后，他的所有亲属都会去找法官，控诉他上吊自杀是为了避免原告给他带来的麻烦和痛苦，因为他

已经没有其他补救办法了。然后，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对付原告，法官也在其中；他们从不罢休，直到他们毁了原告和他的家庭″。

【Navarette 的《中华帝国记事》，第一卷，第 20 章，第 47 页。纳瓦雷特在这里所说的关于中国人诉讼的情况，得到了耶稣会士的证实，他们编纂了 Scientia Sinesis Latinè exposita。他们指出，在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法律诉讼，到处都有千奇百怪的骗术，所有的法庭都充斥着这些骗术。″Infinitus litium et litigantium in China hodie est numerus; mille passim fallendi fingendive, artes, quibus tribunalia omnia plena sunt″。Scient.Sin. lib. i. p. 12。(a) 同上，第 V 册，第 173 页。】

Trigaltius 神父以及 Cornelius à Lapide 说，关于中国人，″他们奇妙地遵循自然和理性的轨迹，彬彬有礼，善于学习，也是聪明的大政治家，因此非常有能力成为基督徒的智慧″，等等。法-纳瓦雷特（F. Navarette）提到了这一点，他评论说：″如果他们如此沉迷于迷信、鸡奸、欺诈、撒谎、骄傲、贪婪、感性和其他恶习，是遵循自然和理性的轨迹，那么那位神父就是对的″。除了 F. Navarette 的观点，我还想补充一点，一位在政治知识方面享有盛誉的作家指出：″中国人的整个生活完全受既定礼仪的支配，他们是最没有道德的人，地球上最不诚实的民族--地球上最四分五裂的民族″；法律虽然不允许他们抢劫或暴力破坏，但却允

许他们欺骗和诈骗。

安森勋爵的《远航记》中对他们的描述与此不谋而合，其中有许多鲜明的例子，说明他们普遍具有实施各种欺诈行为的倾向。

不同民族的其他一些法律和习俗也很容易违背道德准则。有些国家把偷窃和抢劫视为光荣。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完全放纵男人和女人的各种不洁和放荡行为。还有一些国家，如波斯人，允许乱伦之风盛行。还有一些民族，当他们年老、或多病时，通常会被他们最亲近的朋友和亲戚、甚至是他们的父母杀死，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自然死亡的人是最可悲的。尤西比乌斯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荒唐、不道德的法律和习俗的例子，这些法律和习俗在福音光明到来之前在许多民族中盛行。

【最近在巴黎出版的一份期刊《保守者》（Le Conservateur）的作者为那些下令将老弱病残处死的国家的法律辩护。他声称，这只是合乎情理的做法，尽管他承认这与福音不符。他认为，通过法律来确定一个人的生存期限是合适而合理的。1757 年 3 月的《保守者》，高歇神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引用。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可以提及的例子，说明人们很容易因为对自己的理性有很高的评价而陷入奢侈（荒谬）的境地。】

但他（尤西比乌斯）注意到，他们中的人们一旦接受基督教，就放弃了那些（罪恶荒谬的）法律和习俗；而在此之前，没有什么能说服他们这样做（即放弃恶俗）。他（尤西比乌斯）有理由将这一点作为基督福音在改造人们的（恶劣）风俗方面所产生的幸福效果的证明。

【这位博学的教父（尤西比乌斯）还从古代著名作家巴尔德萨尼斯（Bardesanes）那里摘录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内容涉及不同国家的各种习俗和法律，其中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有些是好的和值得称赞的，有些则具有不道德的性质和倾向。这篇文章太长，无法在此抄录，但可以在尤西比乌斯的《福音书的准备》第六卷第 10 章中看到。10. p. 175 et seq.读者也可参阅 Sextus Empiricus, Pyrrhon.lib. iii.24. 还有一位现代作家，他收集了大量古往今来一些国家荒谬、可耻的法律和习俗，尤其是那些助长各种淫乱和放荡行为的法律和习俗。】

在此，我们不妨补充一两段与民法有关的著名古文。西塞罗宣称，"人类法律的命令和禁令没有足够的力量，既不能使人采取正确的行动，也不能使人避免错误的行动"。他还宣称，"如果想象所有那些包含在民众制度和法律中的东西都是公正的，那将是最大的愚蠢--Illud stultissimum existimare omnia justa esse, quæ sita sunt in populorum institutis aut legibus"。

因此，有大量证据表明，异教世界的法律和制度远不能为指导人们履行道德义务提供安全而可靠的规则。

关于奥秘（神秘主义宗教），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对其进行了精美的描述，认为这是立法者和民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极好的权宜之计，（本应当）可以将人们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拯救出来，并让他们过上最严格的美德生活。但是书中指出，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些奥秘（神秘主义宗教）是为了揭露庸俗的多神教的错误，相反，这些奥秘通过引人注目的表演和表现，使人们对本国的宗教产生更大的敬畏和崇敬。至于道德，尽管一些异教徒作家自命不凡，尤其是在基督教取得一定进展之后；但他们的初衷似乎并不是——使人们人性化和文明化，鼓励他们践行那些美德，戒除那些恶习。我相信，很难有人会说，即使对奥秘作最有利的解释，人们在那里也受到了完整的道德教育（换言之，所谓“奥秘”【神秘主义宗教】，并不能带来道德教育）。——而事实是，奥秘最初的构成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和弊端，这自然会助长堕落和弊端，而且这种堕落和弊端很早就开始了，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人们担心，奥秘的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礼仪的堕落，这种堕落就像一场大洪水，席卷了整个异教世界。上文提到的著名作家指出，〞上帝在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把他的真理变成了谎言’，使他们（本应当）作为美德学校的奥秘堕落为可憎的罪恶和不道德的渊薮，使他们陷入一切不洁和卑鄙的情感之中〞。

==

==

==

==

==

==

==

==

==

==

==

==

==

===

第 V 章.

关于古代异教徒哲学家教导的道德。他们中有些人在道德方面说得很好，他们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可能很有用。但他们并不能提供一个完美的道德准则，具有足够的确定性、清晰性和权威性。在道德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家派别可以被绝对依赖作为正确的指导。从他们所有人的著作中也无法提炼出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这种尝试的虚妄性可见一斑。他们的观点无论多么

优秀，都无法成为人类的法律。

尽管异教世界的民法和宪法，或那些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并不能提供一个可以依赖的道德规则，以指导人们真正了解和实践道德义务的公正范围；但可以说，哲学家的指示和诫命，如果得到适当的关注，足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是许多人所坚持的，以说明不需要非同寻常的神的启示来给人们一个完整的道德责任规则。众所周知，许多古人都对哲学赞不绝口，他们尤其称赞哲学在道德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卓越性。为此，西塞罗有几段精彩的论述。他说：——

"Cultura animi philosophia est, hæc extrahit vitia radicitùs: est profectò animi medicina philosophia, medetur animis: ab eâ, si et boni et beati volumus esse, omnia adjumenta et auxilia petemus benè beatèque vivendi: vitiorum peccatorumque nostrorum, omnis à philosophia petenda correctio est.哦，生命的哲学家！美德的箴言，生命的启示！人类的一切生活，只要有你就能实现！Tu inventrix legum, tu magistra morum et discipline 哲学是心灵的文化，把罪恶连根拔起；哲学是灵魂的良药，医治人的心灵；如果我们想成为善良和幸福的人，就可以从哲学中获得一切适当的帮助和援助，过上美德和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一切恶习和罪恶都要从哲学中寻求纠正"。

然后，他又开始了如痴如醉的吟诵：″哲学啊，人生的指南！美德的探索者，罪恶的驱逐者！如果没有你，我们会怎样？你是法律的发明者，是礼仪和纪律的女主人或老师。我们向你逃亡，向你求助。按照你的诫命度过一天，胜过在罪恶中度过永生″。

塞内加说，″哲学就是研究美德″。

一些现代人对异教道德哲学的推崇也远远落后于古人。

我无意贬低对异教徒中的古代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赞誉。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令人钦佩的段落。他们高尚地论述了美德的尊严和美丽，以及美德促进人性完善和幸福的趋势；他们还论述了恶习的卑劣和畸形，以及恶习带来的痛苦。

我毫不怀疑，在天意的指引和帮助下，其中一些作品是有用的工具，可以在人们中间保持对美德的尊重和赞许，加强和提高人们的道德感，并在许多情况下让他们更清楚地辨别事物的道德原因和差异。

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就不需要神的启示，在他们面前列出一条明确而确定的义务规则，并通过神的权威强制他们遵守。

那些鼓吹所谓的自然宗教以对抗启示录的人自信地断言，"没有一种道德美德不是异教哲学家偶尔和有目的地教导、解释和证明过的"。"整部《福音书》中没有一条道德诫命不是哲学家教导过的"。

博学的 Meric Casaubon 博士在他翻译的《安东尼沉思录》的序言中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我必须说，如果我们把那些最有见识的自然人仅凭人类理性的力量所教导并自认为是公正合理的东西视为自然，那么我不知道有任何福音诫命或义务是只属于基督徒的实践。"

同样，另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最近也断言，"没有任何一项原则或任何一种道德实践是只能需要启示、而不可以通过自然理性知道的。通过理性，我们可以确定上帝的存在，确定他的天意、正义、仁慈和真理；通过理性，我们可以追溯我们对他的责任，可以发现未来的奖惩状况；通过理性，我们可以了解与我们的邻居有关的真理，以及对他们的相应责任：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

但是，——所有相信福音的人都必须承认，有一部分义务是福音道德的必然内容，属于基督徒的实践，但却不能说是古代异教徒道德家所教导的；这就是基督徒实践的一部分，它是由福音中对我们救赎工作的显明而立即产生的：例如，我们对我们的救主耶

稣基督所负有的爱、亲和、服从和顺从的义务，这些义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基督徒的生活被描述为向那为我们而死的主而活。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我们的救世主来临之前，在任何异教徒的道德体系中，凭着那作为“所望之事的实质、未见之事的确据”的信心而生活，以及寻求和注意在上的事，——都不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人的品格；而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福音圣洁的一个必要分支。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福音义务的其他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并不是古代异教徒中最优秀的道德家所规定的。

一位推崇自然宗教、否认我们需要神非凡启示之必要性的作家说：——″真正的幸福在哪里，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是什么，我们在私人关系中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自然理性找到答案；我（若没有理性就）也不知道对上帝或对人的任何一点责任，但理性会提出建议，并为我们提供适当的动机去做这件事″。他随后指出，″既然理性的力量本身足以发现所有的责任，同样也足以发现履行这些责任的适当而充分的动机，那么启示录（圣经）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它（圣经）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奇特的优势″。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博学的作家断言，仅凭理性的力量，不需要（神）启示的任何帮助，就足以发现对上帝、邻居和我们自己的一切责任，也足以提供履行这些责任的适当而充分的动机：他留给神圣启示的一切，并不是发现我们责任的任何部分，而只是在我们自己无

助的理性之光本身能够发现的责任之外，提供一些履行责任的额外动机。我很乐意承认，即使如果启示录的作用仅限于此，那么它对那些拥有它的人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他们应该为此感谢上帝的仁慈。——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神的启示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而已。　　我赞同这位博学的博士的声明，他说，〞要想知道理性能发现什么，不能发现什么，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考察那些生活在启示录（圣经）不为人知的地方的人们在道德知识方面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因此，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位非常聪明能干的作家和其他持同样观点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所有观点中都贯穿着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论异教徒的道德家和哲学家在宗教或任何义务方面教导了什么，他们都是仅仅通过自己的理性努力而发现的，根本没有从（神）启示录中得到任何启示。但他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世界的创造者--唯一真神的知识，以及宗教和道德的主要原则，最初是由神的启示传达给人类的始祖和祖先（亚当夏娃、诺亚），并由他们传给他们的后代；在异教徒的世界里，这些知识的某些痕迹仍在延续，从未完全消失。此外，在那些备受推崇的哲学家们发表他们的道德论述之前，道德义务的主要条款就已经通过神的启示，以最令人惊叹的庄严肃穆的方式向整个民族传达和颁布，并付诸文字。众所周知，这些伟人中的许多人都曾到过与犹太接壤的国家，以获取知识，尤其是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知识。犹太教的知识很早就传遍了异教世界的许多地方。这位学识渊博的作者自己也说，〞希

腊最有智慧的人到埃及去，就是为了了解神的统一性（即只有一位真神）″；因此，他们（异教徒哲学家）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理性力量，就能了解他们自己认为是一切道德的基本原则。——可以补充的是，其中一些最杰出的哲学家意识到他们非常需要神的帮助，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宗教和他们的责任，并经常注意到他们所提到的古代和可敬的传统，——他们认为这些传统都有着神圣的起源。

但是，即使如果我们承认，他们（异教徒哲学家）所传授的有关宗教和道德的一切，都纯粹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理性，那么，福音书中所传授和执行的任何一条福音诫命或道德义务，都远远不是异教哲学家所传授的。我现在只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提到的诫命：″你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只可侍奉他″。马太福音第四章第 10 节。哲学家们普遍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既让自己遵守各国的（偶像众神）宗教仪式和法律，又敦促人们有义务遵守各国的（偶像众神）宗教仪式和法律。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它通过与对神的虔诚有关的那部分义务的本质性谬误而来散布混乱和错误，而一些哲学家自己也承认这（多神主义）是宗教的一个重要道德分支。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有机会注意到哲学家们没有教导过的其他一些福音诫命。

不过，我现在暂时不想详细展开叙述这一点，我这里想说的是，不能合理地认为，在任何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家教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它的范围是公正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缺陷。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古代异教徒哲学家的著作中，（尽管充满了许多谬误），也零散地分布着一些正确的、真理性内容的片段。但即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对人民或大部分人类又有什么用处或力量呢？难道要让他们在散落在各处的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著作中寻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挑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吗？或者，如果有一位哲学家承诺为人民做这件事，并从所有的哲学家和道德家中挑选出一套他认为是完整的义务规则的道德体系，那么，除非由某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强制执行，否则这套体系凭什么能够成为对全人类，甚至对任何特定国家或个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典呢？洛克先生已经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谈到道德诫命时，他说：″假设这些诫命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捡到，有些是从希腊的梭伦和比亚斯那里捡到的，有些是从意大利的图利那里捡到的，为了完成整个诫命，让中国的孔子和斯基泰人阿纳夏西斯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这一切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完整的道德，使其成为人类'生活和礼仪的不容置疑的规则'呢？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孔子的言论赋予了它权威？芝诺是人类的法律制定者吗？如果不是，那么他或其他哲学家所发表的，仅是他自己所说

的一句话。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按照自己的兴趣、激情、倾向或幽默感来听取或拒绝它，如果他们（人类）没有任何义务的话"。

我们假设哲学家和道德家就任何特定义务所给予的教诲和指示似乎是恰当和合理的，但这并不足以使它们具有约束力。一件事可能看起来合乎情理，但也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诱因和动机，这些诱因和动机可能会使思想停滞不前，除非有更高的权威来扭转天平。格劳秀斯的观点适用于一个特殊的案例，也适用于许多其他案例。"效用较小的东西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合法（即，功利主义是错误的）：可能会有一种更重要的效用与我们所考虑的东西相反，不管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在实践问题上，一件事看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却无法证明它是肯定和必然的义务。反对它的人可能会说得很多，从而大大削弱了推荐它的力量：而盛行的欲望或世俗的利益往往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阻碍它作出公正的判断。但是，如果有神的启示，以简单明了的措辞清楚地确定和决定我们在这些情况下的责任，并通过神的权威和奖惩制裁来强制执行，那么就能决定问题的关键，也就不会让人对义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一位高尚的作者说："一些特殊的人可能会发现、解释所有人都应承担的道德义务，并将这些义务强加给其他人，而我们的道德状况却不会有什么改善"。因此，他主要强调民法和政府的制度，以及人类正义为执行这些法律而施加的各种惩罚。但是，从真正的概念和适当的范围来看，这些制度是多么不适合

执行道德和美德，这一点已经说明了。古代最伟大的人物似乎都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单纯的理性和哲学，还是纯粹的人类权威，都不足以成为约束人类的（道德）法律。因此，上面提到的那位以政治知识著称的作者指出，"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立法者都是通过神的权威来实施他们的学说和法律的，并要求更高的原则来帮助哲学和纯粹的理性"。他举例说，"琐罗亚斯德、霍斯塔尼斯、玛吉人、米诺斯、努玛、毕达哥拉斯，以及所有那些建立和形成宗教和联邦的人，都自诩为得到神的启示和委托"。这些自命不凡的人，虽然没有足够的凭证，却使他们的法律和制度在民众中产生了力量，否则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权威）力量。但是，由于后世希腊人和罗马人中的几个哲学家教派只是站在自己的推理基础上，而不能自诩为神的权威，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教诲和诫命的效果。事实上，他们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也曾多次承认，他们需要神的启示和教诲。

【从本著作第一卷第 10 章中可以看出，哲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并不重。可以补充的是，西塞罗在高度赞扬哲学，尤其是哲学作为道德的最佳指导之后，又补充说，"哲学远没有因为它对人类生活的贡献而受到尊敬和赞美，以至于被大多数人忽视，甚至被许多人指责。Philosophia quidem tantum abest, ut proinde ac de hominum est vitâ merita, laudetur, ut à plerisque neglecta, à multis etiam vituperetur"。】

==
==
==
==
==
==
==
==
==
==
==
==
==
===

第 VI 章.

许多哲学家在道德的最初原则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否认在自然和理性中存在任何道德差异，并将其完全归结为人类的法律和习俗。

让我们来观察那些把人的主要利益归结为快乐，并提出快乐是道德的最高目的，而不考虑神的律法的哲学家。伊壁鸠鲁的道德体

系。让我们来研究他对美德的自命不凡，揭示——他的原则的不一致性；如果追求其真正的后果；这些原则确实会破坏一切美德和良好的道德。

正确地说，希腊人的道德哲学始于苏格拉底。西塞罗说：″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并把它引入城市和私人住宅，迫使它把生活和礼仪作为探究的主题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是第一个研究道德的哲学家，而是正如这位伟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放弃了对自然事物的深奥探究，以及对天体的好奇猜测（在他之前，所有哲学家主要从事这些猜测），因为这些事物离我们的知识太遥远，或者即使知道，对指导人们的行为也没有什么用处；他将哲学带入了普通生活，并将美德与恶行、事物的善与恶作为自己哲学的唯一目标。从他的时代起，道德科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所有不同的各派哲学家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所遵循的原则却大相径庭。

有些哲学家在道德的基本原则上是错误的。既然基础是错误的，他们就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正确的体系，也不能指望他们引导人类树立正确的义务观。这些人认为，没有什么是天生公正或不公正的，只有法律和习俗才是公正或不公正的。拉尔提乌斯告诉我们，西奥多鲁斯、阿凯劳斯、阿里斯提普斯及其他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皮尔洛和所有的怀疑论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身的性质，例如，或诚实或不诚实，或卑贱或尊贵，

而只是由于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和习俗：——伊壁鸠鲁当之无愧地表达了他们的这种观点。柏拉图认为这是一种时髦的观点，在他的时代非常盛行，许多被尊为智者和哲学家的人都坚持并传播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公正的事物，其本质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总是对它们有不同的看法，并制定新的制度：只要它们是这样制定的，它们就会获得权威，通过艺术和法律而不是任何自然力量或美德而成为公正"。

因此，许多哲学家将所有的道德义务仅仅归结为人类的法律和制度，将其作为衡量对错、善恶的唯一标准。

【我们现代的怀疑论者和古代的怀疑论者一样，都想证明道德的不确定性。贝勒先生有许多段落都是这样说的；尤其是最近一本名为《圣人的箴言》（Le Pyrrhonisme du Sage）的著名小册子试图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因此，如果人们想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他们（异教徒哲学家）就会让他们（世人）去研究各自国家的法律，允许他们做那些法律不禁止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们与政治家们是一致的。当阿尔西比阿德斯问伯里克利："什么是法律？"他回答说："所有的法律都是经过人民同意和批准而制定的，宣布了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他还暗示说，凡是法律权威所规定的事情，都应该被视为善而不是恶。事实上，苏格拉

底本人，以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道德家们，虽然承认事物的道德差异在自然界中有着真正的基础，但却处处把毫无保留地遵守国家法律作为好人品格的必要组成部分来灌输。但是，民法和宪法是多么不确定的道德准则啊，它们常常会把人引向邪恶和不道德的行为，这一点从本著作前面的论述中就足以看出。

一些哲学家，正如拉尔提乌斯在谈到狄奥多罗斯时所说的那样，毫不掩饰地宣称："一个聪明人在适当的场合可能会犯盗窃、通奸和亵渎罪，因为这些事情本身的性质都不卑劣：——如果关于它们的意见被取消的话；而这种意见是为了约束愚人而商定的"。**Τὸν** omɣdãiov **κλέψειν τε καὶ μοιχεύσειν, καὶ ιεροσυλήσειν ἐν καιρῶι, μηδὲν γὰς εἶναι τέτων αισχρὸς φύσει, τῆς ἐπ ' ἀυτοῖς δόξης ἀιρομένης, ἢ σύγ κ ε ι τ α ι ἕνεκα τῆς τῶν ¿4górar** avroxûs.

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也认为，"没有任何事物在本质上是公正的、可敬的或卑贱的，只有通过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才是公正的、可敬的或卑贱的"，但他很高兴地宣布，一个谨慎的人不会做荒唐的事，因为这会给他带来危险，使他受到责难。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约束的人来说，这将是多么微弱的束缚，我无需费力去说明。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良心，也不可能有固定的美德观念。它为放荡不羁、肆无忌惮地实施各种罪恶和恶行敞开了大门，——只要他们能躲过公众的注意和人类司法机构的惩罚。传授这些格言的哲学家是多么“优秀”的道德导

师啊！

在那些在道德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的古代哲学家中，有一些人把这一点作为他们道德体系的基础：即，认为人的主要利益在于感官的快乐，这是他为自己提出的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应服从于这一目标。西塞罗在他的第一部法律书中有一段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述，他把享乐说成是我们内心的敌人，"它与所有的感官紧密相连，给我们的灵魂布下了各种陷阱：它有善或幸福的外表，但实际上却是罪恶的始作俑者：由于被它的诱惑所侵蚀，我们不能充分辨别哪些本质上是好的东西，因为它们缺乏它所带来的那种甜美、痒痒或诱惑的感觉。所有的动物都倾向于内心，因为所有的感官都内含着对美好事物的模仿，而所有的动物都是邪恶的，因为它们的嗜好败坏了它们的本性"。在谈到那些固执地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的人时，他又说，"这似乎是野兽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的语言：quæ quidem mihi vox pecudum videtur esse non hominum（¿）"。

我们现代的一些理性崇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西塞罗大相径庭。据说是著名的伏尔泰先生所写的《关于人类的六篇论述》的作者以自然宗教的热心拥护者自居，他说："大自然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用恳求的声音召唤我们去见上帝。大自然会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用快乐的声音向上帝祈祷"。

这样一来，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一切倾向和食欲（肉欲）都看作是上帝对此所要求的义务的旨意。这也是著名的《精神》（De l'Esprit）一书作者的格言，他指出："既然快乐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那么激发他们对美德的热爱所需要的就是模仿自然。快乐宣示了自然的意愿，悲伤或痛苦则表明了自然的禁止，而人类很容易顺从自然。爱享乐是一种缰绳，通过这种缰绳，某些人的激情可以被引导到普遍的利益上来，而这些人的正直比他们的判断力更值得尊敬。如果说快乐是人类探索的唯一目标，那么要激发人们对道德的热爱，就必须模仿自然：快乐宣示意志，忧虑警示防备；人类就会顺从。快乐之爱是一种自由，它能让人始终保持对普通人的热情"。De l'Esprit, disc.3. chap.16. tome II. p. 67.Amst. 从该作者的第 3 篇第 13 章的后半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想表达的是哪种快乐，他在那里说，"只有两类快乐：感官的快乐和获得感官快乐的手段；感官的快乐预期也可以归类为快乐；因为对快乐的希望是快乐的开始"。这与他书中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即肉体的感性是我们一切观念的源泉，人除了感官的享乐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可以决定他的行事为人：而这些都被他明确归结为爱，对女人的爱。他认为立法的完美之处在于通过煽动和满足这些感官的激情来激发人们采取最崇高的行动。他说："如果爱的快感是人类所有快感中最活泼、最有活力的快感，那么这种快感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勇气源泉啊！对妇女的爱又何尝不能激发人们对美德的热忱呢？" 同上,第二卷,第 2 章。2. chap.15. p. 51. 因此，他为一个需要奢侈的国家的殷勤辩护（众所周知，

在殷勤奢侈的名义下，特别是在这位先生所属的国家，包含着与已婚妇女的非法交易）。他认为，"从道德意义上讲，将其（奢侈）视为一种恶习是不符合政策的；或者，如果他们将其称为恶习，那就必须承认，在某些时代和国家，有些恶习是有益的"。" 说这些恶习在某些国家是有用的，按照这个方案，就是说在那些国家它们是美德：因为他认为，凡是对公众有利的行为都应该被称为美德。他说："如果要把'美德'视为一种道德败坏，这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要保留'恶习'这个名称，就必须知道，它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国家是有用的"。同上，tome I. disc.2. chap.15. p. 176. et seq.

《Le Discours sur la Vie Heureuse》一书的作者在《Pensees Philosophiques》一书的末尾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整篇论文的目的是要说明，幸福只在于感官的愉悦和肉体的满足。

他们断言，肉体的快乐远胜于灵魂的快乐，而肉体的痛苦和悲伤则远胜于灵魂的痛苦和悲伤。见 Laert.87 et 90。伊壁鸠鲁坚持同样的原则，认为享乐是人的主要善行和最高目的，他努力解释享乐，以避免享乐带来的可憎后果。他的道德观是食欲（肉欲），而智慧就在于追求食欲（肉欲）。从身体的实际愉悦感是唯一真正的幸福这一原则出发，他得出了与这一原则相称的结论："我们应该先照顾身体，再照顾灵魂；培养心智只是为了给身体带来更多好处；拒绝任何不能给我们带来愉悦感的东西；将自然（他指

的是身体的食欲或肉欲）作为理性的指南″。

这也是当今时代一些自诩为理性大师的人所教导的道德观，他们过于睿智，不愿意接受（神）启示的指引，并对那些以神圣规则约束自己的、（他们称之为）软弱而迷信的人表示蔑视。如果说他们竭力抛弃福音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摆脱福音对他们的感官和堕落的激情的约束，为了让他们在道德问题上放任自流，随心所欲，做他们的食欲（肉欲）会促使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那么这样的指责并非太过于严厉。

一些古人对伊壁鸠鲁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现代人中也有非常博学的辩士，他们中的一些人毫不忌讳地将伊壁鸠鲁的思想与其他异教哲学家的思想相提并论。因此，在研究异教道德家的体系时，我们有必要特别注意伊壁鸠鲁的体系，以便了解它是否配得上人们对它如此慷慨的赞誉。我不禁要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可信，但如果我们把他的整个计划放在一起，并根据其适当的联系和自然的结果公正地加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它对真正的美德是毁灭性的。

很明显，他的整个道德体系有一个基本缺陷，那就是没有考虑到神灵，也没有考虑到神的权威或法律：他所拥有的神（他没有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都是在世俗之外的空间里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的神，他们不对人类进行视察，也从不关心人类的

行为和事务。因此，在他的计划中，既没有对神虔诚、服从神的权威、顺从神的意志的空间，也没有对天意的依赖、对神的眷顾和赞许的宗教信仰的空间。诚然，伊壁鸠鲁写了一些关于虔诚和神圣的书，为此他受到了西塞罗笔下的科塔十分恰当的嘲笑。

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像 Gassendus 这样的伟人，在他对伊壁鸠鲁的诸多溢美之词中，“竟然”没有提到他（伊壁鸠鲁）对神性的无私的虔诚和孝顺。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极其薄弱；关于伊壁鸠鲁派，他说：″他们（伊壁鸠鲁派）让自己成为神的祭司和先知；但对他们来说，神是不存在的；他们咨询毕底女祭司，只是为了听到在他们看来是虚假的东西，并把这些神谕解释给别人听″。他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厚颜无耻的骗术。

至于与我们对人类应尽的义务有关的那部分道德，伊壁鸠鲁的计划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缺陷，至少如果追求其真正的结果的话。他教导说，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自己：他要以自己的幸福为主要目的，并竭尽全力去确保和维护它。他认为，幸福就是心灵免于烦恼，身体免于痛苦。因此，他的格言之一是：″事业和烦恼与幸福无关。Ο υ **συμφωνᾶσι πραγματεῖαι καὶ Φροντίδας** panagiotti″。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都不应该做任何会给他带来麻烦和痛苦，或给他带来困扰的事情：因此，他不应该为了公共利益、朋友或国家而冒任何风险，或让自己遭受痛苦。我知道，他有时会用不同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是他所宣称的原则的自然结果。

因此，伊壁鸠鲁被指责为——亵渎了一个家庭的主人、一个公民和一个朋友的所有职责。伊壁鸠鲁出于逃避一切不安的愿望，劝阻一位智者不要结婚生子；因为他认为，如果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不能不为他操心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说，聪明人不会参与公共事务，也不会插手国家大事。他自己的做法与此相适应，因为他喜欢轻松隐逸的生活。但是，正如伊壁鸠鲁在那里所说的，许多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们虽然这样说话，却都结婚并参与公共事务。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伊壁鸠鲁的道德观，这部分道德观具有最美好的外表，使许多人对他产生好感。他在节制、克守、忍耐、温顺和宽恕伤害，甚至在性享乐的克制方面给予了很好的教诲。他以强烈的措辞说明了沉溺于性享乐的种种不便。他宣称，″当他把享乐作为主要目的时，他并不像无知的人和那些没有正确理解他的情感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指奢侈的享乐，而主要是指身体免于痛苦，心灵免于苦恼和不安。因为″，他说，″不是喝酒或狂欢，也不是享受男孩和女人，也不是吃鱼，以及丰盛餐桌上的其他东西，就能带来愉悦的生活，而是清醒的理智，它探究事物的原因，为什么要选择或避免它们，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选择或避免它们，并教导我们摒弃那些让灵魂充满不安和骚动的观点″。他还说，″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则都是谨慎″。

现在，我只想指出，他在这里公开宣称，他想要的快乐并不像许

多人容易认为的那样，是奢华和过度的快乐，而是在理性和审慎的行为下的快乐。他经常以高尚的言辞谈论美德以及美德带来的幸福。他的格言（或 xvgía dižas）之一是：″除非谨慎、诚实和公正地生活，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愉快地生活；如果不愉快地生活，也不可能谨慎、诚实和公正地生活″，″美德与幸福生活密不可分″。他经常推荐节俭和节制，以及知足常乐：他还说，一顿简单的饭菜等同于一桌丰盛的宴席：一个人如果在需要的时候吃点粗面包和水，就会得到最大的快乐。西塞罗、塞内加和其他古代作家都说，伊壁鸠鲁本人生活节制，饮食清淡。因此，那些无节制地满足自己的食欲，把放荡和过度当作快乐的人，比伊壁鸠鲁走得更远，也就不能公正地利用他的权威了。

不过，尽管伊壁鸠鲁有种种有利的说法，但他的道德观似乎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他所规定的美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人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没有考虑到美德本身的优越性，也没有考虑到上帝对我们的命令或要求：因为，正如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已经暗示过的那样，他并不尊重神圣的法则。根据他的观点，友谊以及正义和忠诚都是应该遵守和实行的，只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或快乐。在西塞罗的第一部著作《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中，伊壁鸠鲁派的托夸图斯就是这样论证的。他在谈到节制时也是这样说的：他指责奢侈和庸俗，因为那些沉溺于奢侈和庸俗的人，被眼前的快乐所诱惑，使自己以后遭受更大的痛苦、疾病等等。伊壁鸠鲁的格言之一，也是古希腊人的格言之一，就是任何

享乐本身都不是罪恶，但作为某些享乐的原因的东西，却会带来比享乐更多的麻烦；在这里，他似乎声称任何享乐都不是罪恶的，除非它们使沉溺其中的人面临更大的麻烦。根据这一格言，他说："聪明人不会与法律禁止他接触的任何女人进行肉体交易"。因此，他把法律，即一个人所在国家的民事法律，以及一个人自己的方便，作为衡量禁欲的唯一标准：实际上，他允许一个人放纵自己去享受法律不禁止的任何快乐或满足，只要他不过度享受这些快乐，以免伤害自己。因此，伊壁鸠鲁如果生活在波斯，就不会反对那里的法律所允许的乱伦。在他居住的雅典，通奸是被禁止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根据他的原则，他不会接触已婚妇女。但是，雅典的哲学家廷臣莱昂提姆既是他的情妇，也是他的密友。的确，有些作者认为这些情妇故事是他的敌人伪造的，并赞美他的禁欲和贞洁：但我不认为伊壁鸠鲁会根据他的原则，对这些恶行有任何顾忌，尽管他可能会出于其他考虑而禁欲。在这里，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他在《Πg Tíλs，de fine》一书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话；他在这段话中说，他 "无法理解，如果我们把味觉感知到的快乐、性欲满足带来的快乐、耳朵带来的快乐，以及看到美丽的事物所激发的愉快情绪都去掉，那还有什么好东西呢？"伊壁鸠鲁的伟大崇拜者拉尔提乌斯提到了这段话，他认为这段话是那些竭力诽谤伊壁鸠鲁的人对他的抨击。但他并不否认，这段话确实出现在那本被认为是伊壁鸠鲁最好的论文之一的书中。雅典那乌斯（Athenæus）和西塞罗（Cicero）也更全面地介绍了这本书，后者经常提及这本书。他在《图斯库拉争论》第三卷中给出

了一个很好的译本，第 18 页，第 224 页。他在其他地方是这样解释的"Nec intelligere quidem se posse ubi sit, et quid sit ullum bonum, præter illud quod sensibus corporeis, cibis, potioneque, formarum aspectu, aurium delectatione, et obscenâ voluptate percipitur"。同一位伟大的作者（西塞罗）指控伊壁鸠鲁坚持认为，所有的心灵的快乐和痛苦，都是属于身体的快乐和痛苦；心灵没有快乐，只有最初从身体产生的快乐。但同时他又说，心灵的快乐和痛苦比身体的快乐和痛苦更多、更大；在这一点上，他与亚里斯蒂普斯（Aristippus）和居里奈派（Cyrenaics）不同。

为了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伊壁鸠鲁的道德计划，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他禁止不公正和其他重大罪行，但这似乎不是基于最崇高和最慷慨的原则，而是因为害怕人类的惩罚。塞内加（Seneca）虽然是斯多葛派，但他经常说伊壁鸠鲁的好话，并赞许地提到他的许多道德观点，他是这样表述伊壁鸠鲁的观点的："Nihil justum esse naturâ, et crimina vitanda esse quia metus vitari non possit"。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罪，他就无法避免被发现或被惩罚的恐惧。拉埃提乌斯非常推崇伊壁鸠鲁，从他引用的伊壁鸠鲁本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公正地得出结论，他在这一点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伊壁鸠鲁的观点。在他对他的 Kugías dóžas 或主要格言的描述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在许多地方达成了不伤害他人或不被他人伤害的约定或协议，正义本身就

什么也不是″。他还说，″不公正本身并不是一种罪恶，而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恐惧，因为人们怀疑它无法瞒过那些要对这种事情进行惩罚的人″。他还说：″如果一个人暗地里做了任何违背人的事情，那么即使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是否能够隐瞒这件事还是个未知数″。这里很明显，他给出的一个人不做不义之事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本身是恶的，而是因为它可能使他受到惩罚，不是来自上帝的惩罚（因为所有这种恐惧他都认为是虚妄和迷信的），而是来自人的惩罚：或者是来自公共正义，或者是来自私人的怨恨和报复，没有人能保证他总能躲过这些惩罚。因此，正如塞内加告诉我们的那样，他的忠告是：″做每一件事都要像有人看到你做一样″；但他否认神会观察或关注人或人的任何行为：″Sic fac, inquit, tanquàm spectet aliquis″。根据这些原则，如果一个人能够说服自己（坏人往往容易这样做），他不会因此被人发现或受到惩罚，那么他就没有不犯的恶行：或者，正如西塞罗所说：″ut hominum conscientiâ remotâ, nihil tam turpe sit, quod voluptatis causa non videatur esse facturus″。爱比克泰德对伊壁鸠鲁的这些原则及其恶果进行了有力的阐述。

伊壁鸠鲁最看重自己的一点，也是他的追随者对他大加颂扬和钦佩的一点，就是他提出要指导人们了解真正幸福的本质，并引导他们找到获得幸福的唯一正确途径。他将幸福定义为，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这种幸福不仅仅是像阿里斯提普斯和赛利奈派那样，在感官享乐和满足的实际运动中，虽然这些也是他

所承认的，而主要是在身体的惬意和心灵的宁静中；也就是说，身体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心灵要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两者都要达到最完美的程度，而且不能再增加。他认为这种幸福在今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实上，他必须这样认为，否则根本无法实现，因为除了今生，他不允许有其他的（即死后的）人生。在这个问题上，赛勒那派比伊壁鸠鲁说得更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快乐是最主要的善，而且不能否认人现在有许多痛苦和烦恼，所以他们中有些人断言，要达到完全幸福的生活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则断言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同意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摆脱痛苦也是一种快乐，甚至是最高的快乐。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伊壁鸠鲁说得更有道理。

至于获得伊壁鸠鲁所认为的完美幸福的方法，他所规定的一些方法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他建议要保持清醒、节制和恪守；避免一切过度的行为；不要放纵享乐到可能带来更大罪恶的程度；不要做不公正的事，或任何可能使人受到惩罚的事；避免不安分的野心；避免嫉妒和报复，以及痛苦的恶性激情；培养友谊和仁慈。在这些方面，伊壁鸠鲁说得非常好，并非常正确地判断出，这是一个人能够采取的最好的方式，即使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确保自己过上轻松愉快的生活。但他的主要幸福秘诀是让人们超越对邪恶的恐惧，从而使他们处于一种完全平静的状态。他认为有两样东西与幸福格格不入，一是对神灵的恐惧，二是对死亡的恐惧。他对付第一种情况的办法是否认天意，否认神灵与人类有任

何关系，或者认为神灵不关心他们（人类）的事情。必须承认，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坏人免于因担心神的惩罚而导致的惶恐不安了；与此同时，这夺走了对恶行和邪恶的最有力的约束，夺走了对美德最坚实的支持，夺走了好人在最大的逆境中感到满足和充满信心的主要源泉。至于死亡，他希望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想法：″死亡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他说，″对这一点的认识将使他能够享受这必死无疑的生命；对于一个正确地认识到生命的匮乏本身没有任何罪恶的人来说，生命中没有任何罪恶或痛苦″。他经常重复的一句格言是：″死亡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他用来证明这句格言的方法是，因为″消解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又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就不存在；当死亡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好像这些争论和诡辩足以消除对死亡的自然恐惧。但是，如果正如他所说，我们（死亡以后）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但这并不能证明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因为剥夺生命对我们来说难道不算什么吗？他自己难道不也认为生命是一件值得渴望和拥抱的事情？既然按照他的说法，生命是我们能够享受幸福的唯一季节，那么怎么能说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因为死亡彻底终结了一切幸福和享受呢？一个幸福的人难道不自然地渴望继续幸福下去，并反对任何会剥夺他幸福的事情吗？但伊壁鸠鲁努力避免这种（渴望不死的）情况，他指出，″正确的知识会消除不朽的欲望″。因此，他的 Kugía doğa （格言）之一就是：″如果有人愿意用理性来衡量快乐的界限，那么无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时间产生的快乐是相等的。

″--Ὁἄπειροςχρόνοςἴσηνἔχειτὴνἡδονὴν，καὶπεπερασμενος，τίς τάυτης τὰ πέρατα καταμετρήσει τῷ λοyou″。西塞罗是这样表述的：″Negat Epicurus diuturnitatem temporis ad beatè vivendum aliquid conferre: nec minorem voluptatem percipi in brevitate temporis, quam si illa sit sempiterna″。这是否符合常理，可以由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去判断。

在伊壁鸠鲁身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对坚忍和蔑视痛苦的光荣的声称。他断言，一个智者虽然受尽折磨，但仍然是快乐的，Ἐαν τρεβλωθῆ σόφος εἶναι ἀυτὸν ἐυδαίμονα。而且，″如果他被关在法拉里斯的公牛圈里烧死，他会喊道：这是多么甜美啊！我对它多么不屑一顾！″西塞罗提到这一点时，公正地将其揭露为，在一个把快乐当作最主要的善，而把痛苦当作最大或唯一的恶的人身上，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他注意到，虽然斯多葛学派自己也不允许痛苦是恶的，但他们认为痛苦是 ″asperum et odiosum，一种刺耳而可憎的东西″；他们并不假装说，受折磨是甜蜜的；但这就是伊壁鸠鲁的方式。他喜欢光彩夺目地说话，而不是始终如一地说话。西塞罗在谈到他时说：″他说了许多出色的话，但并不关心他是否与自己一致″。但正如他（西塞罗）在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通过几个独立的句子来判断一个哲学家，而是要看他的学说的总体倾向--Non ex singulis vocibus philosophi spectandi sunt, sed ex perpetuitate atque constantiâ″。他（伊壁鸠鲁）说，智者有时会为朋友而死。这是一句慷慨的话，

但对于一个把友谊和其他美德仅仅归结为自私原则、只顾自己幸福的人来说，这句话并不恰当。在马库斯-安东奈斯（Marcus Antoninus）所写的伊壁鸠鲁（Epicurus）的一段话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这段话显示了他华丽的谈吐、对美德的自命不凡，以及他对自己的智慧和哲学的极高评价。"当我生病的时候（他说），我的谈话不是关于这个可怜的身体的疾病，我也没有对那些来找我的人说过任何这样的事情；而是继续谈论我以前建立的那些自然哲学的原则；我也不允许医生们大吵大闹、夸夸其谈，好像在做什么大事似的；我的生活继续愉快而幸福"。最刻板的斯多葛派还能说什么更高尚的话呢？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伊壁鸠鲁本人在虚荣心的支持下表现得如此刚毅，那么他的哲学原理就不可能（真正地）激发人们对痛苦的蔑视或真正伟大的灵魂。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往往更加一致自洽。他们认为，智者在最大的痛苦和折磨下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认为幸福完全在于美德，美德是唯一的善，痛苦根本不是恶。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智者在极度痛苦中也可能完全幸福；但是他又认为幸福在于快乐，摆脱痛苦是真正幸福的必要因素（因此他自我矛盾）。如果说一个人在他的原则中被认为是处于最大的邪恶和痛苦的时候，他却享受着完全的快乐，还有比这更荒谬、更前后矛盾的吗？

我认为，没有比伊壁鸠鲁临终前写给他的一位朋友和弟子伊多墨涅斯的最后一封信更能说明他的虚荣心的了，他在信中告诉伊多墨涅斯：——当时他正在度过生命中最后和最快乐的一天：他正

经受着石头或绞痛的折磨，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了；但是，这完全可以用他心中的快乐来补偿，这种快乐来自于他对自己的哲学推理和哲学思想与发明的回忆。

他的那些学说和发明是什么呢？它们给他带来了如此美妙的喜悦，使他在极度的痛苦和临终的煎熬中仍能完全快乐？其中最主要的似乎是这些：这个世界不是由任何明智的设计原因创造的，而是由偶然的机会和原子的偶然组合创造的；没有天意对人类进行任何照顾；灵魂与肉体同归于尽，此后没有生命；快乐是最大的善，痛苦是最大的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这些原则能给人带来什么安慰。

这表明，他将自己一贯引人注目的虚荣心发挥到了极致。由于他的虚荣心，他希望人们认为他自己是他自己的老师，他的哲学不是从任何人那里学来的；尽管古人普遍认为，他的哲学中的主要东西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尤其是从德谟克利特那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引用任何作者的观点，把自己抬得比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还要高，好像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无法指引人们走向真正的幸福。他妒忌其他哲学家的名声，以蔑视和辱骂的方式对待其中一些最杰出的哲学家；西塞罗提到过几个这样的例子。普鲁塔克在针对伊壁鸠鲁的著名弟子和追随者科洛茨的论文中也提到了同样的情况。在他（伊壁鸠鲁）的遗书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虚荣心，以及被人钦佩和喝彩铭记的愿望；他在遗书中命令，每年

都要纪念他的诞辰日；此外，在每个月的 20 日，他的弟子们应该一起聚会，一起欢宴，以纪念他和他最亲密、最喜爱的梅特罗多斯。西塞罗公正地认为，对于一个教导我们死亡和死亡之后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虚无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规定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但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他主张消除人们 ″不朽的欲望″，但他自己却觊觎不朽的名声。而他的教派中的那些人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他的这种欲望。他们实际上是在对伊壁鸠鲁造神，让他们摆脱对其他神灵的恐惧；他们嘲笑迷信和热情，而他们自己却在最热烈的气氛中谈论伊壁鸠鲁和他的哲学：″让我们从这种低级的尘世生活中解脱出来（梅特罗德斯说），让我们上升到伊壁鸠鲁的真正神圣或神灵的奥秘中去。″--Tὰ Ewings ãs åλndãs deóParta gyia。我们从西塞罗那里得知，伊壁鸠鲁派的学生们在他们的杯子和戒指上都印有他（伊壁鸠鲁）的肖像。普林尼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也就是伊壁鸠鲁死后三百五十年，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卧室里摆放他（伊壁鸠鲁）的肖像或画像，并随身携带；他们继续用祭祀来庆祝他的诞辰，并每月为他举行庆典。努米尼乌斯（Numenius）注意到，他们丝毫不偏离他们主人（伊壁鸠鲁）教导的原则，甚至认为这样做或引入任何新的信条都是不虔诚的。

他的崇拜者拉尔提乌斯告诉我们，他（伊壁鸠鲁）的弟子众多，整个城市都容纳不下；他（伊壁鸠鲁）的弟子中，除了他（拉尔提乌斯）提到的一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离开去了另一个教派；

当其他教派都失败时，他的教派还在继续传承，而且教导他教义的师父多得数不清。他（拉尔提乌斯）赞扬了他（伊壁鸠鲁）的许多美德，其中包括他对神灵的虔诚和奉献。在罗马共和国后期，伊壁鸠鲁的原则似乎在罗马广为流传。许多伟大人物都公开宣扬这些原则。西塞罗并不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好朋友，但他经常说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在罗马非常多，他的哲学在罗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非常流行。这并不能让人对那个时代的宗教和礼仪产生有利的印象。他（伊壁鸠鲁）的原则在（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继续盛行；他的追随者们非常热衷于宣传他们的观点，而他们却因此受到了伊壁鸠鲁原则的讽刺；因为正如他（伊壁鸠鲁）所观察到的，如果他们（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们）的原则被普遍相信，就会危及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和平与安全。卢西恩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罗马帝国）皇帝（他可能指的是马库斯-安东尼）允许伊壁鸠鲁学派的大师以及斯多葛学派、柏拉图学派和庇里帕蒂学派的大师领取高额薪水。

然而，伊壁鸠鲁派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受到拉埃提乌斯所说的那种欢迎。他们（伊壁鸠鲁学派）被驱逐出了几个城市，因为在那里造成了混乱。普鲁塔克谈到了 **ψ η φίσ μ α τ α βλάσφημα πόλεων**，即不同城市对他们下达的责难法令。我们从埃利安（Ælian）那里得知，罗马人将伊壁鸠鲁派的阿尔凯乌斯（Alcæus）和菲利浦斯（Philippus）驱逐出城，因为他们教导年轻人沉迷于奇异的享乐。阿卡迪亚的美塞尼亚共和国对伊壁鸠

鲁派进行了谴责，说他们是青年的害虫，他们的庸俗和无神论玷污了政府。政府命令他们在日落前离开边境；当他们离开后，又命令祭司净化寺庙、行政官和整个城市。克里特岛上的利克托斯共和国将他们赶出城外，并对他们颁布了严厉的法令，称他们是阴柔和不仁慈哲学的创造者，是众神公开的敌人；如果他们中有人胆敢回来，就应以非常可耻和痛苦的方式将其处死。

==

==

==

==

==

==

==

==

==

==

==

==

==

==

第 VII 章.

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异教道德哲学家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法律就是正确的理性。但是，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仅凭理性是无法对人产生约束力的。最聪明的异教徒认为，法律的本源来自上帝，法律的权威也来自上帝。至于法律是如何为我们所知的这个问题，他们有时会把它说成是所有人都自然知道的。但是，他们把认识它的主要途径归结为智者的思想和理性，或者换句话说，归结为哲学家的学说和指示。这种道德规则的不确定性可见一斑。他们对一般的美德津津乐道，但在有关自然法则的重大问题上却意见不一：其中涉及到了一些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公认为最杰出、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观点。他们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那些古老的学院派、亚里士多德和佩里帕提亚派，最重要的是斯多葛派，他们自称将道德学说发挥到了极致。

"法律就是正确的理性"，这是哲学家们的普遍格言，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柏拉图、西塞罗、塞内加、普鲁塔克等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正确地说，正确的理性并不是法律。理性只是劝告、建议和论证，而不是命令：理性也不使人承担法律义务或受到法律约束，而是通过上级权威的干预。塞尔登先生在他的第一本书《De Jure Nat. et Gent.》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很好地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人们组成社会之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别

人的理性（他只是被认为天生与他平等）或他自己的理性而去产生义务与权威。因为义务的差别从何而来？——如果我们假定他们（在人们组成社会之前）是平等的、自成一体的，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又或者，如果我们假定他们联合成政治体或公民社会，并因此而建立了王权和法律的权威，然而，除非有某种更高的权利和权威，使他们都必须遵守他们的契约，服从他们的王权，否则会产生什么天然的义务，对他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约束力，使他们在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时，不能放弃这些契约或协议呢（即，宁肯吃亏也不背约）？如果没有高于社会个体和整体的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们遵守约定，并责成他们信守曾经做出的承诺，并惩罚他们违反承诺的行为，那么自然平等的他们就不可能通过后来的任何协议或约定变得如此不平等，以至于绝对剥夺他们放弃这些契约和协议、恢复其自然权利的权力或自由。因此，法律的义务必须恰当地产生于最高存在者的命令和权威，因为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对全人类拥有适当的权威。塞尔登先生提出了许多证据来证明，最聪明的异教徒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从神或众神那里获得了法律的本源及其强制力。柏拉图经常暗示，凡人没有制定法律的适当权力，只有神才拥有制定法律的最初和适当权力。西塞罗在他的法律书籍中充分而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法律原本不是人类的制度，也不是由人民的法令和权力颁布的，而是永恒的东西，来自管理宇宙的至高无上者的智慧，以最高的理性命令或禁止。在拉坦提乌斯从西塞罗的第三部著作《论共和》（De Republicâ）中引用的那段名言中，

他谈到了全人类都必须遵守的普遍法律，他认为这一法律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它的全部或任何部分都不能免除或废除，我们也不能通过元老院或人民的权威而免责，他还说，"上帝，所有人的共同主人和主宰，是这一法律的发明者、提出者和执行者"。在他之前，苏格拉底在谈到他所谓的在每个地方或地区都以同样方式遵守的某些不成文法时说，这些法律不是人制定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为此目的聚集在一起，也不可能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而是神把这些法律指定给人的。

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最优秀、最伟大的哲学家们认为上帝是唯一的普世之神。

立法者的职责就是制定全人类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但问题自然随之而来，这些神圣的律法是如何为人类所知的？

西塞罗在前面提到的那段由拉坦提乌斯引述的引人注目的文字中，把他所说的普遍规律（他假定上帝是它的最高创造者）说成是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知道的：除了它本身，我们不需要寻找任何其他的解释者；他还暗示说，每个人都把对它的解释放在自己的胸中。这个方案已经讨论过了，我在此不再赘述，我只是想说明，关于整个自然法则的普遍清晰性的假设，就好像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他们不需要任何引导或指导，这是与最明显的事实和经验背道而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我现在要

补充西塞罗本人的一个重要证明。"如果（他说）我们从出生起就自然形成，能够清楚地看到大自然本身，并在她卓越的指导下完成生命的历程，那就不需要学习和指导了"。但他接着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大自然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微小的火花，但由于腐败的习俗和错误的观点，这些火花很快就被我们熄灭了，以至于大自然的光芒无处可现"。之后，他又重申，他认为罪恶得到了众人的赞同；大众的名声大多是不周到和轻率的，是罪恶和恶习的鼓吹者。由此，他论证了哲学的巨大作用和优越性，它可以指导和引导人类，治愈心灵的创伤。

博学多才的米德尔顿博士指出，西塞罗 "认为世界的体系，或上帝可见的作为，是上帝律法的颁布，或上帝对人类旨意的宣示：因此，正如我们可以明晓他的存在、本性和属性一样，我们也可以追溯他行事的原因和动机，直到通过观察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应该做什么，并通过神赐的理性的运作，指导我们如何完善自己；因为人的完善在于效法神"。"我相信（西塞罗以加图的口吻说），不朽的神灵将灵魂分散到人的身体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观看大地，思考天的秩序，从而在生活的规律性和恒常性上效法这种秩序"。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还在其他地方指出："人之初，是用来思考世界和效法世界的"。而且，"对天的沉思和知识，以及对万物的有序处置，教导人们谦虚、伟大的心灵和正义"。——但是，无论这对于一些哲学家和沉思者的思想有多大影响，谁能从天体中读出他们的责任？或者，从天体的秩序与和谐

中明晓责任的人又有多少呢？把大部分人的道德观引向这一点并无多大益处，而且对他们、甚至哲学家本身，在他们的责任细节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启发或指导。

因此，许多异教徒都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具体、更明确的神意和法律宣言。如前所述，最杰出的立法者都声称他们向人民传达的法律是由神灵传达的，以便赋予法律更大的分量和权威；或者，他们也会让神谕批准这些法律，因为神谕被视为对神意的真实宣告。人们经常向这些神谕寻求指导，哲学家们也鼓励他们这样做。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经常咨询神谕，以了解神的旨意，尤其是德尔斐神谕。柏拉图将 ″最初、最伟大、最优秀的法律和制度″（rà te **μέɣ**isa xai **κάλλιτα καὶ πρῶτα ττῶν νομοθετημάτων** ）归功于德尔斐的阿波罗。他还特别提到了神庙的建立和祭祀，以及对神、神灵和英雄的各种崇拜，以及使他们吉祥所需的一切。他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自己一无所知。在安排城市时，如果我们明智的话，除了守护神之外，我们不会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也不会使用任何其他的指南″；他指的是阿波罗，他在前面提到过阿波罗。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哲学家们普遍认为这是神灵的旨意，也是神谕的规定，即——所有人都应该遵守本国的法律，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公民事务方面。

哲学家们提出的另一种引导人们认识神法和道德义务的方法是智者的口述和指示，也就是哲学家们自己的口述和指示。因此，西

塞罗在他的法律论文中说，最高的原始法律是最高的永恒之心的理性和权威，然后他指出，从那里衍生出诸神赐予人类的法律，他将这种法律解释为 "智者的心智和理性，适合于命令善，阻止恶。-Ex quâ [i. e. ratione Dei] illa lex quam dii humano generi dederunt, rectè est laudata: est enim ratio mensque sapientis ad jubendum et deterrendum idonea." 他又说，"神圣的思想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因此当它存在于人的心中时，它在智者的心中也是完美的--Ut illa divina mens summa lex est, ita cum in homine est, perfecta est in mente sapientis "。他还认为，正确的理性认识到，神和人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有权利和法律的共同体，就像属于一个城市一样。"因为（他说）整个世界应被视为神与人的共同城市"。在这一点上，他（西塞罗）追随斯多葛派；斯多葛派的计划是这样的：法律和权利的本原是理性：上帝的理性是最高的法律：上帝和智者的理性是相同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我们对法律的认识而言，法律就是智者的理性。因此，西塞罗等人对哲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认为哲学是诸神最好、最伟大的恩赐，是法律的发明者，是生活的指南，是关于神性和人性的知识。

尽管哲学家们对普遍法则、上帝的法则和理性的法则说得如此光辉灿烂，并认为它在智者的心中是完美无缺的，但当他们更具体地解释正确的理性法则要求什么时，他们却对此大相径庭。他们以一种极好的方式泛泛地谈论美德，但并不像一些现代作家所说

的那样，他们都同意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罪恶。在柏拉图的《斐德鲁斯传》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在此一提也未尝不可。苏格拉底问法德鲁斯：″当有人说出银或铁的名字时，难道大家的理解不是一样的吗？″法德鲁斯承认是这样。″但是（苏格拉底说），当一个人说到公正或善的东西时，岂不是一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那样说；我们彼此不同，甚至我们自己也不同：--**Αλλος ἀλλη φέρεται, και αμφισβήτημεν ἀλλήλοις, καὶ ἡμῖν** UTois″。马克西姆斯-提里乌斯（Maximus Tyrius）似乎也想到了这段话，他说：″同一件事对所有人来说并非同样地是善就是恶，同一件事对所有人来说也并非同样地是卑贱就是尊贵″。在谈到法律、权利或正义时，他宣称：″在这些事情上，国与国之间、城与城之间、家与家之间、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同一个人与他自己之间，都不是一致的″。至于哲学家本身，正如下文将说明的那样，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哲学家赞同自然法则所允许的事情，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谴责这些（同样的）事情违背了自然法则。

苏格拉底在前面提到的一段话中谈到不成文的法律，他认为这些法律源于神灵，每个地区的所有人都要以同样的方式遵守。但这只能理解为几条一般性的格言和原则：即使对这些格言和原则进行的解释，（在人们心中）也远未达到普遍一致的程度。

苏格拉底提到的不成文法的第一条，似乎是最主要、最普遍承认的一条，就是 ″应当崇拜诸神″。**Παρὰ πΗυσιν ἀνθρώποις**

πρῶτον νομίζεται τὲς θεὸς σέβειν。他不是这样表述律法的：我们要敬拜上帝；而是要敬拜众神：就好像多神教或多神崇拜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一样。

Lord Herbert de Relig提出了全人类都承认的基督教大公教会普世宗教的第一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人们要崇拜他。博林布鲁克勋爵说得更远，他说：″宗教和自然法则向我们揭示了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他的一切作为都表明，他是真正的、唯一的崇拜对象″。如果这是自然法则，即只有上帝才应受到崇拜，那么很明显，最伟大的异教哲学家们远没有普遍认同这一点，以至于他们普遍忽视了这一点，并通过崇拜诸神来抵消它。

有人说，所有民族（最野蛮的民族也不例外）都普遍同意或承认神的存在，古人也为此提出了许多说法。的确，他们普遍认同一种或多种高级的、不可见的神力的概念；但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普遍相信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种概念，而且古代有关于它的传统，这种传统流传甚广，从未完全消失。但是，当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他们对神性或高级无形力量的观念，以及对它们的崇拜时，我们会发现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普鲁塔克指出：″诗人、哲学家和立法者都是最早指导和证实我们对神的看法的人。因为所有人都同意有神存在，但关于神的数量、顺序、本质和力量，他们（诗人、哲学家、立法者）彼此大相径庭。哲学家不同于诗人和立法者，这些人也不同于他们″。

苏格拉底举出的另一个例子表明，每个地区都以同样的方式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普遍法则，那就是孝敬父母。在这一点上，人类已达成普遍共识：然而，他们在遵守这一法则方面却各不相同。在古代的一些国家里，他们习惯于抛弃或毁掉他们的病人和老人。

【他（苏格拉底）认为神灵是多元的，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如前所述，这显然是对那些现代自然宗教主义者所确信的〝整个福音书中没有一条道德诫命不是哲学家教导的〝的驳斥。】

他们声称这样做（即抛弃病人和老人）比等待自然死亡要好。今日，同样的习俗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好望角附近的国家仍在沿袭。苏格拉底还认为，父母不应与子女进行性交，子女也不应与父母进行性交，这是世界自然法则的一部分。然而众所周知，有些国家，特别是波斯人，在其他方面（或许）有许多良好的法律，但在他们中间，这（乱伦）是毫无顾忌的。波斯的法师（祭司）们被认为是非常睿智的人和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允许并认可这些和其他乱伦的混合物。斯多葛学派的一些主要人物也是如此。

父母应该爱护、养育和照顾他们的孩子，这也可以被公正地视为自然法则；然而，正如我所证明的那样，甚至在最文明的国家中，抛弃和毁灭他们孩子的做法也很普遍，一些最著名的立法者和最聪明的哲学家也赞同甚至要求这样做。一些最杰出的哲学家对此

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这说明，即使是最有能力的人，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理性，也很容易在道德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上犯错误，他们的口述和指示不可能提供一个可以安全依赖的完整的义务规则。下一章将举出一些例子，说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确实犯了大错。

===
===
===
===
===
===
===
===
===
===
===
===
===
==

第 VIII 章.

伊壁鸠鲁关于难以将一般先入之见应用于特殊情况的观点，在古代哲学家身上得到了验证。在对神的义务和崇拜问题上，他们一般都是错误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社会责任方面，一些杰出的哲学家主张复仇，反对宽恕他人的伤害。而他们在道德义务的学说中，与控制感官欲望和激情有关的部分尤为欠缺。许多哲学家在他们的原则和实践中支持最不自然的欲望和恶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也鼓励与美德的严格性和尊严不相符的不洁行为。柏拉图在这方面罪孽深重，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也是如此。他们一般允许简单的私通。我们的现代自然神主义论者在感官杂质方面（即通奸）的原则非常宽松。

杰出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不能将一般的先入之见适用于特殊情况"。他经常重复这句话。他所说的 "先入之见"（aportus）是指一般的共同观念；斯多葛学派认为这些观念原本就自然而然地植入人的心灵。他举例说，善是有资格的，是应该追求的；正义是公平的，是可以实现的。在这些类似的原则和格言中，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人都是一致的。但是，在运用这些一般概念时，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最好的教育就在于学会正确地运用这些概念。见《论文集》第一卷第 22 章。这也是他（伊壁鸠鲁）的第二卷的第 11 章和第 17 章的主题。他指出，我们对善和正义有着天然的观念和先入之见，因此，他认为哲学的正业就是在善和正义的观念和先入之见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

如果不仔细区分它们，不研究它们各自的适当主题，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不难证明的是，哲学家们自己在应用一般概念和格言时经常出错；他们自己错了，在道德责任的具体问题上；在重大的问题上也引导别人错了：这说明他们非常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和指导。

【虽然博林布鲁克勋爵经常断言自然法则的普遍清晰性，并在上文提到的一段话中暗示，从最初的原则到最后的结论，所有人对自然法则都有直观的认识，但他在其他地方也承认，"当我们对一般自然法则进行具体应用时，我们很容易犯错误"。他还说："在人类系统中，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公正的和不公正的事情，只要我们的自然能力允许，人类的理性就可以辨别，这一点我非常乐意承认。但是，由于我们难以判断，也由于我们在许多属于我们范围之内的情况下判断的不确定性，我想说明那些自以为拥有超出我们范围的知识的人是愚蠢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无法准确无误地从自身制度的构成和自身性质的规律中推断出这些制度和规律对他们的要求，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是错，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博林布鲁克作品集》，第五卷，第444 页。】

许多哲学家都普遍认识到，我们对神明应尽的义务非常重要：正

如希罗克勒斯所说，虔诚是一切美德之母。西塞罗在他的《职事》中阐述义务的顺序时，把与神有关的义务放在首位，然后才是我们对国家和父母的责任。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哲学家们所写的最优秀的道德论著中，他（西塞罗）对与神灵有关的义务只略有提及。他有时（尽管很少）提到诸神，但却没有注意到唯一的至高神。在这篇论文中，他没有从上帝的权威和命令中，而只是从诚实的美丽和卓越，以及罪恶的邪恶和卑劣中，得出任何论据或动机来强制人们践行义务。洛克先生公正地指出，"那些从理性出发的哲学家，在他们的伦理学中很少提到神"。事实上，斯多葛派提出了虔诚的诫命，如果这些诫命不是针对诸神，而是针对唯一的真神，那么这些诫命本来是非常好的。不过，关于这些，我将在以后详细论述。哲学家们普遍承认，（诸）神，或者他们通常所说的众神，是需要崇拜的。但究竟应该崇拜什么样的神，他们却非常茫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声称的对神灵敬拜的最崇高的思想，只是在内心深处进行崇拜，而不是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或被他们称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进行任何外在的崇拜。还有一些人为了迎合人们的想象，用图像和粗俗的肉体表现（偶像众神）来崇拜神灵。许多人则对自然界的事物和统一体的各个部分进行虔诚的崇拜。

他们把神当作偶像众神的一部分和成员，或者被神的力量和美德所驱使。他们一般都鼓励崇拜多种神灵；至于具体的崇拜仪式，他们让人们听从神谕的裁决和各自国家的法律；——尽管其中有

些仪式根本不适合作为崇拜的一部分，而理性的生物（人类）应该以纯洁完美的心灵献祭。

【柏拉图在《欧提弗洛篇》中说，神圣和虔诚是正义的一部分，它与对神的服务和崇拜有关；正义的另一部分与人有关。关于前者，他在那段对话中并没有说明应该向神灵提供什么样的崇拜和服务。但在他作品的其他部分，他主张人们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方式崇拜神灵。诚然，柏拉图主义者高谈阔论他们所谓的神圣美德，以区别于伦理和政治美德：他们还经常谈论与神的同化。柏拉图在他的《底特律书》中似乎将其与神圣、正义和审慎放在一起。但是，他最杰出的追随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基督教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之后的追随者，似乎并不把这理解为人们应该能够达到的虔诚或美德：他们也不认为柏拉图有这种想法。他们是这样解释他们的神德的，以至于神德对人民没有什么用处；它（神性美德）属于哲学家，主要是理论性的，包括对柏拉图式的可知之神、永恒的理念和事物原型的抽象思考，以及普罗提诺所谓的〝骨形之光〞所能辨别的〝神性〞，他认为这种神性高于理智。他们把宣誓一直被视为神圣的事情，被视为对神灵的庄严呼唤。在摩西律法中，作为对至高无上的神的宗教敬意的一部分，在必要时必须以他的名义起誓；禁止以其他神的名义起誓。在异教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著作中找不到这类诫命；他们也不禁止对被造物起誓，而我们的救世主谴责这种行为。波特博士在他出色的《希腊古代史》中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告诉他的弟子们，有史

以来最公正的人拉达曼图斯不赞成人们对神起誓，而是允许他们对狗、鹅、公羊或类似的生物（被造物）起誓。因此，这位哲学家习惯于以动物之名发誓。】

他们的神性美德或神形生活是在一种完全的冷漠、和对所有物质对象的绝对抽象中实现的，就好像所有的身体和物质本身就是一种污染，具有污染的性质。他们还想出了净化灵魂的方法，通过所谓的神术让灵魂与神灵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崇尚神秘主义和狂热，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将人们从普遍的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而是竭力塑造自己的哲学和神学，以支持和维护异教徒的迷信和多神教体系。但福音启示录（圣经）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所要求的对上帝的虔诚和顺从是一般好人所能做到的，它教导人们对神灵形成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观念，并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他（苏格拉底）有时对植物起誓，如橡树或″梧桐树″。不过，如果柏拉图没有记错的话，他也对诸神起誓，对朱诺，而且经常对朱庇特起誓；在他最杰出的对话录之一《欧提弗龙》中，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柏拉图曾说过：″Ogxos wegì máytos ónisw。″ 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的作品中处处都有誓言。斯多葛学派之父芝诺曾用 ″tù ÉÆég ″发誓，即向一种长有辣椒的灌木发誓。伊壁鸠鲁建议说：″尽量避免发誓；如果不能，就尽量避免″。这大概是指在地方官面前发誓；一些哲学家，尤其是毕达哥拉斯派

不赞成这样做。然而，他自己在演讲中也起誓，尤其是对天、朱庇特和所有的神起誓。马库斯-安东尼也对朱庇特和众神起誓。朱利安皇帝经常对诸神发誓。毕达哥拉斯很少对诸神发誓，也不允许他的弟子这样做。但他们经常以 ″ṅ Tùy Trętu″（四分音符）或数字 ″4 ″起誓。但不管四分律的含义是什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自己对其解释也不一致。希罗克勒斯在他对毕达哥拉斯金句的注释中，在解释 ″敬畏誓言 ″这一戒律时，对誓言给出了很好的指导，即我们不仅要信守我们的誓言，而且要戒除发誓，不要习惯于发誓。然而，希罗克勒斯在评论这些金句中关于教导他们四条教义的教主发誓的部分时认为，教导他们真理的教主应该得到如此大的荣誉，以至于在必要时为了证实他的教义而对他发誓；不仅要宣布他教导了这些教义，还要发誓这些教义是真的。因为他（毕达哥拉斯）虽然不属于不朽的神灵或英雄，但他有着神灵的装饰，在他的弟子中保留着神权的形象：因此，他们在大事上向他起誓，以表明他是多么受他们尊敬，以及他所传授的教义使他获得了多么高的尊严。】

至于人与人之间应尽的公民义务和社会义务，这部分道德对于社会的福利，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于社会的存在都是绝对必要的，这无疑有助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人类对这些义务的意识。哲学家们在这方面说得很好，并给出了许多很好的指示和指导。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确定；在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的范围内，由民法规定。

【与哲学家们的制度相比，律师们更喜欢他们的制度，因为它更适合培养人们的道德修养。参见西塞罗关于十二表法的论述。De Orat.42, 43. 和 Cotta 在 De Nat.Deor.2.此外还有 Tribonian 关于 Pandects 的声明。"Justitiam colimus et boni et æqui notitiam profitemur, æquum ab iniquo separantes, licitum ab illicito discernentes, bonos non solum metu pænarum, verùm etiam præmiorum exhortatione efficere cupientes, veram, nisi fallor, philosophiam, non simulatam affectantes"。但是，尽管民法和宪法无疑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对人民的影响可能比哲学家的道德教诲更大，但正如我之前有机会指出的那样，它们并不是道德义务的适当措施，民法的制裁也不适合在其公正的范围内强制推行美德。】

哲学家们经常谈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团结的仁爱，并把全人类说成是由自然形成和设计的，是为了相互帮助和善意的交往。然而，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例子中，他们并不总是与自己保持一致，也没有达到福音所要求的那种崇高的普遍仁爱。在柏拉图的《共和国》第五卷中，苏格拉底说："希腊人应该把彼此看成是同族同宗的兄弟；而对于野蛮人（他们对希腊人之外的所有外族的称呼），则看成是陌生人和异族人：希腊人本质上是朋友，因此他们不应该互相开战，即使开战，也应该把开战当作有朝一日会和好的样子；而蛮族本质上是敌人，他们应该不断地与蛮族开

战。古希腊人消灭古希腊人，使他们沦为奴隶，或毁坏他们的田地，或烧毁他们的房屋；但他们应该对野蛮人做这一切。″

宽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是人与人之间仁爱的崇高部分。一些最杰出的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柏拉图在他的《克里托》（Crito）一书中将此作为格言，指出一个人在受到伤害时不应该报复。马克西姆斯-提里乌斯（Maximus Tyrius）有整篇论文为这句格言辩护。格劳秀斯（Grotius）为了同样的目的收集了其他证据。但最重要的是，伊壁鸠鲁（Epictetus）和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在这方面给予了极好的教诲。但也有其他一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们传授的是不同的学说。在德谟克利特的道德格言中，有一条是斯托拜乌斯保留下来的，即 ″防止伤害是谨慎的工作，而在伤害发生后不报复则是懒惰的工作″。亚里士多德说温顺似乎因缺陷而犯错；″因为温顺的人不喜欢复仇，而是喜欢宽恕。″--**Οὐ γὰς τιμωρητικὸς ὁ πρᾶος, ἀλλα μᾶλλον συγγνωμονικὸς**。哲学家通常将愤怒描述为 ″dgežis ¿vriλvæúoews″，即报复或还击邪恶的欲望。西塞罗将其（愤怒报复）翻译为 ″ulciscendi libido″。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道德家将其视为正义的首要要求，″除非受到伤害，否则任何人不得伤害他人″。还有，他还向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宣称，关于他自己，″他会根据他所受到的挑衅，为对方所做的每一件坏事报仇″。但在这里，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他在《职事》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段话中声明要为复仇设定界限。他说：″对于我们受到其伤害的人，我们

要遵守一些规定；因为在报复和惩罚时要掌握分寸：据我所知，如果伤害人的人悔过自新，也许就足够了，这样既可以使他自己今后不再做类似的事，也可以劝阻其他人不要试图伤害我们″。他在这里似乎在暗示，如果伤人者悔改，这也许就足够了；但他又附加了两点作为宽恕的条件；其一是伤人者永远不再做类似的事；其二是阻止他人伤害我们；这可能会为报复伤害打开很大的空间。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余地来宽恕或放过反复的伤害。根据这种假设，一个人可以原谅伤害过他一次的人，但如果他第二次伤害他，就不能原谅了。

这与福音中的″恩典″教义有多大区别，我无需费力去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当柏拉图在《克里托》中介绍苏格拉底时，说到关于宽恕伤害和反对以牙还牙的好话时，他同时也承认，他所教导的是与λ，即人类大众的情感相悖的。尤其是当他的观点与其他哲学家的观点相悖时，他还能自诩什么权威，让人们将他的观点视为法律呢？现代人中几位被推崇为伟大的理性大师也是如此。贝勒先生声称，禁止复仇的诫命虽然是在福音书中颁布的，但却违背了自然法则。我们许多自称受自然法则和理性支配的自然神主义论者也有同样的主张。尤其是廷德尔博士，他把宽恕伤害的教义作为反对福音道德的理由。我曾在其他地方研究过他（对福音）的反对意见，并在这方面为福音教义辩护，反对该作者的指责和歪曲。现在我只想说，由此可见，如果仅凭人们自己的理

性来判断，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观点会有多不一致。然而，这一点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任由人们自己在这件事上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就会为恶意和报复以及相互伤害敞开大门，而这种恶意和报复以及相互伤害在世界上产生了无穷的祸害，经常扰乱、并继续扰乱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因此，天启（圣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天启来限制私人复仇。

人的本性如此强烈，以至于对其施加的一切限制都不过是必要的。我们的主在这方面的教义，如果得到适当的考虑，似乎是极好的，而且是人类伟大的拯救。

在道德方面，哲学家们最普遍缺乏的，莫过于调节感官的激情、保持贞洁的美德和纯洁的举止。当他们把这些一般规则应用到具体案例中时，常常出现可耻的错误和缺陷，并纵容了有损人性的杂质。约翰-马沙姆爵士（Sir John Marsham）指出，″一些以智慧著称的古人将各种乱伦、通奸，甚至男性相交，都归入无足轻重的事物中--Incestus omnigenus, adulterium, et etiam grvoukia, veterum nonnullis, sapiientæ nomine claris, inter diapoga habebantur ″。我已经指出，这种令人憎恶的非自然的恶行在希腊非常普遍，色诺芬告诉我们，在一些城市，这种恶行是由法律规定的，许多哲学家通过他们的格言和实践来支持这种恶行。柏拉图本人也受到一些作者的指责；不过，虽然他在某些作品中的表达方式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他可能也陷入了一些过激

的行为之中，但他的作品却没有受到任何指责。

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其第八部法律著作中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即通奸与同性恋），认为它违背自然，绝不应被允许。普鲁塔克在《阿马托利乌斯》（Amatorius）一书中，虽然将其描述为常见的做法并为其辩护，但却以他的一位对话者的口吻对其深恶痛绝。还有一些哲学家、自诩理性和美德的伟大人物，对这种做法的判断却大相径庭。塞克斯图斯-恩比里克斯告诉我们，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首领们认为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从普鲁塔克的论文《De liberis educandis》中可以看出，哲学家们因此受到了多大的怀疑和指责，其中提到，许多父母担心儿子的名声，不允许他们与自称爱他们的哲学家为伴。事实上，他举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埃希内斯、西庇阿等人的例子，这些人对年轻的绅士们表示了爱意，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美德，使他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然而，他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疑问，不知该如何决定，最后他总结说，父母不应该让那些以身体美为追求目标的人接近自己的儿子，而应该接纳和认可那些热爱灵魂的人。许多自称为哲学家的人因为这种恶习而臭名昭著，以至于 "Socratici Cinadi "成了一句谚语。卢西安在他的《埃加雷斯》（Egares）一书中，以他的一位对话者的身份，斥责哲学家们假装爱上灵魂，其实他们喜欢的是肉体之美。当他自己对这一争论作出评判时，他说："婚姻属于所有人，但贞操应该留给哲学家"。

【西塞罗嘲笑斯多葛派假装从友谊的原则出发去爱一个漂亮的男孩；他问道：″友谊之爱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爱上一个丑陋的年轻人或一个英俊的老人？″ Tuscul.第 4 卷第 33、34 章。33, 34.】

没有哪位哲学家比神圣的柏拉图更受人敬仰，西塞罗说，柏拉图是哲学家中的神。然而，他在《共和国》第五卷中提出的学说，即他要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提供一个完美的典范，却与一般的谦逊和礼仪准则格格不入。他想让女人和男人一样赤身裸体地参加公共活动，并为此申辩，借口是她们将以美德代替衣服。他还建议，那些被他称为″守护者″（puxaxes）的人，也就是城市和国家的守护者，他们的妻子应该是大家共有的，他们的孩子也应该是大家共有的；这样，父亲就不会认识他的儿子，儿子也不会认识他的父亲；但所有人都应该是国家的孩子。他还建议，对那些在战争中表现突出或在其他方面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给予奖励，允许他们有更大的自由与妇女在一起；这样，为国家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子女就会比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子女多。此外，他还希望允许英勇善战的人在出征时亲吻他喜欢的人，任何人都不得拒绝他；如果他碰巧爱上了任何人，无论是男是女，都应当使他更加渴望通过自己的英勇事迹获得英勇的回报。在同一本书中还有一段话，我曾有机会提示过，这段话不容辩解，那就是当男人和女人都过了他认为适合为国家生育和孕育强壮健康的孩子的年龄时（根据他的说法，女人的年龄是四十岁，男人的年龄是五十五岁），

他们都可以自由地与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只有他们的父母和孩子，或者他们父母和孩子上下的直系亲属除外。

即使是对真正建立在自然和理性基础上的事物，人们也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很抱歉，我不得不提及这些和其他类似的事情，它们可能会震惊读者的情感；但我正在讨论的主题使我有必要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提供了鲜明的例子，说明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如果任由他们自己处理，可能会在道德的重大问题上陷入最严重的错误。柏拉图的著作在各个时代都受到最优秀的评判者的推崇，被认为包含了人类天才最崇高的努力，他的道德情操尤其为人称道，在许多方面，他的道德情操无疑是非常公正和崇高的。这位伟人在他的《共和国》第五卷中指出，"除非哲学家统治城市和王国，或者国王和统治者精通哲学，两者合而为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分立，否则城市和人类都将无恶不作"。但我相信，如上文所述，柏拉图在这本书中给出了一个例子，如果让哲学家来制定法律并管理城市和王国，他们可能会对臣民的道德做出非常错误的规定。

犬儒学派是哲学家中的一个教派，他们自称把道德作为自己的全部研究课题，以纯朴的天性和正确的理智支配自己，不考虑任何流行的观点和习俗，因此受到伊壁鸠鲁等人的高度赞扬。但是，尽管他们提出了很好的戒律和榜样，如平和、忍耐、知足和蔑视

世俗，

然而，财富和荣誉是野心和贪婪的通常目标，他们允许自己在满足感官激情方面有极大的自由。第欧根尼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伊壁鸠鲁经常对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把他和苏格拉底一样作为美德的楷模和典范，尤其是伟大的心灵，胜过世间的荣誉、财富和享乐。他用了整整一大章的篇幅来描述真正的犬儒学派，他对犬儒学派推崇备至；特别是他在那里赞美第欧根尼，称他是朱庇特派来教导人们善恶的。他还在其他地方称他为朱庇特的大臣和神圣的第欧根尼。这说明，异教徒中的一些佼佼者--伊壁鸠鲁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十分强调贞洁和纯洁，不认为这是一个有美德的人的必备品格。第欧根尼从未结过婚，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伊壁鸠鲁的赞扬；但他找到了其他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淫欲，他这样做完全不顾谦虚和羞耻。正如普鲁塔克（Plutarch）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公共场合做出的一些下流行为得到了著名的斯多葛派人物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的认可。拉尔提乌斯（Laertius）说，第欧根尼认为，"女人应该是共同的，婚姻是虚无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与他们最喜欢的人为伴，因此孩子应该是共同的"。

借出妻子的习俗很普遍。著名哲学家普鲁塔克在他的《莱库格斯传》中并没有谴责这种在斯巴达实行的、得到莱库格斯法律授权的做法，反而似乎对此表示赞同。他在乌提卡的加图的生平中也列举了罗马人中的一个显著例子。这位被誉为美德楷模的斯多葛

派僵化主义者把妻子借给了演说家霍尔滕修斯。这与斯多葛派的学说是一致的，根据拉埃提乌斯的说法，斯多葛派认为妇女应该是智者中的普通人；为此，他引用了芝诺和克里西普斯的话。

至于私通，在异教徒中是普遍允许的。我没有发现任何哲学家绝对谴责私通，只要私通是合法的。柏拉图在他的第八部法律书中命令，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任何男人都不得妄想接触贵族或自由妇女；但他并没有禁止他们与其他妇女发生关系，只要这些妇女是他们买来的，或者是以其他合法方式获得的。梭伦制定了严厉的法律禁止通奸，但允许妓女公开去找雇佣她们的人。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则公开地、毫无顾忌地把通奸说成是日常的事，希腊人普遍允许这样做。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自由度不亚于其他人，他们丝毫不以为耻，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伊壁鸠鲁赞扬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反对那些腐蚀和引诱妇女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玷污别人的妻子，据说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么众所周知，第欧根尼并不忌讳利用普通妇女（发生性关系）。波菲利在他的《哲学家生平》第三卷中也对苏格拉底作了同样的肯定，他出示了古代著名作家阿里斯托克努斯的证词；西里尔-亚历山大里努斯和狄奥多雷特也提到了这一证词。

诚然，一些异教徒意识到妇女卖淫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或者，正如乌尔皮安所说："Meretrices turpiter faceere quòd meretrices essent，娼妓的行为是卑鄙的，因为她们是娼妓"。

在一些国家，他们有公开的记号。在一些国家，她们被当众打上耻辱的标签，并且不得进入他们的寺庙。塔西佗（Tacitus）在谈到罗马的一位贵族小姐维斯提利亚（Vestilia）时指出，古罗马人认为这些女人已经足够 ″娼妓 ″了。

她们正是因为暴露了自己的恶名而受到惩罚。″Satis pœ narum adversùs impudicas in ipsa professione flagitii credebatur ″。因此，人们本应认为，他们（异教徒哲学家）一定承认，放纵不正当的爱情有悖于理性天性中的纯洁和正派，有别于野蛮的那种天性：如果说妇女卖淫有伤风化，那么男人利用妓女从而鼓励这种卖淫行为也一定有伤风化。然而，男人们似乎并不认为这是犯罪。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希腊人中是多么普遍。至于罗马人，卡托看到一位年轻绅士从妓院出来，就对他说了一句众所周知的话，他在这句话中鼓励年轻人去做这种事，只要他们注意不虐待别人的妻子。西塞罗在为凯利乌斯先生所作的演说中的一段名言更加引人注目，他在罗马人民的公众集会上公开宣布：″对不正当的性行为加以指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严厉，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放荡，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祖先的风俗习惯″。他问道：″什么时候没有这样做？什么时候被人指责过？何时不被允许？这种做法现在是合法的，但何时不被认为是合法的呢？Quando enim hoc factum non est?Quando reprehensum? Quando non permissum?Quando denique fuit, ut quod licet, non liceret″。

事实上，在基督教取得一些进展之后，一些异教徒就明确因此宣布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反对性放荡）。格劳秀斯（Grotius）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证据，尤其是迪昂、穆索尼乌斯和波菲利（反对基督教的异教徒哲学家）。但一般而言，（异教徒）哲学家似乎都不认为这（性放荡）是一种罪过。奥利在谈到那些像庸人一样沉湎于不洁和淫荡的情欲、滥交于妓院的人时，特别提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他们教导说，这样做并不违背正派和良好的道德。Δ ι δ ά σ κ ο ν τ ε ς μὴ παντως παρὰ τὸ κατ Düxor tuto zevéodai。斯多葛学派是异教世界最著名的道德导师，但他们却坚持认为，与娼妓（rñ it α iga ovyoixsiy）同居或通过这种行为谋生并非荒谬或不合理，正如塞克斯图斯-恩比里克斯（Sextus Empiricus）告诉我们的那样。因此，《福音书》（圣经）中禁止私通的诫命是一种罪过，违背了神的律法，一些明智的（现代）作者将其作为古代异教哲学家著作中不存在的道德戒律的一个例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换言之，圣经中禁止私通，但是古代异教徒哲学家却并非如此）。学识渊博的赛克斯博士确实不同意这一点。但他提供的所有相反证据都只是表明，（古代）人们认为妇女卖淫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古代）男人利用这种妓女（发生性关系）是一种罪过；也没有证明，在我们的救世主到来之前，（异教徒）哲学家们禁止或谴责这种行为，认为它是一种恶行，有悖于良好的道德，除非它发展到了极致。

因此，不难想象，在异教徒的世界里，不洁之物比比皆是，因为即使是他们最聪明的人在观念和实践上也是如此放荡不羁。让人们认识到如此盛行的不洁之害，是福音的一个崇高目的，正如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 3、4、5 节这段精彩的经文中对皈依的基督徒所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几位博学的自然法学者，包括普芬多夫，都提出了很好的论据来证明，男女婚外结合，以及两性之间模糊而放荡的交易，是违背自然法和理性的。孟德斯鸠先生的一段话也有同样的意思。此外，这位著名作家还写了另一段话，他说："女人失去贞操会带来如此多的恶果，整个灵魂会因此而堕落，随之而来的其他缺点也会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民众状态下，性放荡可被视为最大的不幸，也是体质改变的可靠预兆"。然而，如果这件事仅仅由哲学家来判断，他们就不可能确定这一点（权柄的源泉）：因此非常需要一个明确的神法和神权，来确定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并通过最强有力的制裁来强制我们履行。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充分看出，对于道德义务中与控制感官欲望和激情有关的部分，哲学家们，即使是那些对一般美德和保持肉欲适当服从理性的必要性说过最崇高的话的哲学家们，其教导也是非常匮乏的，不能作为人类的适当指南而加以依赖。

现代人（自然神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对自然法则的绝对明确性和充分性表现出最大的热情，而不依赖于一切神的启示。恐怕，如果仅仅听凭他们自己，听凭他们所谓的自然和理性的支配，他们也就会证明自己对律法中有关克制和管理肉欲的部分的解释是非常松散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论述自然宗教和自然法则时，将其归结为崇拜上帝、公正待人和热爱祖国；但却很少注意节制和纯洁：或者至少他们在这方面的放纵远远超过了基督教所要求的心灵和生活的纯洁。廷德尔博士似乎对肉欲并无其他约束，只是让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满足：使物种得以繁衍，使每个人的幸福得以延续。

【这似乎是著名的伏尔泰先生在其《自然宗教》一诗中的计划。见 Abbé Gauchet 的 Lettres Critiques, tome IV. Lettre 37。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位天才作家作品中的许多段落来判断，贞洁和纯净，以及对感官激情的适当控制，似乎并不是他的宗教和道德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据他的计划，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判断自己。博林布鲁克勋爵对贞洁的美德或义务并无多大概念，他将其归结为我们天性中固有的虚荣心，即自以为比其他动物优越。他说，"谦虚的羞耻感是人为的，是由人类的法律、偏见以及类似的原因激发出来的"；他认为自然法则并不禁止乱伦，除非是最高级的乱伦。他的结论是："增加和繁殖是自然法则。以何种方式执行这种做法对社会最有利，则是人类的法

则″。在这里，这个（贞洁）问题完全交由政治考虑和人类法律来决定，没有任何神的法律来约束或规范它。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支持和鼓励这种可耻的自由,我以前曾有机会说明过。《De l'Esprit》这本名著的作者对它们做了大量的论述，他本人似乎也支持对肉欲的几乎无限制的放纵。许多外国作家自称是自然宗教的崇拜者，却被认为不是启示录（圣经）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写作方式非常散漫：他们充斥着淫荡的轶事和风流的故事；用非常诱人的风格描绘不洁的场景和享乐，同时夹杂着反对宗教的笔触。但是，如此散漫的作者肯定不适合作为宗教和道德问题的指导者。】

看起来有点奇怪，那些立志把人类从迷信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引向理性和美德之路的人，非但不努力纠正和约束普遍存在的放荡不羁的风气，反而为放荡不羁和不洁打开了一扇大门。

==========

==========

==========

==========

==========

==========

==========

==========

==========

==========

==========

==========

==========

==========

第 IX 章.

斯多葛派是异教世界最杰出的道德导师。深受古代和现代人的推崇和赞美。观察斯多葛派关于对神虔诚的格言和戒律。他们的计划倾向于消除或大大削弱人们对上帝作为罪恶惩罚者的敬畏。它还倾向于把人提升到一种自给自足和独立自主的状态，这与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应有的敬畏是不一致的。在一些主要的斯多葛学派中，存在着奢侈的骄傲和傲慢。他们在向神灵忏悔时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过；这（忏悔己罪）并不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

如果人们要依靠任何一个哲学家教派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那么斯多葛学派似乎是最合适的，因为他们对纯洁崇高的道德做出了最高的宣扬。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令人钦佩的戒律和道德教诲，他们整个体系的主要原则是：美德是主要的、唯一的善。

著名作家孟德斯鸠先生用非常崇高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斯多葛派的钦佩。他说，″在古代哲学家的所有教派中，没有一个教派的原则比斯多葛派的原则更配得上人类，也没有一个教派的原则比斯多葛派的原则更适于使人向善″。他认为芝诺（斯多葛学派创始人）教派的消亡是人类的不幸：″如果说芝诺教派有过火的地方，那也只是在那些具有某种崇高性的事情上，即对快乐和痛苦的蔑视：虽然他们视财富和荣誉、痛苦和快乐为虚妄之物，但他们却完全致力于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并履行社会责任，以造福人类。他们（斯多葛派）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这样，命中注定也是这样，而且除了自己内心的收获之外，不寻求任何其他的回报；仿佛只有在自己的哲学中才是幸福的，除了他人的幸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增加自己的幸福。″

我想顺便指出，这位巧妙的作家在这里似乎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根据斯多葛派的原则，智者的幸福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绝对独立于他人的幸福，也无法从他人的幸福中得到任何补充。这位优秀的作者（孟德斯鸠）还说，″斯多葛派似乎把他们认为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神圣精神视为一种有利的天意，它照看着人类″。只有这个教派 ″知道如何造就好公民、伟人和好皇帝″。

在学识渊博的加泰克对安东尼《沉思录》的出色翻译和注释所附的″前言 ″中，也有对斯多葛哲学原理的精妙赞美。在那里，他总结了斯多葛派的格言和原则，既涉及对神的虔诚义务，也涉及我

们对人的义务，或社会义务和情感。他为此目的所引用的段落几乎全部摘自伊壁鸠鲁和安东尼：这两人都生活在基督教取得一定进展之后，并在许多人中间传播了对上帝的认识和纯粹的道德观。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似乎将道德学说推向了比任何古代斯多葛学派更完美的程度。如果有人仅仅根据这位博学者对斯多葛学派著作的总结，就对他们的体系做出判断，那么他一定会对斯多葛学派有一个非常有利的看法，因为它与福音书（圣经）中规定的规则非常接近。我决不否认关于斯多葛学派的正确评价。但是，为了让我们形成正确而公正的判断，我们应该综合考虑他们的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其中公正的一面。这里可以提到几个例子，其中一些相当重要，在这些例子中，他们有缺陷，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他们把事情做到了过分。由此可以看出，斯多葛学说和戒律并不足以指导人类，也没有展示出完整的道德义务规则，因此，对基督教启示录的有用性和必要性并不能提出正当的反对意见。

首先，我要谈谈斯多葛学派关于对神虔诚的义务的学说和先例。他们自己承认，这（对神虔诚）是我们职责中最高尚和最重要的部分。伟大的哲学家和皇帝马库斯-安东尼建议：″做每一件事，哪怕是最微小的事，都要注意神性和人性之间的联系。因为（他说）如果不对神的事物给予应有的重视，你就不能正确地履行对人的任何责任；反之，如果不对人的事物给予应有的重视，你也不能正确地履行对神的任何责任″。他还说，″灵魂的形成是为了对上帝的圣洁和虔诚，也是为了对人公正Mᾶλλ θὰ πρεσβύτερα τῶν

δικαιοπραγμάτων″。

贯穿斯多葛派最崇高的虔诚戒律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他们所规定的奉献、服从、绝对顺从、信任和依赖、祈祷、赞美和感恩等义务，是杂乱无章地赋予上帝和诸神的。在斯多葛学派的著作中，有许多段落如果被理解为我们对唯一真神应尽的义务，那么这些段落理应得到最高的赞誉；但在其他许多段落中，他们又对众多神灵（偶像众神）规定了同样的义务。芝诺将虔诚定义为″对众神崇拜的了解″。他教导说，″智者是虔诚和敬虔的，他们了解与神（偶像众神）有关的仪式；他们向神献祭，为神所接受，只有他们才是祭司″。因此，他们的虔诚戒律被如此管理，以维护人们的多神论。这一点甚至在伊壁鸠鲁和安东尼身上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的明确证据，我请读者参阅本著作前卷第十四章的后半部分：必须指出的是，那些所谓虔诚的杰出行为，在献给唯一的真神的同时，也献给虚假和虚构的神灵，那么就都是非常可恶的偶像崇拜行为。

敬畏上帝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圣经》中非常强调的一点。这是有理智的生物（人类）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者的一种态度，他的无限完美、他的正义和纯洁以及他的主权统治，都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敬畏他。但在这一点上，斯多葛派似乎有很大的不足。我不否认，″Aido Deùs（敬畏神灵）″是他们的戒律之一，安东尼也敦促人们敬畏神灵。但是，在人类目前的状态下，对上

帝作为罪恶和邪恶的公正惩罚者的敬畏，在宗教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在斯多葛学派的体系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芝诺把不惧怕神明作为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塞内加认为，完美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就在于既不惧怕神，也不惧怕人，人对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Quæris quæ sit ista?[什么是宁静和绝对的自由？"]他回答说："Non homines timere non deos: in seipsum habere maximam potestatem: inestimabile bonum est suum fieri"。的确，按照他们的原则和他们对智者的理解，上帝没有能力伤害他，也没有能力阻碍他获得完全的幸福。至于所谓的外在的邪恶和身体的痛苦，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邪恶，智者可以在最严酷的折磨中自得其乐，完全幸福；至于他的心灵，他可以用自己的美德把自己包裹起来，而美德是自足和独立的：因此可以说，上帝不仅不会，而且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使他不幸福。

【斯多葛学派以其伟大的思想，通过消除"对神的恐惧"、"对痛苦、疾病、耻辱和死亡的恐惧"，尽可能地摧毁了恐惧（敬畏）对凡人的影响，而这种摧毁作用往往会颠覆人类和神灵治理的主要原则之一。任何对世界状况和人性进行过适当思考的人都会意识到，恐惧（敬畏）的激情植入人心是为了非常明智的目的，如果利用得当，可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的。】

可以补充的是，斯多葛派提出了这样一种神善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免于对神的恐惧（敬畏），而且几乎不符合（上帝）

惩罚性的正义。安东尼在谈到主宰宇宙的智慧时宣称，没有人会受到它的伤害。我不记得他曾说过上帝会因坏人的恶行而对他们发怒，我也看不出在他的计划中还有什么余地。他和伊壁鸠鲁提出的一些理由（我将在下文中特别加以论述）表明，好人不应该对他人的恶行感到愤怒，——如果这些理由是公正的、有根据的，那么它们也同样证明，上帝不应该这样做（即上帝也不对人的恶行感到愤怒）。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伊壁鸠鲁和安东尼从来没有暗示过上帝会叫人负责，惩罚他们的罪过。安东尼说，"在漫长的永恒中，诸神必须永远忍受无数邪恶的世人"。斯多葛学派的确承认宇宙有一位帝王，并坚持认为世界是由法则支配的：但他们不（认为）允许用适当的奖惩来强制人们服从这些法则，而只允许用行为本身的性质所必然产生的奖惩来强制人们服从这些法则。他们断言，他们自己的美德是对善良和有德行的人的唯一奖赏，而他们自己的恶行则是对恶人的唯一惩罚。伊壁鸠鲁有许多段落指出，这是大自然的造物主设计的一种管理人类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赋予了法律制裁以力量，没有它，法律制裁就不会有多大作用。

所以塞内加说，对已造成的伤害的最大惩罚就是已经造成了伤害。"Maxima est injuriæ factæ pœ na, fecisse: nec quisquam gravius afficitur, quàm qui ad supplicium pœ nitentiæ traditur"。这似乎是一种高尚的说话方式，是在论证美德的内在优越性以及恶习和罪恶的邪恶和畸形的崇高理念。但是，如果这

就是恶人所期待的全部惩罚，任由他们自己反思，任由他们自己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产生后果，而不需要管理当局（上帝）对他们施加任何进一步的惩罚，那么这将对道德世界的和平与秩序造成最有害的后果。任何人类政府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而且，如果不指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其他惩罚，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们对上帝的敬畏。普鲁塔克在谈到著名的斯多葛派人物克利希普斯反对柏拉图的著作时说："塞法勒斯并没有正确地通过对神的敬畏来阻止人们进行不义的行为；可能有许多事情与此相反；他指责有关神罚的论述与阿克科和阿尔菲托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同，妇女们总是用这些故事来吓唬孩子"。然而，普鲁塔克补充说，作为斯多葛派自相矛盾的一个例子，克利希普斯在其他地方也说过神会降下惩罚，让人们在这些例子的告诫下不敢尝试做坏事。

塞内加有一句名言："没有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惧怕诸神：因为惧怕有益的事物是一种疯狂"--"Deos nemo sanus timet: furor est enim metuere salutare"。同样，他把众神描绘成性情温和的人，"他们既没有伤害任何人的倾向，也没有伤害任何人的能力；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只能做有益和有利的事情"--"Quædam sunt quæ nocere non possunt, nullamque vim nisi beneficam et salutarem habent: ut dii immortales, qui nec volunt obesse, nec possunt"。Natura enim illis mitis et placida est, tam longè remota ab alienâ injuriâ quam à suâ "。他在另一处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Errat, siquis putat illos nocere velle;

non possunt: nec accipere injuriam queunt, nec faceere;″即″这样的人错了：——他认为众神愿意伤害任何人；他们做不到：他们既做不到、也不会施加任何伤害。″然而，他（塞内加）在这里又说到了他们派人惩罚、纠正和约束某些人，并摆出一副要惩罚他们的样子。

我认为，总的来说，可以公正地说，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倾向于消除、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减少，对上帝作为罪恶惩罚者的恐惧。这种恐惧（敬畏）常常被他们视为卑鄙和迷信。然而，这种恐惧似乎是有罪之人宗教中必要和最有用的部分，也是抵御罪恶和邪恶的最有力的防腐剂之一。因此，这（对神的敬畏）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最明确地规定的；同时他也指示他的门徒不要害怕魔鬼。

斯多葛学派体系的另一部分内容，与我们对至高无上的神的深深敬仰，以及对我们完全依赖于神的谦卑意识并不十分一致，而这种敬仰和谦卑意识是真正虔诚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们（斯多葛派）建议把人提升到一种绝对独立的状态，从而使人与上帝本身产生一种平等的关系。他们让人的灵魂成为神性的流体和一部分的想法，显然有妄自尊大的倾向。即使是最好的斯多葛派，如爱比克泰德和安东尼，也有这种观念，这一点可以从本著作前一部分第十二章中引用的这两位杰出哲学家的明确段落中看出。除上述内容外，我在此再补充一段伊壁鸠鲁的话。″至于身体（他说），你

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但就心灵或理性而言，你既不比天神差，也不比天神少。你把你的善放在那里，在那里你就与众神平等″。

像伊壁鸠鲁那样断言人的意志是上帝本身所无法征服的，并不符合我们对至高无上存在者的崇敬。面对″我要束缚你″的威胁，他（伊壁鸠鲁）回答说：″你说什么，人？束缚我！你会束缚我的双脚：但朱庇特自己无法战胜我的选择，也就是说，我深思熟虑的选择或决心。Typoxígeow ¿d' o Zevý uxhoai dúvarai″。他在其他地方似乎还说，″是上帝指定如此″。″上帝（伊壁鸠鲁说）赐予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承受每一件事，而不会因此消沉或崩溃；但就像一个好王子一样，我们也要像他（神）一样。（神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使我们无法被约束、强迫或阻碍，（从而我们）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他（神）甚至没有为自己保留阻碍或约束我们的权力″。之后，他（伊壁鸠鲁）又这样解释道：″如果上帝把他从自己的本质中分离出来，赐给我们的那一部分，能够被他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约束或强迫，那么他就不是上帝，也不会以适当的方式照顾我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轻率和冒昧的说法。我不太理解他的推理。但似乎是这样的：就我们意志的自由而言，上帝使我们独立于他自己，是的，他必然使我们独立于他自己；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一部分，他把我们从他自己的本质中分离出来；因此，我们并不比他（上帝）更容易受到约束和强迫：如果他让我们能够被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所强迫，他就不是上帝了：因为如果作为他本质一部分的我们能够被强迫，那么他

自己就可能被强迫，因此他就不是上帝了。因为在上帝的概念中，必然包含着上帝是独立的，不受强迫的概念。

塞内加、伊壁鸠鲁和安东尼经常说我们内心有一个神，他们是指人类的理性灵魂。斯多葛学派的许多人将其推向了如此傲慢的高度，以至于在美德、完美和幸福方面，他们实际上将他们的智者等同于神。普鲁塔克说：″关于诸神，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幸福方面最胜人一筹。但克里西波斯却不允许他们拥有这种特权″。因此，他从那位著名的斯多葛学派信徒那里引用了一段话，其中他说：″朱庇特在美德方面并不优于狄奥，但朱庇特和狄奥都有智慧，它们以同样的方式互相帮助或互惠互利″。**τ ε ἐ ὑπερέχειν τον Δία τε Δίωνος, ὠφε λ εῖσθαι τε ὁμοίως ὑπο ἀλλήλων τον Δία καὶ τον Δίωνα σόφες ὄντας**。普鲁塔克还说，斯多葛派说，″在美德上不逊色于诸神的人，在幸福上也不逊色于诸神，而是与救世主朱庇特同样幸福，即使在因疾病和身体折磨而不幸的时候，他也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只要他是个智者″。同一作者还引述了克里西普斯在《自然》第三卷中的另一句傲慢的话：″就像朱庇特以自己为荣，以自己的生命为荣，以自己的生活为荣，以自己的思想为荣，以自己的言论为荣，这些都是应该的，也是符合所有好人的，因为朱庇特什么也没有超过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斯托拜厄斯引用的克里西波斯的另一段话：″好人的幸福与神圣的幸福没有什么不同；朱庇特的幸福没有什么比智者的幸福更有资格、更美丽、更可敬″。

塞内加（Seneca）也有许多类似的段落。他说，″一个智者与众神生活在同等或平等的地位上″。″一个好人只是在时间上与神不同″。在斯多葛学派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时间的长短对幸福并无影响。因此，他直接断言：″上帝虽然在年龄上超过了智者，但在幸福上并没有超过他″。为了同样的目的，西塞罗把它说成是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即 ″从美德中产生了幸福的生活，就像神一样，与神平等；除了不朽之外；而不朽丝毫无助于幸福地生活″。塞内加似乎提到了智者的好处，″他（智者）有把整个幸福挤进狭小范围的艺术″。他甚至还说，″智者有一点胜过上帝，那就是上帝的智慧得益于大自然，而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赞许地提到塞克斯提乌斯的一些傲慢言论。比如，″朱庇特所能做的并不比一个好人多。朱庇特确实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赐予人：但在两个好人中，并不是谁更富有谁就更好。智者和朱庇特一样，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和思考他人所拥有的一切世俗物品；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珍视和欣赏自己″。

这些都是奢侈哲学，但却是斯多葛学派原则的真正后果。此外，还可以加上他们对自给自足的高度自诩。″哲学家的条件和特征

（伊壁鸠鲁说）是，他期望一切可能对他有利或有害的东西都只来自他自己"。这自然导致了自信和自我依赖。塞内加把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任作为幸福生活的唯一原因和支撑。"Unum bonum est, quod beatæ vitæ causa et fundamentum est, sibi fidere "。这句话可以恰当解释，以获得良好的意义；但如果我们把它与斯多葛学派体系的其他部分相比较，就会发现它透出一种傲慢和自足，而这正是他们的显著特点，也是他们公开宣称的原则所自然流露的。因此，塞内加本人在同一封书信中表示，既然人自己有能力让自己幸福，就没有必要通过祈祷来求神。"Turpe est etiamnum deos fatigare.Quid votis opus est?Fac te ipse felicem." 在谈到美德和与之相一致的统一的生活方式时，他说："这是最主要的好处，如果你拥有了它，你就会开始成为众神的伙伴，而不是他们的祈求者。--Hoc est summum bonum, quod si occupas, incipis deorum esse socius, non supplex."在谈到坚持善念时，他又说："朱庇特是人类的守护神，但在两个守护神（即神与自我）之间，他并不是最伟大的守护者。如果你能给自己，那么许愿或祈祷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需举手向天--Quam stultum est optare cum possis à te impetrare?Non sunt ad cœ lum elevandæ manus" 等等。这与他们的道德计划是一致的，他们的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美德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上帝本身无法战胜我们的选择。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一样，斯多葛派并不总是与他们自己保持一致。塞内加在他的第十封书信中给他的朋友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先为灵魂祈祷，

然后再为身体祈祷，以获得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状态。"Roga bonam mentem, bonam valetudinem animi deinde corporis"。在伊壁鸠鲁和安东尼的著作中，有几段话都建议我们在履行职责时祈求神灵的帮助。前者在谈到与激情和事物的表象作斗争时说："记住上帝，祈求他为你提供帮助和保护，就像水手们在暴风雨中祈求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一样"。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向神灵祈祷是异教徒的普遍做法；但他们通常祈求的只是外在的好处，或者通常所说的幸运：至于智慧和美德，他们认为每个人只能依靠自己来获得。在西塞罗的第三部著作 《de Nat.Deor.》第三卷中 Cotta 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在本著作第一卷第十七章中已经对这段话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托尼努斯暗示，我们应该祈求诸神给予我们帮助，即使是在他们让我们自己处理的事情上：尤其是，我们应该祈求诸神让我们能够控制对外部事物的欲望和恐惧。见《沉思录》第九卷第 40 节。这些哲学家中的几位都为道德的改善而感谢上帝。就连塞内加自己似乎也认为，一个聪明人应该这样做：尽管他提到感谢的方式中夹杂着大量的虚荣。

柏拉图在我以前注意到的一段话（本著作第一卷第十七章）中说，每一个谨慎的人在做每一件事时都要向神祈祷，这是他们的惯例：

但很明显，在那里，这要么是指他在其他地方假定为阿波罗的守护神，要么是指其他一些民间神灵。安东尼在我这里提到的文字中认为，神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和赐予者，我们要向他们祈祷神的帮助，感谢他们赐予我们的福佑。伊壁鸠鲁自己在《恩赐论》中也认为，宇宙万物的管理权掌握在神灵手中，他们以最完美的理解、正义和善良来安排万物。斯多葛学派的格言是：智慧从神而至人。如果求助于诸神或其中的任何一位，根据异教徒的观念，这就符合伊壁鸠鲁忠告的意图。必须考虑到，在斯多葛派的计划中，宇宙的整个有生命的系统就是神，宇宙的各个部分就是神性的许多部分、成员或力量，他们给这些部分、成员或力量起了几个特定的神或女神的称谓。关于这一点，我想请读者参阅本著作前一卷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的内容。

《圣经》中还推荐了宗教的另一部分，它应该伴随着我们的祈祷和虔诚的行为，在目前有罪的状态下；那就是，向上帝忏悔我们的罪过；我们因为这些罪过而在上帝面前深深地谦卑下来，并恳求赦免这些罪过。但这似乎并不是斯多葛派所规定的宗教的一部分。事实上，安东奈斯（Antoninus）将悔过（μerάvoia）说成是一个人对自己忽略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的忏悔。见他的《沉思录》第八卷第 10 节。他还谈到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而谴责自己，他把这比作撕裂自己的肉体。同上，第 XII 卷，第 16 节。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惩罚，而不是一种责任。根据塞内加的说法："Nec quisquam gravius afficitur, quam qui ad supplicium pœ

nitentiæ traditus″。他说悔改是人所能受的最大惩罚。但我并没有发现他们规定并敦促——人们将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行作为宗教的义务，带着对上帝的虔诚的悲伤和深深的悔罪，因为他们对上帝犯了罪。事实上，他们（斯多葛派）也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这样做，考虑到他们经常为罪申辩，以表明人们不应该因为罪而受到责备或谴责；我将有机会注意到这一点。

在最大的外在灾祸和灾难面前，他们没有引导人们在上帝的手下谦卑下来，反省自己的罪孽是这些邪恶的根源。相反，他们高谈阔论，说这些事情根本不是什么祸害，无论他们遭遇什么，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他们、斯多葛派）敢于仰望上帝（伊壁鸠鲁说），说：″将来你想利用我就利用我吧：我与你心意相通：我能胜任你所做的任何事。″他还说：″我不拒绝任何在你看来是好的事，领我到你愿意去的地方″等等。在这里和接下来，以及在他的著作的其他部分中，都有令人钦佩的顺从和遵从上帝旨意的句子：尽管我很遗憾地注意到，在这些句子中经常混杂着自足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却没有对自己的软弱和不配的谦卑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我们这些目前处于不完美和罪恶状态中的受造物（有罪的人）所具有的。

在斯多葛派著作中大量出现的对上帝的顺从，经常被作为他们虔诚的心境的例证；如果加以适当的研究，（它们）似乎在几个方面与基督教所要求的对上帝的旨意的温顺和谦卑的顺从不同。斯

多葛主义规定了一种在苦难中无情的脾气。这是一种在逆境中蔑视环境、不屈服的僵硬灵魂，其出发点是假定外在的灾难都不是罪恶，也不会对我们造成真正的伤害：它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撇开一切外来的帮助或对未来幸福的希望，心灵本身就有足够的力量蔑视和战胜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事件。严格说来，斯多葛派的论点并没有留下任何余地来贬低灾难，也没有留下任何余地来谦卑地祈求上帝消除或减轻灾难。这的确显示了一种不可战胜的伟大心灵，很容易使我们眼花缭乱；但似乎并不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和环境，也不符合天意。如果上帝派苦难和逆境降临在我们身上，那么他的旨意一定是希望我们对苦难和逆境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从而不会轻视或忽视他的纠正和考验，就好像它们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一样：——人们应该认为，在临终时，在反思过去生活中的错误时，有必要承认我们的过错，并请求宽恕：然而，当伊壁鸠鲁介绍一个垂死的人向上帝致辞时，却没有出现任何这样的内容：这一切都是在一种自信中进行的，他声称自己完全遵从并服从上帝的旨意，丝毫不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任何过失或疏忽。

因此，以无情的冷漠对抗它们（灾难、苦难），不能被视为适当的顺从或符合天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最完美的榜样。它是一种忍耐，是一种以温柔和顺从的精神状态承受苦难。它允许我们在苦难中产生忧伤的情绪，允许我们祈求消除或减轻苦难，但我们要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不对他的任何安排抱怨或

恼怒。它告诉我们，在许多情况下，不仅要把它们看作是锻炼我们的信心、忍耐力和其他美德的考验，而且要把它们看作是神对我们的罪孽不悦的象征，其目的是使我们谦卑，并让我们采取适当的方法来纠正我们的失误，以获得神的恩宠。

斯多葛派的智者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以这种观点来看待它们（苦难）。斯多葛派规定的顺从与他们的其他原则相联系，似乎是他们为确保自由和自足而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使人获得自由和自足是他们哲学的伟大目标。

【伊壁鸠鲁以一种笼统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临终遗言，任何一个生而为死的人，都不可能不傲慢地说出这样的话。它没有掺杂任何对现在的过失或不完美的承认，也没有任何对过去的愧疚感，它一定会让每一个清醒的读者对它所依据的哲学的某些原则产生非常不利的看法，认为它与良心的声音相矛盾，是在对人这种生物的状况和环境完全无知或忽视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有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作出承认，而这些承认本应引导他们以更谦逊的方式思考问题。"如果我们想成为万物的平等裁判（塞内加说），那么我们首先要说服自己，我们没有人是没有过错的。Hoc primum nobis suadeamus, neminem nostrum esse sine culpâ"。之后他（塞内加）又补充道："谁自称对所有法律而言都是清白的呢？ --Quis est iste qui se profitetur omnibus

legibus innocentem?″伊壁鸠鲁似乎说过，″要做到绝对无过错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哲学的开端，至少对那些以适当方式进入哲学的人来说，是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弱点，以及在必要的事情上的无能″。安东尼先生提到了严肃、真诚、蔑视享乐、一颗永不怨天尤人的心；在提到相反的缺点时，他向诸神发誓，″可能早就摆脱了这些恶习″。这难道不是在上帝面前巧妙的忏悔和屈辱吗？虽然必须承认，他在其他地方把所有的罪和过错都说成是非自愿的。

从我提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多葛派有时不得不从他们的高度上走下来，用较低的语调来表达自己。但是，他们的原则的总趋势使他们过分地自我标榜；这就形成了他们的智者和贤者的性格。赫拉克利特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备受斯多葛派推崇的哲学家，在许多事情上都坚持自己的哲学信条。没有什么比他在给赫莫多鲁斯的书信中谈到自己的方式更夸夸其谈、更自以为是，也没有什么比他的傲慢和自满程度更高。他说：″我智慧超群：我完成了许多艰巨的工作：我战胜了享乐，战胜了财富，战胜了野心：我战胜了懦弱和谄媚。恐惧和酗酒对我无话可说，忧伤怕我，愤怒怕我。因为这些，我不是由欧律斯透斯（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加冕，而是由我自己加冕，因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受我自己的指挥″。Ἐμαυτῲἐπιτάτων。另见他写给安菲达马斯的书信，在这封书信中，除其他高论外，他还自称：″我不为他人筑坛，而是他人为我″。

伟大的哲学家普罗提诺因其杰出的美德而受到贝勒先生的高度赞扬，他经常以与斯多葛派相同的虚荣口吻说话：他认为凡人的死亡、城市的倾覆或任何公共灾难都不是什么大事：他自己或他最亲近的朋友和亲人被掳走也丝毫不会减少他的幸福。他无所畏惧，相信自己，seuras avro，任何邪恶都不会触及他。当阿梅利乌斯邀请他在一个庄严的节日里协助他向神灵献祭时，他回答说：″是他们（神灵）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神灵）″，这或许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他的骄傲性格。

有些博学的人否认异教徒的著作中提到过谦卑，无论是名称还是事物；而且必须承认，谦卑在哲学家那里听起来很糟糕，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它总是被当作一种恶习：但″谦卑″一词有时在异教徒的著作中出现，其意义是好的，他们对于谦卑所包含的美德也并不完全陌生。但是，如果我们把谦卑理解为，我们对自己的不配和不足，以及我们的顺从神之义务和公义的种种缺陷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同时对我们的罪孽有一种真正的忏悔之心，这种忏悔之心使我们承认，如果上帝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审判，我们就因自己的罪孽而无法称义；——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异教徒哲学家们缺乏这样的道德认识。

【波菲利的《普罗提诺生平》中提到(普罗提诺作品序言,第 8 页)，印度布拉奇曼人也有同样的虚荣心。阿波罗尼乌斯问他们是什么

人？他们的首领伊阿尔卡斯回答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神。】

这种与自信和自我依赖相对立的、真正的谦卑（即认识到自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即，使我们将全部的救赎寄托于上帝的无限恩典和慈悲之上，——似乎并没有进入异教徒的虔诚和道德体系，尤其是斯多葛派的体系。在他们的整个计划中，贯穿着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和自足，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坚持的谦卑精神格调几乎无法调和，而谦卑精神格调是我们这种不完美的受造物（人类）在目前状态下的虔诚和美德的必要因素。这就是福音书（圣经）中有关心境的诫命的一个显著例子，它被认为对我们被上帝接纳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异教徒的道德家那里却找不到这种诫命。

【诚然，斯多葛学派似乎要求，作为哲学的准备，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参见上引埃比克泰德的一段话，第 163 页。但是，当一个人开始学习哲学时，他们的目的是让他对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美德的绝对充足性充满信心。】

==========

==========

==========

==========

==========

==========

===

===

===

===

===

===

===

===

===

===

===

===

================================

第 X 章.

斯多葛学派就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提出了很好的诫命。然而，他们的冷漠学说却走得太远，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与人道的性情和慈善的同情心并不相符。关于宽恕他人的伤害和忍受他人的过错，他们说得很好。但在某些方面，他们却将此发挥到了极致，并将其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或以不正当的动机加以实施。最古老的斯多葛学派不允许把宽恕仁慈作为完美人格的一个要素。

斯多葛学派在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方面提出的诫命和指导尤为突出。他们教导人们，人与生俱来就应该在所有的互助和仁慈的活动中互相帮助，人与人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人神之城。他们的许多诫命都倾向于以强烈而有感染力的方式阐明我们有义务彼此相爱、并向全人类行善。但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道德计划中的某些部分与他们的许多诫命所提倡的人道和相互仁爱并不相符。

为了支持他们虚荣的自足和独立计划，他们规定了一种非自然的冷漠。他们的智者应该没有激情，没有恐惧和悲伤，没有忧愁和喜悦。他不能因为失去妻子、孩子或朋友而悲伤，也不能因为自己或他们可能遭遇的任何灾难而悲伤，甚至不能因为公众的苦难、国家的灾难而悲伤。

普鲁塔克（Plutarch）的一篇论文中有一个片段说明，斯多葛派比诗人更会胡言乱语：他举了一个例子，斯多葛派断言，他们的智者在城墙被毁和其他公共性质的大灾难中依然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塞内加在他的第 74 封书信中说，"智者不会因为失去朋友或孩子而痛苦"--"Non affligitur sapiens liberorum amissione aut amicorum"。在同一封书信中，他还把 "国家被围、子女死亡、父母被奴役 "列为不应该使他悲伤或不安的事情之一--"Obsidio patriæ, liberorum mors, parentum servitus"。这也不仅仅是塞内加的夸张咆哮；他经常使用夸张的表达方式。爱比克泰德是

斯多葛派中最严肃、最明智的作家之一，他非常坚持斯多葛派哲学的原则，他的表达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诚然，他说：″我不是像雕像那样不受激情的干扰，而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公民，保持自然和后天的关系″。他允许一个人保持亲切的脾气，″就像一个志趣高尚、快乐的人一样″。斯多葛学派通常会时不时地抛出一些暗示，这些暗示似乎是为了纠正和缓和他们奢侈的格言，并将其缩小到自然和人性的范围之内。但是，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本人有几段话，最坦率的批评者也很难从有利的角度加以解释。他（斯多葛派哲学家）提到了那些所谓的″大事″，即战争和骚乱、许多人的毁灭和城市的倾覆，然后他问道：″这一切有什么大事呢？什么也没有。无数的莘莘学子、无数的绵羊死去，无数的鹳鸟或燕子的巢穴被烧毁或拆毁，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肯定地说：″这些情况完全一样：人的身体被毁，羊和牛的身体也被毁；人的房屋被烧，鹳鸟的房屋或巢穴也被烧。这一切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后来承认，人和鹳鸟是有区别的，但不是身体上的区别。对巨大的公共灾难如此漠不关心，与其说是证明了真正的伟大心灵，不如说是证明了人性的匮乏，也不符合对人类真正的仁慈，更不符合慷慨的爱国主义或对我们国家的热爱；而斯多葛派却非常重视这一点。为了同样的目的，他（斯多葛派哲学家）在另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目的是要表明，军队的屠杀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希腊人被特洛伊人击溃和杀死，阿伽门农也不应该担心。在我看来，前文提到的那位独具慧眼的译者对这段话的注释是正确的。″由于

斯多葛学说一直禁止怜悯和同情，它甚至会让一个国王把他的人民的福祉，一个将军把他的士兵的存亡，看成是与他毫不相干、漠不关心的事情″。

对于私人性质的苦难和不利事件，伊壁鸠鲁处处视若无睹。在众多可能出现的类似段落中，我只想提及其中一段。″一个儿子死了（他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儿子死了。没有了？没有了。他被关进监狱。怎么了？他被关进监狱。他不快乐，是每个人自己加上去的″。爱比克泰德还说：″朱庇特让这些事情没有罪恶：只要它们不适合你，他就会为你敞开大门：出去吧，伙计，不要抱怨″。读者不禁会注意到，虽然他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好像它们根本不算什么，不会给我们带来丝毫的困扰，但他却前后矛盾地假定，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人痛苦不堪，以至于无法忍受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便摆脱它们。

在斯多葛学派的计划中，几乎没有基督教所要求的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深情同情，而这种同情是人道性格中如此和蔼可亲的一部分。他们似乎不愿意让自然的温柔情感发挥作用。伊壁鸠鲁指责荷马把尤利西斯描写成坐在岩石上哭泣，而他当时渴望见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尤利西斯（伊壁鸠鲁说）真的哭泣和自责，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伊壁鸠鲁）还在其他地方宣称，″没有一个好人会哀叹、叹息或呻吟″。然而，他在《恩赐论》中却说：″如果你看到有人因悲伤而哭泣，无论是因为他的儿子出国了，或者

死了，或者在他的事情上受了委屈，请注意不要让他的样子催你离开。而是，在言语上，不要不屑于向他屈尊，甚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与他一起呻吟。但要注意，不要在内心深处也呻吟″。这是多么奇怪的哲理！他们（斯多葛派）可以在外表上表现出同情朋友的样子，但他们要非常小心，在他们的思想中不能有任何与外表相符的东西。

因此，斯多葛派在追求伟大心灵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努力扼杀善良和人道的情感。爱比克泰德把朋友的死比作煮肉的旧炊具的破损：他问道：″你一定会因为不用旧炊具而饿死吗？难道你不去买一个新的吗？″ 读到这样刻薄地描写一位受人爱戴和尊敬的朋友的死，谁能不愤慨呢？但是，马库斯-安东尼的善良战胜了他的斯多葛原则。当宫廷里的一些人让他回想起他一贯的坚定和稳重时，安东尼-皮乌斯为他辩解道：″你必须让他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你必须允许他做一个男人：无论是哲学还是帝王的尊严，都无法熄灭我们的自然情感″。乌提卡的加图是个刻板的斯多葛派，他对弟弟凯庇奥之死的悲伤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普鲁塔克在记述加图的生平时指出，在这个场合，他表现出的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一个深情的兄长，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过度悲伤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的 ″兄长 ″身份上。

有些人指责这与加图在其他事情上的一贯节制不符。但是，这种（斯多葛派）哲学是多么值得指责啊，因为它让人无法不竭力熄

灭人性中最温柔的情感！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为他深爱的朋友拉撒路哭泣，在预知犹太人的苦难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即将来临时所表达的悲伤，都是最人道的温柔和友好的情感与最真实的伟大灵魂交织在一起的鲜明例子。在我们受祝福的主的生活中，完美品格的典范是多么的公正和蔼可亲啊！这比斯多葛学派（最杰出的异教道德家）在他们对完美智者的佯装描述中所能形成的品格，即使是在道德观念上，也要好得多。

【《福音书》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都防止走极端。它允许在适当的场合表现出人性的温柔和同情，但规定了必须遵守的适当节制：我们不要被过度的悲伤所吞没，也不要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哀伤。斯多葛学派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葬礼上，智者都不应该屈服于悲伤的情绪。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和习俗，以及他们伟大的道德家孔子本人，似乎都鼓励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悲伤。关于这位哲学家，我们听说他经常在亲朋好友去世时，以及在许多人去世时表现出极大的悲痛，甚至悲痛到了极点。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即为父母守丧的时间应为三年；他想严格遵守这一习俗，并责备他的一个弟子，因为该弟子认为可以减少一些时间。他赞同一位皇帝的做法，这位皇帝在皇家花园或丛林园里藏了三年（为父母守丧）。他（孔子）说，他所推崇的古代国王都是这样做的；在《职事》中有这样的教导：国王死后，他的儿子和继位者会在三年内沉浸在悲痛之中，并在此期间将政务完全委托给一位管理者，由他代为治理。Scient. Sin. P. vii. p. 109

et 130。我认为，即使是最偏爱孔子和中国宪法的崇拜者也必须承认，这是将事情推向了一个极端，其本身既不合理，又有损于社会。】

关于宽恕他人的伤害，忍受他人的弱点和过失，甚至对冒犯我们的人也表现出善意，这是我们职责中崇高的一部分，在伊壁鸠鲁和安东尼的著作中有许多令人钦佩的段落，其中通过各种考虑来敦促和加强这种优秀的品格和行为。许多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动机与《圣经》中提出的动机相同。但（斯多葛派的）这些动机有时太过分了，将这一崇高的责任置于错误的基础之上，或将其推向可能被证明是有害的极端。

【在伊壁鸠鲁和安东尼提出的众多宽恕动机中，我不记得他们曾注意到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的、具有最高意义的动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第六章 14、15 节。】

阿利安在《伊壁鸠鲁论文集》第一卷第十八章中指出，我们不应该对他人的错误感到愤怒。这是一条很好的诫命，但他（伊壁鸠鲁）却把它建立在一个无法承受的基础之上，即 "所有人都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事：即使是小偷和奸夫也是根据错误的观点或错误的判断行事。偷窃或与邻居的妻子奸淫对他们有利。只要他们有

这种想法，他们就可能会采取行动。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发怒，也不应该试图消灭他们，而应该怜悯他们的错误，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就会改正自己的过失″。这就是伊壁鸠鲁在该章第一节所说的实质内容。《福音书》（圣经）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理智和人性所要求的一切，但所依据的原则要公正得多。卡特小姐在她出色的《伊壁鸠鲁》译本中对此的注释值得注意。″最无知的人往往明知是恶的事情也要去做，而像许多人那样自愿任凭自己的喜好倾向来蒙蔽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没有理由追随这种（罪恶）倾向的。因此，伊壁鸠鲁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是与理性和良知的声音相矛盾的：它摧毁了所有的罪与善、所有的惩罚与奖赏、所有对自己或他人的责备、所有对我们的同类或我们的造物主的不当行为的意识。难怪这些哲学家不教导人们向上帝忏悔″。伊壁鸠鲁经常把无知说成是我们所有过错的根源。安东尼也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说话。他说：″阻碍人们渴望或追求在他们看来是他们应得的善，是残忍的；然而，当你对人们的错误和错误行为感到愤怒时，你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受到这种行为的指责；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在他们看来是他们应得的善。但是，你说，这不是他们应有的善。好吧，那就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更好，不要对他们生气″。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做是徒劳的；毫无疑问，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并使他们从罪恶的道路上走回来，是一件好事。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做错事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是因为他们被无度的欲望冲昏了头脑。毫无疑问，安东尼本人也

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就不能很好地履行作为一个皇帝管理政府的职责。伊壁鸠鲁还有一段类似的话，值得在此一提，在这段话中，他显然把一条崇高的诫命说得太过分了：″当有人对你不好或说你坏话时，请记住他的行为或言语是出于他的职责。现在，他不可能遵循在你看来正确的东西，而是遵循在他自己看来正确的东西。因此，如果他根据错误的表象来判断，他就是那个受到伤害的人，因为他是被欺骗的人″。爱比克泰德在这里似乎把这句话作为一条通则，适用于所有对他人不好或说他人坏话的人，这是在错误的基础上承担伤害和诽谤的极好义务。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最广泛的正义者也无法假定，伤害者或诽谤者认为自己做得对，并且在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上受到了真诚的欺骗。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有些人明知对于他人的诽谤是虚假的、有害的，却出于嫉妒和恶意而散布这些诽谤。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有一句格言，说″所有的错误都是非自愿的，因此没有一个人是自愿作恶或不公正的。因为所有人都渴望真理和善″。马库斯-安东尼说：″人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心甘情愿地做错事″。又说：″如果有人做错事，那肯定是不情愿和无知的。任何灵魂因犯错而失去真理，或因与目标不符的行为而失去正义，都是不情愿的″。但这种说法与其说是正义的，不如说是善意的。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人在骄傲、嫉妒、贪婪、野心和感官欲望的驱使下，明知故犯，故意做出他们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并非所有的错误都是无意识的：它们往往可以说

是自愿的，因为它们是由于故意忽视检查和使用适当的信息手段造成的。把意志排除在邪恶行为的任何部分之外，并把它们（罪行）都说成是非自愿的判断失误造成的，这是为最严重的罪行开脱，而抹杀了它们的罪恶。安东尼有时会明确地提出相反的看法。在前面引述的一段话中，他提到了几种美德，并指责他自己或他在那里说话的人，是自愿地（śxas）达不到这些美德的。在其他地方，他又说，"自愿说谎的人，ixar ruddures，是犯了不虔诚罪；因为诚实的本质是真理，是一切真理的根源"。在这里，他与他自己和柏拉图所说的相反，认为一个人可以自愿背离真理。

安东尼经常提出的另一个不对他人的过错生气的理由是，这些过错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使我们不对任何人的过错感到愤怒，他会让我们认为他（犯错的人）是被迫这样做的：他问道："他还能做什么？"他经常以各种形式重复这种想法。在谈到那些对善恶、快乐和痛苦、荣耀和耻辱有错误的人时，他说："如果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就应该想到，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他把做错事的人比作腋窝或呼吸不顺畅的人，他说："一个人有这样的嘴巴和这样的腋窝，他有什么办法呢？"又说："指望恶人不做坏事的人，就像指望无花果树不结出无花果的自然汁液，指望婴儿不哭泣，指望马儿不嘶鸣，或者指望其他必要的事情一样愚蠢。有这种想法的人能做什么呢？"我不否认，为了表达恶习的力量，也就是道德上的无能，有时可以适当地用身体上必需的东西来作比较；但要十分注意，不要把它说得太过分，

好像坏人不应该为他们所做的坏事受到责备，好像这些行为是他们不可能避免的。我认为必须承认，安东尼把它推向了极端。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只想再提一段话。"（他说）这是一个疯子的一部分，他期待着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恶人不作恶）：现在，恶人的行为不可能与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行为不同"。

伊壁鸠鲁和安东尼都坚持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我们要容忍冒犯我们的人，不要因为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而对他们生气，因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爱比克泰德把 "不能一个人有错，而另一个人是受害者"作为格言。对此，巧妙的译者非常恰当地指出："这是斯多葛派的奢谈；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一个人过错的恰恰是他让另一个人受苦。" 爱比克泰德对受伤时的忍耐有很多好的论述。但事实上，根据他的观点，好人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他说："没有人能伤害别人，也没有人能使别人受益。" 他认为它是 "de l'enchainement universel"（事物的普遍联系）的必然结果"。见 De l'Esprit, disc.4. chap.14.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不谴责或愤怒于任何人的恶行的正当理由，那么根据同样的原则，他也不应该承认一个好人的功绩，或者允许他对自己的善行进行任何赞美或奖励。另一位法国作家也坚持同样的普遍必然性原则，但他并没有像这里从中得出如此“善意”的结论：因为他认为，虽然罪犯不应该为自己所做的坏事感到懊悔，因为他也无能为力，但他认为，为了公众的利益，可能有必要消灭他，就像我们消灭疯狗或毒蛇一样。见《哲学思考》末尾的《关于健

康生活的论述》。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因致命的枷锁而不得不做出不好的行为，为什么不能认为另一个人同样有必要去憎恨、谴责和惩罚他呢？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学说即使对作恶者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安慰，也不会成为对他们宽容或原谅他们的充分理由。

同样，马克西穆斯-提里乌斯（Maximus Tyrius）也有明确的论文要证明，伤害是不能报复的。他根据这一原则指出，一个好人不可能受到坏人的伤害；因为他没有任何好东西是坏人所能破坏或剥夺的，而且一个好人既不能做坏事，也不能受到伤害。塞内加经常用同样的语气说话，尤其是在他的小册子《Quod in sapientem non cadit injuria》中。安东尼也说："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它们都不会让我卷入任何不光彩或畸形的事情"。他还经常争辩说，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不公而生气，因为他们伤害不了我们。然而，尽管这种考虑可以大大缓和我们的怨恨，但如果按照斯多葛学派的原则严格地理解它，就会发现宽恕没有任何值得称赞的地方，或者说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因为如果我没有受到伤害，何来宽容之心？如果能够说："他伤害了我，但我原谅了他，而且以爱相待"，这才是基督教所要求的品格。

值得尊敬的皇帝和哲学家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还提出了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要进行检查。其目的在于：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并没有伤害到整体，而没有伤害到整体的东西，不

可能真正伤害到任何特定的部分。他说："对城市无害的东西不会伤害市民。每当你认为任何事情对你造成伤害时，都要利用这条规则。如果城市（他指的是宇宙）没有受到伤害，我也不会受到伤害"；——"如果这件事没有伤害到整体，我又何必为此烦恼呢？" 此外，他还指出："没有任何普遍的邪恶会伤害整个宇宙。任何个人的具体恶行都不会伤害他人，只会伤害他自己；然而，他却有这样一个恩赐的特权，只要他发自内心地渴望，他就可以完全摆脱这种恶行"。根据这些原则，我不太明白怎么能说罪有任何伤害。它不能伤害宇宙，不能伤害除犯罪者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按照这种推理方式，它也不能伤害人本身。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不伤害整体的任何部分：而罪远没有伤害整体，根据斯多葛派的原则，它有助于宇宙的和谐，因此可以说它符合整体的性质。他明确断言，"任何对整体有利的事情都不会伤害到部分"。

【根据普鲁塔克从克里西普斯处得到的说法，罪恶有利于整体的和谐。他说，美德和罪恶就像四季的差异和变化一样，有利于宇宙的和谐。De Stoic.Repug.Opera, p. 1050, 1051.2. edit.Xyl. 另见同上，第 1066 页。】

我还要提到其他一些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段落。他（安东尼）说，"当你对某个人的厚颜无耻感到厌恶时，马上问问自己，宇宙中能没有无耻之徒吗？不能。那就不要要求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是宇宙中必须存在的无耻之徒之一。在震惊于狡猾、无信或在任何方

面有过失的人时，也要有同样的问题"。见 Ant.Medit.42.在这里和其他一些段落中，他（安东尼）说得好像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坏的和恶毒的人和行为与整体是如此相关，以至于对整体的秩序来说是必要的，没有这些人和行为，整体就会陷入混乱。因此，他假定，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会促进朱庇特本人在其管理中的繁荣和幸福，如果不是为了好事，朱庇特绝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用在具体的坏人和具体的邪恶行为上，就好像这些人和这些邪恶行为是宇宙良好秩序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人存在，没有这些（罪错）行为发生，整个宇宙就不会那么完美，上帝就不会那么幸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是对神的不敬。上帝造出了有理性的受造物，赋予他们自由和自主权，这的确是为了宇宙的利益和神权的荣耀；上帝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因此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甚至做出邪恶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每一个具体行动都会带来好处，上帝会因此而允许他们这样做。他确实可以用他无穷的智慧将其改良，并从中产生善意；但恶习和罪恶本身的性质就是邪恶的，而且具有有害的倾向：因此，公义圣洁的上帝对恶习和犯下恶习的人有公正的不满；他可以完全地以他的智慧、公义和良善而惩罚他们。同样，一个善良、有德行的人可能、也应该对这些恶行感到厌恶，并在不损失他的善良的情况下，对那些犯下这些恶行的人感到不满。

我承认，有许多考虑因素，其中有几条是伊壁鸠鲁和安东尼都非

常恰当地提出来的，这些考虑因素应该使我们在责备他人的行为时不要过于严厉，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对这些行为做出最有利的解释。但是，以劝人不要因他人的过错而愤怒为借口，竭力淡化恶习和罪恶的邪恶和畸形，并将其（罪错）说成是真诚的，并追求其真正的后果，从而表明上帝和人类都不应该对其（罪错）愤怒和惩罚，这无疑是错误的。这似乎是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所写的一些段落的明显倾向；尽管我远不能指责这位杰出的皇帝和哲学家有意造成这些后果，事实上他还有其他不同的段落。因为尽管他明确断言，如前所述，"任何个人的具体恶行都不会伤害他人，只会伤害自己；任何伤害或恶行都不会伤害整体"，但他在其他地方又说，——"犯有伤害罪的人就是犯有不孝罪：因为整体的本性造就了理性动物，使它们彼此有益，因此，违背她（宇宙整体）的意愿的人就是对最古老、最可敬的神明的不孝"。他所说的 "整体 "指的就是他常说的 "宇宙整体 "和 "整体的本质"。在这里，他似乎明显地认为，一个人可以伤害与自己同类的另一个人，这与他在其他地方的教导相反；他还说，"自愿说谎的人，只要他的欺骗造成了伤害，他就是不虔诚的；不自愿说谎的人，只要他的声音与自然不符，他就是不虔诚的"。他还说，"自愿说谎的人是不孝，因为他通过欺骗造成了伤害；不自愿说谎的人是不孝，因为他的声音背离了整体的本质；正如他之前所说的，整体的本质就是真理，是一切真理的第一原因"。

我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讨论斯多葛学派关于宽恕伤害和善待

对我们不好的人的学说，是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这部分内容被认为达到了救世主教导的一些最崇高的道德诫命。我欣然承认，他们在这方面的一些诫命中蕴含着一种优秀的精神。但是，从已经发表的意见来看，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把这种义务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以经不起严格审查的动机来执行它，并在某些情况下把它推向极端，从而削弱了他们努力建立的东西。福音书中教导了这一（宽恕）教义中所有公正的东西，但并没有走极端。这些（斯多葛派）哲学家所提出的最好和最恰当的动机，也在福音书中敦促我们彼此包容对方的过失和弱点，宽恕和善待那些伤害和冒犯我们的人：除此之外，福音书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最重要的动机。这项义务是上帝的明确命令和权威赋予我们的，他还要求我们宽恕他人的过失。这也是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宽恕的必要条件。我们确信，不仁慈和不饶恕的人，在审判之日将得不到怜悯。但是，尤其是上帝奇妙的爱，在我们还（因己罪而）是（神的）敌人和不敬虔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受苦和受死，以及他对悔改的罪人极其丰富的恩典，再加上我们最和蔼仁慈的救世主身上完美的宽恕品性的榜样，这些动机如果被人衷心地相信，一定会对聪明的心灵产生强大的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小心谨慎，在人们心中保持对罪恶的深刻认识和憎恶，这对美德事业和道德世界的良好秩序至关重要。

在结束这部分内容之前，我想说的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似乎都没有像爱比克泰德和马库斯-安东尼那样将仁慈学说发扬光

大；这两位哲学家都是在这一学说在耶稣的福音书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步之后才来临的；并且（这种宽恕精神）在许多初代基督徒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初代基督徒）在临死前为自己的敌人和迫害他们的人祈祷。更古老的斯多葛学派似乎以更严格的方式制定了他们的计划，并提出了与马库斯-安东尼所极力推荐的人道、宽容的性格不甚相符的格言。斯坦利先生在他出色的《哲学史》中对斯多葛学派的智者或完美德性的人作了如下描述："他（智者）不仁慈，也不容易宽恕。因为他知道.....惩罚与罪行相称，而不是超过罪行；无论谁犯罪，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邪恶。因此，智者不是仁慈的，因为仁慈的人减轻了正义的严厉性，认为法律所施加的惩罚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而智者知道法律是好的，或者说是一个正确的理由，命令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斯坦利提到了 Laertius 和 Stobæus，但没有指出这些作者的具体段落，因此我将在此提及。他们说："仁慈是灵魂的恶习或过失，它们太有利于苦难，如果有人要求智者这样做，他也可以要求他哀叹和呻吟。"为了说明智者不应该赦免，他指出："赦免是一种减免。但一个聪明人不会做他不该做的事，也不会遗漏他应该做的事，因此他不会减免他（罪人）应该受到的惩罚。"

我们在著名的乌提卡人加图身上看到了斯多葛学派严谨性格的一个显著例子，他被誉为斯多葛学派美德的完美典范，萨卢斯特精湛的笔触将他的性格刻画得如此细腻：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之一

就是，该撒因宽厚仁慈、乐于赦免而受人敬仰，而加图则因其严格、灵活的严厉而受人敬仰：他说："Severitas dignitatem addiderat"。在凯撒那里，可怜的人找到了可靠的避难所；在加图那里，有罪的人一定会遭到报复，"malis pernicies"。Sal. de Bel.Catalin.cap.lv。

==

==

==

==

==

==

==

==

==

==

==

==

==

==

第 XI 章.

斯多葛派关于自制的诫命。他们高谈阔论要调节和克制食欲和激情，但却过于放纵肉欲，对纯洁和贞洁缺乏应有的重视。他们的自杀学说涉及异教徒中一些最杰出的智者，以及我们现代的许多自然宗教崇拜者，在这方面都有缺陷。说明这种学说的谬误和有害后果。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斯多葛学派的道德观中与我们自身、与我们的欲望和激情的管理关系更为密切的部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斯多葛学派的一般原则更光彩夺目的了，这些原则处处透着对快乐和痛苦的蔑视。他们规定要征服甚至消灭食欲和激情，让它们完全服从理性和美德的法则，他们的目标似乎是超越人性的伟大和尊严。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在这方面的计划，就会发现它在一些情况下是有缺陷的，同时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达到了奢侈的程度。

关于其他哲学家的论述，在斯多葛学派也同样适用：无论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如何谈论节制和禁欲，如何反对贪恋感官享乐，但在特殊情况下，他们对肉欲和感官欲望的纵容，却与美德的尊严以及谦逊和纯洁的准则格格不入。本著作前面已经对此作了一些提示。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非自然的、令人憎恶的恶习通常是，正如塞克斯图斯-恩比里克斯告诉我们的那样，古代斯多葛派的主要人物芝诺、克利希普斯和克利安特斯都认为对哲学家的（性丑闻）指控是一件无所谓的事。而该教派的一些主要领袖的行为也

仿佛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就允许自己这样做，而且似乎没有任何顾忌。拉尔提乌斯（Laertius）确实说过，他很少这样做，而且很少，παιδαρίοις ἐχρῆτο σπανίως。但是，安提戈努斯-卡里斯提乌斯（Antigonus Carystius）在亚典尼乌斯（Athenæus）的引述中称这是他的惯常做法。然而，他被视为美德的楷模，以其严肃、节俭、忍耐和节制而著称。雅典人为他颁布了一项令人难忘的法令，这可以在拉尔提乌斯一书中看到，他们在法令中为他作证，说他多年来在他们的城市里教授哲学，培养年轻人的美德和节制，并在自己的生活中为所有最优秀的事物树立了榜样：他的实践与他的学说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以他的美德和节制为由，下令给他戴上一顶金冠，并下令在 Ceramicus 为他建造一座坟墓，费用由公众承担，并将法令镌刻在两根柱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异教徒并不十分重视贞洁和节制，在他们中间，一个人可能是个非常好的人，但却有很大的恶习和不洁。从现在提到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让那些死板的道德教师在这种自然法则似乎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这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正确指导是不可依赖的：如果让人们仅仅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乎情理的方式来解释自然法则，而没有任何其他或更高的（来自于神的）指导，他们可能会在重大事件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塞克斯图斯-恩庇里库斯告诉我们，有名的斯多葛派人物克莱西普斯认为，父女、母子、兄弟姐妹之间的肉体交易没有任何违背理性的地方：为此他引用了克莱西普斯的《德-共和》一书。拉埃提乌斯也作了同样的论述，并

引述了克利西普斯的那本书，还说他在自己的其他论文中也有同样的论断。普鲁塔克（Plutarch）也肯定了这一点，他从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的著作中摘录了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从野兽的实践中论证了这一点，认为它没有任何荒谬或违背自然的地方。拉埃提乌斯还告诉我们，克利西普斯因在他对古代生理学的注释中写了关于朱庇特和朱诺的淫秽内容而受到谴责，因为声称朱庇特和朱诺是妓女而不是神。此外，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苏格拉底，众所周知，阿里斯蒂普斯在各种享乐方面都很放纵自己。同样，如前所述，伊壁鸠鲁对放荡的第欧根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将他树立为美德的完美典范。

拉埃提乌斯（Laertius）说，芝诺（Zeno）在他的《大同书》（一本备受赞誉的书）中，以及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在一本同名的书中，都认为妇女是共同体（即可以被男人共享），在这一点上，他们追随柏拉图和第欧根尼。因此，正如塞克斯图斯-恩庇里科斯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斯多葛派认为与妓女同居或以卖淫为生并非荒谬或不合理，这一点不足为奇。但是，伊壁鸠鲁和安东尼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这些（关于认可放荡的）格言。爱比克泰德把通奸者比作黄蜂，所有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并竭力将其击落；他还建议婚前尽量避免与妇女发生关系；但他用词非常温和，并没有明确谴责这种行为是一种过错，只要一个人合法地这样做，即使用法律允许的妓女。

这足以说明，斯多葛学派虽然自命不凡，但在观念和实践上都非常松散，而这种纯洁性对于理性天性的良好秩序和尊严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情况下，斯多葛学派将贞德搁置一旁，而贞德似乎是植入人类心中的一道栅栏，用来抵御那些玷污灵魂的放荡肉欲。

斯多葛学派似乎过于放纵感官欲望的另一个例子与饮酒过量有关。据说芝诺本人就嗜酒如命；克里西普斯则死于过量饮酒。在一次祭祀活动中，他在学者的邀请下喝了太多甜酒。乌提卡的加图被认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德行，但他似乎也嗜酒如命。普鲁塔克说，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喝酒。塞内加在他的小册子《De Tranquillitate-Animi》(上卷)中不仅建议 "liberalior potio"，即在某些场合比平常更随意地饮酒，而且建议 "nonnunquàm ad ebrietatem veniendum"，即我们有时甚至必须把酒喝到酩酊大醉。他指出，梭伦和阿西西拉斯都曾沉溺于此。他曾说过，加图在疲于应付公众事务时，会借酒消愁。斯多葛学派认为，智者可能会醉酒，但不会被征服：他的身体可能会被酒弄得一团糟，但酒不会伤害他的心灵。正如卡特小姐引用厄普顿先生的话所指出的，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智者在发烧或酗酒时都能完美地驾驭自己。事实上，伊壁鸠鲁似乎认为，一个达到完美智慧的人，不仅在清醒时，而且在熟睡时，在酒热时，在脾脏生病时，都不会被错误和妄想所动摇，这是智者的特权。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与我们对自己应尽的责任有关；斯多葛

派陷入危险错误的原因是他们的自杀或自戕学说。其他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有错误，但这（自杀学说）是斯多葛派公开宣扬的教义。他们断言，在某些情况下，智者自杀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他们把这种情况称为 ″离开″（theor işzywyùr），即合乎情理的离开；当一个人有正当的理由离开生命时，他就可以离开。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宣称，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合理的，这不仅是为了他的朋友或他的国家，而且 ″如果他受到任何剧烈的痛苦或折磨，或四肢残废，或患有任何不治之症。Κ**ᾶν ἐν σκληροτέρα γέννηται αλγηδόνι, πηρώσεσιν ἢ** vótois áviátois″。卡托是一位严谨的斯多葛派学者，他在西塞罗的第三部著作《金融论》（de Finib.）中宣称，如果一个人生活中的便利超过了不便利，那么他就有责任继续生活下去；但″倘若他所面临的不便多于他所预料到的便利，他就有责任离开生命″。他还明确指出，″明智的人往往有责任离开人世；他是最幸福的，当他能够适时地离开人世时：因为这是顺应自然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传授这一学说的加图为他的道德体系奠定了基础，即每种动物从出生起就有一种自然的愿望，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保存自己，厌恶自然状态的毁灭以及一切导致自然状态毁灭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斯多葛派主要大师的原则。既然他们认为美德的完善在于顺应自然的生活，那么一个人毁灭自己，他们自己也认为是违背自然的，这怎么可能符合美德呢？塞内加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例子中，并不总是与他自己保持一致，但他对自杀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在谈到智者时，他说：″如果他遇到了许多令他烦恼的事

情，扰乱了他的平静，他就会把自己从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开始怀疑命运的时候。Si multa occurrunt molesta, et tranquillitatem turbantia, emit se：nec hoc tantùm in necessitate ultimâ facit, sed c ùm primùm illi cœ perit suspecta esse fortuna (¿)。″ 在他的小册子《Cur bonis Viris mala fiant》中，他对加图的自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这是最光荣的行为。在这篇小册子的结尾，他介绍说上帝向人们宣告，他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摆脱灾难的道路；对他们来说，没有比死更容易的事了，死是通往自由的捷径。这似乎是一种时髦的学说，在罗马人中流传甚广，尤其是那些有学问、有素质的人。年长的普林尼认为，及时或适时的死亡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大好处之一，而其中最好的是，它是每个人为自己带来好处。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提到，通过理性判断和斟酌，何时该留在生命中，何时该离开生命，是一个伟大灵魂的标志。

但我主要想说的是，伊壁鸠鲁和安东尼似乎比其他斯多葛学派的人更重视道德学说，他们都明确承认这一学说。诚然，这些优秀哲学家中的前者有一些段落，乍一看有不同的一面。″我的朋友们，（他说）等待上帝，直到他发出信号，解除你们的服役，然后再回到他身边。目前，你们要满足于留在他安排你们的这个岗位上。不要贸然离开″。在另一处，他有一些向上帝辞行的高尚诗句，他说：″你愿意我继续存在吗？我将继续自由，以慷慨的精神，顺从

你的意愿。无论你给我安排什么职位或官阶，我都会像苏格拉底一样，死一千次也不放弃。如果你把我派到一个人不能顺应天性生活的地方，我也不会违背你的旨意而离开，而是接受你给我的撤退信号″。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段落与作者的其他段落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段落中，他对神的旨意的记号，他声称等待神发出的离开的信号，可能是他遭遇的任何大灾难：他自己要对此作出判断。因此，实际上他允许一个人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离开人世，以便使他自己摆脱某些严重困难的压力。他说：″房子在冒烟吗？如果是温和的烟雾，我会留下来；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烟雾，我会出去。因为你必须时刻记住，门是开着的。″ 同样，″如果痛苦不值得你去承受，门是开着的；如果值得，那就去承受吧″。他把它作为一条通则：″记住最重要的一点，门是开着的。不要比孩子们更害怕；但就像他们在玩得不开心时会说'我不玩了'一样，在同样的情况下，你也要说'不玩了'，然后离开；但如果你留下来，也不要抱怨″。为了同样的目的，在谈到生活中的灾难时，如孩子的死亡、世俗物质的损失、监禁等等，他说：″朱庇特使这些事情成为恶的；每当它们不适合你时，他就为你敞开大门。你就出去吧，不要抱怨″。我只想再补充伊壁鸠鲁的一段话：″绞刑并非无理：因为，一个人一旦知道绞刑是合理的，哎，他就会去绞死自己″。

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皇帝在这一点以及其他大多数问题上都与伊壁鸠鲁有着相同的观点。说到一个人应该考虑的事情，一个是，"他应该很好地判断这一点：他是否应该离开生命"。在这里，他认为，一个人是否离开生命，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心，当他自己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时候。他还说："如果我的房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就可以离开。如果我的房子冒烟，我就离开它：为什么这被看作是一件大事？" 在其他地方，他假设一个人感到悲伤，是因为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阻碍，无法完成某个美好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计划，生命就不值得留恋：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他以完成计划时同样的平静心态退出生命；**ἄπιθι ἐνἐκτῷζῆνεὐμένως**；"因此，高兴地离开生命。" 在另一段出于同样目的的文字中，他似乎允许人们，如果他们不能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恒久和宽宏，就完全离开生命，但不要生气，而要简朴、自由和谦虚，至少在生命中做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以这种方式离开了生命。他又说："谁阻碍你们一心向善（即自杀）？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再活下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理智要求你应该（自杀）"。加泰克在对《安东尼沉思录》的注释中对斯多葛学派的这一学说进行了公正的谴责，认为它不符合虔诚。"Dogma pietati parùm consentaneum，"我希望人们能注意到在格拉斯哥翻译的《安东尼》一书的精巧而博学的注释中对其进行了解读，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将这位伟大的帝王和哲学家的情感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与斯多葛学派的这一学说相一致的是该教派一些主要领袖和最伟大人物的做法。正如第欧根尼-拉尔提乌斯（Diogenes Laertius）告诉我们的那样，芝诺在年老的时候，从学校出来时摔了一跤，弄断了手指，他非常痛苦，于是掐死了自己。或者像卢西安所说的那样，他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吃任何食物。克里安特斯也是因为牙龈疼痛而自杀的。加图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普鲁塔克说，斯多亚制定的法律促使许多智者自杀，以便获得更多的幸福。

斯多葛学派的道德观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缺陷，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斯多葛学派的这一学说之所以特别错误和荒谬，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德完全足以带来自身的幸福：智者在最大的外在灾难和痛苦中也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世人称之为罪恶的身体疼痛、疾病、贫穷、责难等，其实根本不是罪恶。然而，他们教导说，智者可以，有时也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也就是说，结束完全幸福的生活，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

普鲁塔克在这个问题上揭露了他们，揭露得非常公正和聪明。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一样也有自己的智者，他同意斯多葛派的观点，即一个人在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合理的时候，或者在生命的痛苦和苦难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恰当的。在这一点上，他比斯多葛学派更符合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他认为痛苦是最大的罪恶，因此可以诉诸死亡来摆脱痛苦；不过，由于他莫名其

妙地自称掌握了在最剧烈的痛苦和折磨下也能完全快乐的秘诀，人们应该认为，他不应该建议任何人通过结束今生来结束自己的幸福，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人生。印度的体操论者在这件事上遵循了更崇高的原则，尽管他们在应用这些原则时犯了很大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波菲利在他的第四部著作《禁欲》（de Abstinentiâ）中对他们的描述。他用最崇高的赞誉称他们是著名的正义之士，Firoq 是神赐的智者，然后他告诉我们，"他们勉强忍受生命的期限，因为这是顺应自然的必要之举，他们急于让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当他们看起来身体健康，又没有邪恶催促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自由地离开人世，事先告诉别人他们的意图，别人非但不阻拦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幸福的，并把他们委托给逝去的朋友。之后，他们把身体交给火，让灵魂尽可能纯洁地与身体分离，就这样唱着赞美诗死去"。

这无疑是对崇高原则--对未来境界中不朽幸福的信仰--的极大践踏：它表明，在非常重要的道德问题上，异教徒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是多么容易陷入错误；因为他们被认为已经达到了非凡的智慧、纯洁和美德的境界，却在一种杰出而英勇的虔诚行为的概念下，真的犯下了自尽的罪行。因此，《圣经》中规定的宗教方案是多么值得推荐啊！它既能使善良的人们对幸福的永生抱有最强烈的希望，又能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许多作家都注意到印度著名哲学家卡拉努斯，他曾在亚历山大

大帝面前自愿自焚。同样的习俗在许多印度异教徒中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听说，关于中国的佛弟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目前的生存状态感到不满，便想方设法通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尽快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布拉曼人推崇那些蔑视生命、慷慨赴死的英雄和纯洁的灵魂，他们或从悬崖上跳下，或跳入火堆中，或投身于神圣的战车车轮下，当神塔在城里游行时被压死。据说，加那利群岛的古代居民崇拜太阳和星星，每逢祭祀神灵的隆重节日，他们都会在山边的神庙里，出于宗教信仰，跳入深渊，载歌载舞，他们的祭司向他们保证，在这样高贵的死亡之后，他们会享受到各种快乐。】

它（基督教信仰）让我们耐心而愉快地忍受最大的痛苦和折磨，甚至死亡本身，如果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捍卫真理和公理，它也禁止我们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以及其他的例子中，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真正的虔诚和美德的最崇高的理念，而不会走入任何毫无道理的极端。

的确，异教徒中有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不赞成自杀。塞内加甚至在他赞成自杀的论证中也承认，在那些自诩智慧的人中，有一些人否认人可以对自己的生命施以任何暴力；他还断言，任何人成为杀害自己的凶手都是一件邪恶的事情。"Invenies etiam professos sapientiam, qui vim offerendam vitæ suæ negant, et nefas judicant ipsum interemptorem sui fieri"。毕达哥

拉斯教导说，一个人被安排在某个岗位上，如果没有伟大的指挥官，也就是上帝的命令，他有义务不擅离职守。西塞罗说：″毕达哥拉斯教导我们，如果没有伟大的指挥官（即上帝）的命令，就不能擅离职守″。这也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见于他的《斐多篇》。苏格拉底在那里指出，诸神照顾着我们，我们可以被视为他们的财产和资产；就像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如果他的任何一个奴隶为了逃避他的侍奉而离开自己，他就会感到不舒服一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离开生命，除非神给他规定了这样做的必要条件；就像神当时给苏格拉底规定的那样。

根据异教徒的奥秘神学，我们在这里就像被关在监狱或看守所里，任何人都不能越狱，也不能在没有合法释放的情况下逃跑。事实上，在奥秘中传授这一教义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教义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自杀对社会是有害的。因此，维吉尔在他的第六部《埃涅伊德》（Æneid）（正如一位著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很可能是根据奥秘教的计划而创作的）中，把那些以暴力夺取自己生命的人描绘成处于地下世界的不幸者。

阿提卡人的法律规定，自杀者的手应被砍下，并分开埋葬。在底比斯人中，自杀者会被烧死以示耻辱。罗马民法规定，那些 ″qui malâ conscientâ sibi manus intulerant ″的人，其亲属不得哀悼，他们的遗嘱也无效。然而，罗马人对自杀给予了太多的宽容：如果他们像一些哲学家那样，因生活倦怠而自杀，或因病痛折磨

而自杀，或因虚荣心作祟而自杀，那么他们就可以免于刑罚。伟大的行政官和哲学家西塞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似乎与他自己不太一致。在上文引述的《加图要论》中，他赞同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但在他梦见西庇阿时，他更明确地让保卢斯告诉西庇阿：″除非上帝让你摆脱这具身体的束缚，否则你无法进入这个地方，″即天堂。他还说：″因此，他和所有虔诚的人都有责任努力把灵魂留在身体里，就像被看管起来一样，如果没有赐予我们灵魂的上帝的命令，就不要离开今生，以免我们看起来像是放弃了上帝指派给我们的工作和职务″。出于同样的目的，西塞罗在《图斯库拉争论》第一卷中说，上帝禁止我们离开，禁止我们抛弃自己的岗位，除非他命令我们这样做；但他又说，″当上帝亲自给出离开的正当理由时，一个聪明人就可以欢欢喜喜地离开他的监狱，就像被法律和地方官的命令释放一样″。他认为加图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是为几种情况下的自杀提供了许可，而让人们自己去决定是否自杀。他们会把自己所处的环境理解为上帝明令他们毁灭自己；这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他（西塞罗）在《论语》中谈到人的行为要适合他们不同的性格、地位和才能时说，因此，一个人可能不得不自杀，而另一个人虽然在其他情况下和他一样，却可能不得自杀。他为加图的自杀辩护，认为这符合他的性格，他宁死也不愿看到暴君的面孔。在《图斯库拉争论》第五卷中，他谈到死亡是躲避一切灾难的安全港湾和避难所，他宣称，在他看来，″在生活中应该遵守希腊人在宴会上的法则，要么让人喝酒，要么离开并退出宴会。因此（他说），当你无法忍受命运的伤害时，你可以

通过逃离它们将它们抛在身后。"--"Mihi quidèm in vitâ servanda videtur illa lex quæ in Græcorum conviviis obtinet, aut bibat, aut abeat. Sic injurias fortunæ, quas ferre nequeas, defugiendo relinquas "。我只想再补充一段话。这是在他的一封书信中，在写给他的朋友帕皮里乌斯-派图斯（Papirius Pætus）的信中，他似乎在为自己辩护，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自杀）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值得称赞的，并称赞加图杀死自己是一个光荣的行动。"Ceteri quidèm, Pompeius, Lentulus tuos, Scipio, Afranius, fœ dè perierunt: at Cato præclarè. Jam istuc quidem si volumus licebit"。这是异教徒中最有才智的人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的一个显著例子。

哲学家们在事关重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即使他们对什么是正确的有了概念，但由于缺乏他们可以完全依赖的更确定的指导，他们的想法总是千变万化。

同样的不确定性也出现在一些自称受理性法则和自然宗教支配的现代人身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自杀的合法性辩护。著名的《理性的神谕》的作者布朗特先生曾在自己身上实施自杀，并在该书的序言中为这种做法辩解；尽管序言的作者吉尔顿先生后来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他出版的一本反对自然神主义论者的书中（书名为《自然神主义论者手册》）收回了自己的观点。一些外国作家也走了同样的路。在 Lettres Persanes 中，有一篇专门为自

杀申辩。不久前在法国出版的一本名为《皇家问题》的小册子也是如此。最近在巴黎出版的一份期刊论文《保守者》（Le Conservateur）也试图说明，自杀并不违背理性，尽管它被认为是违背宗教的。《La Religion Vengée, ou Re》的第二卷对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同类论文中的论点作了明智的回答，并对自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柏拉图主义者本身对自杀学说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普罗提诺的一些论述似乎允许好人在某些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柏拉图有时也会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菲奇努斯熟读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并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好感，但他对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并不确定。菲奇努斯，见 Plotin，第 84 页。】

我必须指出，一个人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只有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宰权。正如之前一些著名的古人所暗示的那样，这与士兵未经指挥官或将军允许而擅离职守相比，并无不妥。我们也不能假装声称，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巨大的逆境时，这是上帝在呼唤我们放弃；相反，这是呼唤我们忍耐、顺从和坚韧。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是这样安排我们的身体的：既然我们没有能力随心所欲地继续生活下去，那么我们也没有能力结束生命，除非我们做出违背本性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如果说上帝的律法命令我们不得杀人，责成我们不得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剥夺他人的生命，那么它更责

成我们不得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谋杀自己：因为保护自己生命的责任比保护他人生命的责任更直接、更迫切。（因此，如果为了自卫，一个人有权杀死另一个人）。自杀也违背了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认为任何人都绝对 ″自成一体″，任由自己处置是错误的。他不仅受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支配，要对上帝负责，而且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与国王、国家、家庭都有关系，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那么另一个人也会如此：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且这一点，应由他自己来判断。如果他有权在遇到任何大祸时，或在他担心会遇到大祸时杀死自己，为什么他没有同样的权利杀死另一个他认为给他带来祸害或他担心会带来祸害的人呢？这将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混乱，我无需费力去说明。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一个人因为担心或受到某种严重灾难的压力而自杀，无论如何声称，都不符合真正的毅力。这是一个懦弱的灵魂的论点，他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逃避灾难，而他应该高贵而耐心地承受灾难，这才是真正的宽宏大量和坚忍不拔。诗人说得好″在逆境中蔑视生命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忍受悲惨的人是勇敢的人″。

总的来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的这种做法（自杀），被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古代最杰出的道德导师斯多葛派认为是合理的，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被规定了；但是，我们的法律理所应当地使之（自杀）成为一种恶行、因为这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犯下的谋杀罪，违背了最神圣的宗教义务，违背了他所属群体的权利，违背了人类本性

中最强烈的本能，而这些本能是造物主明智地植入我们体内，以阻止这种不人道的做法的。

上述观察足以说明，在道德问题上，斯多葛学派是不能绝对依赖的。斯多葛派宣称要引导人们在今生获得完美的幸福，而不考虑未来的一切。他们的计划是，美德对幸福绝对足够，所有外在事物都无足轻重。他们有时不得不做出与其体系不太一致的让步。他们的哲学非常严谨，无法付诸实践，对人们和他们自己的影响都很小。他们对自己极力推崇的美德的本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许多斯多葛派哲学家以及其他哲学家秉持关于真理和谎言的松散学说。

斯多葛学派的整个道德计划的公开目的是将人提升到完全幸福的境界。事实上，这正是所有哲学家所宣称的；西塞罗认为，这是促使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斯多葛学说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其他异教徒哲学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斯多葛派那样做出如此光荣的声称，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用如此崇高的语言谈论美德。他们认为，仅凭美德，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好处，就足以让人在现世过上完全幸福的生活。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们断言，所有外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de gès jus.都是冷漠的事物，và ádiá oga。正如拉埃提乌斯（Laertius）所表述的斯多葛学派的观点，（外物）既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也不会伤害我们；这类事物包括生命、健康、快乐、美丽、力量、财富、

荣誉、高贵；以及它们的对立面，如死亡、疾病、痛苦、畸形、贫穷、不光彩等。

同样，那些既非善事也非恶事、既不值得追求也不值得回避、既不会带来幸福也不会带来不幸的事物（外物）也是无所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介于美德和罪恶之间的事物都是无所谓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位哲学家能比伊壁鸠鲁更深入地贯彻斯多葛派的观念。这是贯穿他整个体系的一个原则，他的大部分宏伟箴言都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即除了我们自己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善的或恶的：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有益的或有害的：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身体上的痛苦与快乐、富裕与贫穷、荣誉与耻辱、拥有妻子、孩子、朋友、财产，以及缺少或失去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渴望或厌恶的对象，它们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对我们的幸福也没有丝毫意义。

斯多葛学派对被他们称为智者的人的看法与此不谋而合：他拥有自己所有的财富，一无所求，从未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从未遭受过任何失望；因为除了他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之外，他从未对任何东西产生过欲望或厌恶；也没有任何外在的灾难能够触动他，无论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断言，即使在极度的折磨和痛苦中，他也是完全快乐的。这是他们最看重自己并受人敬仰的原则。关于智者或有德之人，西塞罗是这样描述他们的观点的：″假设他双目失明，体弱多病，身患最

严重的疾病，被放逐离开他的国家，失去他的子女或朋友，处于贫困之中，在刑架上受折磨，他在那一瞬间，在那种情况下，不仅是幸福的，而且是最高程度的幸福″。他们认为美德完全是一个人自己的力量，完全归功于美德本身：美德仅凭其内在的力量和卓越的品质，就足以产生和确保独立的幸福，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支持，也不需要考虑未来的状态或回报。这实际上是把他们自己的美德当作偶像，把它塑造成一种神性。因此，如前所述，他们的计划有时会使他们陷入一种近乎亵渎的谈话方式；好像他们的智者在美德和幸福方面与上帝本身是平等的。佩里帕蒂奇派同意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美德是最大的善，一个聪明善良的人在最严酷的肉体折磨下也是幸福的。但他们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最幸福的，或者说是最快乐的。因此，西塞罗在《图斯库拉争论》第五卷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在很大程度上反对那些认为智者和好人在这种情况下 ″快乐″，但不是 ″最快乐 ″的人：″beatum esse, at non beatissimum ″。他（西塞罗）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任何东西，他就根本无法被恰当地称为幸福：″Si est quod desit, ne beatus quidem est″：幸福包括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充分拥有和享受，而不附带或掺杂任何邪恶；如果与身体或外在环境有关的任何东西都是美好的，那么一个聪明人就永远无法确保自己是幸福的，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这一点上，斯多葛派似乎具有优势；他们都认为，智者和好人在目前的状态下是幸福的：因为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从未提到过未来的幸福状态。

他们还一致认为，这种幸福是每个智者和好人自己的能力。但斯多葛学派清楚地看到，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得外在的好处，也无法完全摆脱一切外在的痛苦和烦恼。因此，他们不允许外在的事物是善是恶，也不允许外在的事物与人类生活的幸福有丝毫的关系。这虽然与自然和经验相悖，但却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方案，而围帕提亚派的方案则不然。加图在反对 Peripatetics 时说，如果他们允许痛苦是一种恶，那么智者在刑架上受折磨时就不会快乐；而那些否认痛苦是一种恶的人则认为，智者在最严酷的折磨中也不会侵犯他生命的幸福。在这里，他从各方面都认为智者在刑架上是幸福的，并把相反的假设视为荒谬。事实上，这似乎是所有哲学家的共同原则，否认这一点被视为可耻。因此，尽管在伊壁鸠鲁的体系中，痛苦是最大的罪恶，但为了不在他们的光荣言论中落伍，他自己也断言，智者在法拉里斯的公牛圈中会非常快乐。提奥弗拉斯塔斯是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意识到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他认为，正如西塞罗告诉我们的那样，"巨大的外在灾难、痛苦和折磨，与幸福的生活是绝对不相容的；认为同一个人既能幸福，又能被许多邪恶所压迫，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正如西塞罗所暗示的那样，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因此受到了所有其他哲学家的指责，因为他虽然没有直接断言，但似乎认为一个智者在刑场上或在最严酷的折磨下是不会快乐的。导致哲学家们普遍采用这种说话方式的原因，是为了宣扬他们哲学的巨大优势，将其视为使人完全幸福、使人超越一切外在罪恶的唯一万无一失的方法。这就是西塞罗对哲学所宣称的 "每一个遵从

哲学指令的人，都将永远武装起来，抵御命运的侵袭，并将拥有美好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帮助：最后，他将永远幸福"的描述。这就是异教哲学的光荣借口。他们的整个计划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在目前的状态下达到完美的美德和幸福：这就给他们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即如何将这些崇高的假设与经验和事物目前的表象相协调。

显而易见，最优秀的人的美德目前都掺杂着弱点和缺陷。或者说，如果美德本身并不完美，那么它也会遇到许多障碍。

在这个充满罪恶和混乱的世界里，我们的美德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也无法产生它天然适合产生的效果，而在更好的情况下，它实际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在这里，我们的美德面临着许多诱惑和陷阱，需要我们时刻小心警惕，防范于未然，并使我们所有的欲望和激情完全服从于宗教和理性的法则。由于我们与他人有许多社会关系，他们的灾难往往会因为我们的同情而变成我们自己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们抛弃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否则就连我们的美德和仁慈本身也会容易产生不安的情绪。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来自身体的阻碍，它的疼痛、虚弱、疾病和倦怠；根据我们目前的天性，这些都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思想，而且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使整个灵魂都充满了阴暗和沮丧的想法。在习惯性的忧郁症的影响下，德行高尚的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阴暗和沮丧）。或者，如果我们把一个好人为了真理和

正义的事业而遭受一系列最痛苦的迫害和苦难的情况放在一起，那么，如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仅仅依靠自己的美德的力量和充足的美德，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或任何未来的希望，就能获得完全的幸福，那就是一种违背理性和自然的空想。人的美德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幸福，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因此，如果这种假设可能被接受，那么即使对于神性来说，它也是不成立的。上帝是完全幸福的，这是所有相信神性的人都承认的原则。但是，如果他（一个人）遭受痛苦或外来暴力，或者遭受那些不便和苦难，谁会认为他是完全幸福的，尽管他在道德上很好。

斯多葛学派自己也认为，他们有理由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实上，没有比这更能证明他们的虚伪的了，他们声称绝对蔑视一切外在事物，并在对上帝的庄严致辞中宣称他们能够承受上帝认为适合加诸于他们身上的一切，却经常建议以自尽作为摆脱外在灾难的补救措施。卡特小姐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教派像斯多葛派那样，如此教条地规定或如此频繁地实行自杀。这种可怕的做法是多么绝对地违背了他们所有最崇高的顺从和服从天意的原则，这一点太明显了，无需赘述″。事实上，这似乎表明，他们对一切外在事物的蔑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罢了。如前所述，伊壁鸠鲁本人也曾像斯多葛派那样大谈智者在最严酷的磨难中也能快乐。在表达方式上装腔作势并非难事。但是，在没有未来补偿或幸福前景的情况下，这种宽宏

大量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来支撑，或者说只能对极少数具有特定体质的人产生影响。

斯多葛派在高谈阔论一切外在事物的绝对冷漠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一些与此不太相符的让步；普鲁塔克在他的《斯多葛学派的矛盾》和《反对斯多葛学派的共同观念》两篇论文中揭露了这一点。加图在西塞罗的第三部著作 de Finib.中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只有诚实的才是善的，只有卑鄙的才是恶的；"Solum esse bonum quod honestum est, et id malum solum quod turpe"（诚实的才是善的，卑鄙的才是恶的）：因此，他肯定地指出，在那些被他们称为 "中庸 "或 "无所谓 "的东西中，即既非善也非恶的东西中，有些是 "stimabilia"，即适合赋予某种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则相反。其中有些东西是顺应自然的，有些则是违背自然的。拉埃提乌斯（Laertius）对斯多葛学说也有同样的论述。西塞罗在他的第一部法律书中指出，佩里帕蒂亚派和旧学院派称之为 bona（好东西）的东西，斯多葛派称之为 commoda（方便的东西）;前者称之为 mala(坏东西)的东西,后者称之为 incommoda（不方便或不愉快的东西）：由此他得出结论，他们改变了事物的名称，而事物本身却没有改变。

在他的第四部著作 de Finib.中，他（西塞罗）大篇幅地证明，斯多葛派和围帕提亚派，如果仔细研究，它们的区别更多的是在表达方式上，而不是在事物本身。但这位伟大的作者似乎在他的

著作中断言，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真正的差异，并认为斯多葛学派的体系优于庇里帕蒂学派的体系。

如果说斯多葛派和庇里帕蒂派之间真的存在分歧的话，那么分歧似乎主要在于：虽然庇里帕蒂派承认美德是最高的善，但他们认为，他们称之为善的生活用品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人类的幸福。但是，斯多葛派不允许这些东西对幸福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断言，就人生的幸福而言，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虚无的，与我们根本无关。这的确是支持他们关于智者和贤者的绝对幸福和独立的体系所必需的。但这是与自然和经验背道而驰的。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虽然美德是最大的善，但外在的美好事物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自然界不能自给自足，身体必须健康，人们必须拥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见他的《伦理学》。】

【在这个问题上，波西多尼乌斯和帕纳提乌斯这两个著名的斯多葛派放弃了他们教派的教义。他们否认仅有美德就足以获得幸福，并申明美德需要健康、力量和必需品的帮助。Laert.128.】

这些哲学家本身并不否认，人是由肉体和灵魂复合而成的动物：由此可见，对于复合体而言是善是恶，对于人目前的状态而言也可以说是善是恶。马库斯-安东尼说：″疼痛要么对身体是一种恶，要么对灵魂是一种恶：但灵魂可以保持自己的安宁和平静；而不

认为疼痛是一种恶″。但是，如果身体认为疼痛是一种罪恶，那么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灵魂就会感觉到、并认为疼痛是一种罪恶。加图在解释斯多葛学派的学说时说：″显而易见，我们对痛苦有着天然的憎恶″：″Perspicuum est naturâ nos a dolore abhorrere″。斯多葛学派如何能够始终如一地承认这一点，却又不承认它是一种恶，或者断言人在它的影响下可以完全快乐，这一点很难理解。西塞罗注意到，斯多葛派说 ″痛苦是尖锐的、麻烦的、可憎的、难以忍受的、违背自然的″，但却不说它是邪恶的；他（西塞罗）又对加图说：″你否认任何把痛苦看成是邪恶的人能够有真正的毅力；但为什么那个人不应该有像你自己承认的那样的毅力，并认为它是痛苦的、难以忍受的呢？因为胆怯不是从名字中产生的，而是从实质中产生的。″（换言之，坚毅的人，并不意味着不愿意把“痛苦”称为“痛苦”，而是能够真正地直面痛苦、忍耐痛苦。）

必须承认，斯多葛派的格言有一种伟大的气概；但是，如果他们不否认他们的智者或有德行的人曾经遭受过任何邪恶（痛苦），或者容易遭受任何失望，而是把以一种良好的心态承受邪恶（痛苦）和失望作为美德的最高尚的练习之一，那么他们对道德事业的贡献会更大。安东尼确实认为，″一个好人或一个坏人同样会遭遇的事情，既不会是好事，也不会是坏事″。按照这种说法，好人不会遭遇任何坏事。如果这是真的，那就立刻消除了人们对天意的反对，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好人会受到邪恶（痛苦）的侵害。但是，除非能够说服人类放弃他们的自然情感，否则这种论证方

式不会有什么力量。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善良的人们常常遭受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些痛苦和灾难对他们的天性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真正的补救办法不是否认它们是邪恶（痛苦）的，而是提供适当的考虑来支持人们的思想，其中最有力的考虑来自对未来永恒幸福的希望。但这并没有纳入斯多葛学派的体系。

同一位伟大的帝王和哲学家（安东尼）说：″每当你想象那些不在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任何事情对你来说是善是恶时，如果你陷入了这种想象中的“恶”，或者对这种善感到失望，你必然会指责神灵，憎恨那些你认为是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或者怀疑那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的人″。伊壁鸠鲁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如果我们把我们所遭遇的一些事情看作是邪恶（痛苦）的，即如果我们认为一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邪恶（痛苦）的，即严重的麻烦、痛苦和悲伤（因为这才是称它们为邪恶的真正含义，因为没有人声称它们是道德意义上的邪恶），那么我们就必然要诅咒或控诉上帝和天意：——因为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帝出于明智的目的而将这些邪恶（痛苦）降临在我们身上，或允许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将在结果中为我们的更大利益而改变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是祸害（灾祸、痛苦），就无法适当地锻炼忍耐和顺从，而忍耐和顺从就是以平和的心态和坚韧的毅力承受祸害（灾祸、痛苦）。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恶，我们就一定会憎恨那些我们认为是

恶的始作俑者或原因的人；——这也不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当我们觉得我们从他人那里受到的伤害确实是邪恶和伤害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将它们视为邪恶和伤害，——然而，我们可以顺从上帝的旨意，出于普遍的善心，原谅这些伤害的制造者，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圣经》中强烈推荐和实施的最杰出的美德行为之一。根据他们（斯多葛派哲学家）的理论，根本就不存在宽恕伤害或以恶报善的说法，因为一个好人不会受到伤害或损伤，也不会遭受任何恶行；或者，如果他遭受的是真正的恶行或伤害，那么根据他们的论证方式，他必然会诅咒伤害他的人，并指责上天允许这样做。

斯多葛学派的一些原则与常识和观念相去甚远，以至于当他们来到世间，从事公职和事务时，无法实践自己的格言。

普鲁塔克引用了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的一段话，其中说，一个聪明人会在公共场合这样说话，会这样管理国家，就好像幸运、荣耀和健康都是好东西一样。普鲁塔克非常公正地认为，这实际上是承认他（斯多葛派）关于所有外在事物绝对无足轻重的学说违背了真正的政策，无法付诸实践。伊壁鸠鲁有几段话表明，斯多葛学派的那些格言，在他们的书中显得如此光彩夺目，但对人们，甚至对那些哲学家本人都没有什么影响。他说：″让我看看，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真正高尚和聪明的人，让我看看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他的第二部著作第十九章是关于那些只在口头上

接受哲学的人的。他在那里说："如果你们有斯多葛派的人，请举一个给我看。你可以举出一千个能重复斯多葛派推理的人。给我看一个按照他所宣称的原则塑造的人。给我看一个人，他生病而快乐，身处险境而快乐，濒临死亡而快乐，被放逐而快乐，蒙受耻辱而快乐。让我看看他；因为，上天啊，我渴望看到一个斯多葛派。给我看一个接近这种性格的人：帮我个忙：不要拒绝一个老人从未见过的景象"。他在这里抱怨说，他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斯多葛派，一个按照他们的原则行事的人。但是，他认为不切实际、无处可寻的东西，即看到一个人在疾病、危险、流放、耻辱和死亡中仍然快乐，却在许多原始人身上得到了实际验证。

基督徒们用斯多葛派的语言来说，他们看这些事（苦难之事）完全无所谓，根本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深信，现今所受的苦难，与将来要显现的荣耀，实在不相称；这片刻的轻苦，要叫我们得着更大更永恒的荣耀。罗马书 viii.18. 林后四 17。在这些荣耀的盼望的支持和激励下，在上帝圣灵的恩惠帮助下，他们甚至在苦难中也感到荣耀：正如圣保罗所言，他们忧愁，却常常喜乐；四面受敌，却不胆怯；困惑，却不绝望；"一无所有，却拥有万物"；完成了（斯多葛派）本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事。

关于斯多葛学派的道德学说，我还想提出一点看法，那就是他们和其他古代哲学家对美德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赋予了美德许多光荣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他们如此推崇的美德的性

质。他们将其作为道德体系的基础，认为每种动物都有保持自身自然状态的愿望：″而人的主要利益和美德的正当职责，就是合乎自然地生活；congruenter naturæ convenienterque vivere，″加图在他对斯多葛学派学说的论述中如是说。拉尔提乌斯对他们的学说也有同样的论述：人的目的是顺应自然地生活，″τὸμολογομένως φύσει ζῆν。″ 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美德和幸福在于顺应自然地生活。但是，由于他们对自然的看法不同，他们对美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认为美德和幸福在于顺应自然的生活。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快乐的欲望是人和所有动物的天性的第一原则，因此他们认为其他一切都从属于快乐的欲望；这是他们道德体系的中心点。塞浦路斯人也是如此，但他们对快乐的理解比伊壁鸠鲁人更为粗浅。许多哲学家在判断什么是顺应自然时，都会考虑到野兽。斯多葛派自己有时也这样做，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据这一原则为乱伦交配辩护。但是，斯多葛学派大多从更高的意义上看待自然，他们所形成的顺应自然生活的观念就像他们的智者的观念一样，与事实和经验不甚相符。如果我们根据人类的普遍现象来判断人类的本性，当他们开始使用和行使他们的理性时，我们就不会对它（人类理性）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概念。人的本性，就像它现在的样子一样，不能被公正地树立为美德的适当准则或标准，它本身必须由更高的法则来规范，我们要根据它（那更高的标准）来判断它（人性）的正直、堕落和缺陷。

因此，斯多葛学派中最善于判断什么是合乎自然的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符合理性法则和整体的本性。第欧根尼-拉尔修斯提到了斯多葛派主要人物根据天性对生活的几种解释。他们似乎普遍同意克里西普斯的观点，即我们的天性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按照天性生活，或者说美德地生活，就是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天性和普遍的天性生活。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适合为我们提供清晰的概念。我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让大部分人去了解自己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对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按照加图在斯多葛派之后的解释，人类中最聪明的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加图）断言：″如果不了解自然界的全部道理，甚至不了解众神的生活，不了解人的本性是否与普遍的本性相一致，——就没有人能真正判断事物的善恶″。这里需要多么广泛的知识，才能让一个人对自己的职责有公正的辨别，对事物的善恶有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的职责是由上帝的启示直接而明确地决定的，那么我们就会更容易、更肯定地认识到自己的道德职责！

斯多葛学派和其他哲学家对美德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或许可以说是对美德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就是他们认为美德等同于希腊人所说的 ″tò xaλor″，拉丁人所说的 ″honestum″（诚实）。这似乎是西塞罗在他的名著《职事》中所说的。他将诚实描述为：″为其本身的缘故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赞美，从一切利益和报酬中抽象出来″：这与其说是通过这个定义，不如说是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判断，以及最优秀的人的研究和实践来了解，他们做许多事情的唯

一原因是，这是体面的、正确的和诚实的，尽管他们没有看到随之而来的任何好处。在这里，他（西塞罗）认为诚实是指被所有人，尤其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的判断力所认可的正派和值得称赞的行为。我很乐意承认，有些行为和情感是美好而得体的，在人类的共同判断中，这些行为和情感是优秀而值得称赞的；如果人性处于健全而不堕落的状态，这一点可能会延伸得很远，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以人类的现状来看，在许多情况下，这一点无疑也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从经验和各个时代的观察中可以看出，道德感和道德趣味由于错误的观点、恶毒的情感、错误的偏见、和世俗的私利而被大大削弱和堕落，因此它绝不能作为安全和普遍的道德准则来依赖。本论文第一章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整个民族对于什么是美德、体面（诚实）和值得称赞的观念都不尽相同。

我们该如何看待芝诺、克利希普斯和其他主要的斯多葛派，他们认为最可憎、最不自然的杂质，或最乱伦的混合物；或他们、犬儒学派和著名的柏拉图所赞同的妇女团体（即男人可以共享妇女），认为其没有任何不雅之处，也没有任何违背美德之美的地方；或抛弃和消灭体弱多病的孩子，这也是这里提到的这位杰出哲学家（西塞罗）以及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所建议和规定的，而且在许多治安最好的国家都在使用？此外，斯多葛学派和其他学派不仅允许自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建议和赞美自杀是可嘉和光荣的。

斯多葛学派的道德体系被认为是异教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完整的体系，从对斯多葛学派道德体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它并不能作为履行道德义务的充分指导。除了已经提到的例子之外，我还要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那就是许多哲学家，其中包括斯多葛派，在关于真理和谎言的学说上非常松散。他们认为只要有利可图，撒谎就是合法的，并赞同米南德的那句话：谎言胜过伤人的真相。

柏拉图说，知道如何说谎的人可以说谎，i dovri xaig，在合适或需要的季节。在第五部《共和国》中，他将其列为格言，认为统治者有必要经常使用谎言和欺骗，因为
σύχνω τῷ ψέυδεὶ καὰπάτη χρῆσθαι。在《共和国》的第三和第四部中，他建议治理者在方便时对敌人和公民使用谎言。在第二部《共和国》中，他允许在某些场合说假话，但不允许在灵魂深处说谎，以至于相信假话。在这一点上，斯多葛学派紧随其后，他们认为一个聪明人可以在很多方面利用谎言，**ἄνευ συγκαταθέσεως**，而不表示同意；就像在战争中，为了某种利益的前景，以及为了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便利和管理，κ α τ ’ **ἄλλας οικονομίας τῇ βία πόλλας**。马克西穆斯-提里奥斯说，如果真理对听者无益，就没有什么可敬的了。他还说，″谎言往往对人有利或有益，而真理则有害″。这是可以提及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以说明他们（异教徒哲学家）在判断什么是真正可敬的、体面（诚实）的和值得称赞的东西时是多么容易犯错误，——然而他们却

把它（诚实）作为 rò xaλov 或 honestum 的主要特征之一。柏拉图提到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也是他所赞同的，即有利的是 xaλov，是可敬的，而有害的是卑贱的，ὅτι τὸ μὲν ὠφελιμὸν καλον, τὲβλαβερὸν ἀισχρὸν。因此，既然他和其他哲学家都认为谎言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利的，那么他们就一定认为谎言往往是aλov，honestum（诚实）。

【Plato Republ. v. Oper. p. 459。D. E. edit.Lugd.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该书中利用这一格言为妇女在公共活动中赤身露体辩护，他认为这样做是体面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做对国家有利。】

皇帝兼哲学家马库斯-安东尼斯（Marcus Antoninus）天性宽厚，在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事例上，他的判断力比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都要好。他说，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不应该说假话和做不真诚的事，δ ι ε ψ ε υ σ μ έ ν ω ς καὶ μεθ’ ὑποκρίσεως，即思想要公正，言语绝不能说谎；λ ό γ ο ς ί δ ι ο ς μ ή π ο τ ε δ ι α ψ ε ύ σ α σ θ α ι；心甘情愿撒谎的人就是（对宇宙）不孝。我们现代的一些自然法则崇拜者（自然神主义者）在这方面没有达到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境界，他们似乎不认为真理本身有什么可爱或可敬之处，而只是根据利益或方便来判断它。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对古代异教世界道德义务规则状况的调查。

我已经研究了那些以学问和知识著称的国家中最杰出的立法者和哲学家所传授的道德学说。本来可以预料，由于所有主要的道德学说都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经过适当的思考，都符合正确的道理，这些伟人中的一些人将会为世界提供一个完整的道德义务规则，可以安全地加以依赖。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他们中最著名的人在重大问题上都误解或歪曲了自然法则。

因此，我认为必须承认，正如洛克先生所断言，"无论原因是什么，人类的理性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未能完成其伟大而正当的道德事业，这在事实上是显而易见的。它从来没有从不容置疑的原则出发，通过清晰的演绎，制定出一整套自然（道德）法则"。同一位优秀的作者本人（洛克）也是一位伟大的理性大师，他绝非否认理性的任何正当特权，而是指出，"从迄今为止在理性方面所做的一点点工作来看，要想以清晰而令人信服的方式确立道德的各个部分，对于没有辅助的理性来说，似乎是一项太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显明了，人类正处于一种礼仪和原则的堕落之中，这种堕落盛行了一个又一个时代，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堕落没有（凭靠着人类自身理性而）被修正的方式或趋势。"

他们（异教徒哲学家、理性主义者）在基督教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蓬勃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崇高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并不能被恰当地用来证明理性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因为有识

之士普遍认为，他们（异教徒哲学家、理想主义者）熟知《圣经》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和道德，他们利用这些教义和道德，尽管他们可能不承认。但关于这一点，我想请读者参阅本著作第一卷第 21 章后半部的内容。

——只有神的启示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而基督教是如何完美地实现了这一卓越目标，我现在要开始说明。

==========

==========

==========

==========

==========

==========

==========

==========

==========

==========

==========

==========

==========

==========

==========

第 XIII 章.

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显现之时，世界各国在道德方面都陷入了令人痛心的堕落状态。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世人）从悲惨和有罪的状态中恢复圣洁和幸福。福音开宗明义，向灭亡的罪人免费提供赦免和救赎，只要他们凭着信心和悔改归向上帝，重新顺服上帝；同时，还提供最好的指导和帮助，使他们从事圣洁和有德行的活动。福音的道德计划超越了之前向世人公布的一切。福音中包含关于我们对上帝、邻居和自己应尽的义务的诫命的优越性的总结。这些诫命是由最强大、最重要的动机强制执行的。福音促进圣洁和美德的趋势，证明基督教启示的神性的论据。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异教国家，即使是其中最博学、最文明的国家，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的时候，在道德方面也堕落到了最令人痛心的地步。上帝以他的智慧和良善的旨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人们保持对自己（道德）责任的意识和认识，但他们（世人）却忽视和滥用了自己的优势。在邪恶的欲望、腐朽的习惯和风俗以及错误观点的影响下，他们的道德感和道德趣味变得十分堕落。原本赐予人类的神圣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都变得模糊不清、污秽不堪。在他们中间被当作宗教的东西，本应是对他们道德最大的保护，却遭到了惊人的败坏。他们多种多样的偶像崇拜、崇拜仪式和神灵（偶像众神）的榜样，对普遍的堕落起了不

小的作用。他们各自国家的法律根本不适合保持道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法律允许甚至规定了与宗教和美德的纯洁性不相符的事情。他们的哲学家和道德家也是如此：其中许多人的格言和榜样（对社会道德）造成了伤害。他们中的佼佼者在道德责任的实质方面存在缺陷；他们通常支持人们的偶像崇拜，对感官杂质大加放纵。即使他们是正确的，并给予了良好的指导，他们最美好的情感也没有什么分量，只能作为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美丽臆想，而不能被视为人类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律。他们没有神圣的权威可言，或者说，即使他们声称有神圣的权威，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或凭证来证明上帝派他们来宣布他的旨意。

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当福音书出版时，各种邪恶和行为不端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圣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第一章以非常惊人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他所描述的内容，即使是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即在他们中间盛行的畸形和非自然的恶习和杂质，也得到了最著名的异教徒作家、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无可否认的证词的证明和证实。《新约》（圣经）的其他一些部分也反映了异教徒的极端堕落。因此，他们被称为″死在罪孽和过犯之中″。圣约翰对他们的状态作了这样的感性描述：″整个世界都躺在罪恶之中″。

上帝本可以听任万民在罪中灭亡，但他以自己的大慈大悲怜悯了他们的凄惨和迷失。在一系列杰出的预言所标明的、本身也是最

合适的时刻，在人们最需要对宗教和美德事业进行特别干预的时候，上帝以他无穷的智慧和仁慈，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和救赎人类，使他们从有罪和堕落的状态中恢复圣洁和幸福。长久以来，上帝任凭万民走自己的路，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新的、非同寻常的旨意。但现在，他命令所有地方的人悔改。上帝的忿怒在福音书中从天上显明，是针对人的一切不虔不义。最清楚地揭示了当时人类普遍卷入的偶像崇拜、邪恶和堕落的巨大罪恶。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当他们彻底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时候，他们的罪恶感就会使他们产生可怕的念头，想到神会因他们的种种罪行而对他们进行公正的报复。因此，上帝以他至高无上的恩典和智慧，悦纳了这样的安排，即福音的开端是免费和普遍的赦免怜悯。上帝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通过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救世主，以谦卑的信仰和真诚的悔改回到上帝身边，他们过去的罪孽就会得到宽恕，他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他们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

他们获得了最荣耀的希望和特权。与此同时，上帝还赐予他们最神圣、最卓越的律法和诫命，用以指导他们履行（道德）职责。上帝屈尊与他们立下恩约，其中包含了最清晰明确的应许，那就是永生和幸福，作为他们真诚恒久顺从的奖赏。对于一个背道而驰的罪恶世界，对于那些将要在罪中灭亡的生灵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消息啊！神圣的仁慈和对人类的爱得到了何等荣耀的展示！

我现在要特别考虑的主题，是圣书中传递给我们的福音道德的优越性。旧约圣经中充满了有关上帝要求人类履行的义务的令人钦佩的诫命和指示。这些经文很早以前就已出版，由于犹太人和他们的经文一般都分散在各地，因此可以合理地断定，这些经文对外邦人中的许多人也都有用。但犹太人大多很不受欢迎，他们因独特的仪式和习俗而与世隔绝，他们的博士通过错误的解释篡改和歪曲了律法和先知的真正含义。甚至在一些道德诫命方面，正如我们的救世主指责他们的那样，他们用自己的传统使（圣经）律法失效，把人的诫命当作教义来教导。因此，救世主带着他神圣权威和使命的杰出证据来到这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厘清律法和先知的真正意义，确认和确立道德诫命，并将它们提升到更高的卓越境界，赋予它们更多的亮光和力量。正如他来教导人们正确认识上帝和真正宗教的本质一样，他也是要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个完整的道德义务规则，在其公正的范围内，通过神圣权威的所有权柄和最强大、最吸引人的能力来执行。

他（耶稣基督）在自己神圣的生活和实践中完美地体现了这些动机。如果要对福音派的道德观进行全面的思考，那将需要写成一卷独立的书，而且也不可能在本著作的篇幅内完成。不过，我们可以在三个主要标题下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概要，这三个标题涉及我们对上帝、邻居和我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圣保罗用我们在现世清醒、正直和虔诚地生活来表达这些义务。

在我们的责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它在顺序和尊严上都是第一位的，并对其他所有责任产生约束力。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者的正确理解是我们对他应尽义务的基础，因此不可能形成比《旧约》和《新约》两部圣书中向我们阐述的更公正、更崇高、更崇高的神性理念。律法和先知书中对神性和属性的所有描述都令人钦佩，这些描述也属于耶稣的宗教；耶稣进一步证实并完善了这些描述。耶稣教导我们，只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自有永有：他是灵，凡人的眼睛看不见，也不能用任何肉体的形式来表现；他拥有一切可能的完美，在他里面没有变幻，也没有转动的影子。祂的伟大不可测度，祂的理解力无穷无尽，祂的力量万能而不可逆转。

【圣经中有关神的神性和属性的经文太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我只能列举《出埃及记》iii 14.《申命记》vi.《诗篇》.2, cii.26.《约翰福音》第四章 24 节。《提摩太前书》六 16，《雅各书》一 17。】

在他（上帝）自己的智慧和良善看来最合适的时候，他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他只吩咐了一声，万物就被创造了；他用他的权能的言语不断地维护着万物：万物都在他里面。他对他所创造的万物行使普世的治理和天意（即，意旨安排）。他特别注意告诉我们，虽然他无限崇高，超过了我们最高的想象力，虽然他屈尊来看待（人类，这）最崇高的被造物，但他的关怀却延伸到最

卑微的被造物。但我们特别确信的是，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他的天意关怀延伸到了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他是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件都在他的指引和监督之下。他以他的存在充满天地，并不远离我们任何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和存在都是在他里面：万物都是赤裸裸地向他敞开的，没有任何生物不在他眼前显现。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圣经）那里得到了指导，要对上帝杰出的道德完美形成正确的观念：他有无穷的智慧，以最好、最合适的方式引导万物。

但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公义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圣洁的：他有永恒的信实和真理，上帝不可能说谎。他善待众人，他温柔的怜悯遍及他的一切作为：他不断地行善，甚至对有罪的人类也是如此。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在他面前，不分贵贱，凡敬畏神、行义的人，在各国都蒙他悦纳。上帝对悔改归回的罪人的怜悯，在旧约和新约中都经常得到宣扬。但特别是在福音书中，神恩典的所有丰富都以最吸引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神对人类的奇妙之爱在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获得救赎和拯救的方法中得到了最感人的展现。因此，圣经中对耶稣基督的描述是〝上帝就是爱〞。然而，与此同时，为了不让神圣恩典和怜悯的丰富被滥用来鼓励放荡行为，圣经中处处将他表现为无限的公义和圣洁：他的仁慈，正如那里向我们描述的那样，并不是一种可能鼓励罪人肆无忌惮

地违反他的律法的软弱放纵，而是始终与最完美的智慧和公义结合在一起。他对罪的不悦，以及他对顽固不化的罪人的惩罚，都以鲜明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确信，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世人的行为，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还有内心的隐秘倾向，给世人以报应。

这就是《福音书》给我们的关于上帝及其光辉完美和属性的观念：这是所能想到的最高尚的观念，也是最适合产生对上帝的情感和态度的观念。因此，正如《福音书》中教导我们要对神形成最美好的观念一样，我们也得到了关于我们应该对神尽义务的最美好的指引。

我们受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救世主（耶稣基督）将此视为第一条伟大的诫命。这让我们对宗教有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想法，因为它源于这一神圣的原则，并包含在这一原则之中！它包括我们对他无与伦比的完美，尤其是对他奇妙的恩典和良善的最崇高的敬意和钦佩：我们必须以他为乐，以他为喜，只在他身上寻求我们最高的幸福。我们必须以纯洁的热忱来追求他的荣耀，在满足我们的肉欲或促进我们的世俗利益之前，我们必须选择取悦他和尊敬他，当为了他的缘故，或者说是为了真理、真正的宗教和正义的事业，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放弃这一切（世俗）。神圣的爱是圣洁、巧妙、令人愉快的顺从的源泉。因此，有人宣称〝我们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对神的爱〞。

但是，我们还受到教导，对上帝的这种爱，为了使它成为正确的类型，必须伴随着对他的神圣陛下的神圣敬畏：对至高无上、绝对完美的存在者，我们全能的造物主，我们至高无上的主，最公义的管理者和审判者，要有一种高度合乎情理的受造物的脾气。这一点如此重要，以至于敬畏上帝和真正的虔诚常常被用作具有相同含义的词语。怀着崇敬和虔诚的敬畏之心侍奉上帝，是真正可接受的敬拜所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敬畏占上风的地方，它将成为抵御罪恶和邪恶的最有效的防腐剂，它将使我们对神的神圣权威产生最深刻的顺服，它将使我们害怕冒犯神，并使我们超越对人的卑劣和无度的畏惧。

这也要求我们对他有坚定的信任和信心，毫无保留地完全顺从他的旨意，因为我们坚信他对我们有公正的统治权，坚信他的能力、智慧、良善和无所不能。他鼓励我们把所有的重担和忧虑都交给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处置，并默许他所有的天意安排，因为我们确信他所安排的一切都是真的为了我们好，并会使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

圣经处处教导我们，对上帝的习惯性关注，对他的同在和赞许，必须影响我们的整个行为。这表现在我们行在主面前，行配得主的事，使一切事蒙主悦纳。我们奉命将一切归于神；以我们的身体和归向他、属于他的心灵作为我们在世上荣耀他的恒常关怀和

努力；我们奉命无论吃喝或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上帝是一切完美和卓越的伟大本源，他的道德属性在圣书（圣经）中以特别的方式向我们清晰地揭示出来，因此，在我们这样脆弱的受造物所能效法的范围内，渴望在道德属性上与他一致，是我们职责中崇高的一部分。这要求我们努力圣洁，就像他一样圣洁，完美（在我们有限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完美，成为上帝的追随者或效法者，就像上帝亲爱的孩子一样。为此，我们在福音书中拥有特殊的优势，因为我们有他道德上的卓越和完美，他的圣洁和纯净，他的爱和良善，他的信实和真理，他屈尊的恩典和怜悯，这些都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他的爱子是他自己卓越的完美形象。当基督耶稣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最像上帝。

关于我们对至高存在者的敬拜，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无限的神。

最明令禁止的是偶像和表象（即用偶像、形象来代表神）。在异教徒的世界里，当唯一的真神不再被忽视时，他们所崇拜的偶像神的多样性，连同他们崇拜的残忍、不洁和荒谬的仪式，都被摒弃了。在福音之下，我们也从摩西律法中规定的各种仪式和祭祀中解放出来，虽然这些仪式和祭祀最初是为了明智的目的而制定的（那些都是对于耶稣基督福音的预表），非常适合当时的时代

和状况，但在遵守上却很繁琐，与我们的救世主所要引入的更属灵和更完美的分配也不太相称。新约中所体现的福音崇拜具有高尚的纯洁性和简约性；新约中所规定的神圣仪式和教规数量不多，但在用途和意义上却非常出色。同时，《新约》还非常谨慎地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真正圣洁的心灵和生活，任何外在的仪式对我们被上帝接纳都不会有任何益处或帮助。

至于祈祷和赞美的属灵祭祀，我们在圣书（圣经）中既有最好的指引，也有纯洁崇高的奉献的最高尚模式。圣书教导我们要赞美和崇拜他（耶稣基督）超凡脱俗的卓越和完美，这些卓越和完美在他奇妙的作为中，在他话语的启示中闪耀着光芒；我们要赞美他，这是他伟大而荣耀的名所应有的赞美。我们奉命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恩惠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美好事物向他献上我们的恳求。

在我们的头脑中不断意识到我们对上帝的绝对依赖，以及我们对他的仁慈所负有的重大道德义务。我们还必须怀着忏悔和痛悔的心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为这些罪过谦卑自己，恳求他的怜悯；这是有罪之人应有的宗教信仰，也是圣经中经常推荐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福音书要求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向上帝献上祷告、赞美和庄严的奉献；耶稣基督是上帝以他的智慧和仁慈为救赎和拯救人类的伟大工作所指定的伟大中保。这就是福音崇拜

的既定顺序。我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尊重中保（耶稣基督），通过他，我们可以借着一位圣灵通往天父，这是上帝明智而仁慈的规定，他以最符合他自己的无限威严、他的管理和完美的荣耀的方式，将他的祝福赐给我们。这既能使我们的心灵公正地感受到上帝的无限伟大和一尘不染的纯洁，又能使我们认识到罪的罪恶，因为罪使我们不适合立即接近如此圣洁荣耀的威严；同时，它（福音）还能很好地消除我们有罪的嫉妒和恐惧，激发我们对上帝的真诚信任和信心。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理由怀疑上帝对我们的良苦用心，怀疑他对我们虽然不完美但却真诚的服务的接纳，因为他要求我们以他爱子的名义向他献上这些服务。

他（耶稣基督）"能拯救一切靠他到上帝那里去的人，直到永远，因为他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外邦人对通过中保向上帝求助的适当性有一些概念，这也许是由于从最初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古代传统。但这一概念与原始宗教的其他分支一样，已被严重扭曲和模糊。他们（外邦人）有许多偶像神，也有许多偶像中间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没有任何神的授权和任命；在他们的崇拜中散布着一种奇怪的混乱。正如圣保罗所说，他们有"许多神，许多主"，他们崇拜和敬仰他们的神；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只有一位父神，万有都出于祂，我们也在祂里面；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万有都由祂而有，我们也由祂而有"。他（保罗）还在其他地方指出，"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对这位伟大中保的尊敬，非但不会使我们远离我们的天父上帝，反

而会增强我们对他神圣陛下的敬畏、对他的爱、对他的信心，并使我们对他的智慧和良善充满最高的钦佩。因为他以他至高无上的恩典和慈爱，指定他的独生子为人类的救世主，通过他向我们传达最宝贵的祝福。

基督教不仅在我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方面，而且在我们对同类应尽的义务方面，都给出了最优秀的诫命和指示。

在这两方面，《圣经》，尤其是《福音书》中向我们传达的诫命都是令人钦佩的。我们只需指出其中几条就足够了。

福音要求我们在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上，不给他人造成丝毫的错误或伤害：我们要给所有人应得的东西：我们不要互相撒谎，要对自己的邻居说真话，并在所有人面前诚实地做事。在我们的言语和交易中，一切欺诈和虚假，一切不公正和暴力，都是最明令禁止的。我们不仅要避免伤害他人的行为，而且不得无缘无故对兄弟发怒，不得说人坏话，不得自己对邻居恶言相向，也不得在他人恶言相向时向外散布。我们被禁止对他人妄加评论，以免我们自己受到上帝的审判：相反，我们必须根据情况对他人的言行做出最好的解释。我们的救世主以最强烈的方式教导我们，任何看似虔诚和献身的行为，或在宗教仪式上的勤勉，都无法弥补我们恶待他人所带给我们的损害。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对于他人的）伤害和错误做出补偿，上帝也不

会接受我们。

福音不仅禁止在任何方面伤害我们的邻居，而且还明确要求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去善待所有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在他们（邻舍）需要帮助和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同情他们的苦难和悲伤，也要为他们遇到的好事感到高兴，随时准备把我们的世俗物质分给他们，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努力使他们改正错误，当他们犯错时，要以温顺的精神加以责备，最后，要尽我们所能促进他们精神上和世俗上的福利。我们的救世主为了更有效地说明仁慈和怜悯的义务的重要性，向我们保证，在审判的大日，人们会被特别注意到这些义务，届时，人们会根据他们履行或不履行这些义务而受到奖赏或谴责。

在我们对人类的责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我们对敌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的态度和行为，在这方面，我们神圣的主给了我们最令人钦佩的诫命和指示。如果我们受到了他人的伤害，他嘱咐我们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而不要让报复的痛苦占据上风。主在这方面的一些训诫，例如他在令人钦佩的登山布道中的目的，是以谚语的方式表达的，并不是要以最严格的方式来敦促；但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极好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抑制暴怒和报复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造成了如此之多的祸害；并向我们表明，忍耐伤害，胜过上前报复。他要求我们在祷告中加入这句话，祈求上帝宽恕我们的罪过，就像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一样。

这也是他的一些精彩比喻的目的。在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中，使徒们教导了与他们神圣的主相同的教义，即我们不应该以恶报恶，而应该以善胜恶。

这使我补充强调说，我们的主不仅禁止以恶报恶，而且命令我们以善报恶。这就是那条荣耀诫命的目的，它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为咒诅我们的人祝福，为恨我们的人行善，并为那些轻慢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不应该咒诅他们，而应该为他们向上帝祈祷，不是让他们继续作恶，而是让他们恢复正常的心态，从而成为上帝眷顾的对象；如果他们陷入困境，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仁慈的服务。"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这无疑是将仁爱提升到了最高的境界。

虽然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对这种行为大加指责，但如前所述，古代哲学家中一些最杰出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种行为的美好和卓越，只是他们缺乏必要的权威，无法将其作为人类必须遵守的律法。但在耶稣的福音书中，这一点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执行，更有力的推动，并以最明确的神圣权威约束着我们。此外，我们的主还明确谴责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使人假借对上帝和宗教事业的热忱而迫害和伤害他人。

总的来说，耶稣福音明显而统一的目的和趋势是推荐和实施普遍的仁爱。它为我们在爱中对人类应尽的义务奠定了基础。它全面

总结了我们对人类应尽的义务："你要爱人如己"。我们所学到的邻人，不仅仅是指与我们同国家、同民族、同宗教的人，而是指所有需要我们善待、我们有机会行善的人。我们的救世主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除此以外，还可以加上另一条引人注目的诫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条规则如果考虑得当，对于规范我们对待同伴的行为将大有裨益。

虽然我们被要求爱一切人、善待一切人，但其目的并不像某些想要诋毁福音道德的人所暗示的那样，是要我们对所有人都怀有同样程度的感情。好人之间应该有的特别的爱和尊敬，他们之间除了共同的人性纽带之外的特殊纽带，都以最强烈和最吸引人的方式得到了推荐和执行，并为神圣友谊的所有亲密关系奠定了最适当的基础。

除了规定了对全人类的正义和仁慈义务的一般诫命之外，还针对我们在公民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关系中应尽的义务，向我们发出了特别的指令。这些对于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君主、地方长官和臣民的职责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果得到适当的关注，这些职责足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福祉。要求统治人的人要公正，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进行统治。我们教导国王和所有掌权者，要把自己看作是在伟大而普世的君主、万王之王、万军之主的统治之下，他们（掌权者）必须为自己的行

为向他（上帝）负责，他任命他们是为了他所管理的人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没有偏见地主持正义和审判。目标是教导人们要顺从和服从更高的权力，为他们（执政者）祈祷，敬畏上帝，尊敬国王，把属于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向该纳税的人纳税，向风俗习惯顺服，向当畏惧的人要畏惧，向当尊敬的人尊敬；做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民法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人们的惩罚，而是为了良心，为了服从上帝的律法。同样，仆人服从和侍奉他们的主人也是宗教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以应有的恭敬、忠诚和勤勉，不偷窃，不偷懒，善意地（好像是在）服侍主、而不（好像是在）是服侍人；要知道人无论做什么好事，无论他是奴仆还是自由人，都必从主得着（赏赐）。这些事情，只要他们（人民）真正相信，并适当考虑，就会比单纯的习俗或国家法律更有影响力，促使他们（人们）忠实而愉快地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主人必须给予仆人公正和平等的待遇，不要威胁他们，因为他们（主人、老板）知道他们（仆人）也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在他那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尊卑之分。丈夫和妻子的义务也得到了令人钦佩的描述，并通过基督教的适当动机以及来自自然法则和理性的动机来执行。父母和子女的义务也是如此。同理、圣书（圣经）中还规定了一些规则，以规范平等者之间的交往，使他们相互礼让，以诚相待，不愿意冒犯任何人，并尽可能与所有人和平相处。总之，《圣书》中经常描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应尽的各种人道、正义和仁慈的义务，这些义务是由最强大的动机和上帝本身的权威强制执行的，如果人们坚信上帝的权威，那么它对良知的力量

一定比单纯的人类立法者的制度或哲学家和道德家的推理更大。

通过这些提示，我们可以了解到《圣经》中与我们对人类应尽的义务有关的那部分道德诫命的优越性。

至于我们的责任中更直接与我们自身有关的部分，即管理我们的情感、食欲和激情，以及适当调节和改善我们的脾气，福音律法是特别出色的。关于愤怒的激情、忿怒、仇恨和报复，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律法非常注意克制和节制它们的过激行为，并使人们保持温顺、宽容和忍耐，最重要的是，培养友善的脾气和博爱的仁慈，这是人类心灵中最优秀、最和蔼可亲的品质之一。至于嗜欲和激情，这些在《圣书》中都有论述。

我们的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类道德的败坏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界限，带来了普遍的堕落和行为不端。因此，基督教律法的一个极好的目的，就是使肉体的淫欲消退和降服，使人摆脱那不洁情欲的卑劣奴役，因为这些情欲一旦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玷污我们的本性，对宗教和美德的利益造成最有害的后果。福音，无论在哪里，只要被真诚地信仰和接受，就会激发人们对那些非自然的情欲和污秽的极度憎恶，这些情欲和污秽在异教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取得了如此畸形的发展，而且，如前所述，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的格言和做法怂恿和支持了这些情欲和污秽。在福音中，一切不洁和淫乱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不仅是通奸、奸淫，还有私

通；在异教徒中，私通根本没有过错，或者过错很小。一夫多妻制和轻微随便的离婚在犹太人中被大量滥用，以满足他们堕落的情欲，但在耶稣的宗教中是不允许的。不仅禁止外在的粗暴不洁行为，甚至连在心中珍视和放纵不洁和邪恶的（喜好）倾向，这在神看来也就是犯罪。

【林前六 9、10，提摩太前书一 9、10。这些可憎的行为在《旧约》中也受到了最强烈的谴责。】

【参见圣保罗为此目的所说的话，帖前四 3、4、5.7 节。无论谁公正地思考这位伟大的使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从第 13 节到第 20 节中所说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几条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远远胜过在最高雅的异教道德家那里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另见箴言第 5-11 节。】

我们经常（在圣经中）被警告不要暴饮暴食、骄纵、酗酒、贪食和不节制，这些行为同样会大大贬低和玷污我们的本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和他的使徒们劝诫我们要反对上述几种肉体的情欲，不仅是因为它们在现今的状态下会带来许多恶果，更重要的是，这是神明确的权柄和命令，是我们在审判之日必须对在肉体中所做的事和将要到来的忿怒的恐惧作出的严格交代。它们还被描述为与福音所呼召我们的尊严和特权格格不入，完全不配做上帝的儿女、基督的肢体、上帝及其圣灵的活殿、天上产业的承

受人和期待者。

《福音书》中所传递的基督教的一大优点是，虽然贞洁、纯洁和节制在其中以最神圣的义务约束着我们，但却注意防止迷信的极端行为。我们的救世主和他的使徒都没有以特别的纯洁为借口，禁止和谴责婚姻，就像当时的一些爱色尼人所做的，以及后来其他人通过虚假的改良（对于福音进行虚假的“改进”，例如天主教禁止神职人员嫁娶）所做的那样。相反，他们（耶稣基督与使徒）宣称：″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床是不可玷污的″。虽然明文禁止不节制和过度，要求我们控制身体，但允许我们适度地使用感官享受；而且还宣布，上帝的一切造物都是好的，只要感恩领受，就没有什么可拒绝的，因为它是通过上帝的话语和我们的祷告而成圣的。

福音诫命的另一个卓越之处在于，它特别注意防止我们过度热衷于世俗的财富。我们的救世主经常借机说明，把我们的信心和幸福寄托在这些东西上是非常愚蠢的，并用强烈的措辞表明，对世俗财富的狂热与对上帝的爱以及真正的虔诚和美德是不一致的。拥有和享受财富并不是绝对禁止的；但我们得到的指示是要正确使用财富，将其视为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信托产业，我们只是其管家，我们必须对其负责；我们得到的教导是，不要将其作为奢侈的诱因，而应将其作为行善、荣耀上帝和造福人类的机会：为了鼓励我们，我们得到保证，如此使用财富将使我们得到神的眷顾，

并为我们在来世开辟一条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

在圣经中，骄傲经常被描述为一种非常错误的心态，在神看来是非常不可取的。福音书中的许多经文都特别旨在纠正和制服各种不同的骄傲情绪，无论是指过分的野心，使人争强好胜；还是指急切地渴望得到人们的掌声，而不是上帝的眷顾和赞许；抑或是指妄自尊大，自视甚高，自以为是，蔑视他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如此引人入胜的方式推荐和强调——和蔼可亲的谦卑；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提供了最完美、最可爱的谦卑模式。

救世主的几条诫命都旨在教导和引导我们以忍耐、平和与知足的心态拥有自己的灵魂。没有什么比焦虑的忧虑、过度的悲伤和绝望的恐惧更容易使人心神不宁、心绪不宁的了，因此，福音书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效的补救措施：不是把世俗的邪恶和灾难说成根本没有邪恶，也不是规定一种无情的冷漠，压制自然的情感和激情，而是把它们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有如此强大的考虑因素，支持我们在苦难和逆境中保持平静的顺从和生动的希望。我们被教导要把它们（苦难和逆境）看作是上帝为了最明智、最美好的目的而派来的，并确信他（上帝）将慷慨地支持我们渡过难关，为了我们的更大利益而支配它们，如果（我们）适当地改善它们，它们将带来完全的永恒的幸福。

我们的救世主和他的使徒们给了我们极好的训诫和指引，这些训

诫和指引最适合使我们远离焦虑不安的忧虑和追求，以及对明天的不信任的思虑。然而，尽管我们被指引着将我们的忧虑抛给上帝，愉快而稳定地依靠他的智慧和良善的天意，但我们也被告诫不要忽视使用适当的方法和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责任是不要懒惰，而是要勤勉地完成我们的使命和工作，这样我们就不会缺少任何东西，我们就可以施舍给需要的人。游手好闲的人被视为行为不检点；“人若不做工，也不可吃饭”。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救世主的训诫和指示非常适合激发我们真正的神圣刚毅，使我们超越对其他人的奴性恐惧，因为人只能杀死身体，之后就再无作为、也不会有任何（超过死亡之后的）世俗的罪恶和苦难。然而，他（耶稣基督）远非鼓励鲁莽冒进：他指示他的门徒不要无谓地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而要采取一切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迫害者的愤怒和恶意：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如果苦难、逼迫和灾祸不可避免），而又不背叛上帝、真理和公义的事业（即，如果基督徒所行的事情，不是背叛上帝、真理和公义的事业），——那么，他们就要表现出崇高的毅力，坚定地忍受最大的痛苦，甚至是以喜悦迎接痛苦与死亡，因为他们确信会得到神的支持，他们在天堂的奖赏也会很丰厚。

知识是心灵最崇高的进步之一，对虔诚和美德的生活大有裨益，因此，人们经常敦促我们，作为我们的责任，努力让我们的心灵

获得神圣而有用的知识。我们必须努力增长智慧和灵性的悟性，以便辨别何为卓越的事物，并证明（显明）何为上帝的善良、可接受和完美的旨意。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作为上述所有美德的基础，以及正确管理自己的基础，我们应该努力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救世主把心比喻为泉源，善恶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是从这里流出的。因此，要求我们做的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对心灵进行适当的约束，不仅要对我们的外在行为和举止保持警惕，还要对我们的内在框架和脾气保持警惕。我们绝不能——缺少真正普遍的纯洁和圣洁的灵魂，缺少内在的真理，缺少淳朴和虔诚，缺少没有任何虚伪和诡诈的真诚。

最后，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在恩典和各种神圣美德中成长。为此，我们必须凭信心而活，凭信心而行，这（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凭据"。既然未来的生命和不朽现在已被置于最清晰、最开放的光亮之下，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愿望和观点带到这个短暂的世界及其所有的享受之外，去寻求那在上面的事物，并把我们最美好的感情寄托在那里。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是在与天堂对话、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崇高理念下体现出来的：它是不断追求我们本性的完美，使之与神圣的良善和纯洁相一致，并努力在地上遵行上帝的旨意，如同在天上一样。

除此以外，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耶稣宗教的显著特点是，它在指引我们追求最高道德境界的同时，也教导我们时刻意识到自身的软弱和缺陷，以及自身的不足。在福音中，我们对自己的义和功劳的一切自夸和自信都被排除在外：我们被教导要完全依靠上帝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将我们身上的每一件好事或我们所能做的每一件好事的荣耀归给他。

根据对福音诫命的这一总体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福音诫命）展示了一个美丽和谐的实用宗教计划。最著名的异教道德家的最佳体系在几个方面都有缺陷，有些方面甚至是非常错误的；但在这里，没有任何缺陷，我们的全部责任都在其合理的范围内摆在我们面前，丝毫没有掺杂任何错误的东西。不过，虽然它向我们展示了最高尚的道德理念，但它并没有将其推向任何无端不当的极端，或达到不适合人性的严格程度：这是一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对它（福音道德理念）提出的反对意见。这里确实教导我们要舍己，但其用意只是要我们努力使低级的欲望和激情适当地服从我们天性中较高尚的部分，肉体和世界的快乐和利益应让位于我们对上帝的责任，以及对真理、美德和公义的爱，只要它们恰好处于竞争的地位（即，当我们面对——对世界的爱与对神的爱之间处于竞争地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此世之中的）暂时的舍己将得到最荣耀的回报。我们被要求不要为肉体做准备，以满足肉体的欲望（即，在一切事情中都以肉体血气为我们的唯一目标）；但我们的救世主和他的使徒们并没有

敦促我们把用那些非自然的严酷和苦行来浸渍我们的身体作为一种责任，也没有用那种血腥的纪律来责罚我们的身体，而迷信常常打着非同寻常的诫命和奉献的幌子来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要心存敬天之心，将我们的情感寄托在上面的事物上，但也不能忽视我们在现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并没有被命令绝对地放弃这个世界；但这是一个更崇高的成就：——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时，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使自己不受其污染；并不是完全放弃我们现在的享受，而是要有节制地使用它们，这样 ″使用这个世界，而不是滥用它″。最后，福音道德包含了所有的人。

但是，即使道德义务的规则本身再完整、再优秀，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也很难达到目的，除非它有适当的权威约束我们，并由最强大的动机强制执行。在这一点上，《福音书》的宗教和道德诫命具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福音的宗教和道德诫命）不应被视为智者和道德家（哲学家）的单纯建议和指令，他们（哲学家）只能提供建议并努力说服，却不能自诩对人类拥有适当的权威；它们（福音诫命）也不应被视为拥有民事权力的、易变的、人类立法者（政治家）的命令，他们（政治家）不能自诩对人心或人的内在倾向（喜好、趣味）做出判断，他们（政治家）所考虑的只是社会的外部秩序和福利，并经常使道德规则让位于他们的政治利益；——但这些规则（福音诫命）是上帝的命令，他是宇宙的主宰，他知道我们最隐秘的想法，我们不仅要向他交代我们的外在行为，还要向他交代我们内心的情感和灵魂的倾向。

另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命来到这个世界，向人类宣传上帝的这些优秀法则，并赐予我们最杰出的福音恩典；他在自己神圣的生活和实践中，以身作则，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神圣使命。榜样的力量通常大于空洞的诫命。上帝之子化身为人，是看不见的神最完美的形象，在他身上，神圣的完美更接近我们的视线，我们也更容易效法。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普世圣洁、一尘不染、对上帝最炽热的爱、对人类最美好的爱、对神圣旨意最完美的顺服和顺从、在最大的苦难中最模范的忍耐、最令人钦佩的谦卑、温柔和屈尊，以及一切美好的品德。我们难道不应该追随他的光辉足迹，像他那样生活和行动，就像他那样光荣和神圣、我们对他负有无限的义务吗？

在这里，神圣恩典和良善的所有魅力都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更有助于推荐和执行福音的诫命。从爱中产生的顺从的动机，会对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原则产生作用。上帝对人类的奇妙之爱从未像耶稣基督救赎和拯救我们的方法这样（更完美地）展现过。只要我们以真实而活泼的信心衷心接受这个敬虔的奥秘，它就会产生令人愉快的影响，促使并吸引我们作出圣洁而尽责的顺从：因为福音书中处处都在灌输，上帝差遣他的亲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大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迫使我们越来越多地向罪死，向义活。

如前所述，福音的优越特权也为圣洁和美德的实践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为此，要使我们成为热心行善的子民，显出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颂赞和美德。

除此以外，还有从未来状态的奖赏和惩罚中得出的重要动机；《福音书》对这些奖赏和惩罚的显明和保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得多，这一点将在本作品的下一部分中加以说明。

最后，为了给我们更大的鼓励，我们得到了神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在目前的状态下，对人性的软弱和堕落，以及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多方面的诱惑，应当有着应有的认识。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福音书中给了我们最明确的应许和保证，上帝会派遣他的圣灵来启迪我们，使我们成圣，加强和帮助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谦卑地向他请求他的恩助，同时勤奋地使用一切适当的方法和努力。因为必须考虑到，这些神的影响和帮助是以符合我们理性能力的公正秩序的方式传递的，不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努力变得没有必要，而是为了帮助和激励我们的努力。

总之，考虑到人类已经陷入了巨大的黑暗和堕落，最需要的莫过于有一个纯粹的道德体系，其中包含了我们的全部责任，并以简单明了的诫命传达出来，正如上帝亲自颁布的法律，强制执行。

耶稣的福音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自然可以推断出，福音道德令人钦佩的纯洁性，以及基督教教义、诫命、特权和教规在促进心灵和生活真正圣洁方面的一致趋势，为基督教启示的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论证极具震撼力，理应受到人类，尤其是所有公正的真理和美德爱好者的推崇和敬仰。这本书（福音书、圣经新约）的第一批出版者（基督使徒们、初代基督徒们）都是非常淳朴、朴实和正直的人，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好处，也最不可能是巧言令色的骗子。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救赎，他们怀着纯洁、狂热和有节制的热情，为了建立一个旨在促进普遍公义的宗教计划，他们甘愿承受最大的苦难、责难和迫害：整个福音闪耀着上帝般的纯洁光芒：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抚慰和谄媚人的情欲和恶习，没有任何东西透着这个世界的（世俗）精神、野心、贪婪和感性。福音书既不可能是头脑发热的、软弱狂热者的作品，也不可能是自作聪明的骗子的作品。当我们考虑到基督教的第一批传播者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和学习的人，但他们却教导人们形成了最公正、最崇高的宗教观念，在许多情况下与他们自己深受熏陶的偏见（即犹太教、拉比主义、法利赛人）背道而驰，远远超过了世人以前所知道的（道德教导），而且他们还提出了最完美的道德计划，大大优于异教世界最令人钦佩的哲学家、最伟大的人所教导的，——这就有力地证实了他们自称的真实性（即基督福音的真实性）；他们所传授的教义，以及他们以上帝的名

义所传达的诫命，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他们显然不可能发明出这样的东西，而是正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来自于神圣的本源。从天而降的许多荣耀证明（即神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证明了我们救世主的神圣使命，证明了那些奉他的名被派去传播福音的人的神圣使命。从来没有任何事实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事实能更杰出地证明非同寻常的神的干预。它们显然超越了人类的一切能力；因此，它们一定是由上帝自己的大能直接促成的，他（上帝）绝不会为假冒伪劣的东西作证。至于邪恶的生命（撒旦及其仆从），不管我们认为他们的力量有多大，我们都无法想象他们会帮助一个宗教和道德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明显倾向就是让人们从偶像崇拜、恶习和邪恶中走出来，去认识、服从和崇拜唯一的真神，并践行虔诚和美德。这些证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耶稣的宗教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尽管它遇到了人类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反对。凡是真正相信和接受耶稣的地方，都发生了奇妙而幸福的变化。世界上从未有过像原始基督徒（初代基督徒）这样圣洁、贤良、虔诚、仁慈、纯洁和节制的群体。因此，古代为基督教辩护的人不断坚持的话题之一，也是他们向异教徒求证的真理之一，就是，它（基督福音）给那些接受它的人的生活和举止带来了非凡的改革。在这个邪恶和堕落的世代中，他们就像世界上的明灯一样闪耀。当他们（基督徒们）严格遵守《圣经》中规定的宗教和道德规范时，他们也是如此。一旦他们偏离了这一完美的准则，他们要么在实践中变得松散，从原始美德中堕落，要么假装出超乎福音所要求的纯洁，走向迷

信的极端（例如天主教的修道院、禁止神职人员嫁娶）。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所传达的福音道德观是如此明智，如此令人钦佩，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后世所有试图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尝试，都没有达到其最初的完美境界。

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而且福音启示录（圣经）的敌人也经常反对，基督徒中存在着严重的风气败坏。但这既不能证明基督教在其初传时没有给世界带来显著的益处，也不能证明它现在没有巨大的作用和益处，我们应该为此深表感谢。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也可能被滥用；而那些违背福音的明光和律法，继续在罪恶和邪恶的道路上前行的人，其罪过也会特别加重。如果说有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过着不道德和放荡的生活，那么他们一般都是这样的人：要么只满足于基督徒的虚名，而不去认真了解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要么不认真思考和铭记宗教的教义和诫命，要么并不真正相信宗教，或者至少只是怀疑和摇摆不定地同意宗教。而这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福音道德的纯洁性，它在那些受邪恶习惯和恶毒情感影响的人心中造成了对福音的偏见。在当今时代，许多人的不忠和怀疑态度，以及对所有宗教日益冷漠的态度，在我们中间太明显了，我毫不怀疑，这就是人们所抱怨的大量涣散和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取消基督教对罪恶和邪恶的约束，腐败就会比现在更严重、更普遍。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本来是邪恶和放荡的，但在基督教教义和诫命的影响下，过上了清醒、正直和虔诚的生活。尽管许多基督徒堕落了，但我们有理由断定，在那

些声称相信并接受福音的人当中，崇高而理性的虔诚和堪称楷模的纯洁举止，比在任何其他职业或品格的人当中都要多得多。因此，使人们恢复真正的虔诚和美德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努力使他们恪守天国的教义和福音中纯洁而卓越的律法，这无疑是对圣洁和美德生活最好和最大的帮助和鼓励。无论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在教义和实践上已经或可能陷入怎样的堕落，我们仍然有圣经中规定的完美的规则或标准，我们可以求助于它，通过对它的密切关注，我们可以在宗教的每一个部分以及普遍的虔诚和正直的实践方面得到确定的指导，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最感恩的好处。

在结束这部分内容之前，我想请两位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先生谈谈他们的观点，一般认为他们并不太迷信和偏执。一位是《青年文集》的作者，他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承认，"拿撒勒人耶稣宣扬的学说是如此符合公平，如此有益于社会，以至于他们最大的对手现在都认为，他的道德诫命比古代最聪明的哲学家高明得多"。另一位是受人敬仰的孟德斯鸠先生。有权威人士告诉我们，他在弥留之际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爱吉永公爵夫人宣称，"福音的道德是最优秀的东西，是人类从造物主那里可能得到的最宝贵的礼物"。

==========

==========

==========

==========

==========

==========

基督教的启示

以及

古代异教徒世界的宗教状态

第 III 部分.

关于未来奖惩状态的信念

==========

==========

==========

==========

==========

==========

==========

==========

==========

==========

==========

==========

==========

==========

==========

第 I 章.

未来状态学说的重要性。它符合正确的理性。关于未来状态的自然和道德论据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人们仅仅依靠自己的（无助的）理性，他们很可能会陷入巨大的怀疑和困难之中。上帝对此的启示将大有裨益。

对于宗教和世间的美德事业来说，是否存在来世，人们是否在来世将根据他们在现世的行为受到奖赏或惩罚；或者是，现世是否就仅仅是我们存在的全部，在现世之后，对于我们现在的道德行为的报应，没有什么可期待或害怕的。

如果没有未来的报应，或者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未来的报应，那么他们的目光就只会停留在现世的痛苦和快乐上：一般来说，除了满足他们的食欲（肉欲）和欲望，以及促进他们所认为的现世利益之外，他们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其他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于现世利益：肉体和理智将成为他们的支配原则：好人将失去那些希望，而这些希望是他们在最大的痛苦和危难中获得快乐和安慰的源泉，并能激励他们耐心地继续做好事；坏人将摆脱那些恐

惧，没有什么比这些恐惧更能阻止他们的恶行，甚至能避免他们暗中作恶。

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基督教启示录（圣经）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给了我们关于未来状态和来世奖惩的最有力的保证。与启示录（圣经）相对的自然宗教的最杰出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声称灵魂不朽和未来报应的教义对于全人类的共同理性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有太多理由认为，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贬低神圣启示的作用和必要性，而不是他们真的相信这一教义；因为在其他时候，他们曾对这一教义提出怀疑，并将其说成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竭力使为这一教义提出的证据无效。

我欣然承认，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报应的自然和道德论据，如果得到适当考虑，是非常有分量的。

没有人比基督教哲学家和神学家更能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了。不管是谁，只要公正地考虑一下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会发现他们的方式远远优于救世主降临之前（的古代时代中的）最杰出的异教哲学家所使用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启示录（圣经）对于帮助和改善我们在最重要问题上的理智有着极大的益处。

启示以有力而清晰的论证表明，物质，就我们从其已知的本质属性所能判断的而言，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没有思想能力的，不管它是如何变化或修饰的；由无数部分组成的物质，就像所有物质本身一样，不可能成为个体意识的主体；（个体意识的）主体必须是一个简单而不可分割的存在（者）：智力和意志的性质，与肉体的形象和运动完全不同；人类灵魂崇高的能力和运作，它超越物质和世俗对象的力量，以及对灵性和不可见、天体和永恒事物的思考，似乎是一种远比可腐朽的肉体更高贵、更高级的存在（者）的特性：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灵魂、意志、心灵）将与肉体一同消亡；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本质上是活跃的、简单的和不可分割的，造物主将它设计成这样，是为了让它不朽地存在。除此以外，还可以加上对未来状态的强烈忧虑，这是人类心灵的天性，也是任何低等动物所没有的。

【博学的塞缪尔-克拉克博士在他写给多德维尔先生的信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论证，他还针对一个敏锐而巧妙的对手进行了多次申辩。】

在这个低等世界里，人们的行为能够受到未来世界的希望和恐惧的支配。这就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推测，即他们的造物主设计他们应该受到这样的支配：假定他（上帝）设计和创造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受到谎言的支配，这几乎不符合我们对上帝的智慧和良善所能形成的最好的想法。如果我们考虑到，像人这样高贵的生物，

拥有如此令人钦佩的能力，能够在知识和美德方面拥有不朽的精通，却被设计为除了短暂（此世）的存在之外没有其他的生活（来世），而在这种短暂的存在中，他无法达到其本性的真正完美和幸福，这似乎是荒谬的。从天意目前看似不平等的分配、最优秀和最有价值的人在目前的状态下经常面临的许多邪恶（苦难）和痛苦，以及坏人和恶人的繁荣状况（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繁荣和辉煌的环境中走到生命的尽头）中得出的未来报应状态的道德论据，使这些推理获得了强大的额外力量。从这些和其他一些可能提到的考虑因素中，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这（此世）并不是人类被设计的唯一的生活，在我们面前还有这样一种状态（来世），在这种状态（来世）中，好人将得到充分的奖赏，而恶人将受到惩罚：甚至那些不为世俗法庭所知的秘密的善行或恶行也将受到审判，并从至高无上、最公义的主和世界的管理者那里得到适当的补偿。这些事情对于严肃而沉思的头脑来说，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并表明福音书中启示给我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与我们所能形成的关于人的本性以及神的管理的智慧和公义的最佳概念是一致的。

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对意见和困难，如果人们仅仅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无助的理性，这些反对意见和困难可能会在他们的头脑中引起怀疑，并大大削弱他们对（来世与审判）这一伟大真理的信念。从肉体和精神的不同性质引出的形而上学论点，无论其本身多么公正，都只能给少数具有哲学头脑、

习惯于抽象推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却无法给广大人类带来巨大的证据和说服力；这些人（广大人类）从一出生就与感官和物质对象打交道，不容易形成精神存在有别于物质的概念。经过各个时代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的探索和研究，我们对自己灵魂的性质和本质、我们思想的起源、身体和精神之间的适当区别以及两者之间的影响仍然知之甚少。经验使我们相信，在目前的状态下，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紧密的结合：我们的能力的发挥和灵魂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器官的适当配置。此外，还可以补充一点，灵魂似乎常常与肉体一起衰退，从外表上看，灵魂也与肉体一起消亡。即使是那些最坚信灵魂不朽的人，也很难清楚地知道灵魂脱离肉体后是如何存在和运作的。未来的世界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它不是我们任何感官的对象：它是一种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如果仅靠我们自己，我们几乎无法形成一个清晰而令人满意的概念；因此，它是神圣启示的适当对象，也是行使〝未见之事的证据〞这一信念的适当对象。人的灵魂不会随身体消亡而消失，——虽然我们可以从多种考虑因素中推断出这一点，但没有什么能比上帝的启示更能给我们充分的保证，因为启示中明确揭示了上帝的旨意。关于未来状态的道德论证确实很有说服力；但必须承认，天意的秘密和深邃是我们无法解释的；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如此狭隘，对神圣的谋划、神圣管理的原因和目的，以及（上帝的）无限的智慧在治理世界时可能采取的措施知之甚少，以至于在一个严肃而深思熟虑的头脑中仍有怀疑和不确定的余地，而这些都是若没有神圣启示之光就

不能有效消除的。

要判断人类无助的理性在灵魂不朽和未来（来世）状态方面的预期，最可靠的方法是考虑异教徒世界中最有能力的人，以及那些似乎能够将理性提升到最高境界的人，是如何看待和思考这个问题的。许多时代以来，这是他们哲学探究的主题，他们用自己掌握的所有论证力量对此进行辩论。他们的探索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可以从下面的论文中看出。

==========

==========

==========

==========

==========

==========

==========

==========

==========

==========

==========

==========

==========

==========

第 II 章.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人类就有了灵魂不朽和未来（来世）状态的一些观念，并在各国普遍传播。这最初并不是人类理性和哲学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政治）立法者出于政治目的而发明的，而是通过最古老的传统从远古时代就开始流传下来的，很可能是神的启示传达给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诺亚）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

在我们开始研究（异教徒）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之前，有必要指出，灵魂不灭和未来状态的信仰在人类最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我们有这种性质的问题所能提供的一切证据。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认为，"灵魂不朽和未来奖惩状态的学说，在我们对古代有任何了解之前就已经开始传授了。而当我们开始有任何启示时，我们发现它已经确立，它从远古时代就被大力灌输，而且早在最古老、最博学的民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已经确立了"。在最野蛮的民族和最文明的民族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一点。古代的斯基泰人、印第安人、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相信灵魂是不朽的，人死后将生活在另一种状态中，尽管必须承认他们对此的观念非常模糊。在美洲各民族中，几乎没有人不相信灵魂是不朽的；当欧洲人第一次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些概念。

一位著名作家指出，最古老的希腊诗人在描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时，仍将此（灵魂不朽与未来奖惩）作为他们的流行观点和信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提迈乌斯称赞伊奥尼亚诗人[荷马]根据古老传统对未来惩罚的描述：如果这在荷马时代就是古老的传统，那它一定非常古老。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努力以理性和论证的方式证明灵魂的不朽，但他从不自诩为这一学说的首创者，也不自诩仅凭自己的探究就发现了这一学说，而是经常把它说成是最古老、最可敬的传统。因此，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说："我抱着美好的希望，死了的人还能剩下一些东西；而且，正如古人所说，["owę yì nj wánas yegera]好人（在死后）比坏人好得多"。柏拉图在这一点上同意他伟大的老师的观点。在写给狄奥的朋友和亲戚的第七封书信中，他（柏拉图）说："我们应该永远相信古老而神圣的话语，"[这显然是指一些古老的传统，并被认为是神圣的起源]"这些话语表明，灵魂是不朽的，当它脱离肉体时，它会受到审判，并（将因罪而）遭受最大的惩罚"。由此，他（柏拉图）得出结论，遭受最严重的不公正行为的伤害要小于做出不公正行为的伤害。普鲁塔克引用的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人离开此世后的幸福时，把它说成是一种最古老的观点，古老到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时，也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它是从无穷无尽的岁月中通过传统流传给我们的。西塞罗在谈到灵魂不朽时，认为它是 "由最有权威的人所持有的，在任何情况下，权威都具有极大的分量：所有古人都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越接近人类最初的兴起和神圣的起源，就越值得信赖，也越有可能知道真相"。他

（西塞罗）还指出，"古人在了解自然哲学之前就相信了这一点，而自然哲学直到许多年后才被培养起来：他们通过一种自然的训诫来说服事物，而不去探究其原因和根源"。之后，他又以各国对此的共识为论据。"Permanere animos arbitramur consensu nationum omnium"。塞内加在他的第 117 封书信中将这种（关于灵魂不朽与来世奖惩的）普遍同意作为论证的重要依据。

普鲁塔克在他写给阿波罗尼乌斯的劝慰书中，不仅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 "这一传统的伟大古代性 "的上述论述，而且将其视为最古老的诗人和哲学家[**ὸ τῶν παλαϊων τι ποιήτων καὶ φιλοσόφων λόγος**]的观点，即优秀的人在离开人世后，会被赋予某种荣誉和尊严；他们的灵魂居住在指定的某个区域。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妻子去世时所写的安慰信中认为，好人的灵魂死后会进入一个更好、更神圣的境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古老法律和习俗中得到印证。

我认为，从已经提出的若干证据中可以充分看出，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在人类最古老的时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了。诚然，有些人声称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西塞罗自己也说，从书面记载来看，菲利西德斯-西里乌斯是第一个教导人们灵魂永生或不朽的人。因为西塞罗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使用。因此，他说肉体死后会被埋葬在永恒的睡眠中，也就是说，不是从未开始的睡眠，而是永远不会结束的睡眠。《Le Discours sur la Vie heureuse》

一书的作者发表在《哲学笔记》的末尾的文字，断言从最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存在在死亡时全部毁灭就是哲学家们所相信的一种学说；之后，他告诉我们，西塞罗将″我们的存在″命名为″死亡″。

但是，西塞罗显然无意暗示腓西底斯是第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人。这位自信满满的作家（西塞罗）还说，″在当今这个开明的时代，千百个证据表明，只有一种生活和一种幸福，也就是说，幸福仅限于今生 Dans un siecle aussi eclairè que le notre, il est enfin de montrè par mille preuves sans replique, qui'l n'y a qu'une vie, et qu'une felicité″。这是当今时代非凡智慧的绝佳例证：即那些以理性大师自居，与启示相对立的人。事实上，这位作者毫不掩饰地将灵魂必死和人死后彻底消亡的理论推向了自然的结果，彻底颠覆了一切宗教和道德。

除了上述观点，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这位作家认为，美德和罪恶只是物质的不同变化，就像时钟的走时一样，一个人没有理由责怪自己做了他不可能克制自己不做的事情。这是他明确承认的结果。他说：″当我行善或作恶时，如果我早上是恶毒的，晚上是善良的，那是我的血液造成的；但我（错误地）相信我是自愿的，并为我的自由喝彩″。他断言，一个绝对必要的决定吸引着我们，une determination absolument necessaire nous entraine；然而我们却幻想自己是自由的。对此，他感叹道：″我们是多么愚蠢

啊！而且愚蠢得更加可悲，因为我们不停地责备自己没有做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Que nous sommes fous! et fous d'autant plus malheureux, que nous nous reprochons sans cesse de ne pas avoir fait ce qu'il n'etoit pas au notre pouvoir de faire. 在这里，他显然摒弃了一切良心对恶行的悔恨，认为那是愚蠢和不合理的。这种学说除了不虔诚之外，还对民间社会的良好秩序造成了最坏的影响。

但很明显，他（西塞罗）在这里并不是要肯定菲勒西迪斯绝对是第一个认为灵魂不朽的人。因为他自己认为，从古至今，那些最接近人类起源的人都相信这一点。就在这一段中，他宣称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在这么多的时代中，还有其他人教导过这一观点，尽管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他的意思可能是，虽然很早以前就有人相信并坚持这一点（即灵魂不朽），而且这也是古代传统的基础，但菲勒西德斯是当时有记载的哲学家中第一个将这一点作为其哲学学说的一部分传授给他的学者的人。第欧根尼-拉尔提乌斯（Diogenes Laertius）告诉我们，有人说泰勒斯是第一个说灵魂不朽的人。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将这一荣誉归功于迦勒底人和波斯法师，他认为希腊人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这一荣誉的。拉尔提乌斯（Laertius）也提到这是玛吉人的学说，认为人将重生并不朽。根据雅典奈乌斯（Athenæus）的说法，荷马是第一个说灵魂不朽的人。还有人将毕达哥拉斯称为该学说的作者。希罗多德将其归于埃及人。在这一点上，他被其他人效仿。

博林布鲁克勋爵在上文提到的段落中宣称，在我们对古代有任何了解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传授这种思想了，但他又声称说出了这种思想的起源，并说这种思想是在埃及发明的，并从那里传出了埃及。

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这一学说的作者并不为人所知：前面提到的几个人都讲过灵魂不朽，但这一学说的历史确实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久远，甚至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它最初并不是哲学讨论的结果，因为在早期，人们并不热衷于哲学讨论。它也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立法者出于政治目的而发明的。上述作者凭着主观臆断而断言：″古代的有神论者、多神论者、哲学家和立法者发明了未来奖惩学说，为自然法则的制裁增添了力量″。我们很容易相信，它给了自然法则以强有力的支撑；正如博学的格洛斯特主教非常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它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是其真理的一个不小的论据。前面已经暗示过，人能够被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恐惧所支配，这是任何低等动物所不能比拟的，这似乎清楚地表明，造人者（上帝）设计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未来的生存状态。因为谁会对野兽提出这样的计划呢？古代最聪明的立法者鼓励人们相信未来的状态，就像他们鼓励人们相信上帝和天意的存在一样。但他们并不是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或发明者。他们利用了人们已经有的关于这些事物的观念，并努力使自己利用它们。关于未来国度（天国）学说在各民族中的早期

和普遍传播，最合理的解释是，它是人类最初的父母（亚当夏娃）和祖先（诺亚）所信奉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最初来自神的启示，并由他们传给后代。格劳秀斯在谈到 ″人的灵魂在肉体中存活 ″ 这一观点时说，″这一最古老的传统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因为否则它还能来自谁呢？） Quæ antiquissima traditio a primis (unde enim alioqui?) parentibus, ad populos moratiores pene omnes manavit ″。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在粗鲁的文盲时代，当第一批人还不习惯于抽象的推理时，他们就能够形成精神上的非物质存在的概念（如果仅仅是留给他们自己去思考的话），或者说，他们体内有灵魂，这些灵魂应该会在他们的身体消亡后存活下来，并且在没有身体器官的帮助下将继续思考和行动：他们怎么能对灵魂的性质和品质进行精细的推测，而这些推测曾在学术和科学时代令最敏锐的哲学家和最伟大的理性大师感到困惑和难堪？最初的人在没有观察和经验的教导，或者没有外来的教导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们会死，他们的生命会因为肉体的解体而终结；更不知道在这之后还会有另一种生命，他们会根据现在的行为得到奖赏或惩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未来状态的某种观念很早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并在人们中间广泛传播（换言之，这种灵魂不朽的观念，一定是在远古时期来自于神对于我们先祖父母的启示）。

既然最初时代的人类几乎不可能通过推理和抽象猜测的方式来了解它，那么将它归结为源自最初时代的原始普遍传统就是最合理

的了。从最著名的异教徒作家那里得到的一些文字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些文字将这一传统说成是源于神的。关于这一点，《圣经》中有明确的暗示。的确，有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不愿意承认各民族从人类的始祖那里通过传统接受了他们宗教的任何部分，他坚持说：″亚当或诺亚似乎都没有从上帝那里接受任何关于灵魂不朽或未来奖惩状态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经文包含这样的启示″。但从希伯来圣书作者的明确见证中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和其他生活在洪水之后不久的始祖，都期待着超越目前的短暂状态，进入一个更好的天国。圣经把他们（亚伯拉罕等人）和一些生活在洪水之前的人（诺亚等人）描述为凭着信心生活和行走；圣经把信心描述为 ″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凭据″。而这种信仰必须被认为最初是建立在神的启示或应许之上的。从摩西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上帝通过启示向人类的始祖传达了一些与宗教和他们的责任有关的知识，因此可以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概念；尤其是在堕落后对他们宣判死亡之后。亚伯是第一个死亡的人，他似乎在他的正义中灭亡了；之后，通过以诺的“与神同行三百年、被神接走、并不见死”，上帝给了一个未来状态的明显证据，这个未来状态是为那些在地上过着圣洁和良善生活的、顺从和侍奉他的人准备的。既然挪亚知道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对未来的生活一无所知，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谨慎地教导他的子孙后代。正如已经暗示过的那样，这一点对于亚伯拉罕和洪水之后的其他始祖来说更加明确；任何人只要考虑一下《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第9、10、13、14、15、16节中关于他们的内容，就会明白这一点。此外，圣保罗在谈到上帝 "应许永生，gò xgórar sariar，在古时以前"，或如金口、Theodoret 和 Oecumenius 所译，ἄνοθεν ἀπ'"自古以来，万古以来 "时，似乎提到了有关此事的一些非常古老的应许或启示。Titus i. 2.

因此，我们有《圣经》和最杰出的异教徒作家的见证，证明未来国家（天国）的学说是非常古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古老的原始传统变得非常腐朽：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的时候，人们对它（灵魂不朽与死后审判）的信仰已经非常模糊了。

即使是在异教世界最博学和最文明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人们亟需一种神圣的启示，这种启示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揭示和给予世人更充分的保证。基督教的启示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通过福音使生命和不朽显现出来"。

==========

==========

==========

==========

==========

==========

==========

==========

==========

==========

==========

==========

==========

==========

第 III 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来世）的传统变得非常模糊和腐朽。许多哲学家断然否定了它，并将其视为庸俗的错误而加以摒弃。其他人则认为它完全不确定，没有坚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哲学家们关于人类灵魂本质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佩里帕蒂奇派的许多哲学家否认死后灵魂的存在，这似乎也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观点。斯多葛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固定或一致的方案：灵魂不朽的学说也不是他们学派的学说。

上文已经说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来世）的信仰很早就在各民族中流传开来，即使在被认为是粗鲁和文盲的时代也是如此。人们本希望，在后来的学问和哲学时代，如此有益于人类、如此

符合正确理性的学说会获得新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自诩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洞察力的人，放弃了古老的传统，开始用纯粹的理性支配自己，断然否定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并将其斥为庸俗的错误，不值得有理智的人去研究，只适合留给不假思索的芸芸众生。有一些哲学家教派，他们的公开信条是灵魂与肉体同归于尽。德谟克利特和他的追随者、犬儒学派、居里奈学派，尤其是伊壁鸠鲁派，人数众多，分布广泛，许多其他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与他们意见一致（即都否认灵魂不朽与来世状态）。各式各样的怀疑论者，根据他们的方式，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所有诡辩术，来反对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以及反对其他流行的信仰（即从上古流传下来的敬畏真神的信仰）。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方式让他最伟大的崇拜者们怀疑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普鲁塔克似乎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死亡只属于肉体，不属于灵魂；因为没有灵魂的死亡。″áratov siva: **μάο τον τα σώματος, καὶ ψυχῆς, ταύτης γὰρ χ ἐχ ὑπάρχει θάνατος**。但在《尼科马伦理学》第一卷第十一章中，亚里士多德在提出 ″人死后是否会幸福 ″的问题后，暗示说，那些把幸福归结为死后的人这样说是完全荒谬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观点。在该章的结尾，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来说，他们是否是任何善的分享者，还是相反（即死后的灾祸境地）的分享者，这是一个值得怀疑和争论的问题。但在《伦理学》的第三卷第九章中，他自己似乎明确地以否定的态度确定了这一点。他在那里断言，″死亡是万物中最可怕的：因为它是[我们存在的]终结：对已死的

人来说，无论是善是恶，似乎都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Φοβερώτατον δὲ ὁ θάνατος, πέρας γὰς, καὶ δὲν ἔτι τῷ τεθνεωτὶ δοκεῖ, ἔτε ἀγαθὸν, ἔτε κακὸν εἶναι。熟知哲学家学说的奥利说，亚里士多德在做了柏拉图二十年的听众之后，离开了他的师傅，指责柏拉图的灵魂不朽学说；著名的柏拉图派哲学家阿提库斯则直接指控亚里士多德：″他的灵魂学说不是不朽的。″

Dicæarchus 是一位杰出的Peripatetic 哲学家，西塞罗对他大加赞赏，他著书立说，证明灵魂是会死的。Peripatetics 的其他人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正如斯托拜厄斯告诉我们的那样，灵魂只是一种品质，就像乐器的和声一样，当身体解体时就会消失，突然进入一种不存在的状态。Eis rò pn sī vai pebisarai。伟大的西塞罗对他所处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评价可圈可点。在他那篇证明灵魂不朽的著名论文中，他（西塞罗）把相反的观点（即否认灵魂不朽）说成是流行的观点；反对者成群结队，不仅仅是伊壁鸠鲁派，而且，他（西塞罗）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被认为最有学问的人都蔑视这一（灵魂不朽）学说。″反对者的出现，不只是伊壁鸠鲁派，还有那些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对这一学说的蔑视″。只要读一读西塞罗对哲学家们关于灵魂本质的各种观点的描述，就会明白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奇特混乱。有人说它（灵魂）是心脏，有人说它是血液，有人说它是大脑，有人说它是呼吸，有人说它是火焰，有人说它只是一个空名，有人说它是和谐，有人说它是数字，有人说它有三重性质，其中理性灵

魂是主要的，还有人认为它是第五种本质。许多人认为它与身体的气质并无区别：在那些认为它与身体有区别的人中，有些人则认为它在死亡时与身体一同消亡、或者至少在不久之后就消散了，而且持续的时间不长。塞内加说：″关于灵魂有无数的问题，它从何而来，它是什么品质，它何时开始存在，它将持续多久，它是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改变它的居住地，或被投进不同形态的动物″。读者也可以参考普鲁塔克的论文《灵魂的本质》。大名鼎鼎的盖伦博学多才，他对人类灵魂的本质尤为好奇，但却不得要领。他宣称，他对灵魂的本质一无所知，但他强烈地猜测，灵魂的本质就是肉体的，因为他观察到灵魂的所有能力和运作都取决于肉体的性情和气质。

在探究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尤其应该注意斯多葛派。由于斯多葛派哲学家中没有人比他们更严格地遵守道德规范，也没有人比他们更热衷于美德事业，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会极力主张灵魂不朽，并在他们的思想中加入了 ″人的超越性价值″的概念。

但事实远非如此。拉克坦提乌斯确实告诉我们，关于斯多葛派之父芝诺，他教导说：″好人在地下的居所与恶人的居所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居住在令人愉悦的地方，后者则在黑暗的地方、充满污秽和肮脏的可怕沟渠中遭受惩罚″。″Esse inferos Zeno Stoicus documentit, et sedes piorum ab impiis esse discretas, et

illos quidemas quietas et delectabiles incolere regiones, hos verò luere pœ nas in tenebrosis locis atque cœ ni voraginibus horrendis″。这与奥秘神学中对这些事物的描述不谋而合。很可能芝诺在这件事上表达的是大众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观点。但不管他对此事的看法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灵魂不死和未来奖惩状态的学说并不是他的学派所宣称的学说，也从未被视为斯多葛学派的公开原则。普鲁塔克的论文 de Placit.Philos.给出了他们（斯多葛派）的观点，即当灵魂离开肉体时，″弱者的灵魂，也就是不学无术者的灵魂，会与凝固物或尘世的元素混合在一起；但那些更强壮、更有活力的灵魂，比如智者的灵魂，会一直延续到大火中″。在这里，他将斯多葛派的观点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观点区别开来。

西塞罗明确指出，斯多葛学派认为灵魂在肉体中存活，并在死后的一段时间内以独立状态存在，但并非始终如此。″Aiunt manere animos cum à corpore excesserint, sed non semper.″他（西塞罗）指责他们（斯多葛派），因为当他们承认灵魂与肉体分离而继续存在时（这是争论中最困难的部分），他们却不允许灵魂永远不死这一自然结果。拉埃提乌斯（Laertius）说，斯多葛派认为 ″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但它是可腐朽的″，这与此观点不谋而合。ψυχὴν μετὰ θανατὸν ἐπιμένειν, φθαρτὴν δὲ εἶναι.拉埃提乌斯还告诉我们，克里安提斯认为，所有的灵魂都将延续到大火；克里西普斯则认为，只有智者的灵魂才能延续如此之久。

Numenius, as cited by Eusebius, Præp.埃文给出了许多斯多葛派的观点，即″灵魂是可腐朽的，但不会在离开身体后立即死亡或消亡，而是会自己持续一段时间；聪明的灵魂会持续到万物消亡，愚昧的灵魂会持续很短的时间″。不过，斯多葛学派中的一些人似乎确实认为，灵魂会立即与肉体一起死亡，或者至少会立即被分解或恢复为一个共同的本质，或普遍的灵魂，从而失去其个体的存在。伊壁鸠鲁和安东尼的一些文字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由此可以看出，斯多葛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非常混乱，似乎没有形成任何固定或一致的观点。

在格拉斯哥出版的《安东尼沉思录》优秀译本的注释中指出，″斯多葛派对未来的状态，理性灵魂是作为独立的智慧存在，还是被吸收到神性中去，表示怀疑。许多人相信，善良的灵魂会独立存在一千年，德行高尚的灵魂会永恒存在，他们拥有神的尊严，我们称之为天使，拥有管理宇宙某些部分的授权″。对此，我们可以补充另一个注释中所说的：″我们不能从他们关于死后重聚的说法中得出结论，认为个人不再是与神彼此不同的人；因为众所周知，斯多葛派的信条是，英雄的灵魂被召唤到神或不朽的天使的尊严中；他们的意思不过是通过顺从和意志的完全一致实现道德上的完全结合″。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对斯多葛学说的公正表述。他们所说的炼入宇宙灵魂，当然不仅仅是指道德上的结合或符合上帝的意志。最好的古代作家都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能够清楚地证明，这种灵魂的重新结合不仅是在道德意义上，而且是在肉体（实

质）意义上。读者可以在《对古代哲学家关于灵魂性质和未来状态的观点和实践的批判性探究》一书的作者那里看到这一点的充分证明，该书第五章准确地阐述了斯多葛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目前，我只想指出，斯多葛学说的一个已知部分是，在某些时期和大火中，他们认为，除了主神之外，其他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而所有其他的神（偶像众神），更不用说英雄的灵魂，都是腐朽的，都将死去。普鲁塔克在反对斯多葛派的两篇论文中严厉揭露了他们的这种观念。伊壁鸠鲁在谈到″朱庇特在大火中孤身一人，既没有朱诺、帕拉斯、阿波罗，也没有兄弟、儿子、眷属或亲戚″时，指的就是这种观念。塞内加在谈到世界的毁灭或解体时说，″那些曾经幸福并获得永恒快乐的灵魂，将被卷入共同的毁灭中，回到古老的元素中去″。即使是最有特权的灵魂也是如此。因此，斯多葛派并不认为，正如上述注释所认为的那样，德行高尚的灵魂将继续单独存在，并以神的尊严永生，除非永生的含义不超过塞内加通过他的 ″felices animæ et æterna sortitæ ″所表达的意思，即这些灵魂将在大火中被吞噬。至于普通的灵魂，在斯多葛学派的许多人看来，它们会立即退还给 ″世界万物″，从而更快地失去其个体的存在。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斯多葛派等异教徒哲学家，这些周期性的大火旨在对世界进行多次改造。所有事物都要经历。为了让他们（它们）重新诞生，他们将被送回神圣的物质中。许多斯多葛学派的人认为，到那时，各方面的事情都将重复以前的顺序和过程：

同样的人将再次出现在这个尘世的舞台上，以与以前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开始他们以前的生活，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受到同样的事件和事故的影响。另一些人认为这样做不妥当，他们解释说，这不是指完全相同的个人，而是指与他们完全相似的其他人，他们的性格、行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所有情况都与他们完全相似。他们认为，在无限长的时间里，这样的轮回总是不断地重复，并将永远重复下去，他们认为这是物理必然性的结果。显然，根据这种假设，不可能有适当的未来报应状态。事物的同一面貌和状态会在某些时期不断重现，而天意在目前（此世）看似不平等的分配也会重复和更新。在此不妨指出，世界连续解体和翻新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东方最遥远的地方，也许它最初就来自东方。我在前面引用过的朗格巴迪（F. Longobardi）在他关于中国博学派的论文中指出，他们的学说是，当世界延续的岁月结束时，在剩下的天柱和玄天上帝或上界之王中：万物将回到最初的原则，这将产生另一个轮回循环。 这个世界也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这个世界结束后，另一个世界将接替它，如此循环往复。他还指出，世界开始和结束之间的间隔被他们称为 "大年"。参见 F. Longobardi 的论文，载于纳瓦雷特的《中国帝国史》第五卷，第 184 页。斯多葛派也将周期性大灾难之间的间隔称为大年。Euseb. Præp. Evang. 19.】

斯多葛派最杰出的三位人物是塞内加、伊壁鸠鲁和皇帝马库斯-安东尼，他们的著作流传至今。

关于这三位伟人中的第一位，在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问题上，他（塞内加）的观念似乎一直很不稳定。有时，他以一种清晰而高尚的方式谈论灵魂死后的幸福，当灵魂从肉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被接收到逝去灵魂的地方或区域时。见他的 Consol.28. et Consol.25.但尤其是他写给卢西利乌斯的第 102 封书信，其中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崇高的思想；除其他事项外，他还宣布，今生的最后一天应被视为永生的诞生日。"Dies iste quem tanquam extremum reformidas æterni natalis est"。在其他时候，他的表述则充满了怀疑和不确定性。就在给卢西利乌斯的那封书信中，他把它说成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梦境，说这是一种被伟人所接受的观点，确实非常令人愉悦，但这是应许而非证明。"Credebam facile opinionibus magnorum virorum rem gratissimam promittentium magis quam probantium"。在他的第六十三封书信中，"也许 "他说，"如果智者的报告是真实的，死后会有地方接纳我们，那么我们认为已经死亡的人只是被送到了死前"。同样，在他的第七十六封书信中，"如果是这样，（他说，）灵魂在脱离肉体后仍然存在，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比他们在肉体时更幸福的状态。""倘若解决了动物的身体问题，那么就能恢复其幸福的状态，因为它们都在身体里"。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表明了他（塞内加）的怀疑和不确定性；但他有时说得更远，似乎明确否认死后灵魂的存在，或者至少否认灵魂有任何善恶之分。为此，他在给卢西利乌斯的第 95 封书信中所说的话非常引人注目。他告诉卢西利乌斯，他

突然患上了一种剧烈的疾病，似乎马上就会死亡。他告诉卢西利乌斯，在他认为自己处于最后的痛苦中时，是什么思想在支持和安慰着他："我和我的躯体在窒息中无法思考"。是什么让他在弥留之际得到了安慰？是他有时用华丽的词藻描述的对坟墓之外幸福不朽生活的希望吗？不是，而是想到他死后将处于与生前相同的无知觉状态，将回到不存在的状态。"我对死亡有长期的体验(他说）。多久了？在我出生之前。死是不会有的：那是什么，我已经知道了。那在我之后的，就是在我之前的。如果这里面有什么痛苦，在我们来到光明之前，我们一定经历过。但那时我们并不感到痛苦。如果有人认为蜡烛熄灭后的状况比点燃前更糟，你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吗？我们也会被点燃，也会被熄灭。在这之间，我们会遭受一些痛苦，但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有一种深刻的安全感"。"因为在这一点上，我的卢西利乌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错了，我们只把死亡想象成随之而来，而它既在今生之前，也将在今生之后。在我们之前的就是死亡。因为根本没有开始存在和停止存在有什么区别呢？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不存在"。-他在 Consol.第 19 章中断然拒绝了未来惩罚的概念，并断言一个死去的人不会受到任何灾祸的影响，而是处于与他出生前相同的安宁状态。他又说，死人不会感受到任何灾祸：他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已经死的人。他说："Nullum máli sensum ad eum qui perit pervenire; nam si pervenit non periit, nulla inquam, eum res lædit qui nullus est"。

那位杰出的斯多葛派人物伊壁鸠鲁从未注意到未来状态；如果他相信未来（死后）会有奖赏和惩罚，那么他所论述的主题就会让他提到这些奖赏和惩罚：特别是考虑到他以通俗的方式论述事物，而且他的哲学不仅仅是为了猜测，而是为了使用。他经常断言，正如我之前有机会说过的，一个好人除了他的善良和美德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奖赏，而恶人除了他自己的恶习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惩罚。他对死亡的安慰是，死亡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因此不可能是罪恶，因为所有的罪恶都可以避免。他还在其他地方指出，死亡并不可怕。我们会回到由火、空气、土和水组成的元素中。这里没有哈迪斯，也没有阿克隆，没有科西托斯，也没有毕利弗勒格顿：但到处都是神和恶魔。

那位伟大的皇帝和哲学家马库斯-安东尼在这一点上总是非常疑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如博学的加泰克（他非常熟悉安东尼的作品，也是他的忠实崇拜者）所说："De statu animorum post mortem ambigendo passim Marcus sermonem instituit "。又如，"De animi statu post mortem incertus fluctuat passim Marcus"，他一般都是摇摆不定地、以另类的方式谈论死亡。"关于死亡（他说），它要么是一种分散，要么是原子，要么是xivos exinanition，要么是消亡，要么是转换到另一种状态"。"Hro，obris μeta5a015"。又说："请记住（他说），要么这种肉体的混合物必须分散，要么生命的精神必须熄灭或移走，带到另一个地

方″。在另一段话中，他认为，就像死尸在土中停留一段时间后，会发生变化和消散，以便为其他尸体腾出空间一样，被移到空气中的动物灵魂在停留一段时间后，也会发生变化、[**ειςτὸντῶνὅλον σπερματικὸν λόγον**，成为宇宙的精髓]，并以同样的方式为其他灵魂提供位置，与它们同居。″他补充说，″这个答案可以在灵魂存活于肉体的假设下得出″。加泰克在对这段话的注释中指出，安东尼在这里似乎并不认为灵魂会一直延续到大火，而是会很快熄灭或恢复，以便给其他灵魂留出位置。他还说，″斯多葛学派梦想有一个共同的宇宙灵魂，所有其他灵魂都是从那里被切断的，或者说，它是所有其他灵魂的一种源泉，它们都将被重新注入其中″。我只想再提一下安东尼的一段话，他在说了 ″我由一个活动的和物质的原则组成 ″之后，又补充说：″我的每一部分在解体后都将被分配到宇宙的相应部分；而那一部分又将被改变成宇宙的其他部分，从而走向永恒″。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无论是安东尼还是伊壁鸠鲁，都没有考虑到，人死后会因今生的行为而受到审判或被传唤接受问责，或者恶人将在未来的状态中受到惩罚。

据著名的孟德斯鸠先生观察，″孔子的宗教否认灵魂不朽，而芝诺的教派也不相信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芝诺教派（斯多葛派）在这方面的观点。至于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孔子及其弟子，他们和斯多葛派一样，一直宣称以道德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从对他们的描述来看，他们并不承认灵魂的不朽和未来的报应。纳瓦雷特（Navarette）神父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熟读他们的书籍，他肯

定地说，孔子对来世的奖惩一无所知。他还提到了中国第二位伟大的哲学家孟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年，中国人为他立庙，对他的崇敬仅次于孔子，他的道德文章令人钦佩；但在他的书中，丝毫看不出他对上帝、灵魂不朽和来世奖惩有任何了解：如果他（纳瓦雷特）在他勤奋学习和研究的孔子学说中发现了这样的东西，他就会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一点。同一作者指出，最肯定的是，中国人说的不是未来状态的事，而是今生的事。他们认为奖赏和惩罚是美德和恶行的自然和必要的伴随物，就像影子伴随着身体一样。F. Longobardi 在我之前引用的论文中说，中国人普遍认为，做得好的人自然会得到必然的奖赏，而做得不好的人则会受到惩罚；就像靠近火堆的人会感到温暖，而身处雪地的人会感到寒冷一样。纳瓦雷特从他们最权威的经典著作和最有学识的吏员的一致说法中都证明，未来奖惩的学说（在中国）不为有学识的教派所接受或承认。在谈到他自己和其他传教士时，他说：″我们问礼部尚书王伦孺博士，按照儒教的说法，来世是否有奖惩？″他一听就笑了，然后回答说，″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美德和恶习，但所有的美德和恶习都随着死亡而终结，因此不需要为来世做准备，只需要为今生做准备″。朗格巴迪先生为了同样的目的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证据，我无需特别提及。他还宣称，他在中国居住期间，经常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与他们最博学的吏员交谈，并且他发现他们一致同意这一点。他还提到了他与一位博学的中国基督徒迈克尔博士的一次谈话，迈克尔博士本人也曾属于儒教，对儒教信条非常熟悉。朗格巴迪问他：″按照儒教教派的教义，人死后是

什么结局？″他回答说，他们没有提到任何此类事情。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抱怨那个教派的教授们没有教导另一种生命（来世）的事情：他说，这就是众人没有被鼓励认真实践美德的原因。他还赞扬福音教派宣扬天堂和地狱。

【Navarette 的《中国帝国记事》，载于 Churchill 的《航海与旅行集》第一卷，第 197、198 页。在此，我将提及一位中国官员在与 F. Math.里西奥（F. Math. Riccio）讨论基督教信仰和永生时，一位中国官员对他说的话。在把这位神父所说的关于未来的境界的话视为空谈和妄言，被风吹散之后，这位中国官员直截了当地宣称，″他所期待的幸福，莫过于从现在和可见的事物中产生的幸福″。——″我们看到的（他说）是管理和指挥他人的好处。金银财宝、妻妾成群，还有众多的裙裾、货物、宴席、娱乐以及各种幸福、荣誉和荣耀，这些都是当官的好处。这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我们在我们伟大而强大的帝国中享受着这种幸福；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幸福，那种幸福既无利可图，又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他的这番话似乎道出了一般官吏的心声。他们（中国官员）的这些观念对他们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们认为享受现世的财富、荣誉和快乐是最高和唯一的幸福，因此他们不择手段，无论多么不公平或不公正，都要获得这些东西。所有人，甚至是那些对中国人最有偏见的人都认为，尽管博学的（儒教）吏员们高谈美德，声称要把道德学说、国家的良好秩序和每个人的幸福作为他们的全部研究内容，但他

们中间存在着巨大而普遍的腐败，他们很少考虑正义和诚实，而是在他们的法庭上用金钱的力量来处理每一件事情。参见 Gemelli Carreri 的《环游世界》中的《中国记事》，第四部分，第二册，第 4 章，第 310 页。同上，第七章，第 328 页。330. 见 Churchill's Collection of Travels, &c.第四卷。】

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什么是天使或灵魂，孔子回答说，他们是空气。这就是中国人对灵魂的看法。他们认为灵魂是物质的东西，虽然非常稀薄：当灵魂与肉体分离时，两者都失去了原来的个体存在，只剩下天地的物质，而天地的物质以前曾共同构成人，作为一般原因，它们的实质存在永远不变，只是在偶然的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关于中国有识之士对灵魂不朽和未来报应的看法，这些就足够了。为了同样的目的，读者还可以参考杜-哈尔德（Du Halde）的中国作品集《中国史》第三卷中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小册子。

==========

==========

==========

==========

==========

==========

==========

==========

==========

==========

==========

==========

==========

==========

第 IV 章.

关于自称相信、并教导灵魂不朽的哲学家。人们普遍认为毕达哥拉斯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在这方面的学说与未来的奖惩状态并不完全一致。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并为之辩护。在这一点上，柏拉图紧随其后。西塞罗关于灵魂不朽的学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学说。

从上一章的内容可以充分看出，异教徒哲学家们在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上是多么的混乱：他们中的许多人绝对否认这一学说；而另一些人则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不确定性，并没有把它作为他们学校的学说来传授。

但必须承认的是，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哲学家也宣称灵魂是不朽

的。据说波斯的玛吉人和印度的 Gymnosophists都是这么说的。但我要特别考虑的是那些认为灵魂不朽的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其中最杰出的是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派。因此，让我们探究一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观念，从而真正有助于宗教和美德事业。

【关于印度体操主义者，以及他们和其他人对这一学说的错误利用，见上文所述，本卷第 198、199 页。】

毕达哥拉斯派通常被认为是灵魂不朽的最有力的论证者之一，但他们的论证原则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是神性或宇宙灵魂的一部分，而神性或宇宙灵魂遍布各处；在这一点上，正如西塞罗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所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都追随他。因此，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因为灵魂的本质是不朽的。普鲁塔克断言，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或不可朽坏的，"因为当它离开肉体时，就会进入宇宙的灵魂，进入与其自身相通的东西"。Πgòs rò iμoyevès。但是，按照毕达哥拉斯的观念，这种回到世界灵魂中的过程不能理解为立即发生，而是要等到灵魂经历了几次转生之后。因为他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学说是，人死后灵魂会从一个身体转到另一个身体，甚至转到野兽和人的身体。波菲利指出，毕达哥拉斯对他的听众，也就是对他自己的弟子所讲的内容不能肯定，因为他们之间有严格的缄默；然后他说，他的学说是众所周知的：第一，"灵魂是不朽的，然后

它进入其他种类的生物"。他还认为，"经过一段时间后，以前做的事情会重新做一遍"。或者，斯坦利先生将其翻译为："现在产生的同样事物会再次产生，而且所有动物都是近亲，都是同类"。

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Diodorus Siculus）证实，他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灵魂转世的学说。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古埃及人说："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身体腐烂后，灵魂会进入一个又一个动物的身体，在经过所有陆地和海洋动物和鸟类的环绕、或巡回之后，它又进入某个人的身体，这种环绕或巡回在三千年内完成"。他还说，有些希腊人篡夺了这一观点，好像这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但选择不提他们，这可能是他对毕达哥拉斯的特别看法。希罗多德在这里所表述的埃及人所教导的灵魂转世似乎是物理性的，是自然和宿命的必然，与为道德目的而设计的未来奖惩状态完全不同。拉尔提乌斯对毕达哥拉斯学说的表述与此相吻合："灵魂穿过必然的循环，在不同的生物身上生活了若干时间"。但他认为毕达哥拉斯是这一学说的首创者是错误的，因为在他之前，埃及人就已经传授了这一学说。希罗多德认为，虽然埃及人传授的这种转生是自然的、必然的，但他们努力对其进行解释，以便将其应用于道德目的。毕达哥拉斯似乎也是这样做的，至少在他的通俗论述中是这样。拉尔提乌斯告诉我们，"他认为，灵魂被抛出地面后，会在空中游荡，就像身体一样，而水星是灵魂的守护者和指挥者，它将灵魂从地面和海洋中的身体中带出来：纯洁的灵魂会被带入高处；但不纯洁的灵魂既不会靠近它们，也不

会彼此靠近，而是被暴怒者捆绑成无法解开的锁链″。狄奥多雷特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犯了罪的灵魂会被重新送入肉体，通过这样的惩戒得到净化，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那些在肉体中过着邪恶生活的人，会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变成无理性的生物，从而接受惩罚；愤怒和恶毒的人变成蛇，贪婪的人变成狼，胆大的人变成狮子，欺诈的人变成狐狸，等等″。著名的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罗克里安（Timæus the Locrian）在其《世界的灵魂》一书结尾处的一段著名论述中也给出了大致相同的说法。他说：″灵魂会迁徙或改变他们的栖息地：懦弱和庸俗的灵魂会被塞进女人的身体；杀人犯的灵魂会被塞进野兽的身体；淫荡的灵魂会被塞进野猪或猪的身体；虚荣和不坚定的灵魂会变成鸟，懒惰和无知的灵魂会变成鱼″。他认为有必要向人们传授这些知识，尽管他明确暗示，这些都是虚假的关系，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关系是真的，毕达哥拉斯本人可能也是如此。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中介绍毕达哥拉斯向克罗托纳人宣讲他的学说，并说他教导他们不要害怕死后的惩罚，不要害怕冥河、黑暗、虚名和虚假的恐怖：他们不要认为肉体能感受到任何邪恶（灾祸）；至于灵魂，他们是不朽的，总是在改变他们的居所，离开他们以前的居所，就会被接到其他地方。

″O genus attonitum stolidæ formidine mortis!

Quid Styga, quid tenebras, et nomina vana timetis、

Materiem vatum, falsique piacula mundi?

焰火之体，或灼烧之体

矜持，不为所动。

人死如灯灭

Sede, novis domibus vivunt, habitantque receptæ″.

Metamorph.153. et seq.

桑迪斯先生是这样翻译的

″你啊，冷酷死亡的恐怖令你恐惧、

何惧冥河、虚名和无尽的黑夜？

诗人的梦想和假装的苦难

是伪造的地狱？最后的火焰是否令人震惊？

或者岁月吞噬了你们的身体，它们也不会悲伤、

我们的灵魂永存

然而，他们却永远离开了古宅

生活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作为客人接受了新的环境″。

奥维德在这里把毕达哥拉斯的论点说成是灵魂永恒地嬗变到其他躯体中，而这是由于一种生理上的必然性；这似乎与普鲁塔克所说的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不符：当灵魂离开肉体时，它就会退到世界的灵魂身边，因为它与世界的灵魂是同类。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毕达哥拉斯似乎让所有灵魂都有必要转生到其他躯体中，但他对一些享有特权的灵魂作了例外处理，就好像他们可以不受其他人必须遵守的普通法和必要性的约束一样。拉尔提乌斯将此作为他的信条之一，认为有些灵魂会成为大魔王和英雄。毕达哥拉斯的金色诗篇包含了他的道德学说的摘要，最后向遵守他的诫命的人许诺，一旦离开肉体，他就会进入自由的以太，成为不朽的神，不可朽坏，不再受死亡的困扰。

不管是谁，只要对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不同说法进行公正的思考和比较，就会发现很难将它们归纳成一个一致的方案。

【Laert.32.普鲁塔克不仅认为毕达哥拉斯，而且认为泰勒斯、柏拉图和斯多葛派也有同样的观点。De Placit.Philos.8.Oper.第二卷第 882 页。Xyl.】

【努米尼乌斯（Numenius）以同样的方式将其表述为一些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他们和毕达哥拉斯派一样，都认为灵魂融入了宇宙的本质，即 "宇宙的灵魂是永恒的，其他灵魂会在死亡时与之混合，iwi TUT"。】

如前所述，普鲁塔克认为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是，人的灵魂一旦离开肉体，就会立即回到宇宙灵魂之中。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或者说，在灵魂与世界的统一灵魂重新结合一段时间后，它又从世界的统一灵魂中分离出来，以便赋予其他身体以生命，并经历不同的转世。另一些人则表达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好像灵魂的转生是在他们离开肉体后立即开始的，在完成指定的转生过程后，他们应该重新回到宇宙灵魂中。

有些作者在异教徒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段落，就在这些段落和其他段落中加入基督教的思想，把灵魂的回流说成是一种完全幸福的状态，是好人的灵魂所特有的，包括对神灵的憧憬和享受。但这并不是异教徒作家自己给我们的概念。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批判探究》一书的作者博学而精明，他通过明确的证据证明，（异

教徒哲学家认为），灵魂的回流并不是正义和无辜者的特权；所有的灵魂都会毫无区别地被吸收到宇宙的灵魂中，这种回流是物理性的，并不是为了任何道德目的或设计，而是为了给″世界万物″提供再生产和翻新的材料。如果说逝去的灵魂有什么幸福的话，那也是在炼狱之前，因为炼狱会结束他们独立的个体存在。

塞内加在他的第 72 封书信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在此值得一提。″神的万物有灵″″Aut in meliorem emittitur vitam, lucidiùs tranquilliùsque inter divina mansurus, aut certè sine ullo futurus incommodo, naturæ suæ remiscebitur, et revertetur in totum.″在这里，他将其（灵魂）表述为一个伟大心灵的一部分，乐于服从宇宙法则的要求，要么自由地进入更好的生活，在那里他将留在众神之间一个明亮而宁静的居所，要么他将在没有任何邪恶或不便的情况下与他的本性重新结合，回归整体。对于这种与整体的重新结合，他说得最多的是，灵魂届时将没有任何邪恶或不便：如同瓶子里装满了海水，海水在大海里游了一会儿，瓶子一打破，海水就和普通的海水混在一起了。为此，他引用了加芬德斯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这位博学的作家说：″（quæ humanæ mentis caligo et imbecillitas est）quí non inciderint in errorem illum de refusione in animam mundi。因此，如果存在单个的万物之灵，而这些万物之灵又是世界万物之灵，那么，如果万物之灵的肉体被水瓶所包含，那么，万物之灵的肉体就会溶解，水瓶就会散开，而世界万物之灵的肉

体就会被水瓶所吸附"。见《神谕》，第二卷，第三册，第 4 节。第 205、206 页，第 4 版。事实上，德尔图良告诉我们，埃及的赫耳墨斯教导我们，灵魂离开肉体后，并不会回归宇宙的本质，而是保留其独特的确定存在。"Mercurius Egyptius animam digressam a corpore non refundi in naturam universi, sed manere determinatam"。Tertul.33.但是，除了特里斯梅吉斯图斯的著作具有可疑的权威性之外，这里还明确暗示，如果人类的灵魂被退回到宇宙灵魂之中，这肯定是异教哲学家的共同观点，而且它就会失去其个体的存在。

【"animus sine ullo futurus incommodo"，正如博学的《探究》作者所指出的，这是他在其他地方对死亡的解释，"假设死亡是我们个体存在的消亡。"他说，"死亡不会带来任何邪恶或不便；因为存在必然会带来任何不便"。"Mors nullum habet incommodum: esse enim debet aliquid, cujus sit incommodum"。Epist.34. 毕达哥拉斯的确和后来的斯多葛学派一样，认为在前一个世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重新做一遍，因为宇宙的灵魂要去创造新的事物，并在规定的周期性轮回中或在大年结束时形成另一个世界：但这只是物理上的必然结果，在道德上丝毫没有对在前一个世界所做的善行或恶行的报应。】

- 因此，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毕达哥拉斯所传授的灵魂不朽学说，对于人类相信未来的奖赏和惩罚并无多大益处。虽然毕达哥

拉斯学派的人一般都主张灵魂不死，认为灵魂不会随肉体一起死去，而是活着为其他肉体赋予生命，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死亡是灵魂和肉体共同的事，他们的表述方式与伊壁鸠鲁的学说近似。这就是《批判探究》的博学作者所揭示的，请读者参阅。

在结束有关毕达哥拉斯的论述时，我要指出，我们不能强调他公开传授的学说包含了他的真实情感，因为他肆无忌惮地把他自己都知道是假的东西强加给人们，而且我们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他的欺诈行为可以举出好几个例子；但我只想提一个与他著名的灵魂转世学说有关的例子。他不满足于笼统地肯定这一学说，还假装提到他自己经历过的几次灵魂转世，并说出了他的灵魂在若干个时代里曾唤醒过的特定的人，而且他自己对此有清晰的记忆。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前，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古代异教哲学家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教导灵魂不朽和未来的状态。至于苏格拉底，博学的格洛斯特主教承认他不仅相信灵魂不朽，而且相信未来的奖惩，尽管他似乎不愿意承认其他古代哲学家也相信这一点。他的观点在柏拉图的《斐多》（Phædo）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斐多》包含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与朋友们的对话，他在对话中证明了灵魂的不朽。虽然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很可能对苏格拉底当时对他的朋友和弟子所说的话做了很多扩充，但他（柏拉图）太注重体面了，不会在

这种场合让苏格拉底说任何与他已知情感不相一致的话。如果他这样做了，别人一定会揭发他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申辩也是如此。

在《法道篇》的开头，苏格拉底对宿比斯和当时来见他的其他人说，如果他不认为他应该去见智慧和公正的神，去见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他们比当时生活在世上的人要好，那么他在死时不感到忧虑就是错误的；″但是你要知道，″他说，″我希望我现在去见的是好人，虽然这一点我不敢贸然断言：但我将去见众神，去见绝对善良的主，如果我能肯定这一点，我一定会肯定。因此，我并不觉得我的死有什么不好；我倒是很希望，死了的人还会有一些东西，而且（就像古时候说的）到那时，好人会比坏人好得多″。然后，他提出了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个毕生致力于哲学的人应该满怀信心地期待死亡，并对自己离开人世后能得到最好的东西抱有美好的希望。

在对话的其他部分，苏格拉底对未来状态下的幸福说得很好。但是，他似乎认为这是那些渴求知识、沉迷于哲学研究的人的特权。他说，″如果上帝喜悦，我的灵魂很快就会到那里去″。他还说，″献身于智慧和哲学研究、脱离肉体而生存的灵魂，在死亡时会去到与自己相似的地方″。

他还说，″那些只关心肉体及其食欲和享乐的人，他们体内有一些

深沉的、尘世的东西，在离开肉体之后，会被吸引到尘世中，并在尘世中徘徊，在坟墓周围盘旋、为他们以前不善的生活受到惩罚，直到他们对肉体的本性仍有嗜好，再次进入肉体，适合他们以前的举止：那些完全沉溺于肚腹和放荡不羁的人，会进入驴和其他类似野兽的身体；那些暴虐、伤人、贪婪的人，会进入狼、鹰、风筝等的身体。而那些勤于实践大众美德和公民美德，也就是所谓的节制和正义的人，他们是最幸福的，也是去得最好的地方，他们是通过习惯和锻炼获得这种美德的，而不是通过哲学和智力获得这种美德的。那么，这些人是如何最幸福的呢？″苏格拉底回答说：″他们进入温和的、社会性的、有某种政体的动物体内，如蜜蜂、蚂蚁等，或者进入与他们同类的人体内，从而成为节制和清醒的人。但是，除了那些热爱知识、钻研哲学并因此而完全纯洁的人之外，没有人可以进入众神之列″。之后，他在这篇论述的结论中说，″那些过着圣洁而美好生活的人，一旦从这些世俗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们中那些被哲学充分净化的人，终生没有肉体，升入更加美丽的居所″。

从这段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一些灵魂死后的幸福有很高的认识，他认为这些灵魂，尤其是那些潜心研究智慧和哲学的人的灵魂，死后会立即归于神灵：然而，对于大部分人类，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认为灵魂是可以转世的，唯一不同的是，坏人和恶人在坟墓旁徘徊了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与他们性情相同的动物体内，如狼、风筝、狐狸、驴等。而那些行侠仗义的

普通好人，则进入更温和、更文明的动物体内，或者回到人的体内，就像他们以前一样。这对践行美德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因为践行美德的人可以有幸变成蚂蚁或蜜蜂的躯体，而最多只能回到凡人生活的劳作和工作中去；另一方面，恶人除了被塞进适合他们本性的动物躯体里，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他们亲爱的欲望和食欲之外，别无其他可怕之处。

西塞罗在《法度》中对苏格拉底的学说作了总结，他没有局限于苏格拉底的表述，而是将苏格拉底学说的一般意义和目的表述为：对于那些完全放任自己堕落的情欲和食欲，用恶习污染自己的人，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会有一条僻静的道路，与众神的会议隔绝开来；而对于那些保持自己的贞洁和不堕落，摆脱了身体的传染，并以人类的身体效仿众神的生活的人，则有一条简单的道路，可以回到他们所来自的地方。

苏格拉底在向法官们申辩时表示，他希望自己被处死对他更好，他告诉法官们，有一件事应该被视为确定无疑的真理，那就是好人无论生死都不会遭遇不幸，他的事情也永远不会被诸神忽视。西塞罗是这样翻译的：″Id unum cogitare verum esse, nec cuiquam bono mali quicquam evenire posse, nec vivo nec mortuo: nec unquam ejus res à diis immortalibus negligentur ″。这一概括性论断似乎是一个人在没有神圣启示的帮助下，仅凭理性和哲学之光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对苏格拉底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柏拉图是他最杰出的弟子：在他介绍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论述了灵魂的不朽和未来状态；一般认为，这不仅包含了苏格拉底的情感，也包含了他（柏拉图）自己的情感；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在这方面，同样的学说贯穿于柏拉图的所有作品中。古往今来的人对这些作品普遍抱有这种看法。西塞罗说，柏拉图似乎是想通过他所提供的理由让别人相信灵魂不朽，但无论如何，他自己似乎也确信这一点。"Tot rationes attulit, ut velle cæteris, sibi certè persuasisse videatur"。他（柏拉图）经常以通俗的方式谈论未来的奖惩状态，谈到冥府的法官、塔尔塔罗斯和冥河、科西托斯、阿克隆和腓力格顿。他在《乔治亚》、《共和国》甚至《法多》中也是如此。他这样做是为了迎合大众的观念。他通常把它们说成是peúdos，即寓言，也就是虚构的表述和传统；从他作品中的其他段落可以看出，他本人并不相信字面意义上的寓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不相信未来的奖赏或惩罚。有些段落似乎表明，他相信的是一种更精细的意义。在他的Theætetus中，他指出，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像上帝；而这种与上帝的相似之处在于公正、圣洁和谨慎；在世人中没有什么人比最公正的人更像上帝了。如果他们（世人）今生不能从堕落中解脱出来，那么当他们死后，那个远离邪恶的净土将不会接纳他们（世人的灵魂）；他们将带着他们以前的生活和举止的相似之处；他们自己是邪恶的，将与邪恶的人联系在一起："狡猾和恶毒的人听到这些话，会

把它们当作疯子的胡言乱语″。

柏拉图在这里所表达的情感是高尚的，但他暗示说，这些情感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信任和尊重。一位博学的作者对这位哲学家并不十分友好，他认为这段话出自《神剧》，而《神剧》属于他的神秘主义作品，被认为包含了他的真实观点。在那里，他介绍苏格拉底说：″首先，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即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瞒不过诸神；如果这一点瞒不过诸神，那么，一个人是神所爱的，或者是诸神所爱的[因为这里用的这个词可以译成两种意思，因为他在前面说的是诸神]，另一个人是神所恨的，或者是诸神所恨的，epis.....。我们难道不应该承认，对于神所爱的人来说，神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最好的，除非他以前所犯的罪孽给他带来了一些必然的灾祸吗？因此，关于正义的人，我们必须假定，如果他处于贫穷或疾病之中，或处于任何被认为是灾祸的事情之下，这些事情最终都会带来好处，无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还是在他死后。″

他还说，″对于不公正的人，结论必然与此相反″。他接着说，坏人一旦被发现是坏人，就会招致同胞的蔑视和憎恨，并在今生遭受许多灾难，因为他们可能会暂时掩盖自己的恶行；另一方面，他注意到 ″正义之人在世时，除了正义或美德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美好事物之外，还受到神灵和人类的奖赏和恩赐″。他还说，″他所提到的这些，即恶人今生所受的惩罚和善人今生所受的奖赏，

与他们每个人死后所受的惩罚和奖赏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他在这段文字中断言，好人在今生和死后都会受到奖赏，坏人则会受到惩罚，（这与【斯多葛派所说的】美德和罪恶本身所包含的性质是不同的），并认为另一生的奖赏和惩罚要比今生的奖赏和惩罚大得多。他（柏拉图）接着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埃尔西斯-亚美尼乌斯在战场上倒下，在死人堆里呆了好几天，在死后的第十二天，当人们准备埋葬他时，他苏醒了，并讲述了他在另一个世界看到的事情，好人受到的奖赏和恶人受到的惩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拉图的叙述中，除了少数极其邪恶和不可救药的人之外，他都让这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在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其他人的身体里。

此外，他（柏拉图）在第十部律法书的后半部分还说，灵魂有时被分配到一个身体，有时被分配到另一个身体，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蜕变：而唯一要做的，就是像抽签一样，把那些品行较好的人转移到较好的地方，把那些品行较差的人转移到较差的地方，这对每个人都是合适的，这样每个人都能得到最适合自己的那部分。之后，他又补充说，根据人的灵魂和行为的不同品质，他们会有不同的归宿，并根据命运的法则和秩序发生不同的变化；"罪孽较轻的人不会沉得那么深，而是在区域的表面附近徘徊；但那些罪孽更深更重的人，会坠入深渊，坠入那些被称为冥府和其他同类名称的更低的地方，活着的人和已经脱离肉体的人都会害怕并梦

见这些地方″。为了同样的目的，他又说，″年轻人啊，你以为天神不注意你，这就是住在天上的天神的判决；坏的人应该去找坏的灵魂，好的人应该去找好的灵魂，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死后。因此，你和其他人都不要指望能幸运地逃脱天神的审判。因为你永远不会被忽视，也不会被忽视，如果你太渺小，以至于把自己藏在最低贱的地方，如果你在地上的任何地方，或者如果你飞到天堂，你都会受到适当的惩罚，或者在你留在这里的时候，或者在你去冥府的时候，或者在你被送到某个更荒凉、更恐怖的地方的时候″。

我认为，从已经提出的段落（还可以补充其他段落）中可以充分看出，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都教导灵魂不朽和未来的奖惩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没有声称仅仅通过自己的理性就发现了这一点，而是经常把它说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问题，并努力加以支持和改进。他们似乎都普遍认为，在未来的世界里，好人和坏人会有区别，好人或多或少会得到奖赏，坏人则会受到惩罚。但是，由于他们把灵魂转世和其他虚构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有时又说得非常摇摆不定，从而大大削弱和模糊了这一教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几个哲学家教派自称源自苏格拉底，但除了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教派把灵魂不朽作为自己教派的教义，甚至其中许多教派还把灵魂不朽当作绝对不确定的教义。

伟大的西塞罗是柏拉图的忠实崇拜者，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跻身于最杰出的思想家之列。他属于那些主张灵魂不朽的哲学家。虽然按照他所属的新学院的惯例，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争论，但从他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他的判断力强烈地倾向于这种观点（即灵魂不朽与未来奖惩），认为它至少比相反的观点更有可能。他不仅在一些单独的段落中提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古代留给我们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证。他论证了灵魂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普通物质的基本性质截然不同的非组合的、不可分割的本质；论证了灵魂奇妙的力量和能力，这些力量和能力中蕴含着神圣的东西，与延展的物质是不相容的；论证了人类心灵天生对不朽的渴求，但这种渴求在最崇高的灵魂中最为明显；他还论证了其他一些话题，读者可以在他的《图斯库拉争论》第一卷中看到。他在《加图要论》、《Somnium Scipionis》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诚然，在他写给朋友的书信中，有两三处似乎表达了不同的意思。

【博学的米德尔顿博士在他的《西塞罗生平》中指出，"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死后灵魂会以幸福或痛苦的状态单独存在"。但在这一论断的后半部分，这位聪明的作家似乎搞错了：因为西塞罗并不认为任何独立的灵魂在死后处于痛苦状态。他（西塞罗）在《图斯库拉争论》第一卷中的全部论点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要么灵魂在死后灭亡；要么如果灵魂存活下来（这正是他努力要证明的），那么灵魂就会幸福。他完全拒绝未来的痛苦和折磨。但这

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在给托夸图斯的书信中，他这样安慰自己"当我不存在的时候，我就会失去一切感知"。"Nec enim dum ero, angar ulla re; cùm omni caream culpâ; et si non ero, sensu omni carebo"。在给同一个托夸图斯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告诉他，"如果他被召唤离开人世，他不应该被从他希望继续生活的共和国中夺走，尤其是因为那时他应该没有任何知觉。"Deinde quod mihi ad consolandum commune tecum est, si jam vocer ad exitum vitæ, non ab eâ republicâ avellar quâ carendum esse doleam, præsertim cum id sine ullo sensu sit futurum"。在给 L. Mescinius 的一封书信中，他说，死亡应该被轻视，甚至被希望，因为它将失去一切意义。"Propterea quòd nullum sensum esset habitura"。在给托兰尼乌斯的书信中，他给出了一个理由，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有节制地承受，死亡是万物的终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死亡都是万物的终结"（Una ratio videtur, quicquid evenerit ferre moderatè, præsertim cum omnium rerum mors sit extremum）.但我认为，从匆忙写就的信中偶尔抛出的几句简短提示，就断定西塞罗的真实观点是灵魂与肉体同归于尽，未免太离谱了，因为在他自称论述这一主题的书中，他经常给出相反的理由。他写信给的人可能是伊壁鸠鲁派；托夸图斯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人可能也是如此，因为这是当时罗马属民中流行的观点。这些信是以政治的方式写成的，与当时共和国的悲惨状况有关，

无论西塞罗的个人观点如何，这都是荒谬的。这可能是为了向伊壁鸠鲁派提供安慰，希望他们死后能幸福地生活。不过，虽然我认为不能从这些段落中绝对得出结论说西塞罗真正反对灵魂不朽，但如果他对灵魂不朽的信仰是一致而坚定的，他就不可能以他在这些信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心中对灵魂不死存有疑虑，因此在不同时期表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还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我在这里要提到他，尽管他生活在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一定进展之后，因此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范围；这就是普鲁塔克，他非常熟悉他那个时代之前盛行的哲学家的著作。他不仅把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说成是古代的传统，并得到了法律的支持，我们不应该背弃它，而且还为它提出了理由，特别是在他那篇出色的论文《De Serâ Numinis vindictâ》中。他的论述总结起来就是：神对我们进行检查，并根据我们的命运对我们进行分配；由此得出结论，灵魂是完全不可朽坏和不朽的，或者说它们在死后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他还说，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或与他（神）自己的完美相似的东西，没有任何稳定和坚固的东西，而只是像荷马所说的树叶一样，那么上帝如此关心我们，就会认为他是卑鄙和无所事事的。

他（普鲁塔克）说，灵魂不会在短时间内就枯萎、陨落。他认为，想象灵魂只在娇嫩的肉体中绽放和繁盛一天，然后在任何微小的场合立即熄灭是荒谬的。他还说，如果死者像云或烟一样消失了，

阿波罗的神谕就不会指定为死者赎罪，也不会向他们表示敬意。他还宣称，同样的理由也证实了上帝的旨意和人类灵魂的永恒性；如果否认其中一个理由，那么另一个理由就无法成立。″上帝是λoy。Tõ **θεῖ τὴν πρόνοιαν ἅμα καὶ τὴν διαμονὴν τῆς ἀνθρωπίνης ψυχής βηβαιῶν, καὶ θάτερο ν ἐκ ἔσιν ἀπολιπεῖν ἀναιρῶντα θάτερον**″。他还说：″那么，既然灵魂在死后存在，它就有可能同时受到奖赏和惩罚：因为在这一生中，灵魂处于冲突状态，就像一个摔跤手，但当它完成了冲突，就会得到适当的报应″。然而，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他暗示这些事情并不被普遍相信。事实上，他本人在这一点上也远非一致和统一：因为尽管现在从他那里得到的段落具有公正的一面，但在他的作品中还有其他段落具有相反的面貌，正如我将有机会说明的那样。

==========

==========

==========

==========

==========

==========

==========

==========

==========

==========

==========

==========

==========

==========

第 V 章.

那些主张灵魂不朽的古代哲学家，把灵魂不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并掺杂了一些削弱灵魂不朽信念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断言，灵魂是不朽的，因为它是神性的一部分。他们普遍认为人的灵魂是先存在的，并以此作为证明灵魂不朽的主要依据。他们关于灵魂转世的学说是对真正的未来状态学说的极大破坏。那些对未来幸福说得最多的人认为，未来的幸福主要局限于那些杰出的人或那些有哲学头脑的人，对普通的虔诚和有德行的人没有什么鼓励作用。极乐世界的奖赏只是暂时的，持续时间也很短：甚至那些被认为不仅能进入极乐世界，还能进入天堂的特权灵魂的幸福，从严格和适当的意义上讲，也不是永恒的。古代异教哲学家并没有传授福音中关于所有善良正直的人都能获得永生的教义。

我已经努力向读者介绍了那些异教哲学家的观点，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最有能力的论证者，现在我将总结一些看法，通过这些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他

们的指示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信赖的，对人类有多大的实际帮助。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些哲学家中的佼佼者把它放在了错误的基础上，或者把一些东西掺杂其中，从而大大削弱了它的信念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前面的论述中看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毕达哥拉斯派的人，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因为灵魂是从神性中抽取出来的，是神性的一部分或浸入人体的一部分，是不朽的。这无疑是将灵魂置于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将灵魂建立在一个本身就荒谬的概念之上，它混淆了上帝和受造物，使他们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本质，从而有颠覆一切宗教的趋势。一位著名作家根据毕达哥拉斯派和许多其他古代哲学家关于灵魂是神的一部分的观念，认为他们（毕达哥拉斯派）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相信未来的奖惩状态。事实上，这种观念的自然结果似乎是，至少不可能有未来的惩罚。但是，人们并不总能看到、并承认自己的原则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观念既可以与未来的奖赏和惩罚相调和，也可以与现在的奖赏和惩罚相调和。因为他们认为，灵魂虽然是上帝的一部分，但在今生既可以受到奖赏，也可以受到惩罚；当它在这个身体里的时候，就会受到恶习、无知和各种邪恶的影响；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认为它在未来的状态中也会受到惩罚：因为在这一种情况下，荒谬性与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一样的。

灵魂是神性本质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其他哲学家和毕达哥拉斯派

中也很普遍。前面已经说明，这是斯多葛派的观点，尽管他们似乎并没有据此论证灵魂的不朽。至于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学者们并不一致。普鲁塔克在他的《柏拉图问题》中认为柏拉图的观点是："灵魂作为理解、理性和和谐的一部分，不仅仅是神的杰作，也是神的一部分。不是由他造的，而是从他而来，从他而出的"。"Ovx igyer **ἔσι τῷ θεῷ μόνον, ἄλλα καὶ μέρθ', ἐδ'ὑπ'ἀυτᾶ, ἀλ'ἀπ'ἀυτῇ καὶ ἐξ ἀυτῷ** gyver"。但同一作者（普鲁塔克）在其他地方似乎并不代表柏拉图的观点。在谈到理性灵魂时，他认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观点是："灵魂是不朽的，它不是神，而是永恒之神的杰作"。"**Καὶ γὰρ τὴν ψυχὴν ἐ θεὸν ἀλλ'ἔργον τῷ ἀιδίε** 9 **üñaçxuv**"。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几行字之前就宣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因为"当它离开肉体时，就会退到宇宙的灵魂那里，退到与它同类或同性的东西那里"。**Π ρ ο ς τὸ ὁμογενὲς**。要调和这些事情并不容易。

【Plutarch.Opera, tom.II. p. 1001.Edit.Xyl.Francof.1620.一位非常能干和博学的作家是古代哲学家的热心拥护者，他指出："埃及人认为灵魂是上帝本身的一部分，是上帝物质的一部分，它永远存在，而且必须存在。从毕达哥拉斯时代起，希腊人就有了这种哲学观念"，"他把灵魂说成是 rò 的一部分"。见赛克斯博士的《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原则与联系》，第十四章，第 392 页。394.他把它说成是希腊人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哲学观念，似乎认为这是柏拉图本人的学说。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表述，那么这就是

一个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明最伟大的哲学家在重大问题上是多么的错误。我也看不出这位巧妙的作者如何能像他所做的那样公正地断言，在有关神的问题上，"那些仅仅追随自然之光的人（他特别指哲学家们）似乎非常清楚，并且利用上帝赋予他们的能力达到了伟大而美好的目的"，"他们在他们所洞察到的有关宇宙主宰的问题上紧紧追寻真理"。同上，第 362 页。379.】

【柏拉图表达至高无上的神。柏拉图在其第六部《共和国》的后半部分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其大意是："太阳不仅给被看见的事物以被看见的力量，而且也是它们生成、生长和营养的原因，但它本身并不是生成物；同样，对于被认识的事物，上帝不仅是它们被认识的原因，也是它们的本质和存在的原因，但却不是本质，而是在尊严和力量上高于本质。" 在这里，他似乎明确地将至高神与世界及其万物区分开来。他认为他（上帝）是知识、智慧、真理和善的创造者和原因，是万物的本质和存在的原因，但他的本质与万物的本质完全不同。】

我们应该注意到，世界的灵魂并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神，虽然在斯多葛体系中是如此。普罗提诺把人的灵魂视为μoudns，与世俗灵魂同类，世俗灵魂是他（所谓的）的第三个本体，他称世俗灵魂为我们人类灵魂的大姐。然而，他似乎并不认为人类的灵魂在严格意义上是上帝的一部分，他认为上帝是绝对至高无上的。但库德沃思博士的指责是非常正确的，他说："因为这带有哲学上的

骄傲和傲慢，把自己想得那么伟大，把自己的灵魂与世俗的灵魂相提并论，这是对他们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的畸形贬低"。他还说，"毫无疑问，他们有意在这里鼓吹他们的多神论和生物崇拜，他们的宇宙崇拜、占星崇拜和神灵崇拜"。

但我不想再坚持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论证灵魂不朽的哲学家们普遍认为，灵魂在跃入人类肉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在灵魂离开肉体之后，其永恒存在的论证重点则是灵魂自古以来的存在，甚至是在进入肉体之前的永恒存在。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位博学的作家对所有古代灵魂不朽论者的认定。他们认为，灵魂不是凭空产生或制造出来的，因为这样灵魂就可能归于虚无。因此，他们通常从证明它的先存性开始，进而证明它在死后的永恒性。这就是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使用的方法。他首先努力证明，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只是对我们在先存状态下所拥有的知识的回忆；然后进而证明，灵魂在与肉体分离之后仍将存在。因此，他们根据一个他们不可能证明的原则来论证灵魂的不朽，这确实削弱了他们想要建立的学说。因此，若他们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灵魂在萌生人体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他们就不允许灵魂在萌生人体之后仍然存在：正如西塞罗所说，"一个公认的原则是，凡是有生之年、有始有终的，必然也有终结"。在此基础上，著名的斯多葛派学者帕纳提乌斯（Panatius），是柏拉图的忠实崇拜者，却否认灵魂的不朽。西塞罗在谈到帕纳提乌斯时说："没有人否认灵魂的存在，只有人

否认灵魂的不朽：（nasci autem animos），quod declarat eorum similitudo, qui procreantur, quæ etiam in ingeniis, non sol ùm in corporibus, appareat″。西塞罗本人在论证灵魂不朽时，也断言灵魂自永恒起就先于肉体存在。在他的《安慰》（de Consolatione）一书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他自己在《都斯库拉论》（Tusculan Dispu tations）第一卷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他在书中说：″灵魂的本原并非来自大地；因为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混合的或复合的，或似乎是从大地中萌发或形成的，在它的构造中没有任何水性、气性或火性：因为在这些物质性质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记忆和理解的概念，既能保留过去的事物，又能展望未来的事物，还能理解现在的事物：只有这些才是神圣的：除了上帝，也找不到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论证，但之后他又说得更远：他说：″无论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只要能感知，能理解，有生命，有自己的力量和活力，它就是天体和神性的；因此必然是永恒的。Ita quicquid est istud quod sentit, quod sapit, quod vivit, quod viget, cœ leste ac divinum est, ob eamque rem æternum sit necesse est ″。这看起来好像西塞罗认为人类的灵魂确实是神性本质的一部分。但我认为这并不必然。也许这只是他把灵魂称为神圣的，以表示它接近于神的认知，并与世俗和基本性质的事物相对立。在紧接着上面提到的文字之前，他这样表述自己：″Singularis est igitur quædam natura atque vis animi, sejuncta ab his usitatis notisque naturis″。在这里，他暗示灵魂具有奇异的性质和力量，

不同于那些已知和常见的性质，即不同于他之前所说的尘世和肉体的东西：与之相反，他称之（灵魂）为神圣的。他在引出这段话时指出，除了物质世界的四种元素之外，还有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的第五种性质，它属于神灵和人类灵魂；并暗示这是他自己在引述《安慰》一书时所遵循的观点。"Sin autem est quinta quædam natura ab Aristotele inducta primùm, hæc et deorum est et animorum.Hanc nos sententiam secuti his ipsis verbis in Consolatione hæc expressimus"。如果西塞罗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五性是指神圣的本质，那就不能说他是第一个提出第五性的人，因为毕达哥拉斯在此之前就已经讲过：因此，第五性很可能是指一种不同于这些低级的基本性质，也不同于最高存在的本质，尽管与之近似；众神（即低级神灵）和人类的灵魂都是这种本质的一部分。他在该片段的结尾中似乎也明确暗示了这一点。"唯有神能以其他方式理解他人，唯有神才能明晓一切，唯有神才能解放一切，唯有神才能分离一切，唯有神才能理解一切"。紧接着他说，灵魂是天体和神圣的东西，因此必须是永恒的；他又说，"上帝本身，只要他被认为是永恒的，他就必须是永恒的"。

在这里,他似乎明确地将上帝本身,即最高意义上的 "Deus ipse"，与人类的灵魂区分开来，但他认为人类的灵魂具有相似和相通的性质；在此之前，他将生命活动、理解力、发明力和记忆力表述为神圣的事物或品质，据此，灵魂可以被称为神圣的，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或者像欧里庇得斯大胆地称之为神；在这里，他似

乎认为将灵魂称为神是一种大胆的表达方式，即使在诗人那里也是如此。"神是什么？Ergo quidem animus, qui (ut ego dico divinus) est ut Euripides audet dicere Deus "。在其他地方，他把灵魂说成比野兽高级得多，而且是从神的思想中蜕变出来的，他说："如果可以合法地这么说的话，除了神本身，它（灵魂）与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相提并论"。"Humanus autem animus, decerptus ex mente divinâ, cum alio nullo nisi cum ipso Deo (in hoc fas est dicta) comparari potest"。

【他还说，如果神是空气或火，即 "anima aut ignis"，那么人的灵魂也是一样的：因为天性不受泥土和湿气的影响，所以人的灵魂也不受这两者的影响。《Tuscul.争论》，第一卷，第 26 页。第 65、66 页。戴维斯。】

【柏拉图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第十部《共和国》中，他谈到一个人通过努力实践美德，"尽可能使自己像神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西塞罗不认为人的灵魂在最严格和最恰当的意义上是上帝的一部分，那么他肯定会认为人的灵魂具有（与上帝）同样的性质，并且与上帝的灵魂一样自然和必然是永恒的。因此，他在上文引述的段落中断言"Cœ leste ac divinum est, ob eamque rem æternum sit necesse est"。在同一段论述中，他还引用了柏拉图《神曲》中的一段话，他似乎非常赞同这段话；他

在第六部《共和论》中也引用了这段话。柏拉图一开始就指出，每个灵魂都是不朽的，wara Juxý álάratos。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论据被西塞罗优雅地翻译过来。柏拉图的论点是这样的：″永远运动的东西是永恒的：被别人运动的东西必须结束运动，从而结束生命；但自己运动的东西永远不会停止运动，因为它永远不会被自己抛弃。此外，它还是所有其他被运动之物的运动源泉和原理。作为原理的东西不可能有起源或开端，因为万物都是从它那里产生的，而它不可能从任何其他东西产生。如果它从未有过开端，也就不会有结束。既然永恒的东西本身具有运动的原理，那么谁会否认这种性质属于灵魂呢？″他最后说：″这就是灵魂应有的本性和力量。而且因为它是唯一始终自我运动的东西，它从未有过开端，而是永恒的″。″这就是它的本性：它是唯一的万物，它永远在运动，它从未有过起点，而是永恒的″。柏拉图是这样说的：**ἐξ ἀνα[κῆς ἀγονητὸν τε καὶ ἀθανατὸν πρυχὴ**。

西塞罗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的论证既优雅又敏锐，随后他自己对其进行了总结：″灵魂感知到自己在运动，同时也感知到自己不是靠外力，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运动；灵魂永远不会被自己抛弃：由此可见，灵魂一定是永恒的″。″'外来之力'与'自身之力'相辅相成，'外来之力'与'自身之力'互为因果″。西塞罗所推崇的这种论证方式可以用来证明一个自在存在的独立存在物的永恒存在，它是万物的第一因，也是一切运动的原理和本原。但是，当它应用于人类的灵魂时，如果它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证明

它是自源的、独立的，并且由于其自身性质的力量而必然是永恒的。因此，如果它与至高无上的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一本质，那么它的本质就与神完全相同；（因此这样的论证）是不完全的，它从永恒开始就自身存在，并因其自身的力量而永远存在，永远不会被毁灭或不复存在。因此，一些古代教父们认为，异教哲学家们所传授的灵魂自然不朽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学说倾向于证明，灵魂的继续存在是自然的必然，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阿诺比乌斯特别指责他们认为灵魂与上帝本身同样不朽；他认为这有可能消除人们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未来的审判和惩罚的恐惧；从而鼓励人们去做各种坏事，放纵自己的欲望和食欲（肉欲）。他说，"Quid enim," "prohibebit quo minus hæc faciat? metus supremæ potestatis, judiciumque divinum?他说："那么，（这种灵魂不朽学说）禁止什么呢？禁止至高无上的权力，禁止神的审判？"

我们已经看到，古代异教哲学家用来证明灵魂不朽的主要论据是错误的。我不打算对他们为证明这一重要论点而提出的其他论据进行具体的讨论。人们本以为在柏拉图的《法道》中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可靠而令人满意的推理，这是一部备受古代人称道的论文，其公开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灵魂的不朽。可以合理地认

为，柏拉图将他认为最有说服力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交到了苏格拉底的口中，无论这些论证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还是他（柏拉图）自己发明的。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这（论证）使得次神（诸神）的不朽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本性，还取决于至高无上的神（上帝）的意志。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灵魂。

但我遗憾地注意到，撇开对话的精美方式不谈，即使是在他似乎最强调的那些方面，也没有多少论证的力量：其中有些论证晦涩难懂、琐碎无味，是人们从如此伟大的人物身上所想不到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似乎是最早用推理和论证的方式来证明（灵魂不朽）这一点的人。但是，如前所述，他们都将其（灵魂不朽论）说成是由古老的传统流传下来的，并将其公正地说成是来自神圣的起源。

【如果读者想了解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摘要，可以参阅坎贝尔博士在《启示的必然性》第 3 节中对这些论证的描述。这位博学的作家指出，"苏格拉底绝不是在追寻从事物的性质和关系中产生的一系列想法或观念的过程中得出这一真理的。他很像一个人，以某种方式发现了一个真理，但却无法说明它，只能到处寻找一些东西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却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达到这个目的"。同上，第 107 页。事实上，后世的一些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在生命和不朽被福音书最清晰、最公开地揭示之后，似乎比柏拉图本人在论证方面

更有优势。这一点在普罗提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这一重要论点（灵魂不朽论）在当时的哲学家中似乎比以前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然而，其中最博学的哲学家之一、普罗提诺的忠实崇拜者波菲利却指出，哲学家们试图证明灵魂不朽的理由很容易被推翻。Ap.Euseb.福音书。第十四卷第10章。10. p. 741.C.】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自称相信灵魂不朽和未来奖惩状态的古人大大削弱和败坏了（灵魂不朽论）这一教义；这与他们普遍持有的灵魂转世的观念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在这里还是应该进一步加以说明。

他们（异教徒哲学家）认为人的灵魂在进入现在的肉体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他们也认为灵魂在离开肉体之后会从一个肉体转移到另一个肉体。这些观点之间被认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也坚持后一种观点。事实上，那些相信灵魂早在他们拥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不难想象他们（灵魂）在离开这些身体后会进入另一个身体。这种观念之所以能在有学问的人和庸俗的人中间得到普遍接受和传播，是因为他们相信，根据一种古老的传统，灵魂不会随身体一起死去，而是会在未来的状态中存活下来。由于他们相信低等动物和人一样也有灵魂，他们可能会认为人的灵魂可能会转移到这些动物的身体里。

【有人认为，转世说可能是由于滥用或歪曲了古代关于身体复活

的传统：关于这一点，见下文第八章。】

但是，无论这种灵魂转世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它都在各民族中广泛传播，不仅被庸俗的人们所接受，而且还被最有智慧和学识的人所相信。事实证明，这是对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这一真正的原始教义的极大破坏和贬低。他们的确努力对其进行解释，使其符合道德目的，他们假定了不同种类的身体，这些身体被赋予生命（灵魂），以保持某种未来奖惩的表象。但实际上，根据这个（灵魂转世）方案，在另一个生命中不可能对现在所做的事情有适当的报应。因为在从一个躯体到另一个躯体的数次转世中，一般认为灵魂在下一世的躯体中不会记得它在前一世所做的行为和发生的事件。毕达哥拉斯确实假装声称记得他经历过的几次转世，记得他在几个身体里做过什么，遭遇过什么：但这是墨丘利赋予他的一种特殊和非凡的特权，人们认为这不是转世灵魂的普遍情况。如果灵魂在几次迁移中都忘记了在前一个身体中的所作所为，那么当它进入另一个身体时，就不能正确地说它因之前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奖赏或惩罚，因为它对之前的所作所为毫无知觉。

因此，很明显，灵魂转生的学说，假定这种转生是在灵魂离开现在的身体后立即开始的（这似乎是许多人的观念，可能毕达哥拉斯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没有为未来的报应状态留下适当的位置。

因此，其他人认为，灵魂首先要去冥府或地狱，在那里他们会回忆起自己过去的行为，并受到相应的奖赏或惩罚。当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会进入各种不同的躯体。在经过一连串的嬗变之后，它们将回归宇宙的灵魂，失去各自的生存空间。

【博学的格洛斯特主教指出，"古人将人的灵魂分为三种，即人类、英雄和神灵。最后两种灵魂因其在人间的公共服务而被认为享有永恒的幸福，他们不是在极乐世界，而是在天堂，在那里他们成为一种半神。但是，包括人类大多数在内的所有前者，都被理解为在炼狱、"地狱之渊 "或 "极乐世界"。其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居所是暂时的，而第二个居所则是永恒的"。Div. Leg. 第一卷，第 396 页。2d edit.】

上文提到的转生被认为是属于所有人类灵魂的普遍现象。但也有例外，有利于一些享有特权的人。

这使我对那些自称相信有未来境界的哲学家的学说有了另一种看法；那就是，当他们用最高音调谈论未来的幸福时，这主要是与一些杰出的特权灵魂有关，而对普通的虔诚和有德行的人却没有什么大的安慰或鼓励。关于最后这些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假定他们会去极乐世界和有福之岛，但在那里暂住之后，要经过数次转生，最后以最适合他们的人或兽的身体，或者他们自己选择的身体再次回到人世。但这两位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给

出了一个很高的概念。柏拉图在他的《第五共和国》中说，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在表现出勇气和英勇之后，就会成为神圣的大地之子，避开邪恶，守护人类，他们的坟墓应该受到尊敬，他们自己也应该被当作大地之子来崇拜。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可能表现得英勇无畏，为国捐躯，但在其他方面却远远配不上善良贤德之人的称号。就在这本书中，他（柏拉图）允许这样的人自由放纵自己的情欲，作为对他勇敢行为的奖赏，这完全不符合纯洁和美德的准则。但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例子中，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都注意使他们对未来国家（来世）及其奖励的概念适应政治目的和观点，——不是考虑他们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而是考虑他们判断是为了公共事业和国家利益的东西。西塞罗将那些在维护和协助国家、扩大国家统治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不仅仅安置在极乐世界（那只是暂时的幸福），而是安置在天堂，在那里他们将永远幸福。"Omnibus qui patriam conservârint, juverint, auxerint, certum esse in cœ lo ac definitum locum, ubi beati ævo sempiterno fruentur（¿）"。斯多葛派认为，普通人的灵魂在死后或死后不久就会归于大自然，但伟大和杰出的灵魂会一直延续到火化（即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其中一些人还会晋升为神。埃及人尽管有灵魂转世的观念，但他们认为有些灵魂可能会被立即带入众神之列；这一点从他们为死者向太阳和所有赐予生命的神灵所做的非凡祷告中可以看出；本著作上文已经对此做了一些介绍。但这（灵魂进入众神之列的观念）似乎仅限于有名望的人，不应该延伸到普通人。同样，热衷于转

世学说的印度体悟论者似乎也对一般法律做出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例外规定，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崇高的圣洁程度；通过在火中燃烧自己，他们可以完全纯净地离开肉体，并立即与神灵相会。毕达哥拉斯的《金诗篇》中也认为，达到毕达哥拉斯诫命高度的人，过着抽象的哲学生活，死后会成为英雄或大精灵，与众神团聚。塔西佗在他的阿格里科拉生平中似乎提到了许多哲学家关于在未来状态中为某些杰出灵魂保留幸福的这种观念，他说："Si, ut sapientibus placet, non cum corpore extinguuntur animæ magnæ, etc." 在这里，他似乎把它作为伟大灵魂的特殊特权，而不是 "Si, ut sapientibus placet, non cum corpore extinguuntur animæ magnæ, etc."。他（塔西佗）甚至对这一点也表示怀疑。

相比之下，基督福音中关于永生和幸福的教义，是应许并准备给所有好人的，无论是地位高还是地位低，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只要他们在现世清醒、正直、虔诚地生活，并继续耐心地行善，就无一例外。

即使在他们（异教徒哲学家）的极乐世界里，人们所建议的幸福也只是相对短暂的：维吉尔将其定为一千年。虽然他们谈到了一些伟人和哲学家的杰出和特权灵魂，认为他们会升入天堂，在那里享受永恒的幸福，甚至成为半神或大精灵，但是，为了与他们（异教徒哲学家）的计划保持一致，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幸福在严

格和适当的意义上应是永恒的，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即在斯多葛派称之为大灾难（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的某些时期，也就是在他们以及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派称之为大年的末期，目前的事物状态将彻底终结；所有人的灵魂，甚至是那些已经成为神、半神或英雄的人的灵魂，都将重新融入宇宙灵魂之中，从而失去各自的存在：在此之后，万物将普遍翻新或再生；新的历程将在各方面像旧的一样开始；这种周期性的毁灭和翻新将无限地接替下去。

上述观察足以说明，那些古代（异教徒）哲学家，他们一般都是那些被视为灵魂不朽和未来境界最有能力的论证者，却对灵魂不朽和未来境界有着错误和混淆的观念；那些认为古代异教哲学家也传授了关于未来境界的同样教义的（现代自由派）基督教作家大错特错了。

==========

==========

==========

==========

==========

==========

==========

==========

==========

==========

==========

==========

==========

==========

第 VI 章.

在古人中，那些似乎是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最坚定的倡导者，却并不声称对此有任何把握。他们的不确定性体现在他们对朋友之死的安慰性论述上。这也是由于他们在劝诫人们要有美德时，很少强调未来国家（来世）的奖赏。他们对未来的境况并不确定，这使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弥补对未来境况的缺失。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未来的回报，美德也能带来完全的幸福；他们还断言，短暂的幸福与永恒的幸福一样好。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最有能力的倡导者的古代哲学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尽管他们费尽心机地证明了这一点（灵魂不朽论），但他们并没有声称绝对肯定，事实上，他们似乎也没有完全确信这一点。这方面的著作众所周知，也经常被引用，但在此不能完全省略。

苏格拉底本人在濒临死亡时，在与他的朋友们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时，表达了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到好人那里去的愿望，"但这一点（他说）我不会绝对肯定"。他对自己死后会去见诸神的说法更加肯定，但也有保留，他说：如果他能肯定任何有关这种性质的事情，他会肯定这一点--"Eg tì ädλo tãv **τοιέτων διισχυρισαίμεν ἂν καὶ τᾶτο**"。在结束关于死后灵魂状态的长篇论述时，他说："这些事情正如我所表述的那样"；但他又说："如果灵魂似乎是不朽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关于我们的灵魂及其死后的栖息地，这样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是真实的：这值得进行试验，因为试验是崇高的"。

在向法官申辩时，他安慰自己说："我们有很多理由希望死亡是美好的：因为死亡必然是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死人什么都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感觉；要么只是灵魂的改变或迁移，根据我们被告知的"λsyoueva"，灵魂会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知觉，死亡就像一场深沉的睡眠，没有梦境的安静休息，想想死有多么大的好处，真是妙不可言；但如果告诉我们的事情（灵魂不朽论）是真的，死亡是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也仍然是更大的好处"。不久之后，他又说，那些 "生活在那里的人在其他方面都比我们幸福，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在剩下的时间里都是不朽的"，他再次重复了之前的话："如果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的，**"Ειπερ τὰ λεγόμενα ἀληθῆ ἔσιν**：在这里，他似乎提到了一些被

视为神圣的古代传统，他希望这些传统是真实的，但又不能绝对肯定。

最后，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他的申辩："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我将死去，你将继续活着；但我们中谁会处于更好的状态，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

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柏拉图，他一般都述说与苏格拉底的情感同样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情感。

在古代哲学家中，没有人比西塞罗更善于论证灵魂的不朽：但与此同时，他又小心翼翼地让我们知道，他所遵循的只是在他看来最有可能的猜想，这也是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他并没有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东西来加以肯定。这就是他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的开头所宣称的："Ut homunculus unus à multis probabilia conjecturâ sequens, ultra enim quo progedior, quàm ut verisimilia videam, non habeo "。他提到了关于人类灵魂的各种观点，特别是灵魂是随肉体而死，还是存活下来；如果是后者，那么，灵魂是永久存在，还是在离开肉体后只持续一段时间；最后他说："这些观点中哪一个是真的，必须由某个神来决定。哪种观点最有可能,这是个大问题。"Harum sententiarum quæ vera sit deus aliquis viderit: quæ verisimillima magna questio est "。

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对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体现在他们的争论和论述中，这些争论和论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或他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他们对已故朋友的死亡的安慰性论述，他们仍然是在（不确定性）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死亡要么是向更好的状态的转换，要么是存在的彻底消亡，或者至少是一种无知觉的状态。苏格拉底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安慰自己，这一点从《苏格拉底传》中可以看出。

西塞罗在他的上述名著中的整个争论也是如此。——同样，西塞罗在他的上述名著中的整个争论也是围绕着这一备选方案展开的，他以这一备选方案结束了他的论述："如果我们的死亡之日带来的不是我们存在的消亡，而只是我们居所的改变，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向往的了；但如果它彻底摧毁并终结了我们的存在，那还有什么比在今生的劳碌和烦恼中安息于深邃而永恒的睡眠中更好的呢？Sin autèm perimit ac delet omnino, quid melius quam in mediis vitæ laboribus obdormiscere, et itâ conniventem somno consopiri sempiterno？"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主要依据的考虑因素。

塞内加（Seneca）有几段话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其中一些已在本著作上文引述。此外，我还要补充一段他写给波利比乌斯的《安慰》。波利比乌斯为他哥哥的死感到悲伤。他让波利比乌斯这样

与自己辩论："如果死人没有知觉，那么我的兄弟已经摆脱了生活中的一切琐事，恢复到了他出生前的状态：他摆脱了一切邪恶（灾祸），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也不渴望，什么也不痛苦。如果死人还有理智的话，我兄弟的灵魂从长期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他欣喜若狂，对事物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从更高的境界蔑视人类的一切；他对神圣的事物有了更近的认识，而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徒劳地寻找其中的原因。我为何苦恼于他要么幸福，要么根本不幸福？哀叹幸福的人是嫉妒，哀叹不存在的人是疯狂"。

【Plutarch.Opera, tom.第 107 页。D. 在这里，替代方案的一部分是存在的彻底消亡；普鲁塔克试图说明，在这种假设下，死亡不是一种罪恶（灾祸）；然而，同上，第 1105 页。A. 在他的论文《Non posse suaviter viv.》中，他非常有理有据地论证说，死后彻底解体和消亡的概念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证实了这种恐惧；因为这正是大自然强烈厌恶的东西。】

如前所述，普鲁塔克有几段话可以断定，他认为灵魂不朽是一种可能的观点，但他有时的表达方式似乎表明，他要么不相信，要么不确定。在对阿波罗尼乌斯的安慰中，他指出苏格拉底说过，死亡要么像一场沉睡，要么像一次遥远而漫长的旅行，要么像灵魂和肉体的完全消亡。他赞同地引用了这句话，并明确地指出，在这些观点中，死亡都不能被视为一种罪恶（灾祸）。在那篇旨

在证明没有人能按照伊壁鸠鲁的信条愉快地生活的论文中，在谈到不朽的希望时，他称之为 ″spò tò μudwdis Tũs didiótnt Edæis，不朽的神话般的希望″。或者，正如博学的巴克斯特先生在他那本小册子的英译本中所译，″从古人的故事和寓言中想到的永恒的希望″。在他（普鲁塔克）的迷信论文中，他认为死亡是我们存在的最后期限，而对死亡之后任何事情的恐惧都是迷信的结果；他说：″对所有人来说，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对迷信来说并非如此。她将自己的界限延伸到生命之外，让自己的恐惧比我们的存在更长久″。**Περας τῷ βίε πασιν ἀνθρώποις ὁ θάνατΘ, τῆς δὲ δεισιδαιμονίας ἐδ'ἐτῶ, ἀλλ'ὑπερβάλλει τὰς ὅρες ἐπεκείνα τῷ ζῆν, μακρότερον τῷ βίω ποιῆσα τὸν φόβον.**

古代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的著作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他们的学说常常变化多端，在一处似乎肯定的东西，在另一处却被他们视为虚构和不确定的东西，以至于一些非常有学问的人认为，除了假定所谓的外显学说和内隐学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这种情况；外显学说是他们公开向人们传授的学说，内隐学说则是他们私下向弟子们传授的学说，他们让弟子们了解他们的计划的秘密。我不想讨论古人的外显教义和内隐教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意思。我倾向于认为，这有时与他们论述不同的主题有关，有时与他们论述同一主题的不同方式有关。因为哲学家们经常向他们的弟子和民众宣讲同样的学说；一个是粗俗通俗的，另一个是晦涩难懂的。

【读者可参阅《摩西的神圣使命》一书的著名作者所撰写的《摩西的神圣使命》第二卷第三章第 2 节中的这一内容，以及出于同样目的的其他证据。2. p. 92. et seq.此外，《对古代哲学家的观点和实践的批判性探究》的作者，博学而明智，他在第 11 章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对此，我要补充的是，这种双重学说的方法，一种学说被认为是严格的、哲学上真实的，另一种学说在某些情况下是虚假的，但适应于人民，旨在达到道德和政治目的，在东方一直沿用至今。这一点在中国的博学派（儒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F. Longobardi 向我们保证，他们的一些博士毫不忌讳地对他说，为了更好地管理人民，他们教给人民一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是真的东西。见他的论文，载于纳瓦雷特的《中华帝国记事》，第 174、175 页，以及第 186 和 198 页。】

【在纳瓦雷特关于儒教教派信条的论述中，他注意到了他们的外部教义和内部教义：后者与前者背道而驰，尤其是在未来状态方面。他们公开向人们宣扬来世，但他们的内部教义却拒绝接受。邦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见 Navarette 的《中华帝国记事》，第二册，第 11 章，第 78、79 页。丘吉尔游记和航海集》第一卷第 78、79 页。】

从西塞罗那段著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公正地得出结论，这就是这种区分的一个主要目的。在谈到围帕提克派关于 ″至善″

（summum bonum）或 ″主要的善″（chief good）的学说时，他提到了他们出版的两种书籍：一种是以通俗的方式写成的，他们称之为外典，另一种是更精确、更哲学化的，他们将其留在注释中；虽然它们似乎并不总是说同样的话，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或分歧。″De summo autem bono, quia duo genera librorum sunt, unum populariter scriptum quod″。但无论外道和内道的确切含义如何，应用于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尽管不能证明，甚至也不能推定；但是，无论外道和内道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只要它们适用于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虽然不能因为某种学说是在他们的外道或通俗论述中传授的，就证明甚至推定这种学说不符合他们的真实情感，但另一方面，他们有时会选择掩饰自己的情感，对人们隐瞒这些情感，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总是确定，他们在通俗演说中所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认为真实的东西。为了公众利益，欺骗人民是合法的，这是许多古人的格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真理的义务并不十分严格；他们认为，只要有利可图，使用假话也无妨。就是柏拉图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关于这一点，见本著作上文。在这一点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也追随他，我们在西尼修斯（Synesius）身上就有一个显著的例子。他虽然被提升为基督教会中的一个主教，但却深深地吸收了柏拉图学派的精神和教义，以至于宣称，″哲学一旦达到真理，就允许使用谎言和虚构″。他还说：″就像黑暗对那些眼睛不好的人来说是最合适、最方便的一样，我认为谎言和虚构对人们是有益的，而真理对那些不能承受它的光辉和灿烂的人来说是有害的

″；他保证，″如果教会的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会在家里进行哲学思考，在家外用普通的腔调说话，宣扬一般的和公认的寓言″。在这一点上，他的行为肯定不符合圣经；福音书的精神不允许使用这种虚假和欺骗的方法；但它（这种欺骗的方法）与许多哲学家的格言并非不相称。这一点也不小地削弱了他们的信用，而且常常使人难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感，尤其是当他们在其作品的不同部分就同一主题提出不同观点时。一些有学识的评论家提出了一条合理的规则，即如果他们在一处的表达顺应了大众的观点，而在另一处却似乎与大众的观点相悖，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是在迎合大众的观念，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则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在古人的著作中，尤其是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著作中，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地方，这并不总是归咎于此；而往往是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观念，或者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些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毫不怀疑，他们所处的不确定性往往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说法不一、模棱两可，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真正根源。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在他们（异教徒哲学家）的道德体系中，他们并没有将未来状态的学说应用于它似乎自然而然地适合和设计的极好的目的和目标（即道德目的与目标）。在人们衷心信奉它的地方，它（灵魂不朽论与来世）有两种用途。其一是支持人们抵御现世的烦恼和忧愁，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其二是激励人们在面临重重困难和挫折时践行美德。

至于前者，任何熟悉救世主降临之前的哲学家的著作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异教徒哲学家）很少强调未来状态的学说，以支持或安慰人们度过今生的各种烦恼和忧愁，或使他们超越对死亡的恐惧。

事实上，西塞罗在他的《都斯库拉论》第一卷（书名为《论死亡》）中提出了许多论据，他以雄辩的口才证明了灵魂的不朽：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似乎主要依靠的是一种支持人们抵御死亡恐惧的考虑，这种考虑的出发点是另一种选择，其中包括灵魂可能死亡的假设。因为他认为，要么灵魂不朽并进入另一种状态，要么灵魂在死亡时消亡并失去所有知觉：无论哪种假设，死亡都不是一种罪恶（灾祸），因此也不值得恐惧。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西塞罗）没有使用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尽管他所论述的主题自然而然地让他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他认为可以依靠它的话。第二篇争论的主题是 De tolerando dolore。第三篇的主题是 De ægritudine leniendâ。第四篇的主题是 De reliquis animi perturbationibus。尽管这些论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没有一篇是从不朽的希望中得到安慰或支持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他（西塞罗）在用自己的思想和美德的力量说服人们：一般人认为善恶的事物，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善恶，只是人们的看法而已。当他提到哲学家们提出和坚持的几种安慰方法时，丝毫没有暗示今生结束后更幸福的生存状态。这些争论的第五卷旨在说明，

美德本身就足以让人过上幸福的生活，"virtutem ad beatè videndum seipsâ esse contentam"。在整个争论中，他完全不考虑未来的幸福或奖赏。

对于他的五部名著《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看法。这些书的目的是探究人的最高幸福。但在整个探究过程中，他没有注意到未来的状态。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人在今生就能获得完美的幸福，从来没有人引导他（世人）将目光投向今生之外的任何未来补偿，也没有人引导他期待来世的完全幸福。

至于未来状态学说的另一个主要用途，即激励人们践行美德，这在他们的道德体系中也很少或根本没有地位。他们似乎认为这一点太不确定，无法依赖，因此努力寻找美德的动机，而不是相信好人在今生结束后会得到奖赏。他们以优雅而优美的方式表现了美德在当下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以及美德在未来会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异教徒哲学家）中的许多人，尤其是斯多葛派，他们中最严谨的道德家，都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西塞罗在他的《论语》中，以及那些优秀的哲学家埃皮克泰图斯和马库斯-安东尼在他们的作品中，似乎是古代异教徒留给我们的最好的道德论著，都是根据这一计划进行的。他们确实意识到，要想使美德得到人类的推崇，并吸引他们去追求美德，就必须说明美德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最大的好处。西塞罗认为，人都有追求利益的天性，

不可能不追求利益；如果美德无利可图，人们就不会追求美德；因此，他像苏格拉底以前所做的那样，对那些主张把利益与诚实分开的人大加指责。他（西塞罗）认为，他所说的〝一件事可能诚实而无利可图，也可能有利可图而不诚实〞的格言是最有害的观念，也是最能破坏人心中所有善的观念：把利益和诚实分开，就是颠倒了自然的第一原则。

因此，他（西塞罗）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学说；斯多葛学派认为，凡是诚实的东西也一定是有利可图的，除了诚实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有利可图的；而佩里帕蒂学派则认为，有些诚实的东西是无利可图的，有些有利可图的东西是不诚实的。

斯多葛派的这一格言，即美德总是有利的，如果他们进行了如下考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考虑到了未来的状态，并且认为，除了考虑到未来状态的自然优越性和良好趋势之外，世界上全智全能的善良总督（上帝）还会注意，如果善良的人在现世中为了考验和锻炼他们的美德而遭受了严重的暂时的邪恶（灾祸）和苦难，那么他们在来世中将会得到光荣的奖赏；因此，在事物的最终结果中，最大的利益和幸福总的来说将伴随着实践和幸福。因此，在事物的最终结果中，实践和追求真正的美德和正义，总的来说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幸福。

但是，斯多葛派和最杰出的哲学家们并不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

诚实和有利完全是一回事，只有通过心灵的行为才能区分。美德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东西，因为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奖赏，而且美德本身就蕴含着与之不可分割的完全的幸福，完全不考虑未来的报偿，也不考虑圣洁而仁慈的世界之主（上帝）赋予那些践行美德的人的任何奖赏。因此，他们（斯多葛派）只能尽可能地说服人们，假定一个善良而有德行的人受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外在折磨，但他在那一瞬间仍然是快乐的，不间断地享受着最高程度的快乐，这仅仅是由于他自身德行的独立力量，而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不过，虽然这种说法非常华丽，似乎显示了对美德的尊严和卓越的高度认识，但它太奢侈了，无法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也无法支持他们在强大的诱惑下践行美德，而且，这种说法也不可能对人们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使他们面对严峻的困难和考验。

西塞罗认为有些诚实的事情无利可图，而有些有利可图的事情却不诚实，西塞罗的这句格言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现在的生活和状态，那么这句格言是符合我们的观察和经验的。我们可以推测出许多事例，而且这些事例也确实发生过，在这些事例中，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坚定地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事业而在现世中成为一个失败者，他的美德非但不会给他带来好处，反而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各种痛苦。杰出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塞斯（Dionysius Halicarnasseus）的观点建立在常识之上，无疑也是异教世界许多有学识、有判断力的人

的观点。他说，″如果在肉体解体的同时，灵魂也被解体，我不知道那些没有因美德而享受到任何好处，却因美德而灭亡的人怎么会被认为是幸福的″。**Εἰ μὲν ἦν ἀμὰ τοῖς σώμασι τοῖς διαλελυμένος, καὶ τὸ τῆς ψυχῆς ὅταν δὴ ποτε ἔσιν ἐκεινὸ, συνδιαλύεται、ἐκ οἶδα ὀπὼς μακαρίες ὑπολάξω τὲς μηδὲν ἀπολαύσαντας τῆς ἀρετῆς ἀγαθὸν, δι αὐτὴ ν δὲ ταύτην ἀπολεμένος.**

由于（异教徒）哲学家们对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似乎是他们高喊美德（本身）对幸福的绝对充足性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不考虑未来（来世）的回报，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斯多葛派，提出那句奇怪的格言，——即幸福的持续时间无助于使幸福更加完整和令人向往，很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这是克里西普斯的原则，正如普鲁塔克所言。克里西普斯经常重复说，″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增加任何好处″。″**Οτι ἀγαθὸν χρόνος ἐκ αὔξει προσγενόμενος** 。普鲁塔克在其《道德问题》第六卷中引用了一段话，他直接断言：″人既不会因为更长的时间而更幸福，永恒的幸福也不会比短暂的幸福更有资格″。普鲁塔克恰如其分地揭露了这种违背常识的说话方式，并指出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几个例子中，克里西普斯是自相矛盾的。这也不仅仅是克利希斯普斯的非同寻常，而是斯多葛派的普遍学说。加图说：″斯多葛派不认为生命是可选择的，也不认为生命长短不一″。马库斯-安东尼本人也经常暗示，时间的长短对于美德和幸福的完善没有区别，″这样

的生活三个小时就足够了"。他认为，虽然一个人活的时间很短，但他的生命活动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任何缺陷；wanges xai ingordels。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获得完全的幸福和完美的本性。

斯多葛学派对上述这些格言的理解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诚然，一个好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赋予他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他在世上的角色，从而被上帝仁慈地接纳，尽管并不是绝对没有缺陷；并使他符合未来的境界，在那里他将达到他本性的真正完美和幸福；但是，在短短的一生中，他的本性是不可能达到完美和完全的。

斯多葛派认为，在目前的人性状态下，他（人）可以在这短暂的凡人生命中到达美德和幸福的极致完美，"没有任何缺陷"，今生的狭窄期限就像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就好像他将永远活着一样。——但是，这不仅会影响谈话的质量，而且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因为它往往会熄灭对永生的殷切期望。如果像斯多葛学派的巴尔布斯所说那样，不朽对幸福生活有何益处？然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有意义"。柏拉图的观点更为公正："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整个时代，从孩提时代到耄耋之年，非常小，微不足道"。

事实上，尽管（异教徒）哲学家们为了使美德和幸福更加完美而

想出了各种权宜之计，摒弃了对未来状态的一切考虑，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不能不承认，对未来状态的信仰对于世界上美德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苏格拉底，正如学识渊博的格洛斯特主教所承认的那样，他确实相信未来会有报应，在提到冥府中的法官，以及他们对好人的奖赏和对恶人的惩罚之后，他补充说，"通过这些话，我被说服了，并以此为目标，让我以最纯洁和健全的心灵出现在我的审判官[Æacus 或 Minos]面前"。他接着说，因此，他"将竭尽全力，生为好人，死为好人"：并劝告其他人也这样做。

他（苏格拉底）在《法多》一书中的论述最后指出，鉴于他所说的关于好人在未来会得到的奖赏和幸福的居所，"我们有必要尽力在今生获得智慧和美德。因为，（他说）冲突的奖赏或回报是极好的，希望是巨大的"。Κ α λ **ὸν γὰρ τὸ ἆθλον, καὶ ἡ ἔλπις μεγάλη.** 他（苏格拉底）还说，任何一个有理解力的人都不会贸然断言这些事情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但认为这些事情或类似的事情是真实的、是合理的，尽管有危险，但值得一试，因为这种尝试是高尚的。

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中认为，按照伊壁鸠鲁的信条，没有人能幸福地生活，他认为那些过着虔诚和公正生活的人期待着死后的光荣和神圣；"想想他们是多么谨慎地把心思用在美德上，oïov Qgovŝo, sỹ agutñ；他们相信，就像公共比赛中的运动员要在比赛结束并取得胜利后才能获得桂冠一样，好人在今生取得的胜利

的奖赏也是在今生结束后才留给他们的″。之后他又说，″那些把死亡看作是另一种更美好生活的开始的人，比其他人更乐于享受他们现在所享受的美好事物，因为他们期待着以后会有更美好的生活。灵魂因此能够从容而有节制地承受所遭遇的一切″。

在此，我不得不指出，在普鲁塔克兴盛之时，基督教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对生命和不朽的认识和希望，或者说对善良和正义之人的永恒幸福的认识和希望，比以前普遍得多。诚然，从最遥远的古代起，一些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奖惩的观念就在各民族中流传开来，尽管其中掺杂着许多晦涩和寓言；但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时，正如我将有机会说明的那样，甚至在世人中间，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也就是当时外邦人世界中最有知识和最文明的地方，对这些事情（灵魂不朽论与来世）的信仰也已大不如前。但是，只要基督教之光照耀的地方，永生的教义就会被信奉它的人公开宣扬；永生的观念也会在异教徒中间越来越多地传播开来。对未来幸福的信仰在皈依基督教的人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影响，这表现在他们在最大的苦难中依然坚贞不屈，甚至喜悦，也表现在他们的纯洁和天真的生活与举止；这些事情异教徒作家自己也注意到了。

【伊壁鸠鲁和马库斯-安东尼等人都认为基督徒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和对死亡的蔑视，但却将其归因于习惯和固执，尽管它（基督教信仰）建立在比斯多葛主义更高尚的基础之上。

Epict.Dissert.7. sect.2. 和 Anton.Medit.3.在安东尼的格拉斯哥译本中，有一段关于现在提到的段落的注释，值得在此抄录。"众所周知，基督徒对殉教荣耀的狂热常常是无度的"。】

对于基督徒的信仰与生命，普林尼在他写给特拉扬的著名书信中给出了崇高的证明；特拉扬与普鲁塔克生活在同一时代。基督教的辩护士们在写给皇帝的公开文章中，经常提到他们（基督徒）生活的美德和自律，即使是他们最尖刻的对手也无法否认这一点。塞尔苏本人尽管对基督教抱有强烈的偏见，但他也承认基督徒中也有节制、谦虚和善解人意的人，καὶ μετρίες καὶ ἐπιείκεις，καὶ συνετὲς。因此，我认为普鲁塔克在谈到虔诚和正义的人期待死后有如此光荣和神圣的事情时，可能暗指基督徒，他们生活的纯洁性和对永生幸福的强烈期盼是众所周知的，这并不荒谬；如果他（普鲁塔克）认为他们犯了错误，他可能会认为他们"felices errore suo"，即在错误中快乐，正如卢坎所表达的那样，他们对未来幸福的希望对他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非常符合他（普鲁塔克）在该论文中的目的；他在所有作品中从未明确提到过基督徒，尽管像他这样好奇的人很可能会对他们有所了解，因为他们当时在希腊、罗马和其他地方都非常多。普鲁塔克不明确地谈论基督徒，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不应该对其作有利的描述，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说他们的坏话，因此选择完全不谈论他们。

在这些基督徒身上，在其坚定活泼的信仰和对未来状态的稳定信

念中，有一种如此崇高的东西支撑着这种热情，它对福音所附带的神圣力量给予了最有力的证实。

==
==
==
==
==
==
==
==
==
==
==
==
==
==

第 VII 章

未来的奖赏必然意味着未来的惩罚。相信前者而不相信后者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古代哲学家和立法者都意识到未来惩罚学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他们一般都将其视为虚妄和迷信的恐

惧而加以拒绝和否定。（异教徒）哲学家们普遍持有的格言是：神灵从不发怒，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未来世界（来世）的学说既包括对好人的奖赏，也包括对恶人在来世的惩罚。两者不可分割。相信未来世界（的惩罚）至少与相信前者（奖赏）同样必要，否则，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和信仰不会对人类的道德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孟德斯鸠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即未来奖赏之地的概念必然意味着未来惩罚之地或惩罚之国的概念：当人们希望有一个（未来奖赏）而不害怕另一个（未来惩罚）时，民法就没有力量了。据说在中国的佛家弟子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他们相信灵魂不死。有几段话可以说明，最聪明的异教徒都意识到〝灵魂不灭〞学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未来的惩罚和奖赏都与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因此，这始终是（古希腊罗马）神秘仪式中展示的未来状态的一部分，而神秘仪式是在民事裁判官的指导下进行的。扎勒乌库斯在他的法律的精彩序言中把神对恶人的惩罚说成是一件应该相信的事情。最后，他提到了正义者的幸福和邪恶者（所受）的报复。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未来的惩罚，但却有明显的暗示。毕达哥拉斯派的提摩斯在其关于世界灵魂的论文的后半部分，称赞爱奥尼亚诗人记录了古代传统中为死去的恶人准备的无尽或不可接受的折磨。他还说，

有必要灌输对这些奇怪或外来惩罚的恐惧。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第四卷中提到了一个古老的传统，即上帝惩罚违反其法律者的正义：——″神，正如古代传统所教导的那样，在他自己身上拥有或掌握着万物的起点、终点和中间，他追求正确的道路，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而正义总是伴随着他，跟随他，他是那些没有遵守神圣律法的人的惩罚者″。这段话将上帝描述为对违法者的公正惩罚者，但没有明确提及未来国家（来世）的惩罚。但在他（柏拉图）写给狄奥朋友的第七封书信的另一段话中，我曾有机会提到过，见本著作上文。

这些古老而神圣的话语或传统表明，″灵魂是不朽的，当它离开肉体时，它会受到审判，并遭受最大的惩罚″。在其他一些场合，当谈到未来的状态时，他（柏拉图）注意到了对恶人的惩罚，并以通俗和诗意的方式描述了这些惩罚。在《法道》的结尾，他介绍了苏格拉底在临死前一次最严肃庄重的演讲中，仿照诗人的方式谈论死后的审判者，谈论塔尔塔罗斯、阿克隆、阿克鲁赛湖、比利弗勒格顿和科西特斯：一些人在经历了各种惩罚之后，将得到净化和赦免，在一定时期之后，将从惩罚中解脱出来：″但是，那些由于罪孽深重而似乎无法治愈的人，那些犯了许多重大亵渎罪或不公正和非法谋杀罪以及其他类似性质罪行的人，将有适合他们的命运，他们将被扔进 “地狱之渊”，永远无法逃脱″。柏拉图第十部《共和国》的后半部分，在埃鲁斯-亚美尼乌斯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高尔吉亚》中，他也假定恶人和那些无药

可救的人将被送往 ″地狱之渊″，在那里他们将受到无尽的折磨，以儆效尤；他赞同荷马的观点，因为荷马将肆虐人类的邪恶国王也归入了应受惩罚之列。他（柏拉图）的《法度》中还有一段话不应该被遗漏。他说：″如果死亡是整个世界的解体，那么坏人死后就会得到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既然灵魂似乎是不朽的，那么除了尽可能地变得善良和智慧之外，就没有其他逃避邪恶（灾祸）的办法，也没有其他安全的办法了″。西塞罗在他的《法律篇》第二卷中，在说明宗教对社会的作用时指出，许多人因为害怕神的惩罚而改邪归正。″Quam multos divini supplicii metus à scelere revocavit″。

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 ″按照伊壁鸠鲁的学说不可能愉快地生活 ″中指出，伊壁鸠鲁自己也说过，除了害怕惩罚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约束坏人不做坏事和不公正的行为：普鲁塔克认为，因此应该向他们建议来自天上和地下的各种恐怖和惩罚：通过对死后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来阻止他们实施犯罪行为，这对他们本身是有利的。他在论文《De serâ Numinis vindictâ》中指出，″如果灵魂在今生结束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死亡结束了一切恩惠和惩罚，那么可以说神灵对那些坏人非常温柔和吝啬；但实际上，他们（坏人）很快就会死去并受到惩罚″。

从哲学家到诗人，他们（异教徒）都是大众神学家，他们的言论一般都符合普通观念和古代传统，他们经常谈到未来的惩罚。荷

马尤其如此。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把它描绘成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即"凡人中谁是坏人，谁是恶人，谁就会受到诸神的惩罚"。

贾斯汀-玛蒂尔(Justin Martyr)将一段话归于腓利门(Philemon)；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和狄奥多雷特（Theodoret）将一段话归于狄菲勒斯（Diphylus）；在这段话中，他说冥府里有两条路，一条是正义者的路，另一条是非正义者的路，然后他补充道："不要被欺骗了；冥府里有审判，万物之主上帝（我不敢提他可畏的名字）一定会执行审判"。不久之后，他又对那些幻想没有上帝的人说："有，有上帝；如果有人作恶，他终将因此受到惩罚"。

维吉尔在他的第六部《伊尼德》（Virgil in his sixth Eneid）中，可能特别提到了奥秘（神术）中对未来状态的描述，以及荷马所做的那些描述，他描述了几种人，这些人犯了非常令人发指的罪行，被判定在 "地狱之渊 "受到严厉的惩罚。第565 et seq.

这些段落表明，异教徒中最有智慧的人都看到了未来惩罚学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这对于维护世界的良好秩序是多么必要。塞尔苏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允许基督教被认为向人类传授了这一学说（即声称，这一教义是在基督教之前就有的）。他说，"他们（基督徒）正确地认为，这些生活得好的人将会幸福，而不

公正的人将会受到惩罚。″他还说，″他们和其他人都不应背离这一教义″。使这一证词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塞尔苏是伊壁鸠鲁派，因此他本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一教义。因此，这肯定只是因为他深信这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自称相信、或希望人们相信未来惩罚的异教徒（哲学家）认为，如果对犯下大罪的不可救药的罪人的某些惩罚不是永恒的，就不足以达到目的。

尽管已经说了这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最著名的哲学家都曾试图削弱和揭露未来惩罚的学说，尽管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学说对社会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前面已经说明，毕达哥拉斯【根据奥维德对他的情感的描述（这似乎是一个公正的描述）】拒绝接受关于未来惩罚的故事，认为那是徒劳的恐惧。他的著名弟子蒂迈乌斯（Timæus）在说有必要灌输那些异国（来世）苦难的学说的同时，也明确暗示他认为关于这些苦难的描述都是虚构和虚假的。

虽然柏拉图有许多关于未来惩罚的段落，甚至在他的一些最严肃的论述中采用了诗人对未来惩罚的描述；但在其他时候，他却拒绝接受这些描述，因为它们给人对冥府或未来状态过于可怕的想象。在他的第三部《共和国》的开头，他宣布他不赞成这些说法，因为它们往往会吓倒士兵。在说了惧怕死亡的人不会是勇敢的人

之后，他问道：″你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相信关于死人状态的说法是真实的，并且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胆小害怕，那么他会勇敢地面对死亡，在战斗中宁死不屈吗？″ 因此，他责备那些对阎王殿作如此令人沮丧的描述的人，并希望他们宁可赞扬阎王殿，″否则，他们说的既不是真实的事情，也不是军人应该听到的。因此，″他说，″所有那些可怕和恐怖的名字都应该被摒弃，科西托斯、冥河、地狱、死人的鬼魂，以及所有这一类的名字，都会让所有听到的人不寒而栗″。没有什么比这更明确地谴责他自己介绍苏格拉底在他的法多（Phædo）中发表的学说了，就在他（苏格拉底）死的那一天：而且他在这里给出的拒绝这些东西（未来惩罚）的理由，即没有（惩罚）使死亡变得可怕，将不仅适用于诗歌的表现，而且适用于死后所有未来的惩罚；然而他（柏拉图）在其他地方将其表现为古老而神圣的传统，应给予其完全的信任。因此，我们必须说，柏拉图本人不相信未来的惩罚，或者说，柏拉图不确定未来的惩罚。

还可以注意到，柏拉图在他的《克拉提洛斯》（Cratylus）中介绍苏格拉底时，指责那些把哈迪斯说成是黑暗阴森的居所的人，（他们）从 tὸ aides 中引申出这个词，好像它是没有光的；而是因为从 **ἀπὸ τῆ πάντα τὰ κάλα εἰδέναι**中引申出它，因为它知道一切善和美的事物。在这里，他从未来状态的概念中排除了所有可能造成恐怖的事物，似乎没有给未来的苦难（审判与惩罚）留下任何余地。

从政治观点出发，他（柏拉图）认为不应该向人民传授这些知识（未来惩罚），以免他们对死亡产生过于可怕的观念，他认为这会吓倒市民和士兵。不过，我想说的是，他的政治观点并不十分一致，因为他有时宣称拒绝接受冥府中未来的惩罚，认为这不适合摆在人们面前，但有时又表示这些惩罚对约束人们远离恶行和邪恶大有裨益；这似乎也是那些从政治角度考虑奥秘（神术）的管理者们对这些惩罚的看法。

没有哪位哲学家比西塞罗更善于论证灵魂的不朽和未来状态。然而，就在他费尽心机证明这一点的那篇论文中，他却抛弃了未来惩罚的概念，公开否定并嘲笑它们。在提到科西特斯、阿克隆和无间审判官，以及坏人死后应该受到的惩罚之后，他在介绍他的审计员时说：″adeone me delirare censes, ut ista credam?″″你觉得我疯了，会相信这些事吗？″又说 ″quis est tam vecors quem ista moveant?″″谁会无知到被这些东西打动？″也不能声称，他只是拒绝了诗人对这些事情的虚构，却承认了这些寓言的寓意，或者说承认了这些寓言所要表达的意思，即恶人死后会受到惩罚。因为该书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在排除未来的惩罚。他声称自己的目的是通过证明死亡不是罪恶来增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他的推理围绕着这一点展开：要么我们的灵魂在死后灭亡，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罪恶（灾祸）感；要么如果灵魂存活下来，并去了另一个地方（他努力证明灵魂会去另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幸福，

就不会有未来的惩罚、痛苦的恐惧。事实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一般的哲学家在他们所有关于死亡的劝慰，或者为了说明死亡并不可怕的论述中，都是这样论证的：死亡要么是存在的消亡，要么是完全失去知觉的状态，要么是被转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灵魂在未来的状态中会遭受任何邪恶（灾祸）或痛苦的假设。另一种选择是，他们要么死后幸福，要么根本不会幸福。西塞罗说："Si maneant beati sunt"；塞内加说："Aut beatus, aut nullus"。

西塞罗本人，甚至整个罗马人民，对未来惩罚的学说是多么的不屑一顾，这从他在法官和人民大众面前为奥卢斯-克伦提乌斯（Aulus Cluentius）所作的演说中那段著名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在那里谈到了一个名叫奥皮亚尼克斯（Oppianicus）的人，他把这个人说成是最坏的人，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多次谋杀自己的妻子和最亲近的人，还有其他令人发指的恶行，他最终因此被判刑和流放。他说，如果他是一个有灵性的人，他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忍受流放的痛苦。西塞罗发表这篇演说时他已经死了，他问道："死亡给他带来了什么灾难，难道我们只是被愚蠢的寓言所诱导，以为他在地狱里遭受恶人的惩罚，以为他在那里遇到的敌人比他在这里留下的还要多，以为他因为对岳母、妻子、兄弟和孩子所做的事情而受到惩罚，以为他一头栽进了恶人的居所？如果这些都是假的，就像所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那么死亡又从他身上夺走了什么呢？除了痛苦感？" 我认为没有比

这更明确地宣告（西塞罗其实并不相信）未来的惩罚了。当然，如果像奥皮亚尼库斯-伊什所代表的这种邪恶的怪物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任何人也都没有理由害怕未来的惩罚。

塞内加也有一段非常有力的论述，在这段论述中，他断然拒绝了关于未来苦难的故事，认为那是诗人编造的寓言和无稽之谈，他断言,"死人不受任何邪恶(灾祸;即未来的惩罚)的影响"。"Nullis defunctum malis affici："--"死亡是我们一切痛苦和悲伤的终结和解脱，我们的罪恶（灾祸）不会超出死亡的范围：死亡使我们重新回到生前的宁静状态"。我对西塞罗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塞内加。如果他仅仅满足于对诗歌寓言的否定和嘲讽，也许还情有可原：但很明显，这两位哲学家都否定了这一学说本身的实质，根本不允许未来的惩罚。关于伊壁鸠鲁和一般的斯多葛派，也可以这样说：关于这一点，我请读者参阅本著作上文。

普鲁塔克（如前所述）在他的论文《De sera numinis vindictâ》中为灵魂的不朽辩护，似乎主张上帝的公正和未来的奖惩；然而，就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恶人不需要其他惩罚（即未来的惩罚），只需要他们自己的不良生活和行为（本身作为惩罚）。"我认为（他说），如果这样说是合法的话，恶人既不需要神，也不需要人来惩罚他们：他们自己的生活完全堕落，充满不安，这就是足够的惩罚"。在他的论文中，为了说明（恶人）不可能按照伊壁鸠鲁的信条快乐地生活，他把对死后惩罚的恐惧

称为迷信；之后，他又把它称为 waidinòr izuro diòs，"那种幼稚的恐惧"；并把关于死后惩罚的说法说成是 "神话故事，以及母亲和保姆的传说"。

在他那篇著名的论述迷信的小册子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似乎他认为所有对上帝的恐惧，至少是将其视为惩罚者的恐惧，都是迷信。他指责那些把降临在他们身上的邪恶（灾祸）和灾难看作是神对他们的罪孽所施加的惩罚的人；（称他们为迷信）。

【那些把人类生活中降临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的所有不幸都解释为神的审判的人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并非全都如此）。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不是所有情况），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和灾难看作是上帝派来纠正和惩罚我们的罪过的，是非常公正和恰当的，这不仅是《圣经》的教义，而且完全符合合理理性的要求，因为我们假定存在上帝和天意；如果真的相信，就一定会对宗教和道德行为产生良好的影响。普鲁塔克特别谴责了那些害怕死后会受到惩罚和折磨的人，并谴责所有这种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是愚蠢迷信的结果；——而没有做出任何区分，也没有丝毫暗示在未来的状态中会有为恶人准备的惩罚。他认为迷信的错误在于没有将死亡视为生命的终结，而是将其恐惧延伸到了生命之外，并将不朽的邪恶（灾祸）想象与死亡联系在一起。Συνάπτων τῷ θανάτῳ κάκων ἐπίνοιαν ἀθανάTay。我想顺便说一句，普鲁塔克的这篇论文写得非常优雅、非常有艺术性，深受现代怀疑

论作家和《启示录》（圣经）反对者的推崇和经常引用，但博学的格洛斯特主教在他的《摩西的神圣使团》最后一版中对这篇论文做了很好的回答，并揭示了其中的错误推理和诡辩。】

上述著名作家（格洛斯特主教）还极力主张用另一种重要的观点来证明（异教徒）哲学家们不相信未来的惩罚。这是从西塞罗的一段引人注目的话中引出的，他在这段话中说，上帝从不发怒，也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所有哲学家的观点，不仅是那些否认天意的哲学家的观点，也是那些承认天意的哲学家的观点。一些有学问的人不愿意承认这句话似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结果，他们认为这句话可以有一种有利的解释；它只是为了表示，神没有像人一样的愤怒或激情。在我们心中的神，也不会因此而伤害他的受造物。但西塞罗似乎更进一步，不仅将一切扰乱排除在神的意念之外，还将一切惩罚性的正义排除在外。

拉力赛认为，伤害人与神性是不相容的。这可以与塞内加的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相比较，我在前面提到过这段论述，但在此不应省略。在指出众神因其本性的善良而行善之后，他（塞内加）又说，"他们（众神）既不会也不能伤害任何人：他们既不能受到伤害，也不能伤害别人；因为凡是能够伤害别人的，都能够受到伤害。它们所具有的那种至高无上、至善至美的天性，既使它们自身免于危险，也使它们不会对他人造成危险"。在这里，他（塞内加）似乎肯定了一点，即众神不会带来任何伤害或危险，因为这

有悖于他们的本性。马库斯-安东尼在谈到支配宇宙的智慧时说，没有人会受到它的伤害。他（安东尼）还认为，"如果有神，那么离开世界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因为你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伤害你"。达西埃对此评论道："斯多葛派认为死后没什么可怕的，因为神的本性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必须承认，在上述这些段落和其他类似段落中存在着不小的困难，这种说法出现在古人的著作中。如果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假定他们认为上帝在此世或来世都不会施加惩罚：（他们）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天意，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塞罗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相信这一点（即，他们不相信有未来惩罚）。

我们应该注意到，他（西塞罗）在这里一直遵循斯多葛学派的计划，即美德和忠诚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保持的，不考虑任何奖赏或惩罚，只考虑行为本身的性质（即，他们认为，美德行为本身，就是对于美德的奖赏；而好人不会再受到死后未来的奖赏）。

西塞罗把 "上帝或诸神从不发怒，也不伤害任何人 "这句格言说成是所有哲学家的共同格言，既包括否认天意的伊壁鸠鲁派，也包括承认天意的伊壁鸠鲁派。每个人都知道，伊壁鸠鲁的本意是让人们不再害怕来自神灵的惩罚；而当西塞罗把其他哲学家和伊壁鸠鲁派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同意神灵不会发怒时，这看起

来就好像他们都认为，不需要害怕或担心来自他们的惩罚。然而，我很难让自己相信，那些真正相信天意的哲学家，会用这句格言来表示，诸神对罪恶和邪恶并无不满，也从未因此而惩罚过人。塞内加本人在他的第 95 封书信中，也就是在他的上述话语之后不久说："诸神既不作恶，也不受恶之苦：然而他们会责罚一些人，约束他们，对他们施以刑罚，有时还会以一种看似伤害他们的方式来惩罚他们。"--"Hi nec dant malum, nec habent: cæterùm castigant quosdam et coercent, et irrogant pœ nas, et aliquando specie mali puniunt"。在这里，他表现了神对人的责罚和胁迫，以及有时对他们施加的惩罚，这些惩罚具有灾祸的外表。斯多比亚认为斯多葛学派的学说是："既然诸神喜爱美德及其作为，厌恶恶行及其所造成的事物，而罪是恶行的作为或结果，那么显然所有的罪都是诸神所不喜悦的，都是不虔诚的。"-**Κατεφαίνετο πᾶν ἁμάρτημα ἀπάρεσὸν θεοῖς ὑπαρχον, τέτο** de isıv dobnμa.还有人说，"一个坏人每犯一次罪，就会做一件让神不高兴的事"--'A="gegὸv ti moleï Decïs。然而，他们似乎不允许神灵对恶行进行适当的惩罚，而是根据恶行本身的性质进行惩罚（即，他们认为恶人所行的恶本身就是对恶人的惩罚，而恶人不会再受到其他的惩罚，也不会受到死后未来的惩罚）。

柏拉图的《菲莱布斯》中有这样一段话："ir xaíguv Deès éte t ὸ évάv τ iov"，在这段话中，柏拉图把众神描绘成既不会欢喜也不会不欢喜的人。然而，在他的《第十个共和国》，他把善良或

正义的人描绘成上帝或诸神所喜爱的人，而把邪恶或不正义的人描绘成上帝或诸神所憎恨的人；这无疑证明他（神）对一个人感到高兴或中意，而对另一个人感到不高兴。事实上，说他（神）憎恨恶人，似乎比说他对恶人生气更有力。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还赞许地提到，"正义总是伴随着神灵，是那些违反神法的人的惩罚者"，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普鲁塔克引用了这段话，他似乎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的论文 De serâ numinis vindictâ 中，他称上帝为正义的制定者或创造者，díens deuisgyov，并说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惩罚每一个恶人，这都属于他（上帝）的权力。

人们普遍认为，惩罚罪犯和复仇的神灵是神圣的正义。在这方面，诗人的表达一般都能顺应民心。有罪感自然会产生不安和焦虑的恐惧，因此，在黑暗和无知的状态下，人们产生了许多迷信，以及许多避免神灵不悦的权宜之计。伊壁鸠鲁派否认天意，否认神灵会关注人或人的行为，从而假装出一种有效的补救措施。其他承认天意的哲学家虽然不能否认恶行和邪恶是神所不悦的，但他们还是努力使自己和他人变得轻松，他们通过对天意的表述来使自己和他人变得轻松。他们认为，神的仁慈并不符合统治者的正义（即，神是仁慈的，因此不会惩罚人）。他们认为上帝从不发怒，上帝天生不会伤害人，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惩罚的恐惧。或者说，如果他们允许上帝或诸神有时会在现世对人施以惩罚，但他们似乎一般都拒绝接受来世的惩罚。诚然，他

们不能不承认，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对社会是有益的，因此，他们经常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似乎他们认为承认坏人死后会受到惩罚是合理的，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又明确地抛弃了这些观点，并把所有这类恐惧都说成是迷信的结果；正如下一章所要说明的，这最终对人们自己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因此，非常需要神圣的启示，来唤醒人们对神圣正义的认识，以及对罪恶和不顺从（神正义）的生活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的认识。福音启示录（圣经）的巨大作用和卓越之处在于，它不仅将义人未来的幸福置于最荣耀的光辉之下，而且还从天上揭示了上帝对一切不虔不义的忿怒。

==========

==========

==========

==========

==========

==========

==========

==========

==========

==========

==========

==========

==========

==========

第 VIII 章.

救世主显现之前，大多数人，尤其是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相信会有一个未来的国家（即来世、天国）。苏格拉底和波利比乌斯的证词尤其说明了希腊人的这一情况。罗马人也是如此。未来的惩罚甚至在庸人中间也被忽视和嘲笑，他们因此而背离了祖先的宗教。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都反对肉体复活。

我们已经对（异教徒）哲学家们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看来，他们非但没有证实和确立在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有关灵魂不朽的古老传统，反而大大削弱和败坏了这种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当他们自诩比庸俗的人有非凡的洞察力时，他们却帮助他们误入歧途，颠覆了一些最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所有宗教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绝对地、公开地拒绝接受灵魂不朽和未来奖惩状态的教义，并对其加以蔑视和嘲弄。还有一些人则摇摆不定地谈论它。这对人们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在希腊，他们（哲学家们）自诩为智慧的崇拜者，被认为在知识方面胜过其他人。

甚至早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已在柏拉图的《斐多》（Phædo）中有了明确的记载。苏格拉底的一个弟子西庇阿告诉他，他所传授的关于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学说，"在人们中间没有得到什么信任。Πολλη áæısíav wagixu árdgáwois. 大多数人似乎认为，人死后灵魂会立即消散，就像风或烟一样消失、消散，或者什么也不存在；要相信灵魂存在，并在人死后具有某种力量和智慧，这需要不小的说服和信仰"。苏格拉底自己之前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的学说并不为大众所相信。Τοῖς πολλοις ἀπισίαν παρέχει. 《斐多》中的另一位对话者西米阿斯（Simmias）认为，许多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就会消散，这就是灵魂存在的终结。苏格拉底在谈到灵魂被吹散、并与肉体一同消亡时宣称，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ὡς φάσιν οι πόλλοι ἀνθρωποι**。

从这些证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灵魂必死是苏格拉底时代雅典人中盛行的一种学说，而苏格拉底被视为所有希腊人中最博学、最有礼的人。这说明，在雅典人中，奥秘（神术）中关于未来状态（来世）的表述对于维护或促进关于未来状态（来世）的信仰并没有多大作用，尽管没有人比他们（雅典人）更崇敬奥秘（神术），他们一般都是入门者。事实上，这些（奥秘）表述并不适合让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产生对未来世界（来世）的坚定信念。在那里，人们不是通过严肃认真的论述来传授未来世界的知识，以指导人们形成关于未来世界的正确观念，而是通过一些可能会冲击感官的演示和表象，使人们对未来世界产生一些看法。它（奥秘）只

是给人的想象力留下了短暂的印象，却无法启迪人的理解力，无法在人的心灵中产生真正而持久的信念。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雅典人后来的境况有所改善；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正是在苏格拉底时代之后，才有了昔兰尼加派、犬儒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以及各种怀疑论者的兴起和繁荣。

至于那些相信好人死后会有未来状态和某种幸福的人，他们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想法，他们对未来的幸福有着低级和卑鄙的想法。虽然他们认为好人死后在低等地区的境遇比恶人的境遇要好，但他们认为这种境遇（对于恶人而言）充其量只是不舒服，而那些继续活着的人的境遇则要好得多。因此，在荷马的《奥德赛》中，阿喀琉斯（他是英雄的灵魂之一）告诉在阴间与他相遇的尤利西斯，他宁愿在人间做一个乡巴佬，为一个穷人服务，只能得到微薄的食物，也不愿拥有一个统治所有死者的庞大帝国。《荷马史诗》中还有其他一些段落出于同样的目的，忧郁地描绘了冥府中死者的境况，甚至包括那些在极乐世界中的死者：尽管他有时会像维吉尔后来所做的那样，把冥府描绘成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

柏拉图在其第三部《共和国》的开头，注意到《荷马史诗》中的几个段落，在这些段落中，冥府中的灵魂被描绘成悲痛欲绝、哀声叹气的样子。他从政治的角度对这些段落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会削弱人的勇气，使人惧怕死亡。但荷马的权威被视为伟大的

神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相对而言，柏拉图的崇高论述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柏拉图自己在《克拉提洛斯》中也试图对冥王星和哈迪斯做出崇高而光荣的评价，但他所描绘的冥王星和哈迪斯却让庸俗的人们深感恐惧，他们认为冥王星和哈迪斯是凄惨而阴暗的居所。因此，人们中那些相信有未来（来世）的人，并不能说他们对冥府抱有希望。对他们来说，这反而是一个恐惧的对象：因此，圣保罗理直气壮地把他们（外邦人）"没有盼望"说成是一般异教徒的特征。

波利比乌斯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说明在他的时代，无论是在上层社会人物中还是在下层民众中，不相信未来国家（来世）的说法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和时髦。这位圣人指责那些大人物和地方官缺乏真正的政策，因为古代人以极大的智慧在民众中宣传未来国家（来世）的信仰，特别是未来惩罚的信仰，而民众如果不对这些惩罚感到恐惧，就很难保持秩序；但这时那个时代的人却不加考虑地、荒谬地拒绝了这些（来世）信仰，从而鼓励民众轻视这些畏惧。他将希腊人普遍缺乏诚信，对誓言和信任不屑一顾的现象归咎于此。学识渊博的格洛斯特主教详细引用了这段话，并对此提出了公正的看法，即波里比乌斯将希腊人即将走向毁灭以及他们从古代的美德和荣耀中堕落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自由主义的蔓延"。

在有条件的人民中间，他们自恃比他们的祖先和人民高明，把宗

教的约束看成是"虚幻的、不像人的，并荒谬地教导别人这样看"。我不能不指出，波里比乌斯本人只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政治家的事务来看待，在他指责希腊人中的伟人鼓励人们不相信和轻视未来的惩罚的那段话中，他把它们（来世）说成不过是有用的虚构：人们有理由认为，那些建议他们相信这些（来世）观念的人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观念，（那么，世人）怎么可能会受到这些观念的很大影响呢？

事实上，波里比乌斯在这里提到的这段话中，称赞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比希腊人明智得多，表现出对宗教的更大尊重，他认为这对人民的道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的确，在罗马共和国最古老、最良善的时代，未来状态（来世）的学说，尤其是未来惩罚的学说，似乎在人民中间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信仰。但后来，这一学说声名狼藉，在罗马国度更博学、更文明、但更放荡的时代被人鄙视，因为那时的罗马人已被淫乱和放荡所沉浸。随着希腊学术和哲学在罗马人中的发展，古代传统的未来奖惩信仰也被摒弃了。罗马的大人物和绅士们有多不相信未来的报应，从凯撒所说的全文中可以看出；他在元老院就卡蒂林的阴谋发表的演说中公开宣称："对那些生活在悲哀和痛苦中的人来说，死亡是灾难的解脱，而不是折磨：它结束了凡人所遭受的一切罪恶：在它之外，再也没有痛苦或欢乐的地方了。In luctu atque miseriis mortem ærumnarum requiem, non cruciatum esse; eam cuncta mortalium mala dissolvere: ultra neque curæ neque gaudio locum esse"。

在这里，他（凯撒）可能表达了当时罗马绅士们的普遍情绪，也表达了他自己的情绪；否则，他就不会在那个场合这样说了，因为他不想说任何可能冒犯听众的话。加图在回答凯撒的著名演说中，略微略过了他针对未来国家（来世）所说的话，只是含沙射影地说，"凯撒认为那些事情仅仅是寓言，——是关于地狱的，在那里，坏人远离贤者的居所，被限制在阴暗的居所，令人憎恶，充满恐怖"。

【在罗马的绅士中，这种（否认来世的）观点一直很盛行，这一点可以从著名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言论中看出。普林尼生活在凯撒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自信地宣称："所有的人在他们的最后一天之后和他们的第一天之前都是一样的；他们死后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没有比出生前更多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他努力揭示那种认为灵魂不朽的观点的荒谬性：他说，"这些都是凡人幼稚而无意义的虚构，他们对永无止境的存在充满野心"--"Puerilium ista deliramentorum, avidæque nunquam desinere mortalitatis commenta sunt"。历史。Nat.55.】

西塞罗在同一场合发表的反对卡蒂林的第四篇演说中说："为了震慑恶人，古人希望人们相信，不虔诚的人在地狱里会受到惩罚，这样他们今生就会受到恐惧的影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些惩罚被剥夺，死亡本身就不可怕了。" Itaque ut aliqua in vitâ formido improbis esset posita, apud inferos ejusmodi quædam

illi antiqui supplicia impiis constituta esse voluerunt: quod videlicet intelligebant, his remotis, non esse mortem ipsam pertimescendam″。值得注意的是，加图和西塞罗都提到了古人所持的未来惩罚学说；但他们都没有指责凯撒否认这一学说是错误的或不虔诚的：他们也都没有试图证明这一（来世）学说的真实性，或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这一（来世）学说。事实上，加图是一个严格的斯多葛派教徒，如果他遵循他的教派的观点，他也不会强调未来的惩罚，因为他们一般都摒弃未来的惩罚学说。从前面提到的几段话中可以看出，西塞罗认为未来的惩罚是徒劳无益、毫无根据的恐吓。凯撒在元老院说的话，西塞罗在罗马人民大会上说得更充分：——如果他不知道这是当时（罗马）人民中普遍流行的观点，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他（西塞罗）论证灵魂不朽的《图斯库拉争论》中，他将未来惩罚的故事描述为罗马几乎没有人相信的东西。此外，他在《诸神的本质》第二卷中以巴尔巴斯的口吻说：″有哪个老妇人会如此无知，害怕无间地狱里的怪事，而这些怪事是古人所相信的？″ 尤韦纳尔和其他诗人一样，一般都顺应民心，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并把古代关于地狱的记载说成是普遍被人鄙视和不相信的，甚至连最卑鄙的人也不相信。

塞克斯图斯-恩庇里科斯（Sextus Empiricus）确实声称人们普遍同意和相信地狱的诗歌寓言，就像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但这位

著名的怀疑论者并没有公正地表述这件事。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削弱从各国对神灵的普遍认同中得出的神灵存在的论据。因为所提供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关于神的故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信度。

我想顺便指出，诗歌中对未来状态的描写，尤其是那些与未来惩罚有关的描写，实际上，这些惩罚与奥秘中使用的惩罚是一样的，而且，我已经指出，当时甚至在人们中间也很少有人重视这些惩罚。诚然，塞尔苏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声称，异教徒和基督徒都同样传授未来惩罚的学说，尤其是那些神圣仪式（即“奥秘”）的（异教徒）解释者，以及那些让人进入神秘仪式或主持神秘仪式的神秘使者。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他（塞尔苏）认为，虽然神秘祭司和基督徒都教导未来的惩罚，但他们对未来惩罚的描述却不尽相同；问题在于，他们的描述中哪一个是最真实的。奥利在对这段话的思考中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基督徒）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在这方面的（基督教）教义对他们的听众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中就像被说服了一样：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深受他们关于好人将来会得到奖赏、恶人将来会受到惩罚的观点的影响。但是，他（奥利）说，″让塞尔苏或任何其他愿意的人举例说明，有哪些人受到了神秘（即“奥秘”）术士们所表现的对永恒惩罚的恐惧″；他（奥利）在这里暗示，神秘术士们的作用很小，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小。他（奥利）还在其他地方指出，塞尔苏认为基督徒只是假装他们所教导的关于未来

状态的东西，让庸俗的人感到惊奇，并没有宣扬真理；他还将基督徒与那些在巴卡纳奥秘中制造τὰ φάσματα καὶ δέρματα、幽灵和可怕的表象的人进行了比较；塞尔苏在这里似乎明确地暗示，奥秘中对这些事物的表述只是用来吓唬人的虚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对此，奥利回答说，不管关于巴基纳里亚的奥秘的说法是否可信，让希腊人去宣布吧：基督徒只关心捍卫自己的教义。

斯特拉波（Strabo）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他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期非常兴盛，他在谈到印度婆罗门时说，他们像柏拉图一样，创作了关于灵魂不朽和冥府审判的寓言；他似乎在这里宣布"所有这些事情都只是寓言和虚构"。普鲁塔克（Plutarch）生活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的论文旨在证明，按照伊壁鸠鲁的信条，人们不可能快乐地生活、他说，"（关于来世学说只是）不朽的神话般的希望，但他们并不害怕冥府中的惩罚"--vev pics φόβε wigì râv iv ädu。他又说："害怕这些事情的人并不多。"他把这些事情（来世惩罚）当作神话般的事情，以及母亲和保姆口中的故事。同一位作者（普鲁塔克）在他的小册子 De serâ Numinis vindictâ 中说，在这一生中，灵魂处于冲突之中，冲突结束后，灵魂会得到相应的奖赏或惩罚。但灵魂单独[即与肉体分离]因前世所做的事而受到的奖赏或惩罚，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不被相信，被隐藏起来，"-- ἐδὲν εἴσι πρὸς ἡμᾶς ζῶντας，ἀλλἀπίς&。ν τ α ι καὶ λανθάνεσιν. 他在这里表明，在他的时代，未来国家（来世）的奖赏和惩罚很少受到重视，或在

异教徒看来，这些都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事实是，在异教徒的神学中，只要一个人勤于遵守既定的敬神仪式，他就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尽管他根本不相信未来的世界。但是，他们（罗马人）刚刚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就给他们带来了对未来奖惩状态的最坚定、最牢固的信念，而这是他们所吹嘘的奥秘（神术）和他们最杰出的哲学家的著作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迄今为止，我对（异教徒）诗人的著作关注甚少。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几个段落是根据对未来状态的奖赏和惩罚的假设而展开的。诗歌中也有这样的内容，但他们在一些场合表达的意思，似乎是认为死亡带来了生命的彻底消亡，带走了一切罪恶感。普鲁塔克在《给阿波罗尼乌斯的安慰》中引用了古代诗人的一段话：″没有悲伤或邪恶（灾祸）会触及死者、Αλγος γὰρ ὄντως ἐδὲν ἅπλεται νεκρῶ. ″

他还引用了诗人的另一段话，表示死者的状况与出生前相同（即都不存在）。斯托拜厄斯认为第一段话出自埃斯库罗斯(Æschylus）之手。博学的惠特比博士提到，在埃皮卡莫斯（Epicharm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阿斯提达玛斯（Astydamas）中也有同样的段落。至于罗马诗人，我无需提及著名的卢克莱修(Lucretius)，他发表了一套伊壁鸠鲁学说，竭力用诗歌的魅力向他的同胞们推荐这套学说，并特别歌颂了他的哲学英雄，因为他使人们摆脱了对死后惩罚的恐惧。众所周知，

希腊和罗马的诗人都从 ″人生苦短 ″和 ″死亡将彻底终结我们的存在 ″这一考虑出发，敦促人们抓住当前的机会，按照 ″让我们吃喝玩乐，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 ″这一放荡不羁的格言，充分放纵自己的欲望。从斯特拉托和其他希腊人那里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段落。卡图卢斯的一段话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Vivamus, mea Lesbia, atqua amemus″。

我只想再补充一段《悲剧家塞内加》中的文字、″死后无物，尸体无物（Post mortem nihil est, ipsaque mors nihil）逝者如斯夫、Quo non nata jacent″。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庸俗的人，都不相信身体会复活。

希腊人和罗马人似乎对它没有任何概念。当圣保罗在他对雅典人的精彩演讲中谈到死人复活时，我们听说他的听众嘲笑或蔑视它，认为这是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奇怪教义。其中特别提到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但其他各派哲学家也同样如此。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派等最主张灵魂不朽的教派，都蔑视肉体复活的学说。这确实是源于他们的哲学原理。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和坟墓，灵魂被送入其中是为了惩罚在以前的状态中所犯下的罪行：灵魂的幸福在于它被释放并脱离肉体：肉体的复活或灵魂与肉体的再次结合（如果可能的话）远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

塞尔苏称其为蠕虫的希望，是非常污秽可憎的，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上帝既不能也不愿做的事情，因为它卑贱且违背自然。但需要注意的是，基督教出现后，后世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认为，被净化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后，会被赋予闪亮、灵动的天体，这几乎与圣保罗对圣徒复活后身体的描述相吻合，圣保罗对他们复活后的变化做了崇高的描述。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从福音书的发现中改进了自己的观念，尽管因为他们不是基督教的朋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据说，古波斯人中确实有一些身体复活的观念。有些人认为第欧根尼-拉尔提乌斯（Diogenes Laertius）提到了这一点，他将其作为古代玛吉教义的一部分，即 "人将复活，成为不朽的"。身体复活的某些概念可能是原始传统的一部分，与灵魂不朽的概念一起从最初的时代衍生而来，这并非不可能。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犹太人中就有了这种观念，这一点从我们对以利亚撒和她的母亲及其七个儿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安提阿哥-埃皮法尼斯的迫害下，他们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了最残酷的折磨，但他们安慰自己，希望上帝会让他们从死里复活。神圣的《希伯来书》作者在谈到昔日的好人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他们受尽折磨，不接受解救，为的是能获得更好的复活"。从《新约圣经》中的几处经文可以看出，在福音书首次出版时，犹太人普遍接受这一教义，但撒都该人除外，他们因此在人们中的形象不佳。但当时犹太人对复活普遍持有的观念似乎非常粗俗，

这一点从《新约圣经》中可以看出；撒都该人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犹太人）对此不知如何回答，直到我们的救世主教导他们对此形成更公正、更崇高的观念。

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在最初的时代，人类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肉体复活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很快就会变得腐朽和模糊。一些有学识的人认为，变得非常普遍的灵魂转世学说是对这一学说的败坏和贬低，最终极大地破坏了这一学说的真正概念。也许也是由于身体复活学说的堕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他们认为人死后会有另一种生活，他们的观念似乎是，那将是一种与现在完全一样的生活，有着与现在一样的身体需求、同样的锻炼和工作，以及同样的享受和快乐。因此，在一些民族中，妇女、奴隶、死者的臣民或朋友都有自杀的习俗，以便在另一个世界服侍他们在这个世界所爱和尊敬的人。正如 Bartholinus 在其《丹麦古迹》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古代丹麦人就有这种习俗。在日本、马卡萨和其他地方也仍然如此。据说在几内亚有这样一种习俗：国王死后，许多人被杀死，他们的血淋淋的尸体被埋葬在国王的尸体下，以便他们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与国王一起生活。在东印度群岛，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杀，以便在来世与丈夫相伴，这是以前众所周知的习俗。最近在 1710 年也是如此、当科罗曼德海岸的莫拉瓦王子年过八旬去世时，他的四十七位妻子与他的尸体一起被烧死。我们还听说，在美洲的 Terra Firma，当他们的主人死后，他的主要仆人，无论男女，都会自杀去另一个世界服侍他，他们把玉米和

其他生活用品埋在一起。据说，在中国，有些人在激情受到阻碍时，会一起上吊或投水自尽，这样当他们再次复活时，就可以成为夫妻。

孟德斯鸠先生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事情，他认为，这与其说是源于灵魂不死的信仰，不如说是源于身体复活的信仰：从这一点上，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即人死后将会拥有与现在相同的情感、需要和激情。我不否认，这可能是对身体复活学说的滥用或误解造成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相信死去的身体会复活，尽管他们可能认为灵魂会拥有同类的身体或肉体载体，这些身体或载体会拥有与现在相同的需求、必需品和享受。但这位著名作家对整个问题的评论是非常明智的。"宗教仅仅确立未来状态的教义是不够的，它还应该引导人们正确地使用它：基督教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在那里，未来状态的教义被表述为信仰的目标，而不是感官或知识的目标：甚至身体的复活，正如那里所教导的，也会导致精神上的观念"。我们的救世主和他的使徒们，在他的圣灵的指引下，针对复活教义的滥用做出了多么令人钦佩的规定，他们又赋予了复活教义多么崇高的思想，任何人只要公正地考虑一下我们有福的主对复活教义的论述（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 35、36 节），以及圣徒对复活教义的论述，就会明白这一点。参见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 42 节至末尾，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 13 至 18 节中的论述。

===
===
===
===
===
===
===
===
===
===
===
===
===
==

第 IX 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福音书将生命和不朽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既最充分地保证了在未来的国度中为好人准备的永恒幸福，又最引人入胜地揭示了这种幸福的本质和伟大。福音书中还明确宣告了恶人在未来将受到的惩罚。这部分内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福音启示录》（圣经）中都有所体现。

结论，以及对全文的一些一般性思考。

根据对异教世界的描述，关于未来奖惩的信仰，似乎从最遥远的古代起，各民族中就有了这种观念：最著名的异教徒作家将其描述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早在学术和哲学时代之前就已存在，并被视为神的创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被诗人和神话学家，以及立法者和地方行政长官掺入了寓言和虚构，目的是使其适应人们粗俗的想象，服务于政治目的以及社会和政府的利益：后来，哲学家们出现了，他们自诩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用严密的推理规则来研究每一件事，他们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都败坏了古老的传统，大部分人都拒绝接受灵魂不朽和奖惩制度：他们中自称相信灵魂不灭和奖惩状态的人，主要是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派，一般都把灵魂不灭和奖惩状态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并从错误的或不可依赖的原则出发来论证灵魂不灭和奖惩状态的存在。

那些有时强烈表示赞成灵魂不朽和未来状态的人，有时却说一些似乎与这一信念不符的话；或者，在谈到这一点时，他们的方式常常表明他们对此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信念：他们关于未来奖赏的学说，对一般善良贤德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安慰和鼓励；如果他们有时对未来的幸福说得很高，那也主要是针对一些杰出和有特权的人，如立法者、英雄和哲学家，以及那些在公共服务和战争中表现出色的人；至于未来的惩罚，虽然他们意识到让人

们相信这些惩罚对社会是有益的，但他们通常拒绝接受这些惩罚的说法，并提出了关于神之善的概念，为未来的惩罚留下了很小的空间；他们经常把对死后任何灾祸的恐惧视为虚妄和愚蠢的迷信的结果。

关于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对未来国家（来世）的看法，远没有达到许多人对他们的崇高理想；而我认为，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已经充分说明了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指控。尽管在人们中间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未来报应的古老传统的遗迹，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磨殆尽，甚至在庸俗的异教徒中间也失去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大约是在福音书向全世界出版的时候。

至于犹太人，我们有我们受祝福的主自己的见证，也有神圣的希伯来书信作者的见证，那就是未来国度（来世）的教义是古代族长宗教的一个条款，也是他们的信仰。

【虽然在摩西律法的应许中没有明确提到未来（来世）的幸福，但在我看来，出于几个原因，他们很有可能相信未来的状态；但他们对未来的概念似乎模糊不清。在救世主降临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相当大的教派，即撒都该派，他们声称严格遵守摩西律法，但却否认有一个未来的国家（来世）。虽然犹太民族的主体都相信，但他们对未来的幸福，尤其是身体的复活，抱有非常不

完善和粗俗的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以他伟大的智慧和仁慈，喜悦地将他的旨意赐予人类一个新的启示，在这个启示中，他最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荣耀完美和管理天意，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崇拜他这位唯一的真神，并赐予他们最神圣和最优秀的诫命，指导他们实践普遍的正义和美德；为了更有效地激励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给了他们最明确、最肯定的永生保证，作为他们真诚、坚持不懈、虽然并非绝对完美的、顺从的回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演绎和推论来收集这些保证，尽管这些演绎和推论是公正的，但却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和不确定，而这些保证是以最简单和〝明确〝的措辞清楚而直接地揭示出来的，不允许有任何含糊或回避。对于任何熟悉《新约圣经》的人来说，我无需坚持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这圣书中处处充满了最强烈、最积极的宣言，是关于为善良和正义之人预备的未来永恒的荣耀和福分。因此，《福音启示录》(圣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教导人们在思想、情感和观点上超越这个虚妄短暂的世界，升华到未来的天国，使他们适应并为之做好准备，使他们成为有福不朽的承受人和期待者。这是耶稣宗教的应有特征和显著荣耀。在我们自己幸福地实际拥有和享受永生之前，我们对永生的把握是我们可以合理预期的。因为我们有上帝自己的明言和应许作保证，这明言和应许是由上天派给人类的最可信、最杰出的使者带给我们的，〝甚至是父的独生子，充满了恩典和真理〝，他（耶稣基督）〝从他（天父）怀里出来，向我们宣告他〝，

他被称为 ″阿门，信实的真见证人″，是名副其实的。所有对他神圣使命的证明，都是可以合理预期或期望的，也可以被视为对他奉天父之名传授的教义的真实性的神圣证明，特别是永生的教义，这是他所带来的启示的主要范围和最终目的。因此，他的见证就是上帝自己的见证。

【John i. 14.18.Rev. iii. 14.为他的见证增添了特殊力量的是，他不仅是发布者，而且是由神的智慧和恩典构成的，是永生的创造者和赐予者；因为他为了我们的救赎和拯救，已经做了他所要做的一切，并承受了一切苦难。见希伯来书、约翰福音】

″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耶稣基督说），乃是差我来的父吩咐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但是，最光荣地证明了他的神圣使命的，特别是证明了关于死人复活和永生的教义的真理的，是他（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正如他自己所应许和预言的那样。他向他的使徒和其他无懈可击的见证人 ″显明自己在受难之后还活着″，″有许多无懈可击的证据，四十天被他们看见，讲论与神的国有关的事″。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复活和升天，他按照自己的应许，从高天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因此被赋予了非凡的恩赐和能力，得以奉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救世主的名，在万民中传扬福音：″神用神迹奇事、各样神迹、圣灵的恩赐，照他的旨意为他们作见证″。永生是他们所

传福音的主要内容：″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的记录（圣约翰说），这生命就在他儿子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确定性，他也对未来幸福的性质和伟大程度做出了远比世人之前所能得到的更清晰、更充分的彰显。

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静止的状态，好人将绝对免于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邪恶（灾祸）和悲哀；而且也包括我们天性的完全完善，享受我们完全幸福所必需的一切美好。那时，″正义之人的灵将变得完全″。他们将受到神圣知识的启迪。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圣保罗说），等到那完全的来临时，那一部分所知道的就必消失″。在这里，他把我们目前在知识上的“高深造诣”，与一个理性完全成熟的人的知识相比，不过是孩童不完全的粗浅想法。但特别需要考虑的是，义人的灵魂将在圣洁、良善和纯净中变得完美，这是合理本性的最高荣耀和卓越之处；在未来的境界中，不仅他们的灵魂将达到高度完美，他们的身体也将如此。人的原始构造是一个精神的化身。虽然理性的灵魂是我们天性中最崇高的部分，但它并不是天性的全部。人的身体从一开始就是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地球上生活和活动都是在这个身体里进行的，如果让这个身体在坟墓里彻底消亡，那么也就不能说整个人在极乐中变得完美了。因此，永生意味着我们整个本性的幸福，它不仅包括灵魂与肉体分离时的不朽，还包括肉体的复活，

以及整个人的不朽存在，肉体与灵魂合而为一，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

对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最充分、最令人满意的保证。

如前所述，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时，犹太人一般都声称相信身体会复活，但他们对复活的观念似乎大多非常粗鲁和粗俗。因此，我们的主借机让他们对复活有更公正和崇高的认识。他在回答撒都该人的反对时宣称：″今世的儿女娶妻生子，但他们若配得那世界和死人复活，也不娶妻生子，也不再死亡；因为他们与天使同等，是上帝的儿女，是复活的儿女″。在其他地方，为了表示他们荣耀的身体将披上奇妙的光彩，他说：″义人在父的国里要像太阳一样发光″。同样，圣保罗在谈到我们现在的身体与死人复活时的身体之间的区别时说，——

【哥林多前书15章】
34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35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36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37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
38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

的形体。

39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

40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41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42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43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44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45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46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47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48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49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50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51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52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53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原文作穿下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54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55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56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57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随后，这位使徒又向我们保证：″基督必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使之像他荣耀的身体，照他能制服万物归向自己的作为″。

为了加深我们对好人在天国的幸福的理解，他们居住的地方被描绘得非常美丽和荣耀。但为了说明它应被理解为一种更高的意义，远远超越这个世界的荣耀，它被宣称，天城 ″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照耀。因为上帝的荣光照亮了它，″羔羊″，我们要理解为我们荣耀的救赎主，是其中的光″。

这进一步表明，他们将被安置在令人愉悦的宅邸中，他们也将参与最快乐的活动和享受，这些活动和享受将完全适合他们完美的

天性。他们将被接纳进入圣洁荣耀的天使和成全的义人之灵的幸福和进步的社会，并将成为″天上的长子的大会和教会″的一部分，大家在圣洁的爱和和谐中联合在一起，不断给予和接受彼此难以言表的满足和喜乐。

福音书让我们对天国的幸福有了更高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保证，到那时，我们将被允许进入上帝赐福的景象中，并与上帝本人同在。（我们的救世主说），因为他们（神的百姓）必得见上帝。虽然我们无法清楚而全面地解释″看见上帝″这一表达方式的含义，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意味着我们届时将被允许对神圣的荣耀和完美有远比我们在地上所能达到的更清晰、更直接的认识和直觉。″现在，我们是透过朦胧的玻璃（圣保罗语）看，但到那时，我们将面对面地看：现在，我只知道一部分，但到那时，我将完全知道，就像我也被主知道一样″。这样的异象将使我们充满最大的满足和喜悦，并对我们产生改变的影响。″我们将像他，因为我们将看见他的本来面目″。我们将″在公义中看到他的面容″，从而″因他而满足″。

我们将在那里与基督同在，他是伟大的救世主，是我们本性的爱人，他用自己的宝血将我们从各族、各方、各家、各国中赎回来归于上帝，他是我们的救世主，是上帝的智慧和良善所任命的，他将许多儿子带入荣耀之中。我们将因他和他爱的奇妙而喜乐，将以无以言表的满足目睹他的荣耀，并成为荣耀的分享者。

现在，总的来说，《福音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么崇高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天国为好人准备的幸福！从福音书中的描述来看，那是一种奇妙的辉煌和荣耀、极乐和喜悦以及完美纯洁的境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有时会用感官和世俗事物中的形象和表象来描述有福之人在天堂的居所，但丝毫没有对最严格的纯洁规则的破坏。穆罕默德乐园的不纯粹的乐趣，以及为了取悦那些把幸福寄托在感官满足上的人而巧妙设计的“美酒与处女”，都不在福音幸福的描述之列。这是一种为 ″内心纯洁 ″的人预备的幸福。它是 ″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或 ″成圣之人的基业″。我们被告知，″凡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上帝会赐给他们 ″永生″。″人若不圣洁，就不得见主″。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凡污秽的、使人憎恶的、或造谎言的，一概不得进去″。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享受，都是纯洁圣洁的，在那里，有福的人不断地赞美和侍奉上帝，遵行他的旨意。

关于未来的幸福，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它将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是永恒的。因此，我们常常用永生的概念来描述它。那些被接纳进入天堂幸福的人，将不会再面临任何新的危险或考验。他们将永远超越对变化或失去幸福的一切恐惧，并将因上帝的大能和仁慈而得到永生，将永远保持和维护它们的神圣和幸福状态。

就义人的灵魂而言，这种幸福在较低的程度上，将在他们离开肉

体后立即开始。我们的救世主在谈到拉撒路时似乎明确地暗示了这一点，他说，″他死了，被天使抱进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一种安息和喜乐的状态。他也应许悔改的盗贼，″那日″，即他死的那日，″与他同在乐园里″。垂死的司提反祈求主耶稣 ″接受他的灵″，即与他同在极乐和荣耀中。圣保罗就自己说：″我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暗示他离世时与基督同在的愿望和希望。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以他自己和所有真基督徒的名义宣布，″我们有信心，也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这里暗示，当好人的灵魂离开肉体时，也就是当他们在复活与肉体重聚之前处于分离状态时，他们是 ″与主同在 ″的，以这样一种方式同在，即，相对于离开主的状态，他们可被视为被允许与主最近的交流。然而，尽管如此，直到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亡者将复活，他们的整个本性将在极乐中圆满。当圣徒完全拥有他们的天国基业，并将一直延续到永恒的时候，我们将看到那一天的荣耀，其中蕴含着难以言喻的高贵和崇高。

任何人只要公正地思考耶稣基督的启示带给我们的未来幸福的描述，就会发现我们有最大的理由去崇拜上帝的仁慈，是它给了我们如此光荣的显明。这个故事一旦揭示出来，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配上帝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正确的理性所不能认可的，然而，这却是它本身的力量所无法（被人仅凭着自己的理性所）确切发现的。想象力丰富的人可能会对未来状态的幸福做出令人愉悦的猜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猜想与《福音书》中的描述近乎

相似，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令人愉悦的幻想，无法给心灵带来任何坚实的保证或信念。事实上，如果没有神圣启示的帮助，任何人都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智去探索无形世界的秘密，也无法确定宇宙的至高之主在未来将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奖赏他在地上的脆弱受造物（人）的真诚服从？这取决于他自己无穷的智慧和无尚的恩典与仁慈，像我们这样目光短浅的生灵是无法假装肯定知道的，除非他亲自宣布他的意愿和目的。

毫无疑问，上帝的仁慈在他的旨意中得到了许多证明。

在未来世界（来世）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有理由感到欣慰。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他的善良，还有他的智慧和管理正义。让我们假设他从未如此仁慈，然而，如果我们相信他也是完全智慧和公正的，并对他的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怀有神圣的敬意，同时又意识到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违背了他神圣的法律，违背了他要求我们履行的义务，我们难道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担心他公义的不悦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吗？或者，做一个最有利的假设，即使我们完全顺从，从未有任何一次不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也不能假装要求得到这样的奖赏，作为我们严格遵守功劳应得的奖赏；——那么我们更有什么理由希望他在未来的境界中将我们提升到完全的永恒的幸福，作为我们在这个境界中不完全顺从的奖赏呢？但是，如果上帝喜悦地明确宣布他的仁慈旨意，在我们以真诚的悔改和谦卑的信心归向他时，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并以永生的荣耀奖

赏来加冕我们真诚坚韧的顺从，尽管我们并非绝对无罪，或没有失败和缺陷，——这将为神圣的盼望和喜乐奠定公正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在福音启示下难以言表的安慰和特权。

而这些关于未来奖赏的显明，之所以能让我们受益匪浅，是因为它们并不局限于少数杰出人士。福音的许诺适用于所有正直、圣洁和有德行的人，无论他们的条件或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部落或民族，哪个家庭或国家。诚然，《新约》中明确暗示，在属天的有福之人中，将有不同程度的荣耀，与他们的不同敬虔程度成明智而恰当的比例。

然而，根据他们（圣徒、属天子民）不同的程度和尺度，所有人的幸福都将是完整的；所有人都将得到完全的愉悦和满足，并被允许参加那些圣洁的活动和享受，这些活动和享受有助于他们天性中真正的幸福。我们的救世主就所有的〝义人〝宣布，他们将〝进入永生〞。我们确信，对于那些通过忍耐继续行善来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无论他们在地上的外在条件和环境如何，无论他们是高贵还是卑贱，富有还是贫穷，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上帝都会赐给他们永生。〞荣耀、尊贵、平安赐给每一个行善的人，首先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外邦人〞。我们的救世主在寓言中这样描述拉撒路，他是一个好人，但却沦落到最贫穷的地步，在他死后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圣雅各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了今世贫穷、因信而富足的人，作他为爱他之人所预备国度的后嗣〞。基

督为所有顺从他的人带来了永恒的救赎。人类中最卑微的人，只要他们在上帝安排的位置和环境中，继续践行真正的虔诚和美德，以朴实和虔诚的态度侍奉上帝，就不会被排除在那属天的幸福之外。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福音带来了生命和不朽，这是多么名正言顺的说法！这是多么光荣的一幕啊！在现世的一切逆境和磨难中，这是何等属灵和神圣喜乐的源泉啊!因为〞现今所受的苦难，与将来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荣耀，实在不相称！〞它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培养我们真正伟大的心灵、高贵和神一样的气质。对未来的荣耀和幸福抱有坚定盼望的人，就会对所有那些短暂的世俗利益嗤之以鼻，这些利益通常是野心和贪婪的目标，人们常常受其诱惑而违背真理和正义、慷慨诚实和忠诚的准则。感官享乐的不洁诱惑，对怀有如此光荣希望和远大理想的人影响甚微。对责难、迫害、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阻止他（圣徒）履行自己的职责。

总之，没有什么能比福音中关于永生的承诺更能激励我们在圣洁和美德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地前进，尽管我们在目前的状态下可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福音书中所说的未来的幸福，远非贪婪吝啬和唯利是图。恰恰相反，向往未来的幸福，就是向往我们本性的真正完美，向往至善和纯洁的境界，向往最接近上帝本身，向往至高无上的原初的卓越。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在福音中发现了有福的不朽，发现了通往不朽的道路，发现了获得不朽的条件，这一切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无法与之相比。

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未来状态的学说不仅包括未来的奖赏，或为好人在来世准备的幸福，还包括对恶人的惩罚。事实上，在神的管理过程中，后者的必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如果任由罪恶和邪恶肆虐而不加以控制，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和无序？如果法律没有权威，制定法律又有何用？没有对违法者的惩罚制裁，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恶习本身就是一种惩罚，不需要其他惩罚”，——这似乎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然而，那些认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约束人们的人，一定是对世界和人类知之甚少。如果上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是正确的话，立法者和管理者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向人民说明欺诈、不公正、暴力、放荡和不节制的卑劣和畸形，然后让他们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如果政府只满足于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不采取任何其他制裁措施，任由人们自食其果，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政府的智慧呢？在所有治安良好的国家，凡是有法律的地方，都认为有必要对违反法律的人实施积极的惩罚，以强制他们遵守法律。

但是，民事惩罚毕竟只能触及外在的行为和举止：它们充其量只

能约束公开的邪恶行为。然而，如果坏人除了害怕人类法律的惩罚之外，就没有别的可害怕的了，那么，这些惩罚也就无法阻止他们向罪恶的思想、情感和倾向让步，而这些思想、情感和倾向并不在人类司法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内，也无法阻止他们在暗地里犯下最大的罪恶，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可以躲过侦查，或者通过欺诈、贿赂、利益或权力，他们可以躲过世俗法庭的审判。或者，即使他们的罪行使他们面临死亡，他们也可能会轻视刑罚，如果死亡是他们唯一需要害怕的，而他们在死亡之后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但是，如果除此以外，他们真的相信，有一位权力无边、智慧无穷、正义凛然的最高统治者和法官（上帝），他知道他们的一切行为，甚至他们最隐秘的意图和想法，并将严格追究他们的责任；人类法律和政府的惩罚远非他们所害怕的最严重的惩罚，而是在未来的国家（来世）里为他们准备了更大的惩罚，这一点如果真的被相信，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阻止他们恶毒的欲望和激情的暴发，唤醒他们认真思考，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印象。如果人的眼前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未来状态和未来世界的力量的考虑，那么人类的法律和惩罚就会显得过于软弱，无法约束人。

异教徒意识到，为了社会的利益，人们有必要相信未来国家的惩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之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这些（来世）惩罚的恐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伟人，甚至是哲学家的自由主义原则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

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异教徒中最有知识、最文明的民族，他们当时的放荡行为令人吃惊，而这（不敬虔、不敬畏的怀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很可能被视为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唤醒人们对神的审判的意识，恢复人们对神的敬畏--这种敬畏几乎被世人所抛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上帝喜悦地派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向人类庄严地公布他的新律法，并清楚地揭示永恒的生命。

因此，《福音书》不仅向人类展示了最荣耀的神恩和仁慈，还从天上显明了上帝对一切不虔不义之人的忿怒。这一点在为普通人设计的启示中的必要性不亚于前者。

无论谁公正地思考福音书作者所记录的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都会发现这位最和蔼仁慈的救世主，他来呼唤罪人悔改，展示神爱和仁慈的一切魅力，邀请他们放弃恶行，到他这里来寻求幸福，他还以最鲜明的方式表现了对顽固不化的不悔改者的公正报复。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使徒们的忠实追随，他们被他的圣灵所感动，将他的福音传遍了世界。关于未来审判的可怕庄严性，没有什么能比〞那时，人心的秘密都要显露出来，各人要照自己身体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应〞的描述更多了。对未来状态下恶人所受惩罚的描述是最强烈和最热切的，其方式足以让最顽固的罪人感到恐惧和惊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唤醒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

的罪行和危险。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是最恰当的法官。我们最明智的做法，是警惕那些会使我们受到所威胁的惩罚的邪恶行为（即，我们应当努力避免犯罪，躲避神的愤怒与审判刑罚）。圣保罗关于人类法律和统治者的论述，在神圣的法律和统治者身上也同样适用：″统治者不是威吓善行，而是威吓恶行。你不惧怕权力吗？行善，你就会得到同样的赞美。″神圣的威胁和承诺都来自至高无上的智慧和良善，以及公义和正义。颁布这些所威胁的惩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受惩罚，而是为了阻止我们毁灭自己，阻止我们坚持那些最终会导致痛苦和毁灭的罪恶道路。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普遍的善，维护道德世界的和平、秩序与和谐。如果没有人威胁你，你也应该为了上帝的旨意，为了你本性中真正的完美、尊严和幸福而远离那些邪恶的行为，你就不必惧怕那些威胁，在你面前的是荣耀和不朽。但是，如果我们不顾所有的警告，仍然走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为了眼前的一点世俗利益，或者为了满足恶毒的欲望，而丧失永恒的荣耀，并在未来的境遇中面临最大的苦难，这除了归咎于我们自己不可原谅的罪过和愚蠢之外，还能归咎于什么呢？

因此，那些把未来惩罚的教义作为反对基督教的理由的人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福音书》只说顺耳的话，对恶人、恶毒的人和挥霍无度的人说平安话，这的确会取悦于人类中堕落的那部分人，因为他们渴望充分放纵自己过高的情欲和食欲，但这对美德、虔诚和公义的事业却会造成最坏的后果，并会对基督教启示的真理

和神性提出无法回答的反对。如果对人的一切威胁和约束都难以使他们保持在任何可容忍的范围之内，那么如果取消这些约束又会怎样呢？我不明白，如果他们（异教徒哲学家、自由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在竭力剥夺善良的人们对未来的希望的同时，还假装自己是国家和人类的朋友，那他们还有什么根基可言？

当他们（异教徒哲学家、自由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从经验中发现，一切都不足以阻挡腐败盛行的洪流时，他们就会煞费苦心地让恶人摆脱对未来惩罚的恐惧。

结论。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原定计划，最后我想就整个计划谈几点看法。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仅仅任由理性自生自灭，那么理性在宗教问题上就不是一个安全而确定的指导。从事实和经验中得到的证明是最有分量的。我们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并没有推测人类的理性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是努力从人类理性的实际表现出发，对人类理性的预期作出判断。我们不仅考虑了它在庸人中的表现，也考虑了它在异教世界最伟大的理性大师中的表现。这将导致我们得出的结论，恐怕会与一位博学而独到的作者从他所描述的异教世界的状况

中，就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由此（他说）可以看出，理性之光并不是某些人所假定的那种不确定、软弱、不充分、不一致的东西，也不应该被当作肉体和昏暗的东西"。——理性如果得到适当的运用，已经做了、而且可能做伟大的事情、在适当的指导下，我欣然同意；而且，它对于捍卫和确认神圣的真理，发现迷信和谬误，抵制别有用心之人的欺诈和强加，可能大有用武之地。理性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宝贵礼物，我们应该努力改善而不是滥用它。我们也不能接受任何违背其简单明了的指令的事情。但它从未被设计成除神的启示之外我们唯一的指南。而且，如果我们必须根据经验来判断，在没有更高帮助（即启示）的情况下，仅凭人类理性对精神和神圣事物的洞察力，我们不容易对人类理性的力量形成非常有利的看法。因此，上帝对人类的智慧和仁慈的一个重要例证是，他将神圣的启示之光赐予人类。

【培根勋爵指出："科学中几乎所有错误的唯一原因和根源都在于，当我们错误地推崇人类心智的力量和能力时，我们却没有为它寻找真正的和适当的帮助"--"Causa et radix serè omnium malorum in scientiis, ea una est, quòd dum mentis humanæ vires falsò miramur, vera ejus auxilia non quæramus. " 这位伟人在这里似乎特别指出，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由于对自己天才的力量和程度评价过高，往往依赖于自己的计划和假设，而对实验和那些可能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事物本质的帮助缺乏应有的重视。同样，由于过分自负自己的力量，人们常常忽视和轻视神

的启示给他们的帮助；或者他们没有紧跟神的启示，而是试图让自己的智慧超过书（圣经）上所写的，正如使徒所说的那样，"凭着肉体的意念，妄自尊大，闯入未曾见过的事中"，歌罗西书二18。】

在世界诞生之初，启示被赐给人；如果人类认真遵守并儆醒增进，就会发挥最显著的作用。后来，他（上帝）又仁慈地通过重新显明他的旨意，使人类从黑暗和堕落中恢复过来，正确认识和实践重要的真理和责任。如果说，尽管有这些好处，人们还是普遍地从对上帝和真正宗教的认识中堕落，并用粗暴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来败坏它，这并不能成为《启示录》（圣经）没有用处或意义的论据。相反，它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在人类目前堕落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的弱点；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人类理性即使得到了神圣启示的帮助，在重大问题上仍然如此容易陷入错误，那么，如果完全没有这种帮助，人类理性将更容易误入歧途。

这让我想到，

第二，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耶稣的福音，它是赐给人类的所有神圣启示中最完美的，之前的几项启示都是为它做准备的。它包含了指引人类走向救赎之路所需的一切。其中给我们的神性观念是可以想象到的最有价值和最崇高的，非常适合让我们对上帝充满最高的爱，对他的无限恩典和良善充满最感恩的钦佩，同时对他永

不改变的公义、正义和纯洁充满最敬畏的崇敬。福音的显明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使我们对他（上帝）产生真诚的信任和信心，鼓励我们谦卑自由地通过这位伟大的中保（耶稣基督）接近他（天父）。

他赎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获得了永恒的救赎。

同样，没有什么能比这里给我们的律法和诫命更神圣、更卓越了。我们的职责被公正地摆在我们面前。道德被提升到了最高的境界，但却没有走向奢侈或不自然的极端。所有诫命、教义和法令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此地通过圣洁和美德的生活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在更美好的世界里达到完美善良和纯洁的境界。为激励我们顺从而提出的动机是可以想象的最强大的动机，这些动机来自神圣的爱和良善的魅力，来自对我们自身最高利益和幸福的考虑：我们被提升到最荣耀的特权和最崇高的希望，我们的本性中有上帝之子最完美、最可爱的榜样供我们效仿。除此以外，圣灵还应许并提供了恩惠的帮助。最后，永生被带到了最清晰、最开放的光亮中。最令人陶醉的发现，是在天国中为好人预备的永恒的幸福和荣耀。为了使《启示录》（圣经）在道德方面更加完备，一方面，《启示录》（圣经）向悔改归来的罪人宣布了赦免和救赎的喜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恶行，真诚而尽责地顺服上帝；另一方面，《启示录》（圣经）也以最醒目的方式展示了未来审判的可怕庄严，并谴责了对那些拒绝接受怜悯、顽固坚持恶行和邪恶的人的可怕

惩罚。

这就引出了在这个场合下应该提出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基督教如果得到适当的信仰和实践，就会有利于社会，促进王国和国家的福利，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世界的秩序。如果人们遵循它所给出的神圣诫命和指示，这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世界！公正的正义、慷慨的诚实、严格的忠诚、广泛的仁慈、和平的和谐与和睦将普遍盛行。不规则的激情和感性的情感将受到宗教和理性的适当约束；每个人都将安于自己的地位，并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国家就会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团结友爱，为彼此的幸福而欢欣鼓舞，并希望促进它的发展。如果国王遵循基督教的诫命，他们就会像人民的父亲一样行事：公义和审判、仁慈和怜悯将成为他们宝座的稳定性；最高统治者和下级统治者都将是公正的，在敬畏上帝的前提下进行统治。臣民们将顺从和服从于更高的权力，为了良知而尽忠职守。福音得到适当的关注，就会遏制和约束对自由的滥用，并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使其不至于走向放荡。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主人和仆人、牧师和他们的羊群，都会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腐败的洪流、淫乱和感官的泛滥也会停止，因为它们威胁着国家和王国的毁灭，并有彻底颠覆一切秩序和良好政体的趋势。

不可否认，现在所提到的是基督教诫命的自然趋势，正如《圣经》中所规定的那样，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真诚地信仰和接受这一

宗教。在此，我要附上一位伟大作家的证词，我之前提到过他，必须承认，他在这些问题上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判断者，而且远离狭隘的思维方式；他就是著名的孟德斯鸠先生。在前面引述的一段话中，他赞美了《圣经》中的道德。在另一个场合，他注意到了从政治角度看基督教的良好影响。贝勒先生认为，一个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按照基督教规则行事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孟德斯鸠）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呢？公民们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并热衷于履行这些责任：他们会对自然防卫的权利有一个公正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对宗教的责任越大，就会越清楚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他还说，″基督教的原则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其力量要比君主制的虚假荣誉、共和制的人性美德和专制国家的奴性恐惧大得多″。同一位作者提到，″基督教似乎只以另一种生活的幸福为目标，但它也为我们带来了今生的幸福，这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对这最后一个观点加以扩展，并说明基督教宗教有怎样的倾向来对我们当前的幸福是多么重要，它对生活的真正满足又是多么巨大。它令人钦佩的诫命，只要得到适当的实践，就能为内在的宁静、和平和自我享受奠定基础。即使是那些对感官欲望和激情来说似乎最苛刻、最令人痛苦的诫命，也明显有助于我们本性的真正完美和幸福，并使灵魂摆脱邪恶情欲下的可耻奴役，获得崇高的精神和道德自由。它没有强加给我们任何非自然的苦难和苛刻，而迷信却常常将这些苦难和苛刻强加给它的拥护者；

它也没有禁止任何享乐，除了那些本质上卑鄙恶毒或程度上过度的享乐。它引导并帮助我们真正享受天意的恩赐，对天主的仁慈充满感激之情。它光荣的许诺和崇高的希望为我们开辟了通往更崇高、更高尚的快乐的道路，是无形的、不朽的快乐的幸福前奏。

我的目的主要是考虑那些通常被视为包含在所谓的自然宗教中的原则和义务，这些原则和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所发现。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由于人类的堕落，这些原则和义务被扭曲和掩盖，以至于非常需要上帝的特别启示，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阐明这些原则和义务，并以神圣的权威强制执行这些原则和义务。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基督教启示录在这方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基督教那些更为特殊的教义，特别是那些与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获得救赎的方法有关的教义，如果没有启示，理性是根本无法发现这些教义的。

对神圣智慧、公义和人类之爱的最高赞美。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是恩典和喜乐的制度，它给世人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好、最幸福的消息。但我的论述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设想，因此，我将不再赘述，而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们这些受益于福音启示的人，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努力善用我们的优势，以最大的敬意和感恩之心接受它所带来的光荣彰显。我们应该为我们所享有的其他优势，为我们的贸易和商业，为我们中间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为我们享有公民自由而感谢上帝的恩赐。但我们所有特权中

最宝贵的是，我们手中有《圣经》，基督教的启示在我们中间清楚地公布，它指导我们正确认识神，在我们面前公正地列出我们的职责，为我们履行职责提供最崇高的动机和帮助，并使我们对完全的永恒幸福产生崇高的希望。当然，这需要我们以特别的方式衷心感谢上帝，感谢他丰富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被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中间竟然有人（自由主义者、怀疑主义者、自然神主义者、泛神主义者、自然宗教者、等等）似乎想要熄灭这荣耀的光芒，重新回到异教的古老黑暗中去：他们似乎对福音感到厌倦，并以一种荒谬的狂热试图颠覆福音的证明和证据，并将其暴露在人类的嘲笑和蔑视之中。但是，这些人企图反对我们神圣的宗教，只会激起我们的热情，提高我们对它的敬意，使我们更加热切地希望在我们最神圣的信仰中建立自己，并通过模范的皈依来装饰它。

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教不是一个空洞的推测体系，而是一个实用的制度，是一门属灵和属天的学科，其所有的教义、诫命、应许和教规，都是为了培养人们圣洁、良善的品格和行为。因此，我们能采取的促进其神圣利益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大量结出虔诚、公义和仁爱的果实，向世人展示它对我们自己的心灵和生活所产生的幸福影响。